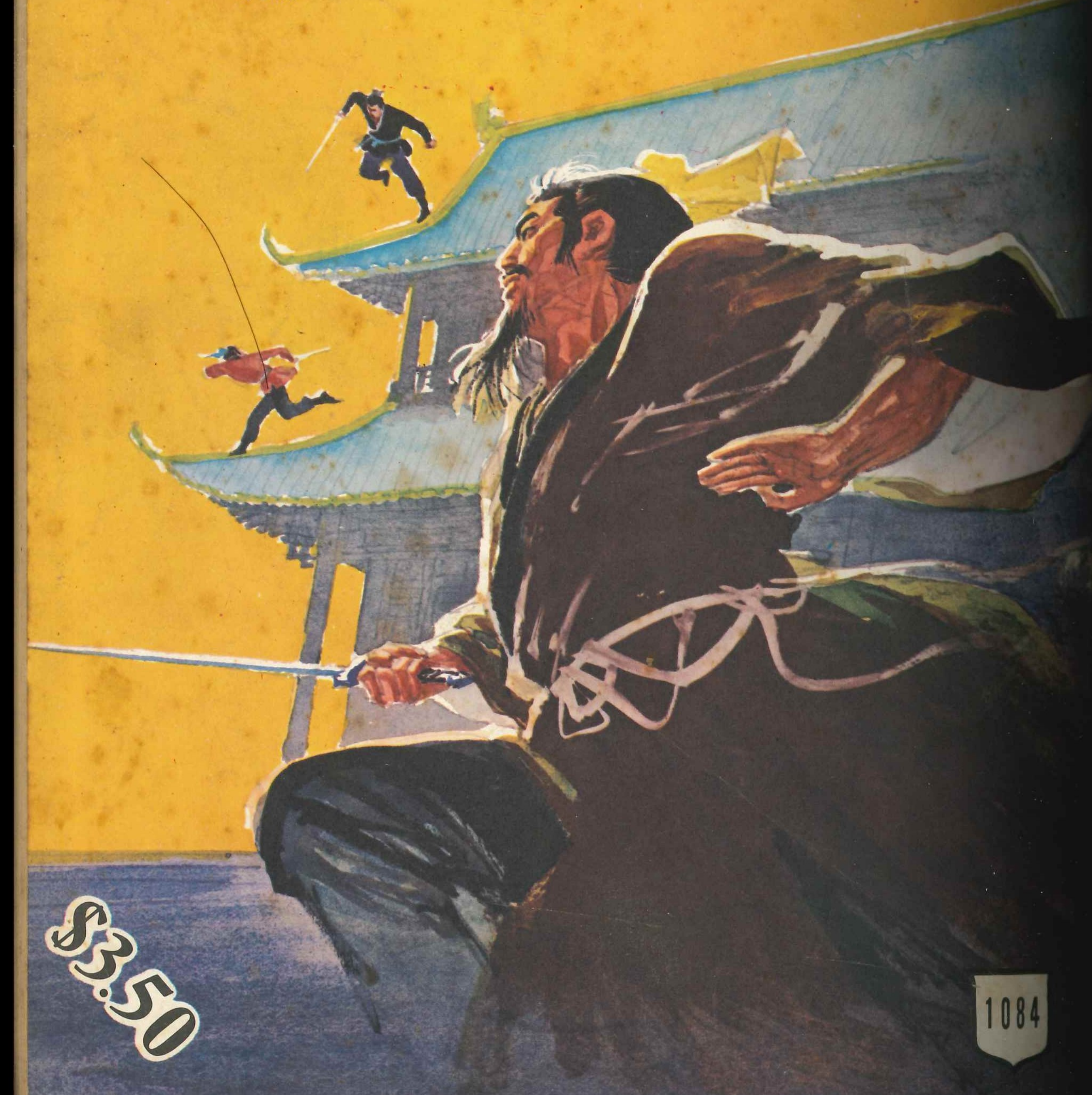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劍倚危樓（俠情巨型新派小說） 馬騰・新著

倚劍樓主，俠胆仁心。一個失踪的人，引出一件武林大陰謀。陰謀者千方百計，欲除倚劍樓主而後快。於是，各逞機鋒，互鬥智謀，過程精彩緊張刺激……



$3.50

1084

編者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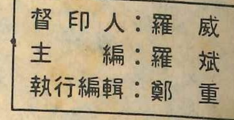
全文四十大頁的巨型故事∟倚劍危樓⅂今期刋出，本文是由後起新秀青年作家馬騰君執筆，馬君是我們近年來發掘寫作人材裡甄選出來的一位，他行文流暢，構思別具手法，精簡描述，絕不累贅。故事整體，一氣呵成。∟倚劍危樓⅂內容精彩，曲折奇情，它描述一個失踪的人，引來了一件武林大陰謀，陰謀者竟對素有俠胆仁心之稱的倚劍樓主恨之刺骨，千方百計除之而後快，過程耐人尋味，費解之至。當你在整個故事的發展裡閱讀下去時，定會大歎觀止，廻味再三。

＊＊　　＊＊　　＊＊

今期起，我們增闢一項∟指壓自療法⅂專頁刋出，是項的自療法，對於人體所有的組織器官，血液循環很有關係，恒之操作效法練習，不但對肌肉的組織有所幫助裨益，對血管筋骨亦趨正常化。我們處於當今緊張的生活裡，不妨試試，定收效果。

＊＊　　＊＊　　＊＊

下期除了巨型小說∟以牙還牙⅂刋出外，還有朱羽的巨著∟勾魂四艷⅂和諸葛青雲的金不換故事之二：∟冷血紅燈⅂等等，豐富非常，敬希垂注。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厦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81.00
	一年港幣$	16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87.00
	一年港幣$	17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100.00
	一年港幣$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1084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日本的國寶之 蓮華王院全景



蓮華王院寺堂是鎌倉時代的名建築，因而被日本指定爲國寶。一般人管它叫做三十三間堂，是一種親切的稱呼。它是京都地方的一處名勝，創立於平安時代末期的長寬二年，即公元一一六四年。

蓮華王院由創建時起，直至現在，可以推定的就是一直都是一座長形的建築物，因爲不是這樣的話，着實無法安置那一千零一尊的觀音像。但是，爲甚麼要建造這麼多的觀音像呢？

平安時代中期以降，皇室與貴族之間，建寺塑佛的風氣之盛，所建造的數量越多，那人的善緣便越廣，善根便越長。

巨型俠義傳奇故事

馬騰·文
盧令·圖

劍倚危樓

風塵隱俠女

洛陽古道。

古道夕陽紅。

暮鳥投林。古道上行人匆匆，都想在入黑前趕進城中，歇脚吃飯投宿。

一陣旋風般，一條漢子脚下輕快，刹那超越了古道上的所有行客，朝洛陽急奔而去。

× × ×

華燈初上，那漢子已進入洛陽城中，一不吃飯，二不投宿，脚下速度依舊，一逕直奔洛陽城最大的賭場——鷄記賭場。

難道這漢子急匆匆趕進城中，就爲了去鷄記賭場搏殺？

不錯，這漢子正是趕到鷄記賭場去賭錢的！

嫖客是神龍

賭場內熱鬧非常，人頭湧湧，吆五喝六之聲，興奮的大叫聲，悔恨的嘆息聲，吵嚷成一片，令到每一個置身其中的人，都不由神經緊張起來。

那漢子就像一個進慣了賭場的賭徒，來到賭場門口，望也不望一眼，一陣風般捲進了賭場。

不一會，就見他出現在骰寶桌前。

骰寶桌前站滿了賭客，荷官手搖骰盅，在大聲吆喝着，衆賭客紛紛在賭桌上落注。

那漢子一擠身，擠到桌前，隨手從懷中掏出二拾兩銀，朝賭桌上趕緊一放，剛好荷官也將搖動的骰盅朝桌上一放。

剛好趕得及下注。

衆賭客目光不由俱盯視在還未揭開蓋的骰盅上。

每個人都希望自己贏，這是賭徒的普遍心理，又恐揭盅後開出的點數不是自己買的點數，輸了，故此每個人都心情緊張，忐忑不安，焦急地盯視着骰盅，直恨不得將骰盅盯穿，看到盅內骰子的點數。

衆人都屏息盯視，懷着緊張的心情注視那骰盅。獨有這漢子，下注後，毫不緊張，雙目不是注視着荷官按在骰盅上的手，而是朝賭場處溜視了一眼。

那神態活像他沒有下過賭，對這一次的輸贏全不放在心上！

荷官按在盅蓋上的手猛往上一揚，衆賭客的心也隨着荷官上揚的手猛往口腔一跳，每個人神情皆緊張萬分。

「開！」荷官喝叫一聲，「雙六四——，十六點——大！」

隨着荷官的喝叫，衆賭客提起的心隨着放下，有的却直往下沉，屏息的刹那現在可發洩了；有的滿臉笑容，歡喜得直搓手，有的發出了得意歡愉的笑聲，那是贏了，輸了的賭客唉聲嘆氣，握拳擊掌，叫駡出聲，不一而足，總之刹那的沉寂，現在是活潑熱鬧了。

那漢子輸了，毫不放在心上，雙目仍不時朝四處掃視，似在等人。

漢子一直心不在焉地賭着，對輸贏毫不放在心上，下的注也不很大——最大一注是五拾兩，輸贏也不大，賭了個多時辰，才只不過輸了一百式拾兩。

賭博中，他雙目仍不時掃視着賭場四處的賭客。

夜越深，賭場中越加熱鬧。

骰寶桌前換了一批又一批賭客，那漢子却仍然站在賭桌前，動也不曾動過一下——除了下注，彷彿生了根一般。

現在已是二更時分。

× × ×

驀然間，喧嘈熱鬧的賭場突然一靜，靜得落針可聞——不論賭客荷官打手，所有的一切動作皆停止了，屏息着呼吸，百十道目光齊皆集中射向賭場門口！

那漢子正在下注，驀然間感覺到恍如置身於死水深潭一樣，覺得奇怪，忙抬眼掃視，見賭場中人，皆如痴如醉，集中望向門口，目光隨着轉向門口。

眼前一亮，心頭一跳，他也不由目不轉睛地注視着門口走進來的人！

× × ×

進來的是何許人也，竟然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將賭場中所有正在捨生忘死，連爹娘姓什名誰也記不清的賭徒，吸引得連賭也不顧！

來人是個女人。

一個明艷照人，風華絕代，傾倒衆生，令到每個男人見了都爲之顛倒的妙齡女郎。

女郎身後，緊隨着一個清麗可人的二八丫環。

主艷婢亦俏，難怪賭場中所有人都停止了一切動作，屏息注視着這主婢兩人。負責招呼接待的人也忘了上前招呼。

有的人已控制不住，有的呼吸急速粗重，有的目露淫邪貪婪之色，有些是仰慕，有些目光迷醉，似醉如痴，不一而足。

那漢子看了，雖不如衆人那樣，心裏也不由暗讚一聲：「眞是美艷不可方物！難怪衆人如此神態！」

這女郎帶着一臉淺淺的甜笑，脚步輕盈，身段多姿，美目流盼如清風拂過，一直走進賭場中來。

賭場中是男人的天下，甚少有女客，有，也多是結了婚，和丈夫同來，或上了年紀的婦人，如今，却走進這兩個嬌俏美人，只看得衆人眼裏冒火，如火的目光彷彿要將這主婢的渾身衣裳燒個清光！

有人已忍不住呻吟出聲。

主婢兩人却將集中在她們身上的目光，身旁眼前的男人全不放在心上，視如不見。嬝嬝婷婷，來到骰寶桌前。

靜止的場面有如在平靜的湖面投下一方巨石，轟然一聲，又回復了熱鬧喧嘈，加上議論紛紛。

「果然是洛陽第一美人，見面勝似聞名！」

「洛陽名妓，多少貴介王孫，富商巨賈，千金求一面，嘻，想不到今晚不費分文，見到了！」

「要是讓咱和她睡一晚，死也心甘情願！」

「發你的大頭夢，吃了屎？你是何身份！」

「嘿嘿，想想也可以吧！」

好大一會，賭場才恢復了原樣，衆賭客又專心地賭博起來。

有很多人，却被這主婢兩人吸引了過去，從牌九，番攤等桌前，擠到了骰寶桌前。

誰人不想免費親近一下這位艷名四播，顚倒衆生的洛陽名妓！

原來這令到賭場中人爲之顚倒的美人，也就是令到洛陽城中，王孫貴介，富商巨賈，爲之神魂顚倒，不惜千金求一見的名妓，賽花魁崔菁菁。

跟在她身後的艷婢是她的貼身丫環可可。

提起洛陽艷芳樓，很容易就使人想起了崔菁菁，因爲她就是艷芳樓的第一美人，也是全洛陽城第一的美人！

自從她一年前來到洛陽城艷芳樓掛牌接客，立刻就艷名四播，求能一親香澤者趨之若鶩，不惜一擲千金，但崔菁菁却聲明賣笑不賣身，且選擇極嚴，一般傖夫俗子，就算你腰纏萬貫，位居一品，她也拒不接見。

自古嫖客入妓院，只有嫖客揀姑娘，斷無姑娘揀人客的——只要是人客出得起錢。

但崔菁菁開了例，只有她認爲值得一見的人，她才予以接見，很多終日徵逐酒色的王孫公子，富家子弟，都吃了閉門羹——不論他們出多高的價錢或出言恐嚇。

但她的名聲反而更噪，慕名求一見者更多，有的更不惜一擲萬金，言明只求一刻歡談，也不能如願，車鴇母也只好眼巴巴看着如流水般到手的錢而莫可奈何！

可以說，洛陽名妓崔菁菁，是個難得一見，每個人都很想一見，甚至有人不惜千金求一見的美人。

想不到她今天居然走到艷芳樓，出現在人前，來到了鷄記賭場！

一個如此潔身自愛的青樓名妓，竟然來到三教九流齊集的賭場來！眞有點出人意料。

× × ×

崔菁菁和侍婢可可來到骰寶桌前，擠在桌前的七八人很自然地，心甘情願地向兩邊讓開，讓出一個最好的位置，崔菁菁臉上甜笑加濃，來到賭桌前，俏生生一站，俏目明媚，在衆人臉上一溜轉，七八個賭客，包括荷官在內，骨頭也酥了，差點軟倒在地。

獨有那漢子不爲所動。

這時有十多個想吃天鵝肉的賭客擁過來，一下子將骰寶桌擠得水洩不通。

人羣只是擠得水洩不通，但崔菁菁主婢兩人站在賭桌前，終於和人羣離開一段短距離，衆人雖是見色心起，却不敢輕言冒犯，不知是否她太美了，令到這些人有如對着女神一樣，不敢褻瀆。

不過仍有人在擠眉弄眼，朝肚子裏吞口水。

那漢子一直冷眼旁觀。

崔菁菁明媚一笑，如百花盛放：「荷官大哥，怎不繼續賭下去。」

從衣袖中掏出一叠銀票，隨便地從中抽出一張，朝賭桌上一放！

衆人暫時將視綫從她美艷的嬌臉上移開，移往在她青葱般白皙嬌嫩的纖纖五指上，待到她從桌上收回纖手，衆人不覺輕聲嘩叫：「啊嘩，一萬兩！」

衆人已見到桌上的銀票，是洛陽城最大，在十三省皆有分號，信用最好的寶通銀號的銀票，票上註明一萬兩！

那漢子也看了銀票一眼，臉上微微一笑。

崔菁菁甜甜一笑，衆人身子又是一酥，崔菁菁嬌脆如銀鈴地說：「荷官大哥，你怎麼啦？」

那荷官早在崔菁菁在他正面一站時，已瞧得痴呆了，他萬想不到別人千金難得一見的名妓，如今就俏生生站在他面前，站得這樣近，幾乎伸手可得，怎不令他痴迷如醉！

美色當前，又有幾人能自持，除非他是個不正常的男人！

而荷官是個生理非常正常的壯漢，見色而自迷，這是常情！不是罪過！何況聖人孔老夫子也說過：「食色者，性也！」

荷官被崔菁菁那銀鈴般悅耳甜美的語聲從迷醉中驚醒，臉上微紅，不自然地笑着，有點手足無措：「姑娘，妳……妳要賭？」

「當然要賭，你不見桌上放着銀票？」已然有人討好地搶着搶白那荷官。

荷官剛才一直注視着崔菁菁美艷的嬌靨，被那人一搶白，才注意到賭桌上已然放了張銀票，不由面現尷尬之色，再一看清銀票數字，不由吃了一驚，吶吶道：「姑娘，可……可是要賭一……一萬兩？」

在他看來，一萬兩不算很大，但出於一個青樓妓女的手，那就是大手筆了，何況面前還放了一叠銀票，照估計，少說點也有十萬八萬，試問，一個妓女有十萬八萬身家，又何用出來做妓女，那簡直是富有人家！

一個女孩兒家，身懷近十萬兩銀子，在賭場一賭一萬兩，要是富家千金或官宦小姐還說得過去，而她只是個妓女，可就透着不簡單。

雖說拜倒裙下者非富則貴，但也斷無理由身懷如此巨額銀票，就算一個家財百萬的巨賈，也很少。

那漢子看在眼內，不動聲色。

有人已不耐煩地，爲了討得美人歡心，大聲叱喝道：「你又不是瞎了，銀票放在桌上，當然就賭那張銀票！還不快搖骰子！」

荷官這時已完全清醒過來，一面搖着骰子，一面大聲吆喝道：「快！落注的趁快！」

沒有人落注，桌上就只有那張銀票，崔菁菁瞟了人羣一眼，嬌笑道：「怎麼？各位不是來賭的嗎？怎不下注，別是爲了賤妾吧？」

衆人這時已無心賭錢，只想多看她兩眼，好做夢時也能夢到她。

荷官這時已將骰盅放在桌上，準備開了。

就在荷官剛將骰盅放落的刹那，那漢子閃電般推出一錠銀子，現在不是崔菁菁一個人在賭，而是兩個了。

崔菁菁原先見只得她一個人賭，有點興緻索然。要知，賭博一定要熱鬧人多才有興緻，也之所以賭場這樣熱鬧，客似雲來，就是這個道理，不然，要賭，不如邀二三人在家裏賭！

崔菁菁見有人陪她賭，不由高興地看了那漢子一眼。

那漢子現在只全神貫注地注視着那荷官將要揭盅的手，神情和先前大不一樣，好像他這一注下的注碼比崔菁菁還要大。

事實不然，少得令旁觀的人和崔菁菁見了也不禁愕然！

那漢子落的注碼只有一兩銀子！

一兩銀子在那些地痞混混開的小賭檔下注不算小，但在這全洛陽城最大的賭場下一兩銀子注碼，可說小得可憐，可說自鷄記賭場開張以來，只有三數人在輸光了身上的銀票後，才將身上剩下的最後一兩銀子也拿來下注，那是迫不得已，如今這漢子面前最少堆放着幾百兩銀——幾百兩在這裏不算多，但他居然下注一兩銀子，和崔菁菁的一萬比較起來，數目就相差太大了，簡直如牛腿與蚊腿，有很多人已嗤之以鼻，目光都帶着卑夷之色，荷官也看了看桌上的一兩銀子，再看一眼那一張一萬兩的銀票，不禁有點啼笑皆非，瞪目望着那漢子。

崔菁菁這時也看到了桌上那漢子下的一兩銀子，再看看他面前的幾百兩銀子，不禁滿有興趣地打量着這個站在她身旁不遠的漢子。

這漢子相貌威猛，繞腮短鬚，身軀壯健高大，渾身充滿了活力，有一種懾人的氣勢，年在三十二三之間。

那漢子對衆人的反應毫不理會，鎭定地注視着那荷官按在盅蓋上的手。

荷官在他那刀一般的目光注視下，手不由有點微顫。

「開！」手隨聲揚，荷官清皙地報出了點數：「一三四，八點小——！」

崔菁菁買的是大，那漢子買的是小，贏一萬兩，賠一兩，荷官笑了。

崔菁菁臉色不變，春葱般的五指抽出一張銀票，仍然放在「大」上。

衆人看一眼，發出了一陣低聲的嘩叫，銀票的數碼赫然是二萬兩！仍然買大。

那漢子下注二兩！仍然買小。

開出仍然是小，那漢子又贏了！

崔菁菁又輸了！

就這樣，崔菁菁買大，那漢子買小，她買小，那漢子買大，像和她賭一樣，而崔菁菁的注碼越下越大，那漢子也一兩一兩加上去，數目始終是一比一萬，擠圍着看熱鬧的衆人隨着她注碼的加大，越來越少人出聲，賭到最後一手，衆人是屏息靜氣，連大氣也不敢喘，周圍的賭桌都鬧哄喧嘈，獨有這一桌鴉雀無聲，落針可聞。

這是最後一手，也是最大的一手，崔菁菁竟然下注九萬兩！

買的是大！

那漢子含笑推出銀子，九兩，買的是小！

那漢子像和她賭上了氣！

崔菁菁仍然神閑氣定。

倒是荷官有點沉不住氣了，額上有汗珠沁出，手也有點微抖！

衆人的目光不由齊齊盯注在荷官按在骰盅蓋上，有點顫抖的手上。

衆人都不約而同希望崔菁菁贏，心裏恨死了那漢子。

弱者總是容易得到別人的同情，特別是美麗的女人，何況又連輸了七口。

希望總歸是希望，事實是改變不了的，很不幸，開出來的是「小」！

那漢子又贏了。

崔菁菁連最後的一張銀票也輸了——九萬兩！

衆人不由懊喪地噓了口氣，有的開口罵那荷官，爲什麼開的不是「大」！好讓他們心目中仰慕愛戀的美人能贏回一手。

有的遷怒於那漢子，瞪目向那漢子怒罵！有人還想動手。

倒是崔菁菁，臉不改色，一直保持着優雅的神韻，甜笑始終掛在臉上，輕輕拂了拂手，輕俏地笑說：「今天運氣眞差，可可，咱們走吧！」

崔菁菁一共輸了八手——二十一萬五千兩！

比初賭時的估計多了一倍有多！

而那漢子不多不少，贏了二十一兩五錢！

一個妓女——雖然是全洛陽第一名妓，半個時辰不到，輸了二十一萬五千兩，竟然臉不改色，怎不令人咋舌，刮目相看；此姝不簡單！

那漢子由始至終，沒有正眼看過她一眼，彷彿不爲她的美色所動。

但實情如何，則只有他自己知道。

崔菁菁和她那由始至終不曾出過一聲的女婢可可已慢慢轉身準備離去，那荷官滿臉不好意思的神色，語聲歉然地道：「姑娘，眞不好意思，下次請再來。」

崔菁菁回首嫣然一笑，點了點頭，表示多謝。

這一笑千嬌百媚，勾人魂魄，那荷官自出娘胎到如今，幾曾看過如此蕩魂蝕魄的一笑，衝動得差點將贏來的所有銀票銀兩雙手奉送給她，張開口，一臉痴笑。

一笑傾城，再笑傾國，誠不虛也！

衆人也被她那一笑笑得靈魂兒差點出了竅，個個瞪大着眼睛，張着口，作聲不得，痴了。

怪不得那樣多人追逐裙下，千金求一見。

那漢子竟像全然不見，只顧將桌上的銀子塞進懷裏，他也準備走了。

崔菁菁輕移蓮步，擠圍着的人羣很自然地，但又有點不情願地朝兩邊分開。

崔菁菁移動了一步，回首深注那漢子一眼，蓮步姍姍，走出人羣。

那漢子在她和女婢將要走出人羣的時候，像自言自語般道：「可惜，可惜！」

崔菁菁倏然停下脚步，頭也不回，嬌聲道：「既然可惜，何不到來一坐！」帶着女婢，一直出了賭場，門口早有

二乘轎子等着，主婢兩人上了轎，轎夫抬着轎，如飛去了。

衆人如有所失，眼巴巴地望着兩乘轎子去得無影無踪，忽又將眼光轉望在那準備離去的漢子身上——有的羨慕，有的妒忌。

不是嗎？凭這漢子賭的孤寒錢，像和崔菁菁有十寃九仇一樣，專門和她對賭，竟然獲得很多富商巨賈，貴介王孫費盡心機，一擲千金不能輕易一見的名妓自動相邀，怎不令這班癩蛤蟆既羨且忌！

那漢子不理衆人含有敵意的目光，快步走出了賭場。

× × ×

漢子來到了艷芳樓，指名要見崔菁菁，鴇母先是不肯，因爲她深知崔菁菁的脾性，像這樣粗豪的漢子，崔菁菁一定不肯見，但那漢子堅持着，任鴇母怎樣說，叫來多少個烟視媚行的女孩子，他就是一百個不中意，要定了崔菁菁，要是見不到她，他就不走，弄到鴇母拿他沒有辦法，看見他那威猛的相貌，高大壯健的身軀，先已怯了幾分，不敢惡言相向，將他趕走，萬般無奈，只好硬着頭皮，拚着被崔菁菁怨幾句，來到崔菁菁所居的小樓門前，未待她擧手拍門，「呀」一聲門已自內打開，開門的正是跟崔菁菁到過賭場的俏婢可可，道：「媽媽，可是有客要見小姐？」

鴇母說道：「可可，妳怎知？」

可可輕笑一聲：「是不是一個相貌威猛，高大壯健的漢子？」

鴇母瞪大了眼，問：「妳，……妳怎麼知道？」

可可抿咀笑道：「媽媽，不要問了，快去帶他來吧！」

鴇母以爲聽錯了：「妳說什麼？帶他來？」

可可道：「小姐吩咐，如是這個客人來，指名要她，就帶他來！」

鴇母仍有點不信：「菁菁眞的願意見他？」

可可不耐煩地道：「媽媽，小姐親口吩咐，那還假得了！別叫客人等久了，等不得走了！」

鴇母認眞地盯了可可一眼，無可奈何地回轉身，嘟喃着邊走邊道：「奇怪，多少達官貴人不肯見，怎麼忽然轉了性，見這粗漢子！」

直到現在她還是有點不大相信，直到她帶着那漢子，來到小樓前，可可開門，將那漢子請了進去，關上門，她仍在心裏嘀咕着。

可可領着那漢子，轉過一道屏風，一眼已經見到崔菁菁站在一張桌前，含笑而立。

崔菁菁一見那漢子，立時走前兩步，萬福道：「大俠眞信人也！」

那漢子趕緊上前一步，抱拳談笑道：「美人垂顧，在下受寵若驚！」

肅客就坐，自己也輕盈地坐下：「請教大俠貴姓名？」

那漢子雙目注定在崔菁菁嬌美的臉龐上。一笑道：「姑娘既稱呼在下爲大俠，想必知道在下出身來歷，何必再問在下姓名？」

崔菁菁明媚如春光的美目在那漢子臉上一轉，淺笑道：「大俠當面，小女子怎敢褻瀆，還請說吧！」

「在下不是什麼大俠，姑娘抬擧了，在下祖誼！」漢子正容說道：「相信姑娘在賭桌前一眼就看出在下！」

「原來是『龍遊四海』祖大俠，小女子有禮了！」崔菁菁連忙起身，重施一禮，以示尊重。

一個青樓名妓，竟然知道名震四海的「龍遊四海」祖誼，確不簡單。

這時可可奉上香茗，退下。

祖誼趁這瞬間，打量室內，但見室內佈置雅淡適宜，靠窗的几上置一琴，牆上掛一管簫，靠裏有道梯直通樓上，想是崔菁菁的寢處，樓下是接客的地方，由琴簫看來，她原來是個色藝雙絕的名妓。

擧杯邀客，各自輕啜了口茶，放下茶杯，崔菁菁笑道：「祖大俠在賭桌上的做作，想不是無因吧？」

祖誼外貌看似粗豪，但言談擧止不像外貌般粗豪：「崔姑娘一擲萬金，像姑娘這等豪賭法，在下還是第一次見到。」

崔菁菁一笑道：「可惜手氣不佳，大俠倒是手氣奇佳，祖大俠，你還未答在下剛才所問！」

「妳以爲呢？」祖誼不答反問。

明眸一轉，崔菁菁道：「想引起小女子的注意？」

「正是！」祖誼加重語氣。

「因何要引起小女子的注意？」崔菁菁問。

「想從姑娘身上找一個人！」祖誼正容說。

「找一個人？」崔菁菁訝道：「難道這人和小女子有關？」

「不僅有關，而且關係密切！不然，在下何必要那樣做作引起姑娘的注意！」

「你知道小女子一定會到賭場賭錢？」崔菁菁提出疑問。

「不知道，」祖誼道：「在下只想在那裏消磨一段時間，待到深夜，才夜訪姑娘，可巧，竟然就遇上了姑娘，省了在下一番手脚！」

「你一早就認識小女子，爲何不到院中來點名見小女子？」崔菁菁一連提出兩問。

「在下根本不識姑娘，姑娘到賭場後，在下聽說的，姑娘國色天香，見面勝似聞名！」祖誼雙目注視着她，「至於爲何不公然點名求見，是因爲在下聽說姑娘生性高傲，一般人不輕易相見，在下自問長相粗魯，不入姑娘清眼，爲了免碰釘子，省麻煩，故此想冒昧夜探。」

「哦！如此說來，祖大俠對小女子的一切，聽說得很多吧？」崔菁菁含笑問：「不知祖大俠聽誰說的！」

「高永！」祖誼加重語氣道：「想必姑娘對他很熟吧？」

「不錯！」崔菁菁道：「未知大俠要找的是誰？」

「高樓劍！」祖誼一字一頓地說。

「因何找他？」崔菁菁一聽見「高樓劍」三個字，不由神色凝重。

「崔姑娘不用担心，在下是高永的朋友，而高少俠是高永的堂弟，在下實在是有萬分緊急之事，要通知高少俠！」祖誼

語氣有點急促。

「請祖大俠原諒，小女子不得不小心一點！」崔菁菁放鬆地說：「未知祖大俠找他有何事幹？」

「高永在五天前失了踪！他……」

「高永兄失了踪？」崔菁菁吃了一驚，打斷了祖誼的話頭，「祖大俠，快說，究竟發生了何事？」

「在下也不知道他發生了何事，在下五天前遵約到約定的地方去會他，怎知由中午等到天黑，也不見他來，在下只好照他事前對在下所說，到來找姑娘。」祖誼沉重地說。

「他如何說？」崔菁菁急問。

「在約會在下的十天前，他曾對在下說，如約會那天不見他赴約，就立刻趕到洛陽，務必請姑娘帶在下去找他堂弟高樓劍，此事萬分火急。」祖誼從懷中掏出一信，「高兄給了在下一信，要在下面交高樓劍。」

崔菁菁美目瞥了那封信一眼：「究竟他發生了何事，他可有對大俠說過？」

「他只說他正在追查一羣神秘人，詳情他沒有對在下說，崔姑娘，妳能够找到高樓劍嗎？」祖誼問。

「既然高兄叫祖大俠來找小女子，小女子當然能找到高樓劍！」崔菁菁說。

「那就快點帶在下去找高樓劍吧！」祖誼性急地起身。

崔菁菁美目深注在祖誼臉上，好一會，才道：「好！小女子帶你去！」

「可可！」崔菁菁輕喚了一聲。

可可立刻從外間快步走入：「小姊，請吩咐。」

「拿筆紙來。」崔菁菁吩咐。

可可立刻拿來文房四寶，放在桌上。

崔菁菁就站在桌前，鋪展素箋，提筆沾墨，在素箋上飛快地寫下了兩行字：

若得山花插滿頭，

莫問奴歸處。

放下毛筆，抬頭對可可道：「可可，執拾一下，咱們回去。」

可可道：「小姐，發生了事？是不是回『倚劍樓』？」

崔菁菁頷首道：「可可，妳不是一直想回去嗎？」

可可欣喜地說：「好啊，婢子早就想離開這鬼地方，別扭討厭死了，天天瞧着那此目邪心歪的人……」

「可可，快去吧，將咱們的東西收拾好拿下來。」

可可歡快地登上樓。

祖誼看到桌上紙箋上的兩行字：「姑娘原來是『倚劍樓』的人，在下眞是有眼不識泰山！」

崔菁菁微笑道：「如不是『倚劍樓』的人，如何帶祖大俠去找高樓劍呢！」

可可拿着一個小包袱，兩把劍，從樓上下來，將一把兩尺一寸長，古色斑斕的長劍遞給崔菁菁。

崔菁菁一把接過，拿在手中：「咱們走吧！」

當先出了小樓，祖誼隨後，可可跟着，反手帶上樓門。

三人悄沒聲地來到院牆前，一縱身，越過牆頭，消失在夜色中！

半途遭暗算　寧死不吐秘

高永悠悠醒轉，幾疑置身在地獄中，四圍一片森黑，陰風陣陣，霉腥之氣觸鼻，身軀一動，欲撑身坐起，但覺渾身無力，四肢痠軟，頹然吁了口氣，躺在地上欲起不能。睜着眼，想盡量看清楚眼前的環境，但四周森黑一片，茫茫然恍如置身無底深潭，任什麼也看不到，只看到黑！黑暗包圍着他。

他只好放棄了想弄清楚自己置身何地的念頭，重新閉上了眼。

不過，有一點他很明白，他之所以置身這如黑暗地獄般的環境，是着了道兒，被一個酒寮老板迷倒，而置身這裏的。至於怎樣到了這裏，昏迷了多久，他就不知道了。

× × ×

他記得很清楚，那天他因爲有事躭擱了——是爲了追查一批神秘的人，爲了趕赴和祖誼在懷山鎮的約會，告訴他自己發現的一個驚人陰謀，一口氣連趕了百多里路，直走得口渴肚餓，恰在這時，看到前面不遠處，枝葉晃動間，一角酒旗飄揚，心中大喜，脚下加快，晃眼間來到一間茅草搭成的酒寮前。

酒寮前放有四五張桌子，散坐着三五七個行客，未坐下，先聞到一股撲鼻的酒肉香，口裏不由「咕」一聲吞下一口饞涎，肚內咕咕直叫，忙一屁股坐在一張空桌前的櫈上，不待他叫喚，酒寮的老板，一個毫不起眼的糟老頭子，已快步來到他面前，殷勤地問：「客官可是要喝酒？小店只有獨沽一味五香牛肉，怎樣？」

高永只想塡飽肚子：「好，就來兩壺酒，二斤五香牛肉，老板，可有饅頭，來它五個！」

酒寮老板連聲道：「有，小老兒這就去給客官端來。」

很快就親自端上兩壺酒，一盤牛肉和一盤饅頭。

這間酒寮就只得這糟老頭兒一人，老板是他，伙記也是他。

高永不虞有詐，本來這些山林野店，就是爲行商路客而設，他也司空見慣，但他仍加了小心，溜眼一看隣近桌子的食客，個個都是標準的行客，有兩三人已然結賬離去。他也就放了心，實在肚餓口渴得很，滿滿斟了杯酒，一口喝乾，夾了箸牛肉，大口吃起來，不錯，酒香，牛肉的味道亦好，他滿意地點點頭，想不到這種簡陋的野店，也有這樣好的酒肉，風捲殘雲般，兩壺酒，一盤牛肉，加上五個饅頭，全到了肚裏。

抹抹咀，招手叫來酒寮老板，準備結賬離去。

糟老頭一步步來到他面前，臉上帶着詭秘的笑容：「客官，走了嗎？」

高永也不在意，掏出一錠銀子：「吃飽了還不走嗎？多少錢？」

「客官，只怕你走不了，錢，算了吧，就當老漢奉送你一餐！」糟老頭嘻笑着說。

高永心內一驚，目光如刀般盯注在糟老頭滿佈皺紋的臉上：「老丈此言，是何

意思？」

「意思就是你走不了，高大俠！」糟老頭仍是一臉詭笑，但目中精光大盛。

「你究竟是誰？」高永接觸到糟老頭目中精光，心頭一凜，「你認識在下？」

「當然認識，不然，老漢怎會要你留下！」糟老頭手一揚，散坐在桌上的食客紛紛站起，迅速移動，形成包圍之勢。

高永這時巳知落入陷阱，霍一聲從桌上站起：「哼，想留住在下，沒有那樣容易！」正要有所動作，却感一陣暈眩，身軀晃了晃，勉强站定，「你們……在……酒中下……下了……毒？」

糟老頭詭笑一聲：「不是在酒中，而是在牛肉中，啊呵，倒也！倒也！」

隨着糟老頭一聲：「倒也！」高永但覺天旋地轉，身隨一軟，「咕咚」一聲，歔倒在地。

以後的事，他什麼也不知道了。

× × ×

正午時份，一個公子哥兒般的人客來到了。因爲崔菁菁的私逃而擾攘驚亂，現在業巳恢復平靜的艷芳樓，鴇母一看那人的打扮，巳知來客是個有錢的主兒，堆起一臉諂笑，道：「這位公子，可是來散心，咱這兒有的是俏姊兒，甜心兒，包保公子你滿意。」

不待那人開口，高聲喚道：「艷紅，俏綠——，有貴客到，快來待……」

公子哥兒般的客人截口打斷了鴇母的喚叫，含笑道：「在下此來，是慕名求見崔菁菁姑娘的，大媽能否我安排嗎？」

鴇母一聽客人提起崔菁菁，不由嘆了口氣：「公子來遲了，她不在了！」

那公子哥兒的客人一楞，急急道：「大媽不是騙我吧？在下從京中到此，就是想一睹崔姑娘丰彩，在下是誠心一片。」

鴇母道：「公子，老身說的是實話，老身怎會將上門的客人趕走？」

「那是眞的了，」那人好生失望，「幾時走的？」

鴇母見他像個紈袴子弟，不想放走這只肥鴨子，滿臉堆笑地「哦」了一聲，道：「請公子原諒，老身眞是昏了頭，竟然讓公子站着說話，公子，快請這邊坐，坐下好說話。」

坐下後，立有女婢獻上香茗。

「公子請用茶，」鴇母殷勤招呼，但一想起崔菁菁私奔，使她失去了一棵搖錢樹，心內隱隱作痛，一時間忘了說話。

那公子哥兒喝了口茶，注目問道：「大媽，請說吧！」

隨手從袖中掏着一錠足有二十兩的紋銀，放在茶几上：「小小意思，大媽請收起吧！」

鴇母眼光一亮，忙不迭一手將銀錠拿在手中，放入袖中，諂笑道：「公子太客氣了。老身多謝了。」

有錢入手，精神一振，於是滔滔不絕，將「龍遊四海」祖誼的深夜相訪，崔菁菁破例接客，到翌日早上發現不見了那客人，及崔菁菁主婢的事，說了個口沫橫飛，詳詳細細。

那公子哥兒聽得很仔細，特別是提到當鴇母提到祖誼的相貌時，不厭地詳地一再要鴇母說得清楚詳細點，對於崔菁菁的容貌，他也問得很詳細。

鴇母一口氣將哄動洛陽城的大消息從頭到尾說完，悵悵地說：「那殺千刀的漢子，老身一眼就看出他不是好人，說不定菁兒和可可是被他强擄了去！」

公子哥兒般的客人一笑起身：「在下告辭！」

邁步朝外走。

鴇兒趕忙起身：「公子，你不找個姑娘……」

下面的話說不下去了，因爲那客人巳走出了門外，頭也不回！

× × ×

高永肚子裏餓得咕咕直叫，他也記不清在酒寮暈倒後，到現在巳隔了多久未吃過東西到肚，總之覺得餓，餓得難受。

正在難受，聽得「噹啷」一聲響，隨着有一道不大明亮的光綫投射進來，沓雜的脚步聲跟着響起，有人來了。

睜開眼睛，眼前大亮，身前站着三人，一人居中，兩人手持火把，左右面立！

高永先不去看眼前三人，游目打量四周環境，他想清楚自己置身何在。

目光迅速掃視，四面皆是岩石砌成的牆，牆脚青苔斑駁，地上霉濕，紫黑的血漬隱約可見，光綫投射進來的地方是一道鐵門，門口有石級而下，看環境，這可能是一處地牢，陰冷的風可能是從通氣孔吹入的。

躺在地上，目光從身前當中站着的人的雙脚朝上看，火光照耀下，清晰地看到這人的容貌，粗眉大目，獅子鼻，海口，雙目精光閃射，年在四十左右，身材中等，穿一件土黃長袍，負手而立，正狠厲地盯視着他，瞬也不瞬。

目光移到左右兩人身上，是兩個身穿勁裝的壯漢，面無表情，手持火把。

目光移回當中那人身上，目光相觸，高永不由心頭一凜，這人好深厚的功力！

兩人目光互視，較上了，最後，高永抵受不了那人如刀鋒般銳利，寒冰般冷厲的目光，收回了目光。

那人得意地嘿嘿一笑，一接觸他就勝了對方，所以他得意，也有信心從對方口中得到他要知道的東西。

經過了一段暫短的沉默，那粗眉大目的漢子開聲道：「高永，你如不想受苦，老實答我所問！」

語聲兇狠。

高永渾身無力，躺在陰濕的地上，很不好受，但又不能自己坐起來，他很想坐起來：「先扶我坐起來再說，你們究竟在我身上下的什麼毒？」

那漢子巨目精光一閃：「先答我所問，再扶你起身！」

「不！」高永語聲堅決地說：「先扶我坐起來！」

粗眉巨目漢子目中兇光一閃即沒，大概他也覺得高永躺着，對於他的盤問有點不方便，手一揮：「扶他起來！」

那兩個手執火把的壯漢像啞巴一樣，頭一點，上前一步，用空着的一手朝高永脅下一把，將他扶坐在牆前，一聲不響，左右站回那粗眉大漢子身後。

高永無力地倚坐在牆上，覺得舒服多了，吐了口長氣，不待那漢子發問，開聲

道：「這裏是什麼地方，爲何我會渾身無力？」

粗眉巨目漢子獰笑一聲：「這是地牢，什麼地方就不必知道了。至於你何以會渾身無力，因爲你吃的五香牛肉中，混有『軟筋一醉散』！」

高永聽得悚然一驚，脫口道：「『軟筋一醉散』！難道那酒寮老板就是『毒狐』邱一狐？」

「正是！」那漢子揶揄地一笑：「可惜高大俠知道得太遲了！」

高永怒道：「卑鄙下流！」

粗眉大目漢子哈哈一笑道：「不如此，如何請得你到此！」

高永强抑心中怒氣：「咱們素不相識，亦無瓜葛，爲何將我關在這裏？」

「問得好！」粗眉大目漢沉容道：「終於回到了本題，費了這樣多心機手脚將你弄來這裏，就是想問問你對咱們的事知道多少！告訴了誰人！」

高永心內明白，但假裝不明：「你我素不相識，我怎會知道你們的事，閣下可能弄錯了。」

粗眉大目漢子獰笑道：「弄錯？咱們也會弄錯！別裝佯了，這十多天來，你一直暗中窺視跟踪咱們的人，你以爲咱們不知道？」

「既然知道，爲何不早下手？」高永知道裝不下去了。

「咱們一時弄不清楚你的動機和身份，直到查明了你的姓名身份，嘿嘿，原來大有來頭，竟然是江湖上最負盛名的『倚劍樓主』高樓劍的堂兄，『萍踪不定』高永高大俠，說！你究竟查到了多少？」

高永知道落在這般人手裏，萬無倖理，這班喪心病狂，數典忘祖的傢伙，是什麼事也敢幹的出來，自己中了江湖上兇名遠播、使毒大名家、狡猾如狐「毒狐」邱一狐的「軟筋一醉散」，功力全失，毫無抵抗力，這次只怕刧數難逃了。

他抱着一死之念，心裏反覺安定，談笑着，平靜地說：「知道很多，但就是不告訴你們。」

粗眉大漢子陰狠狠地說：「只怕由不得你！」

高永道：「我知道多少，對你們巳無關重要，因爲我巳被你們關在這裏，功力全失，永遠也出不了這地牢，即是不能告訴別人，知道也等於不知。」

粗眉大漢子沉思一會道：「你究竟告訴了『龍遊四海』祖誼多少，祖誼去找誰？那洛陽名妓崔菁菁和你的關係怎樣？」

高永不由大吃一驚，想不到對方知道得這樣多，確實不簡單，也令人可怕：「我不會回答的，你這是白問！」

深沉一笑，粗眉大漢子冷哼道：「你不說我也猜到，雖然我不知你對祖誼說了些什麼，但我知道你和祖誼有個約會，並且知道祖誼不見你赴約，一定會去找一個人，但想不到竟然找的是洛陽名妓，並且雙雙失踪，看來崔菁菁不是名妓那樣簡單，可能另有身份……」

語聲一停，故意不說下去。

高永聽得心頭大震，想不到對方調查得這樣清楚：「你們究竟如何知道的？」

粗眉大漢子得意地道：「你能够調查追踪咱們，咱們也可以暗中調查追踪你，明白了吧！」

高永苦在心裏，却說不出口，同時也感到事情的嚴重，現在他後悔叫祖誼去找崔菁菁了，但後悔巳無及！

粗眉大目漢子的話繼續像利箭一樣射向他：「咱們之所以將你下手，是想讓你不能赴約，好讓祖誼去找咱們要找的人，哈哈，此計妙吧！」

高永現巳心知他們要找的人，爲了證實，冷笑一聲道：「我根本就沒有叫祖誼去找任何人，你們將會白費心機！」

粗眉大目漢子道：「不管你有沒有，相信你總會將查到的，有關咱們的事告訴他一些，這就够了，他見你不依時赴約，自然就懷疑你爲了追查咱們，被咱們發覺，殺了或抓住關起來，而你只有一個唯一最近的人，那就是名震四海的『倚劍樓』主高樓劍，他必定會去找他，這就够了，咱們就可以從他身上，追查到江湖上神秘莫測，不知其所在的『倚劍樓主』！」

高永心裏暗叫一聲：苦也！表面仍鎭定地道：「這只是我個人的事，至於高樓劍，根本不知情，你們爲何要對付他？」

「不是我們要對付他，而是他要來對付我們。」粗眉大目漢子語聲略頓，接道：「你在江湖上失踪，遲早會被他們知道，他必會追查，以他的武功機智，善謀愼思，不難會追查到咱們，與其讓他先下手對付我們，何不先下手對付他，反正他是我們遲早要對付的人！」

高永目眥欲裂，瞪目道：「奸賊！遲早你們會遭到報應！」

粗眉大目漢子道：「只要榮華富貴到手，管它報應不報應！」

高永大聲叫道：「奸賊，有胆就殺了我！」

粗眉大目漢子陰陰一笑道：「殺你是遲早的事，不過，現在你却死不得，因爲咱們不想再費手脚，從祖誼身上追查高樓劍的所在，咱們想直捷了當，從你口中知道他的所在。」

「夢想，我根本不知高樓劍所在，就算知道，我也不會告訴你！」高永斬釘截鐵！

「笑話！你是他唯一親人，會不知『倚劍樓』的所在？你不說，嘿嘿，在我的獨門手法逼供下，從來沒有一個人能不說實話的！」粗眉大目漢子滿臉獰惡，一步踏前，就要動手。

高永眼珠一轉：「慢着，咱們談談條件怎樣？」

粗眉大目漢手巳抬起，準備下手，聞言一怔：「談條件？你巳落在咱們手中，還有何條件可談？快說！我可不耐煩！」

高永現出一副豁出去的樣子，咬牙道：「我雖然不知你的逼供手法如何慘酷，但在下自信，可以抵受得了！」

粗眉大目漢子猶豫地放下了手，不信道：「你肯將『倚劍樓』的所在說出？」

「只要你答應不殺我，並給我找解藥。在下說出『倚劍樓』的所在！」高永胆怯地說。

「爲何突然改變了主意？」粗眉大目漢子目光如刀，望定在高永臉上。

高永望着他，臉上露出哀求的表情：

「在下想通了，人只能死一次，在下還不想死，爲了自己可顧不了兄弟！」

粗眉大目漢子雙目注意在他臉上，足有半盞茶時間，彷彿想看透他的內心，可惜，他看不透：「好，我答應你，現在你說吧！」

高永却道：「只憑你一句話，有何保證？」

「你要如何才信？」粗眉漢子急道。

「最起碼你得先解了在下身上所中之毒！」

「你想得倒美，要是給了你解藥你不說，那時你已恢復了功力，我奈你何？」

「那麼，先給在下飽餐一頓，總可以吧？」高永退而求其次，肚子餓得實在難受。

粗眉大目漢子考慮一下，點頭道：「好，就讓你飽餐一頓再說！」

由於他踏前了一步，和兩個手執火把的壯漢距離遠了點，只好扭頭吩咐左邊的一個壯漢道：「去叫他們端一些酒食來，要快！」

那壯漢一躬身，轉身朝門口走去。

豈料變生俄頃，高永等的就是這一霎間，乘粗眉大目漢子扭頭的一瞬間，疏於防備，嚼舌自盡了！

粗眉大目漢子扭回頭，看到高永頭歪垂搭拉在胸肩處，一縷鮮血從他口角溢出，臉色一變，倏然俯身探手，揑開了高永的咀巴，但見滿口鮮血，舌頭不見了一大截，手一起，按在鼻孔前，沒了氣息，不由恨得咬牙切齒，挺身脚起，一脚踹在高永胸前，但聽一陣骨折肉裂聲，高永整個胸已凹陷下去，不成人形。

「媽的！該死的傢伙！」他轉身大步向門口走去，剩下的一名壯漢，持着火把，像木偶一樣緊隨在身後，自始至終，沒有出過一聲。

「噹啷」一聲，鐵門又關上，地牢中只留下高永那不成形的屍體，但隨着鐵門的關閉，黑暗重新籠罩了地牢，連高永的屍體也掩沒了。

× × ×

堂上巨燭明亮，照耀得一片通明，居中交椅上端坐一位老者，年在五旬左右，長髯垂胸，相貌威嚴，有一股凌懾人的氣勢，粗眉大目漢子惶恐地垂手站在右邊，堂上只有兩人。

「丁橫，你如何交待？」長髯老者嚴厲地道：「一點小事也辦砸了，沒用的東西！」

丁橫惶恐地恭聲道：「屬下該死，是屬下一時疏忽，請總座恕罪。」

長髯老者道：「事情也不能全怪你，高永存必死之心，防不勝防，如今失去一條最直接的綫索，要找到高樓劍，只怕要費一番手脚。」

丁橫卑恭地道：「多謝總座明察，咱們雖然失去了一條綫索，還有祖誼那一條，昨天接到回報，他們已追躡在祖誼與崔菁菁身後，相信不久就會追查出高樓劍的下落。」

長髯老者略一沉思：「丁橫，你親去一趟，這次務必要追查出下落，否則，就留下了禍患，你知道後果的？」

丁橫誠惶誠恐地道：「總座放心，屬下定會全力以赴，若有閃失，屬下願意領罪！」

長髯老者臉容一寬道：「好，有你這句話，本座放心了，事不宜遲，立刻動身吧！」

「是！屬下立刻動身。」丁橫躬背抱拳，轉身大步而去。

長髯老者手持長髯，沉思不語。

× × ×

祖誼，崔菁菁，可可三人，離開了洛陽已有二天，今天晌午時份，來到了一個小鎮集。

小鎮集上只有一家食店，三人決定塡飽肚子才趕路。

走進食店，在靠窗的一張桌子坐下來，店小二和店中客人，幾曾見過美如天仙的姑娘，所有的目光，不由集中在崔菁菁的身上，小二看得有點痴了，忘了上前招呼。

「小二！」祖誼見坐下後不見有人來招呼，不耐煩地叫喚。

小二被祖誼的一聲叫喝驚得回過神來，忙不迭三步兩脚趨前：「大爺，吃喝些啥？」

一面手忙脚亂地爲三人擺放好杯筷，一面目光仍不時溜視在崔菁菁臉上，不過絕無邪念，他以一種驚爲天人的敬慕之情在溜視崔菁菁。

直到過了很多很多，這個店小二也以爲自己見的不是凡人，而是天上的仙女。

「有好酒好菜只管端來，快！」祖誼吩咐。

「是！大爺，兩位姑娘，小是立即去厨房下吩咐。」小二欠身退下，不時扭頭看一眼崔菁菁。

崔菁菁早已習以爲常，也不在意。

倒是可可，討厭地道：「這些人眞討厭。」

崔菁菁微笑不語。

趁酒菜還未送上，祖誼低聲道：「崔姑娘，咱們究竟還要走多少天？」

這個問題蹩在他心中已有二天，這二天來，他們盡在東繞西轉，令他莫名其妙，不明白崔菁菁何以這樣做，但又不好發問，這時他終於忍不住了。

「祖大俠，」崔菁菁神秘地道：「待會兒吃完飯後出到鎭外，你自會知道。」

「難道聞名已久，江湖中莫知其所在的『倚劍樓』就在附近？」祖誼問。

「祖大俠，難道這兩天來你一無所覺？」可可抿咀而笑。

祖誼是何等之人，聞言會意：「姑娘發現了什麼？」

可可拿眼睛望着崔菁菁，見崔菁菁微一點頭，才正容低聲道：「相信祖大俠也發現有人跟踪吧？」

「有人跟踪？」祖誼差點驚叫起來，從他的語氣，可知他沒有發現有人跟踪。

崔菁菁凝重地道：「是有人跟踪！打從咱們離開洛陽城的第一天，就發現了有人跟踪。」

「怎麼在下沒有發現？」祖誼暗暗心驚，也有點慚愧。

「小妹也是無意中發現的，他們跟踪得很巧妙，一點不着痕跡，現時小妹只是懷疑，爲了小心和證實，小妹這兩天來一

直和他們繞圈子，捉迷藏，相信大俠也覺得吧，終於讓小妹證實了，確有人跟踪。」崔菁菁望着捧着酒菜前來的小二，「酒菜來了。」

祖誼剛想開口，忙將到口的話吞回肚裏。

小二唯恐怠慢了他心目中的仙女，殷勤快捷地爲他們擺好酒菜，低下頭走了。

他恐怕自己這個凡夫俗子，看多了一眼會褻瀆了天上的仙女，那是不敬。

三人邊說邊吃，也不理會食店中其他食客的驚艷目光。

「如果有人跟踪，那九成和高永的失踪有關！」祖誼喝下一杯酒。

「不錯，如果小妹猜測不錯的話，跟踪的人目的是在咱們身上找到『倚劍樓』的所在！」崔菁菁眼望窗外，瞥見一個人影閃沒。

她不動聲色。

「小姐，若果咱們就這樣回『倚劍樓』，不就正中了他們的計嗎？」可可担心地問。

崔菁菁微微一笑道：「我要他們中計，而不是咱們中計！」

「姑娘計將安出？」祖誼低聲問。

可可也期待她小姐快點說出。

崔菁菁一笑道：「祖大俠不要急，還是那句話，待會出到鎭外自會知道。」

三人吃喝完畢，祖誼丟下一錠五両重的銀子對小二道：「餘下的賞給你！」

小二連聲多謝，哈腰點頭，直起腰，三人已不知去向。

× × ×

出到鎭外，由崔菁菁帶路，在山野中展開身法，三人如飛而去。

祖誼盡展脚程，和可可齊肩，差崔菁菁幾個身位，不由又暗暗嘆口氣。

以他成名多年的「四海遊龍」脚下功夫竟然及不上兩個名不見經傳的女子，怎不教他感到慚愧。

現在，他不但見識到崔菁菁的絕世容顏，驚人才智，更見識到她的驚人身手，正所謂見一斑而窺全豹，輕功了得，身手必然不弱。

一直快速地奔了有頓飯工夫，前面是個小山崗，崗上光禿，崔菁菁當先繞着山崗轉了半圈，在崗後一處突岩下停下身形，祖誼和可可才一齊奔馳到。

「姑娘好高明的輕功，在下慚愧！」祖誼由衷地稱讚。

「祖大俠謬讚了。」驀然壓低聲音，「唏，他們來了！」

果然聽到一陣輕微的脚聲隱約傳來，三人連忙藏身突岩下，屏息以待。

一會，聽到一人道：「回丁爺，前路不見人踪！」

「奇怪，剛才還見到影踪，怎麼忽然不見了，老五老六，上崗叅看一下！」語聲急厲，顯然是個頭兒。

一陣輕微的步聲朝崗上响，有人上崗了。

三人對看一眼，祖誼讚佩地望着崔菁菁。

脚步聲在崗頂停下，一會，脚步聲朝他們這邊响，有人下來了。

三人不由緊握兵器。

脚步聲又停下，距離他們藏身的突岩下還有一段距離，跟着，聽到步聲再响起，朝崗上走回去，再落下了小山崗。

「回丁爺，崗上崗下不見人影！」

「媽的，難道他們鑽進了地下不成，往前面追！」那個被稱作丁爺的人下令。

步聲漸去漸遠，三人從突岩下現身，可可道：「小姐，咱們現在既然撇甩了他們，是不是立刻趕回去？」

「不，他們都是追踪好手，一會，他們在前途不見我們，必會趕回頭，哼，我正要他們這樣，走，咱們找個好地方三面埋伏起來，等他們回頭時，將他們截住！祖大俠，請下手不要留情，不是小妹心狠手辣，被他們纏上，是很難脫身的，千萬不能讓他們有一個走漏，否則，再要擺脫他們就難了，現在咱們走吧！」當先從崗後奔出。

三人脚下加勁，往回走，來到一處背山面河的野草地，三人成品字形，各自在一處隱蔽的地方躲藏起來。

不到一盞茶時間，一陣衣袂破空聲傳來，眨眼有五人先後現身，速度不減，往來路奔去。

猝然間爲首的一人猛然煞住往前奔的身形，跟在他身後一個，猝不及防，差點撞在那人背上，百忙間，身形一個側閃，堪堪從前面那人身側擦過，木樁一樣釘在地上，正想開口叱罵，倏然看到前面那人身前不知何時，站着一個絕色佳人微笑望着他們，不由將到口的粗話嚥回肚子裏。

後面跟着的三人由於跟得太不貼，所以沒有第二人那樣狼狽，從容停下來。

五人一停下身形，左右側後悄沒聲地又冒出兩人，一男一女，將五人三面包圍起來。

五人在驟一瞥視當面攔路的少女時，同時感到目光一亮，他們也不相信世間有如此美貌的少女，呆了一呆。

差點撞在當先一人背上的那人，粗眉大目，獅子鼻，年約四十左右，正是丁橫，粗眉一豎，大目一瞪，喝道：「姑娘是誰？因何擋着去路？」

他是明知故問。

絕色少女正是崔菁菁，一笑燦若陽光：「你們剛才不是急如星火般地追趕咱們嗎？」

丁橫迅速掃視了在左右側後立着的祖誼和可可一眼，知道形勢對他們不利，對方既敢現身，當然早已有備，但他自恃人多，對方又女多男少，也不放在心上，嘿嘿一笑道：「好狡猾的丫頭，竟然害咱們瞎跑了一段寃枉路。」

崔菁菁一笑道：「你們這三天來跟在咱們身後已跑了不少路，又何在乎跑多一段路！」

站在河邊左側的祖誼這時候已一眼看清了和崔菁菁對面的當先一人，脫口道：「你不是『追踪覓跡』時千里，怪不得一路上跟踪咱們，祖某也發覺不到，原來是你！」

說起「追踪覓跡」時千里，在江湖上大大有名，是當今江湖上第一追踪能手，最擅長就是追踪和輕功，現今江湖上，還沒有人能即得上他。

「追踪覓跡」時千里聞言扭頭道：「

祖誼，要是你，你一輩子也發現不了在下的追踪！」

祖誼對他的挖苦不以爲意：「時千里，在下承認，但你的追踪術不靈了，被人發現了。」

時千里扭頭望向可可，再移向崔菁菁：「時某人如沒有看錯，妳就是洛陽名妓崔菁菁，在下獨步天下的追踪法，也是被妳識破的了？」

崔菁菁淡笑道：「不錯！」

丁橫冷笑一聲道：「洛陽名妓，果然不簡單！」

崔菁菁道：「過獎了，這位大爺，小女子如沒有看錯，你是五人的頭兒，請問，爲何追踪小女子和祖大俠？」

丁橫嘿嘿一笑道：「洛陽名妓，絕色佳人，千金難買一面，在下慕名而來，而崔姑娘巳山花插頭，在下好生失望，爲了一睹姑娘丰彩，所以不惜追踪一見。」

「只怕沒有那樣簡單吧！」祖誼冷笑道，「勞動到天下第一追踪能手，閣下是誰？」

丁橫道：「無名小卒，說出來你也不會知道，不如不說！」

隨轉對崔菁菁道：「在下得睹姑娘絕世姿容，此願已了，在下告辭！」

舉步欲走。

「慢着！」倏的可可一聲嬌叱，「既然相逢，何不多留一會？」

丁橫轉對可可看了一眼：「主艷婢亦俏，如在下沒有估錯，這位一定是姑娘的侍婢了。」

「正是，大爺，咱們既有緣一見，怎不留下姓名？」崔菁菁想探悉一下對方的底細。

「在下碌碌庸夫，不說也吧！」丁橫只想及早退身，好重新展開追踪。

「碌碌庸夫，以閣下的身手，足可揚名江湖，不太謙了嗎？」祖誼盯視着他那雙不時閃現精芒的大目。

崔菁菁也不想再和他們磨下去：「說眞話，你們追躡了咱們三天，究竟目的何在？」

「在下不是說過了嗎，在下是想一睹姑娘……」

「還想謊言搪塞，」可可截斷了他的話：「快說，不然，咱可要動手了！」

丁橫目光亂閃：「小姑娘，信不信由妳，想不到兩位弱質女流，竟然是武林高手。」

祖誼巳忍不住了：「姑娘，不要和他們再囉嗦了，他們無端追躡咱們，必有目的，待擒下他們，到他們不說！」

丁橫聞言，向時千里一打眼色，五人立時戒備起來。

崔菁菁也不想拖下去，因爲天巳快黑了，一點頭道：「祖大俠，咱們動手！」

「嗆」一聲拔出了隨身帶着的兩尺長劍，但見劍上寒芒吞吐，耀人眼目。

祖誼早將七環大刀拿在手中，手一抖「嘩朗朗」一陣暴響，動人心魄。

可可早將長劍拔出，劍身在斜陽殘照下，泛閃起一道道銀光，令人不敢觸視。

未對敵，巳先聲奪人！

丁橫冷哼一聲，知難善了，刷一聲從身上抽出兩枝粗大用精鋼打造的判官筆，時千里掏出兩把解腕尖刀，另三個穿土灰衣褲的漢子，分別將兵器撒在手中，一個拿虎頭鈎，兩個拿一尺三寸長的半截刀。

沉喝一聲，祖誼七環刀「嘩朗朗」一連串暴響，響聲中刀光一閃，也不知他用的什麼手法，一刀捲劈向拿半截刀的兩名漢子。

祖誼一動，其餘的人立時展動身形，展開了兇狠的搏殺！

環響刀光閃，祖誼一刀巳將兩名使刀的漢子所有退路封死，全身皆在刀光籠罩之下。

兩名使半截刀的漢子見雲眼巳然全身籠罩在刀光之下，環聲挾着風聲呼嘯，聲勢嚇人，忙一打眼色，兩人全力封出一刀，「嗆朗朗」一陣大震聲響，祖誼那奇詭的一刀硬被兩人封擋了，但也不由得被震退一步。

以兩人合力封擋，仍被祖誼一刀震開，可見祖誼臂力之强。

得勢不饒人，刀動環響，懾人心魄的一刀又蓋頭朝兩人劈下。

一刀竟能同時劈向兩人，祖誼在刀上的造詣顯見功力深厚。

兩名使半截刀的漢子也不是庸手，只是先機巳失，想還手，祖誼第二刀又到，只好同時再硬擋一刀！

又被震退一步！

祖誼連續劈出了七刀！刀刀一分爲二，同時劈向兩人，迫得兩人不能不同時還手，也被迫得連退七步！

祖誼巳成功地達到了他的目的，一交手就令到兩人喪失了鬥志。

兩人連接七刀，連退七步，手臂震得發痠，巳然被祖誼的一輪狂風暴雨般的攻勢震攝住。

祖誼絕不放鬆，一刀再起，七環奇動，攝人心魄，直截了當地一刀分劈向兩人頭頂。

這一刀兩人眼看難逃分體之厄，驀的兩人不擋不避，半截刀挺送，離祖誼胸前最少還有五寸，祖誼的七環刀巳然離開兩人頭頂不足三寸！

突的「崩」一聲響，離祖誼還有五寸的半截刀，冒射出足有七寸，猛然扎在祖誼胸腹上！

好狠、好陰毒的一手，竟然想兩敗俱傷！

祖誼七環刀巳然閃電般觸及兩人頭頂，但半截刀伸長的七寸刀尖也巳扎在祖誼胸腹上。

三人可能會橫屍當場！

× × ×

不待崔菁菁動手，丁橫和時千里巳一正一側揉身撲上，時千里解腕尖刀劃起兩道白光，直朝崔菁菁雙肩扎落！

丁橫悶哼一聲，判官筆左點右刺，向崔菁菁腰臂疾攻！

崔菁菁待到刀筆臨身的一瞬間，二尺長劍電光般一閃，丁橫與時千里巳被迫得撤身後退。

丁橫心頭一凜，想不到此姝劍上造詣如此了得，不由加了小心。

崔菁菁早巳在先前對峙時看出時千里武功比較差，早打定了主意，先將他除去，一來少個威脅，二來此人不除始終對他

們今後的行動不利。是以一劍迫退兩人後，立即劍勢一推一送，長劍吐出二寸寒芒，疾刺時千里心胸！

劍未到，劍尖上吐出的寒芒巳觸體生寒，時千里不由機伶一顫，解腕尖刀不敢和長劍相抗，倒抽一口氣，忙打橫一閃，避過長劍。

此人武功果然平平，但輕功高明，單看他橫閃的輕捷迅快，就可看出。

丁橫看出時千里危險，雙筆點劃之間，帶起一溜筆影，橫裏攻出。

崔菁菁身形輕靈一閃，劍隨身轉，劍上光芒大盛，削斬丁橫雙臂。

悄沒聲的，時千里鬼魅般從後閃上，解腕尖刀猛扎崔菁菁空門大開的背後！

丁橫迫得縮手撤筆，崔菁菁也覺別背後尖風刺體，她本意也是想引時千里上當，所以背後空門大開，時千里果然上當，欺近雙尖刀扎下，驀然間崔菁菁一個風車大轉身，身如輪，劍亦如輪，環身帶起一溜劍光，不但將縮手撤筆的丁橫迫得飄退，差一點將時千里腰斬劍下。

此人輕功果然了得，換了另外一個，巳經死在劍下，他仗着身靈脚快，劍尖只在他腰上劃了一道口子，破了衣服，連皮肉也無損，一飄身，閃退八尺，但也驚出了一身冷汗，加倍小心，不敢輕易欺身進擊。

丁橫料不到崔菁菁有如此高的身手，特別是劍上，威力甚大，一咬牙，雙筆縱橫左右上下，使出了他苦練多年的「陰陽筆法」，但見筆影重重，精光點點，筆影中包含精光，點點精光又化作筆影，令人莫測虛實，向崔菁菁狂攻！

崔菁菁驟見丁橫筆影縱橫，精光點點，向自己全身罩洒而下，不敢硬接，手中劍舞起一道光墻，擋在身前，令丁橫突破不得！

而時千里却仗着身形輕捷迅速，展開了游鬥，身形快速地繞着崔菁菁閃轉，不時覷準機會，抽冷子扎上一刀，令崔菁菁感到很頭痛，幾次下重手殺他，均被他快速閃避開，而又要全力應付丁橫那密如蛛網的筆影和燦若星辰的點點精光。

一時間，三人鬥在一起，誰也奈何不了誰。

× × ×

使虎頭雙鈎的漢子欺可可是個十五歲的小丫頭，不將他放在心上，雙鈎一出，如雙龍出海，鈎刺可可左右肩臂。

可是長劍一抖，如靈蛇擺動，迅捷非常，嗆嗆兩聲，蕩開左右雙鈎，順勢一劍，向那漢子空門大開的胸膛刺去！

那漢子這下可吃了虧，雙鈎被蕩開，回救巳是不及，吸口氣，只好飛身暴退！

一退丈二。

怎知可可却如影隨形，一進丈二。劍勢在進行中並加快了速度。

雙鈎漢子想不到一上來不小心大意了點，竟然弄到如此危迫，臉色一變，再退，三退！

可可身形跟着再進，三進，劍尖巳然觸及雙鈎漢子胸膛！

劍尖刺肉生痛，雙鈎漢子臉色雲時刷白，目露恐懼之色，身形勉强再退。

可是巳不容他再退，身形前傾，長劍疾送，比對方退後的身形還要快，「噗」聲響，長劍刺入三寸有多！

悶叫與鮮血暴洩同時，「嗆朗」兩聲，虎頭鈎落地，那漢子踉蹌後退，可可乘他退後，長劍巳自抽出，那漢子手掩胸膛，鮮血從指縫間沁出，臉色死灰，張口欲叫無聲，雙目翻了幾翻，一跤仰天摔跌在地，嚥了氣。

可可拿着劍，眼看着那漢子臨死前的情景，不由嚇傻了，呆站着，臉色蒼白，不言不動。

對於一個第一次殺人的女孩子來說，這是一次可怕的經歷。

對於那漢子來說，却是死不瞑目，他到了地獄陰曹也不甘心，竟然一個照面，全無還手機會，死在一個嬌弱的女孩子手下。

兩聲突發而中途被截斷的慘叫聲將她從驚慌迷惘中驚轉，她循聲回頭，不由低叫一聲，用手將雙眼掩起來。

她自出娘胎，從未見過如此觸目驚心的情景。

× × ×

原來祖誼一刀活劈了兩名使半截刀的漢子。

兩個人，變成了四爿屍身！

腦漿與鮮血，腸臟流了一地！

場面極之可怖。

原來祖誼在一刀分劈兩人的同時，左手倏然一起一落，電光石火間一掌拍落兩人半截刀頭暴長的七寸刀尖上，硬生生將觸體的刀尖拍折，同時借力順勢足下一蹬，整個人頭下脚上蹬在空中，下劈的刀勢更快，不容兩名漢子轉過念頭，一刀化兩刀，「刷」一聲，同時由頭劈落，將兩人劈開四爿！

這一刀是他仗以成名，威力無窮的「分光掠影斬」！

他之所以能及時一掌拍拆兩名漢子刀頭中暴長的一截刀尖，全凭見識與經驗，他在一交手時就對兩名漢子的半截刀留了神，他斷定這種短了一截，只得一尺六寸長的半截刀一定有古怪，刀頭肯定有古怪，果然被他猜中，不然，他雖然能活劈了兩名漢子，自身也會遭受雙刀捌胸之厄！

× × ×

「姑娘！」祖誼一步躍到可可身前，見她用手掩着眼，以爲她臉上受了傷，關心地叫道：「可有受傷？」

一聲「姑娘」，將可可拉回了殘酷的現實，慢慢放開掩眼的手，一眼看到面前的祖誼，搖首道：「婢子沒有受傷，小姐怎樣了？」

這一問，將祖誼提醒了，剛才他只以爲可可受了傷，所以急忙躍前察看她，忘了仍在打鬥的崔菁菁，扭頭一望，但見筆影與劍光從橫閃耀，雜着一條快速閃繞的身形，不時會閃劃出一溜白光，崔菁菁仍和丁橫，時千里打做一團。

可可也看到了。「快去帮小姐！」話未完，人巳縱前，兩個縱躍，巳來到了激鬥中的三人不足二尺處。

祖誼同時縱到，急聲：道「可可姑娘，妳去對付時千里，我帮崔姑娘對付使筆的傢伙！」

七環刀一抖，響起一串清脆的「嘩朗

朗」聲，一刀硬是從如山的筆影中切入！

崔菁菁如是單打獨鬥，早將丁橫放倒了，但多了個時千里，仗着輕功高明，像隻討厭的蚊子般，環身飛繞，時不時抽冷子扎上一刀，令她分了神，不能全力對付丁橫，想先解決了時千里，他又像隻蚊子般，你打他，他却從你掌隙指縫間溜走，受了時千里牽制，一時間奈何丁橫不得。

如今有祖誼和可可加入，頓然精神一震，時千里被可可一劍截住，再不能抽冷子來一手了，被可可長劍迫得如沒頭蒼蠅，到處亂閃，東避西躲，手忙脚亂，幾次再仗着高明的輕功逃走，但可可總不給他機會，總是預先將他的退路封死，令他想逃也逃不了，情況狼狽到極。

刀閃環响，帶着一片銳嘯聲，硬是將丁橫縱橫的筆影劈散。

丁橫倒抽了口冷氣，想不到祖誼如此扎手，七環刀如此霸道，一個崔菁菁已感應付不了。再來個祖誼，那裏吃得消，筆影一散，閃退八尺，身形一起就想開溜！

崔菁菁怎容他逃，身形如跳蚤般一彈而起，長劍帶着寒森森的劍氣，像流星飛瀉般飛刺丁橫後頸！

丁橫身形欲起，一道劍光如天外來虹般射到，來勢凌厲，寒森森的劍氣觸體生寒，嚇得連忙倒身就地一滾再滾，妄想滾遠些，乘機逃走。

「嗤！嗤！嗤！」身旁一連數响，隨着他翻動的身形，地上連續多了十多個劍洞，只差毫厘，他就會被崔菁菁的長劍在身體上開個窟窿，驚得他一額是汗。

身形連續翻滾，突然一個鯉魚打挺，從地上挺跳起。

倏的身軀在空中一震，「啪達」一聲像死魚一樣摔落在地，口裏同時悶叫一聲，躺在地上，動彈不得。

祖誼不知何時，出現在他身旁，含笑看着他。

原來他只顧逃命，心神全放在閃避崔菁菁追刺的劍和逃命上，忘了還有個一刀活劈兩名漢子、一刀劈散他縱橫漫天筆影的祖誼，被祖誼悄沒聲的早已閃在他身旁，乘他從地上挺跳起的瞬間，一點將他點倒。

適時崔菁菁收劍落地，看一眼躺在地上乾瞪眼的丁橫，對祖誼道：「祖大俠果然身手不凡，不知可可解決了那人未？」

話聲才落，傳來可可的嬌喚聲：「小姐，婢子已將這人制住了！」

兩人循聲望去，可可一劍架在時千里脖子上，時千里臉色煞白，兩把解腕尖刀跌落在地，動也不敢一動。

「可可，將他押過來！」崔菁菁叫喚着。

可可將臉無人色時千里押了過來。

時千里搭拉着腦袋，站在丁橫身前。

崔菁菁望一眼祖誼：「祖大俠，還是由你來問吧！」

祖誼也不客氣，雙目凝注在時千里臉上，沉聲問：「他是誰？」

問的當然是躺在地上的丁橫。

時千里畏怯地看了地上的丁橫一眼，丁橫一瞪目，嚇得他一震。

「快說！」祖誼喝叫。

時千里猶豫着，吶吶說不出聲。

丁橫怒聲道：「你敢說，不怕死！」

時千里不禁渾身一震。

祖誼沒好氣地踢了丁橫一脚：「現在怎到你橫，乖乖的閉上口吧！」

一指點出，丁橫身軀一震，作聲不得，已被點了啞穴。

祖誼轉對時千里道：「你怕他殺你，難道不怕祖某殺你？」

手一揚，作勢欲劈：「我現在就可以活劈了你！」

時千里雙手抱着頭，哭聲道：「祖兄，饒命！」

祖誼放下手，道：「饒命可以，但要說出他的身份來歷，姓甚名誰。」

時千里爲了保命，不敢看一眼地上的丁橫一眼，囁嚅道：「他姓丁，名橫，在下也不知他的身份來歷，只知他身份不低，這次跟踪你們，是他作主。」

「丁橫。」崔菁菁抬眼望向祖誼。「祖大俠會否聽聞此人的姓名？」

祖誼搖搖頭：「以此人的身手，怎會在江湖上沒沒無聞，令人不解！」

轉對時千里喝道：「你們因何追踪咱們！目的何在？」

時千里道：「聽丁橫說追踪你們的目的，只要從你們身上找出『倚劍樓』的所在。」

冷哼一聲，崔菁菁道：「果然猜得不錯。」

祖誼追問：「找到後如何？」

時千里道：「這個就不知道了，在下身份低微，所知不多。」

「眞的不知？」祖誼盯視着他。

「眞的不知，交下的任務要在下追踪你們，不能失去你們的踪跡，若想知道，你問地上的丁橫，可能知道。」

祖誼和崔菁菁對看一眼，祖誼一掌打活了丁橫身上的啞穴。

丁橫怒目瞪視着時千里，剛才他雖然身不能動，口不能言，但耳能聽，早聽到時千里的說話，現在能够說話，兇狠地對時千里怒罵道：「時千里，我恨不得一掌活劈了你！」

時千里畏縮地別轉頭，不敢看地上的丁橫，顯然很怕他。

祖誼沉聲道：「丁橫，咱們是不知你的身份來歷，但咱們遲早會知道，現在，答我一問。你們查探『倚劍樓』的所在，是你意圖？」

「你以爲我會回答，作夢！」丁橫獰聲道。

「由不得你，怎到你不答！」祖誼手一落，一指作勢點出。

可惜他只是作勢，不然，眞的一指點落，丁橫也不會死，但丁橫張口一噴，一大蓬鮮血激射而出，直朝祖誼臉上射去，祖誼一驚，閃身避開，噴得站在他側面的時千里一頭一臉，可可也驚叫一聲，閃身避開，架在時千里脖子上的長劍自然也移開了。

時千里却借這機會，身形一標二丈，幾個縱躍，發足狂奔起來。

瞬眼間，身在十丈過外。

變生俄頃，令三人措手不及，崔菁菁嬌叱一聲，盡展身形，身形如一縷輕風，飛快地向遠在十多丈外的時千里追去。

可可也隨後追去。

祖誼見崔菁菁主婢追下去。自問輕功不及崔菁菁，沒有追下去，一步縱到丁橫身前，俯首察看，丁橫滿口是血，頭歪在一邊，已然嚼舌自盡。

直懊悔得祖誼不斷拍自己的腦袋，悔恨不預早提防這一着。

他一時想不到，一個人要死，是防不勝防的，防得了一時，防不了永遠。

想不到丁橫不久前逼得高永嚼舌自盡，現在他自己也被迫得嚼舌自盡，眞是報應不爽。

挺起腰，朝崔菁菁主婢追下去的方向望去，不一會，見到崔菁菁主婢兩人併肩的飛趕回來，不見將時千里帶回，他心中猜測，以時千里的輕功，崔菁菁主婢只怕未必追得上——落後了十丈有多，九成被時千里是逃脫了。

崔菁菁和可可兩人在祖誼前煞住身形，祖誼急問：「可是讓他走脫了？」

「死了，小姐見追不上他，發出飛釵暗器將他殺死了！」可可搶着說。

崔菁菁吐了口氣：「小妹本想饒他一命，但想到放了他，對咱們的行動大有影响，說不定他會重新追踪咱們，那時就很難察覺了。想到這點，小妹狠下心，殺了他！」

祖誼點頭道：「在下也贊成殺了他，他爲了保命而說出丁橫，爲了向主使他的人交代，他很可能會再追踪咱們，以他獨步天下的追踪術，他如再追踪咱們，咱們很難再發現他的踪跡，那時，咱們趕到『倚劍樓』，不難被他追踪查到，那時就糟了，姑娘做得對！」

可可看一眼躺在地上像死狗一樣的丁橫，皺眉道：「祖大俠，他也死了？」

祖誼頷首道：「死了，想不到他會嚼舌自盡！」

崔菁菁皺眉道：「費了一番手脚，連他們的組織也不知道，眞可惜。」

祖誼苦笑道：「想不到這傢伙死硬到底，寧死也不吐露半句。」

可可道：「小姐，快離開這裏吧，多可怕，相信今後沒有人跟踪咱們了吧！可以放心地回到『倚劍樓』。」

崔菁菁掃視一眼地上的死屍：「雖然殺了他們，還要小心，說不定他們有第二批人，咱們埋了這些屍體，趁天黑連夜趕回去。」

夜幕不知何時，掩臨大地，一彎新月，斜掛在樹梢頭，河水泛着粼光，靜靜地向東流去，殘酷的現實，亦有其美好寧靜的一面。

三人動手，很快將地上血肉狼藉的屍體掩埋了。

崔菁菁抬眼望天，新月與繁星交輝，心裏不由想起一人，腦海中很自然地浮起這人的影子，心頭一陣激動，恨不得立刻飛到那人的身邊，偎靠在那寬闊厚實的胸膛。

「祖大俠，咱們連夜趕路如何？」崔菁菁這一刻，可能歸心似箭。

祖誼當然同意：「崔姑娘，在下悉聽尊便。」

可可嚷道：「那就快走吧，離開這血腥可怕的地方。」

崔菁菁打量一下方向，當先奔躍，順着河道奔躍下去，可可緊緊跟在身後，祖誼身形一翻，追上了可可。

霎眼間，三人身形消失在夜色中。

火燒野和尚　兩探神秘莊

和尚有很多種：有念佛吃素的和尚，有喝酒吃肉的和尚，有住廟和尚，行脚和尚；更有大和尚，小和尚。

草頭大師是個既喝酒吃狗肉，葷素不戒，復行踪不定，大廟不收，小廟不留的野和尚。

他爲人狂妄，性好杯中物，行踪飄忽，行事怪誕不經，時下人目之爲怪僧。

他不受世俗左右，不理會做和尚的清規戒律。我行我素，認識他的人，無人一知其來歷，怎會落髮做了和尚，對於他的怪行莫不搖頭，但又對他很尊敬。

× × ×

脚穿破草鞋，身上穿件滿是補釘，但是很乾淨的灰布僧袍，草頭和尚坐在揚州第一樓的臨窗雅座中，大碗酒喝，大箸菜吃。

他已一連喝了八斤酒，是第一樓最出名的佳釀「仙掌露」，現在是喝第九斤。

桌上擺了足够五條大漢吃的佳餚，草頭和尚竟然吃了個杯盤狼藉，喝下了第九斤「仙掌露」的最後一杯！

據說，草頭和尚可以三日不吃不喝，但一吃喝起來，可以一口氣將一席上好的酒菜吃個精光。

× × ×

第一樓的一個伙計，由於恐怕這個看來毫不起眼的窮和尚付不出酒菜錢，時不時借故偷偷盯着草頭和尚，防他開溜，眼看草頭和尚連續喝了九斤酒，足够五個大漢塡飽肚子的菜餚，看得傻了眼，如果是他，喝了這樣多酒，吃了這樣多菜，不被醉死，脹破肚皮才怪。

他在第一樓做了十一年伙計，還是第一次見到一個酒量和食量如此大的人。

他眞不敢相信眼前所見的是事實。但事實擺在眼前，不由他不信。

窮和尚還衝着他咬牙一笑。

剔着牙，草頭和尚心滿意足地站起來，對伙計道：「第一樓不愧是第一樓，酒香菜好，滿意！滿意！多少錢？」

打了個飽膈，掏出一錠足有十兩的銀子來。

伙計回過神來，一眼見到窮和尚手上的銀子，目光一亮，一臉諛笑，哈着腰上前，眼中的窮和尚變成了口中叫的大師：「大師，不再坐一會嗎？」

見草頭大師搖頭，忙道：「盛惠六兩八錢銀子。」

草頭大師一手撫着微脹的肚皮，拋下那錠銀子：「餘下的賞給你，野和尚要走了！」

「多謝大師，大師好走！」伙計想不到這個窮和尚不但有錢結帳，而且這樣大筆，一下子賞了他差不多一個月工錢的賞錢，在他眼中大師又升了級變成了活佛。

一搖三擺，草頭和尚眼也不瞥伙計一下，揚長下樓而去。

他最討厭這種臉上可以在一剎間變換

幾種表情的人。

哼着連他自己也聽不懂的山歌，草頭和尚直往城外一搖一擺地走去。

城外十里處，田野邊，有一座草寮，四野無人，草頭和尚想是走累了，或有點醉，一頭撞入草寮中，倒在草堆上，立時打起鼾來。

× × ×

一條人影像老鼠一樣輕輕竄出，手一晃，一點火光燃亮，伸手將草寮燃着了。身形一晃，倏又不見了。

草乾火烈，火勢迅速擴大蔓延，霎時整間草寮陷在熊熊火光包圍中。

火光辟啪聲中，仍能清晰地聽到草頭和尚抑揚頓挫的鼻鼾聲。

火勢猛烈，草寮就快倒塌，難道草頭和尚了，醉得連烈火燒身也醒不來？

放火的人當然想一把火將草頭和尚燒死，正在暗暗高興，嘩啦一聲，整座草寮倒塌，與此同時，一條人影箭一樣從火光熊熊中衝出。

身上乾淨的破僧袍，脚上的爛草鞋，居然完好無缺，連身上的一毫一髮，也完好無缺，在這樣的大火中，居然毫無損傷，實在令人感到驚奇。

火勢仍然猛烈。

草頭和尚箭一樣衝出的身形倏然像撞在一堵牆上一樣，驀然彈退四尺，長眉一聳，目中精光如電，注視身前不到九尺處的一人。

此人身穿黑綢長袍，臉白無鬚，年約五十，朝天鼻，綠豆眼，薄唇，相貌醜怪，手拿一尺二寸長的一把摺扇，目中露出陰狠之色，也在盯視着草頭和尚。

剛才草頭和尚衝出烈火燃燒的草寮時，要不是一衝即退，這時不死也傷。

原來身穿黑綢長袍的人乘草頭和尚衝出將要倒塌的草寮，乘其不備，猝然一扇向草頭和尚疾衝而出的身形胸前疾點，點向草頭和尚的胸前的心坎大穴！

此人好卑鄙陰毒！

草頭和尚好快捷靈敏的身子。

哈哈一笑，草頭和尚道：「冼伯寧，你幾時學會了如此鄙卑下流，先放火，再乘和尚不備，突然一擊！可惜，我這個大廟不收，小廟不留的野和尚，眞命大，竟躲過了你兩次暗算。」

原來這個身穿黑綢長袍，相貌醜怪的人，就是江湖上大有名頭的「一扇七刀」冼伯寧。

提起「一扇七刀」冼伯寧這個人，江湖上不論黑白兩道，莫不皺眉，無人敢招惹他。

因爲他一生行事，只凭好惡，全不理是非曲直，他認爲你可惡，該死，你就是可惡，也該死，由於他武功高強，手中一把摺扇，身上七把飛刀，從未遇過對手，令到武林中人，視他爲煞星，避之則吉。

冼伯寧陰沉一笑：「野和尚果然身手不凡，竟然大火燒不死，復能躲避過冼某人一扇。」

草頭和尚嘻笑道：「旣然野和尚大廟不收，小廟不留，當然連地獄也不要了，嘻嘻，野和尚死不了！」

「你死定了！」冼伯寧獰笑着用手一指。

熊熊烈火燒得快，熄滅得也快，地上一片焦黑，仍然小火舌在吞吐燃燒。

草頭和尚隨着冼伯寧的手指處看去，不由心頭一震，因爲不知怎的，野地四周，多了二拾多個一身灰色勁裝的漢子，每個人手中拿着一匣弩箭。

二十多名灰衣漢子將草頭和尚包圍起來。

只要一按機簧，二十多只弩匣就會同時飛射出密如飛蝗的弩箭，在如此短距離之下，只怕草頭和尚衝得出火海，避得過冼伯寧一擊，却擋避不了如蝗般的弩箭，成了一只大刺蝟。

表面仍嘻笑如故，草頭和尚注目問道：「冼伯寧，野和尚一向只聞你獨來獨往。幾時學會了羣毆，成羣結隊，莫不是加入了什麼帮會？」

冼伯寧陰沉着臉：「草頭和尚，今天不論如何，你也死定了！」

草頭和尚摸摸他吃得飽飽的肚皮，嘻嘻一笑道：「和尚我還不想死，閻王老子也不會收留我這個貪玩貪喝的窮和尚，哦！是了，和尚我和你從無過節，爲何要殺我？」

冼伯寧獰獰地說：「原因你不用知道，總之今天非殺了你不可！」

「莫不是你受人指使？」草頭和尚緊盯着冼伯寧問。

冼伯寧神色一動——很微小的，但草頭和尚注意到了，他知道估料不差。

學起一只手，冼伯寧喝聲「放——」

但被草頭和尚及時搖手將他的話截住，阻止了他的手向下揮：「冼伯寧，你眞的要殺和尚？你殺得了？」

一連兩問，令到冼伯寧沒有將手揮下，一雙眼狐疑地溜視着草頭和尚——草頭和尚收斂起嘻笑，臉容嚴肅。

目光從草頭和尚臉上移開，環視一眼站在四周，將草頭和尚包圍起來，像一段段木樁釘在地上，一動不動，匣弩對準草頭和尚的灰衣漢子，將目光再次注意在草頭和尚臉上，充滿信心地道：「草頭和尚，不要裝神弄鬼了，冼某人相信今天一定能殺得了你！」

草頭和尚心中意念飛閃，在打着主意，實在他也心虛得很——他沒把握擋避得了如此强勁，密集的箭雨。他一直在打主意，怎樣才能全身而退。

忽然間，他腦際靈光一閃——先下手爲强，只要搶先那些箭手一步，就有機會脫身。

冼伯寧一直在注視着草頭和尚臉上的變化，雖然草頭和尚臉上神情不變，但他似乎看出了草頭和尚在打主意，轉念頭，揚起的手猛然朝下一揮——

但草頭和尚比他先了一步，倏的舌綻春雷，巨喝一聲，這一聲凝足了十二成功力，喝聲如霹靂巨响，天驚動地，震得冼伯寧心頭一震，手一窒揮下的手慢了慢。

而二十多名手持匣弩準備發射的灰衣漢子，功力比冼伯寧差了一截，冼伯寧尚且被喝得心頭一震，他們更像如遭雷殛，二十多人同時身軀猛然一抖，神色隨着呆了呆——二十多名漢子被草頭和尚這一聲如雷巨喝，震得神情有點呆滯。

草頭和尚盼的正是這一刻，他知道機

會稍縱即逝，時不再與，身隨聲起。人如灰鶴，一飛衝天，足有三丈五六之高，身形一折，如鷹隼一般斜掠向十多丈遠的一個小樹林子——樹木是遮擋弩箭的最好天然屏障。

他一早就將四周圍的地形環境看清楚了。

冼伯寧心頭一震，朝下揮的手一窒，但他畢竟功力深厚，刹那心定神寧，手猛然揮下，同時沉喝一聲：「放！」

這一聲將衆灰衣漢子從呆怔中震醒，同時舉手，連串機簧聲响中，「嗤嗤」之聲不絕於耳，密如飛蝗的弩箭，强勁快速地罩射向還有三數丈就掠入小樹林子的草頭和尚身後。

同一時間，冼伯寧咬牙縱身，人如弩箭般向草頭和尚追去。

草頭和尚一計成功，眼看已掠入林子，心頭大喜，人在谷中，猛聽背後「嗤嗤」破風之聲驟响，知道那些灰衣漢子已然按動機簧，弩箭射向自己身後，識得厲害，自己縱然快了一步，但仍快不過用機簧操縱的弩箭，自己身未入林，弩箭已射在背上，封擋也未必全部封擋得了。好在他此人狀似顚狂，其實心思靈湏，反應迅速，未等弩箭臨背，人如中箭飛鳥般疾然直綫下墮，一下子瀉墮落地，頭上一陣颼然勁風掠過，密如飛蝗般的弩箭盡數掠空而過。

不敢怠慢，耳邊已然聽到急風掠空之聲，身形幾個翻滾，倏然身形從地上斜斜標定而起，其勢疾若鹿奔兎竄，「颯」一聲，躍掠入林中，一閃，身形已消失在林中。

冼伯寧，雖然起步比草頭和尚慢，但草頭和尚身形在空中被迫瀉墮，慢了一慢，被他追了個手尾合接，眼看就能將草頭和尚在林子前截下，却絡被草頭和尚竄入林中，不由氣憤得猛烈在樹林子前煞住身形，氣怒得咬牙瞪目。

他不敢貿然進入樹林子，恐防中了暗算。

善於暗算別人的人，當然時刻提防別人的暗算。

樹林子中傳出草頭和尚玩世不恭的嘻笑聲：「冼伯寧，和尚我剛才曾說過，閻王老子不會收留我這個野和尚，和尚我死不了，現在相信了吧！」

氣怒得冼伯寧咬牙切齒，臉色紫紅。

二十多名灰衣漢子，這時手持匣弩，紛紛奔躍趕到。

冼伯寧雙手作個包抄的手勢，二十多名灰衣漢子立時身形閃動，迅速將林子包圍起來。

林子方圓不過二三十丈。

冼伯寧一面作手勢令手下將樹林子包圍，一面想將草頭和尚隱住在林中，發話道：「野和尚，有種你就出來和冼某決一死戰，藏頭露尾，不怕被人笑話，有損你草頭和尚的名頭？」

林中傳來草頭和尚一陣狂笑聲：「冼伯寧，你的鬼蜮技倆，和尚我也有得出賣，和尚我才不上你的當，和尚本是狂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管他人笑罵，名聲毀譽保命要緊，勸你少用心機吧！」

又是一陣狂笑聲。

冼伯寧恨得臉色鐵青，但爲了完成任務，不得不忍下一口氣：「草頭和尚，在下用名譽担保，決不施放弩箭，來個公平決鬥，怎樣？」

其實他心裏想的是：只要草頭和尚一現身，不管三七二十一，亂箭將他射殺，不然，他不好交代。

林中寂然。

二十多名灰衣漢子已將小樹林子包圍起來，並且打出暗號通知了他。

等了一會，冼伯寧忍不住了，發話道：「草頭和尚，你躲得了一時，躲不了一日，樹林子已被包圍，識相的快點滾出來，留你個全屍，不然……嘿嘿！」

小樹林中仍然沒有絲毫動靜，只有秋風拂動枝葉的沙沙聲。

冼伯寧不耐煩了，但又不敢輕易入林，冷笑兩聲，向林中大聲道：「草頭和尚，冼某人沒有時間心情和你捉迷藏，再不出來，在下可要放火燒林了！」

故技重施，好毒辣的主意，如此一來，草頭和尚在林中藏身不得，迫得要從林中現身，暴露在他們的包圍中。

林中仍沒有聲息，草頭和尚怎麼了？

惡毒地一笑，冼伯寧大喝一聲：「放火燒林！」

手是一幌一揚，一團火光向林子邊的草叢中拋入。

同一時間，二十多個灰衣漢子，將身上帶的火摺子幌燃，紛紛拋入林中。

時在深秋，風勁草衰，樹葉枯黃，火勢一起，不可收拾，烟隨火起，「辟啦」之聲不絕於耳，不大一會工夫，整座小樹林子就熊熊地燃燒起來，濃烟衝天，火光和血紅的落日爭輝，天地忽然間明亮了。

風助火勢，火仗風威，整座樹林子，被熊熊的火海吞沒了。

冼伯寧和二十多名手持匣弩的手下，由於火勢猛烈，被燃燒的熱力迫得退後幾尺，全神戒備着，隨時準備將草頭和尚擊殺！

他以爲草頭和尚又像火燒草寮般，在最後一刻衝出林子。

但眼前的火勢，比火燒草寮不知大了多少倍，就是鐵人，也被燒熔，何況草頭和尚只的血肉之軀。

說來令人感到奇怪不解，火勢由大盛到轉弱，最後隨着夕陽的沉沒而漸趨熄滅，就是不見草頭和尚衝出林子和發出叫聲，難道他借地遁了不成？

整座林子燒光，只有餘燼還在殘燃着，風吹烟散，濃烟散佈在空中，嗆得人忍不住咳出聲。

焦黑的樹根突露在地面上，參差不齊，一眼就可看個清楚，冼伯寧懷着狐疑緊張的心情，目光銳利地在林地上視搜，也許是火勢太猛了，將草頭和尚燒成了灰，連一點殘骸也見不到。

踏着餘燼，冼伯寧仍不死心，領着二十多名手下，成網狀圍着樹木燒盡的林地，仔細搜索。

似乎他下了決心，定要見人，死，就算不見屍，也要找到一點殘骸或身上的衣物。

其實他這樣做，是想回去後，好有個交代。

好教他失望，就算他抄翻了地皮，一點任何能證明草頭和尚已被燒死的物證也找不到。

草頭和尚是生是死，謎一樣。

冼伯寧九成九敢肯定，草頭和尚被燒死了！他是有理由來支持他的肯定的，草頭和尚入林後，和他說了幾句話，那座林子在他手下展開包圍時，他還在林子中，並且．要是草頭和尚離開樹林子，不論從那個方向，他都會發現，他發現不了，他的手下也會發現。但問題是找不到證明草頭和尚已死的證明，所以他不敢十足十肯定。

暮色與濃烟使天色看來很暗。

秋天的暮色特別濃。

冼伯寧終於放棄搜尋，帶着二十多名手下，乘天未全黑前，離開了暮色四合，濃烟蔽空，地上焦黑，滿是灰燼的小樹林地。

草頭和尚眞的被燒死了嗎？

× × ×

堂上明燭高照，長髯老者臉色陰沉肅殺！堂上垂手肅立的十多二十名老少不等，有男有女的人，大氣也不敢透。

空氣凝肅得令人喘不過氣來。

良久，長髯老者輕咳一聲：「沒用，沒用的傢伙！到現在，不但追查不到高樓劍的下落，連追踪的人也失了踪，丁横這個傢伙，非要重重懲罰他不可！」

他要是知道丁横和其餘四人以橫屍荒野，相信他也不會說這些話，一定會暴跳如雷。

二十多名男女都不敢出聲，垂下頭。

長髯老者目中精光閃射，手捋長髯，沉聲喝問：「閔岱！可有丁横的消息？」

一人快步從堂下奔上堂，抱拳躬身道：「稟總座，剛接到消息，丁横，時千里等五人，被發現埋屍荒野，追踪的人失了踪跡。」

長髯老者果然暴怒道．「該死的丁横，壞吾大事！」

衆人的頭垂得更低。

「有重新派人四處追索嗎？」長髯老者目光炯炯。

「稟總座，屬下一接到消息，立刻廣派人手，四出追索祖誼的行踪！」閔岱連忙恭聲回答。

「好！你先退下，一有消息，速報！」長髯老者吩咐。

「屬下知道！」閔岱抱拳躬身，轉身下堂。

長髯老者環視左右站立的男女老少，語氣緩和道：「各位請坐下。」

衆人透了口氣，齊一抱拳，坐在身後椅上。

長髯老者手撫長髯，豪笑一聲：「各位，只要你們誓死效忠，榮華富貴包在本座身上！」

衆人齊一欠身道．「屬下等誓死效忠，望總座多加提携！」

長髯老者得意地哈哈大笑，滿意地環視了衆人一眼：「各位如有表現，本座一定嘉獎！本座對各位的表現很滿意！」

隨又接道：「現在武林中有大半人已歸順了本帮，天下武林快將掌握在本帮手裏，到時，本帮雄霸天下武林，各位就是雄霸一方的豪雄！」

意氣飛揚地望了在座各人一眼，撫髯豪聲道：「況且，現今天下大亂，李闖已乘時而起，本帮勢力遍及大江南北，力量雄厚，看準時機，登高一呼，誰人不從！逐鹿中原，江山可取！哈哈，那時各位就成了開國功臣，裂土封王！」

長髯老者仰天哈哈狂笑不止，聲震屋瓦，神態狂放極了，一副天下隨手可得的樣子。

在座衆人齊皆滿臉興奮地互相輕聲交談起來。

笑聲一歇，衆人敬畏地齊望着長髯老者，停止了交談。

長髯老者顧盼自豪，握拳振臂道：「天下是衆人的天下，想本朝太祖，初起時與羣雄爭逐天下，力量還沒有本帮現在這樣大，不是也奪得天下嗎？以如今本帮的力量，足以雄視天下，爭霸有餘，若不乘時而起，辜負了天意！」

衆人齊聲道：「屬下等願附驥尾，追隨總座！」

長髯老者豪笑道：「再說，就算不能一主天下，退而求其次，亦可割據一方，稱王稱霸，封妻蔭子！」

衆人又齊聲道：「總座胸羅萬有，雄才偉略，屬下等跟定了總座！」

長髯老者道：「各位，本座不會虧待各位。如今，咱們首要的任務是，盡速發展力量，控制武林，待整個武林在本帮控制下，咱們就有本錢、力量去爭逐天下，各位回去後請盡速展開行動，務求要快！不然，就會坐失良機！」

衆人一齊欠身道：「屬下等回去後，自當盡速展開行動！」

長髯老者目光炯炯地道：「本座相信各位的辦事能力。」

眉頭一皺，沉聲道：「不過，高樓劍不解決，始終是心腹大患！」

右手第二張椅上的一個錦袍中年人，相貌忠厚，頷下微鬚，臉膛微黑，欠身開聲道：「總座，屬下實在不明，高樓劍雖然在江湖上名頭响亮，但見過他的人不多，識得他的人更少。關於他的一切，只是傳聞，不足爲信，何以會成爲本帮的心腹大患？」

長髯老者注目錦袍中年人，道：「許莊主眞的不知其中原因？這也難怪。」

被稱做許莊主的錦袍中年人，正是江北風雲莊的莊主許高强。

此人乃峨嵋俗家弟子，盡得峨嵋一葉道長的眞傳，八年前一劍殲三惡——惡虎曹霸，惡狼曹威，惡狗曹勇三兄弟，嶄露頭角，被推許爲年青一輩中最有前途的年青高手，果然，不負衆望，翌年，創建了風雲莊，廣結武林中人，招收門下，勢力日增，江湖上無人不知，已然成爲江北的一霸。

想不到名震江北的「風雲莊」莊主，竟然甘爲人下。

許高强道：「請總座明告！」

長髯老者略一沉吟道：「各位，高樓劍此人，相信各位也是只聞其名，不識其人吧？」

衆人齊皆點頭。

長髯老者道：「自五年前一戰，哄動武林，至今沒人知其所在，神秘莫測，人莫知其底細來歷，但據本座多方調查所得，此人不但武功高强，智謀更勝人一籌，生平只有三五知己深交，各位可知這幾位和他相交莫逆的人，都是誰？」

長髯老者目光炯炯，掃視各人。

衆人皆搖頭不語。

許高强忍不住問：「總座，那幾人是誰？」

長髯老者慢慢道：「一個是少林方丈的師叔，圓智大師！」

衆人不由脫口啊了一聲。

長髯老者語聲一頓，接道：「另一人是武當七劍之首，冲虛道長！」

衆人齊皆動容，料不到這個只聞其名不識其人，人莫知其所在的高樓劍，相交的是武林中素有泰山北斗之稱的少林武當兩大派中地位尊崇人物，心裏着實吃驚。

長髯老者續道：「還有一人，就是那個狀似瘋顛，實則遊戲風塵的怪和尚！」

掃視了衆人一眼：「還有沒有，就查不到了，不過本座相信，一定還有。」

衆人都不發一語。

長髯老者看出氣氛不對，豪笑道：「怎麼？被少林和武當的名頭嚇窒了，這樣，怎能成大事！」

衆人被他一句語，激起了心中爭强好勝之心，精神一振，一個年約二十五六，相貌頗英俊年青人大聲嚷道：「臭和尚，老牛鼻子，有什麼可怕，咱們既敢將皇帝老子推翻，何懼他們之理！各位是嗎？」

衆人一想到將來的榮華富貴，胆氣一壯，齊聲道：「余少帮主說得對，總座，少林武當不足懼！」

長髯老者見一言收到效果，不由微笑：「各位豪氣可嘉，但是，也不能太輕視了少林武當的力量，同時要注意到一點，少林武當歷年執武林之牛耳，儼然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未可小覷了他們，同時，白道上很多自命正義之士，都唯兩派的馬首是瞻，兩派在武林中有不少號召力，本帮在未能全部控制整個武林黑白兩道前，萬不能和少林武當正面對抗，那樣很可能功虧一簣，敗了大筆，各位切記，小心從事！」

語聲一頓又起：「所以本座說高樓劍是心腹大患，原因就在他認識少林武當的人，還有那遊戲風塵的草頭和尚，要是萬一高樓劍發現高永被本帮所殺——遲早他都會追查出——以他的武功機智，聯合少林武當——少林武當登高一呼，武林中所謂名門大派，正義之士羣起响應，對付本帮，那時就麻煩了，說不定本帮的大事就這樣毀了，所以本座說他是本帮的心腹大患，就是這個原因！爲了解除威脅，務必要解決他——在他還未覺察前！」

左面坐第五張椅子的一個壯年人，欠身道：「總座計將安出？追查祖誼和崔菁的丁横和手下已死，綫索已斷，問天下武林中人，莫知其所在，要對付他，只怕很難！」

「是很難！」長髯老者加重語氣道：「成大事，不辭勞苦！雖然天下武林人莫知其所在，但，有一人知其所在！」

「是誰？」衆人同時目光一亮，期待地望着長髯老者。

長髯老者得意地一笑：「那人就是草頭和尚！」

「啊！是他！」衆人不由大喜。

「總座，草頭和尚行踪不定，找到他只怕不易。」仍是左面第五張椅子的壯漢開聲說。

長髯老者道：「杜年，本座已找到他，並派了冼舵主去將他請來。」

被稱作杜年的壯漢，原來是江湖上勢力足可與丐幫相匹敵的「天地帮」帮主，「一槍斷魂」杜年！

話聲未完，人從堂下匆匆步上，正是冼伯寧！

衆人目光齊集他身上。

放步奔上堂，冼伯寧朝坐在當中大交椅上的長髯老者躬身抱拳道：「屬下參見總座！」

長髯老者注目問：「你將事情辦得怎樣？」

衆人屏息靜聽冼伯寧回話。

冼伯寧得意地說：「回總座，草頭和尚果然上當了，現在大概已追踪到了這裏，總座高明！」

衆人都想知道經過，但又不好發問，目光齊望向長髯老者。

長髯老者看出了衆人目光中的意思，豪笑一聲：「冼舵主，將經過情形詳細道來！」

冼伯寧恭應一聲：「屬下依照總座吩咐，一切依計而行，在揚州一直暗中盯着草頭和尚……」

將火燒草寮，再以匣弩手將草頭和尚圍困，被草頭和尚逃入小樹林子，放火將小樹林子燒毀的經過，詳細說了一遍。

最後他笑道：「總座果然高明，草頭和尚果然上當，追踪到這裏來了。」

一把大火，原來沒有將草頭和尚燒死，所有的一切，皆是有預謀的，就是要令到草頭和尚上當。

「幹得好！」長髯老者拈鬚微笑，「冼舵主，記你一功，且先坐下。」

冼伯寧恭聲道：「謝總座！」

退到右面一張空椅上坐下。

一聲媚笑响起，左面第三張椅子上，一名年約二十四五的妖媚女子嬌聲道：「總座，屬下不明總座將草頭和尚引來這裏是何用意？」

長髯老者揚眉笑道：「勾魂娘子，人道妳聰明狡智，怎麼連本座的用意也猜不透？」

勾魂娘子！原來這個妖媚的女子，就是江湖上，武林中臭名遠播，心狠手辣的蛇蝎美人陰九娘。

陰九娘妖媚地瞟了長髯老者一眼，風情萬種地嬌聲道：「總座神武英明，屬下愚鈍，實在不明，這一來，不是被那臭和尚發現了本帮的秘密？」

長髯老者哈哈笑道：「本座正要草頭和尚發現一些本帮的秘密，但不是大秘密，只是一些小秘密，不這樣，怎會引起他的興緻與好奇心，只要他的好奇心一起，他必會追查下去，到時，他就會去找高樓劍——他一個人勢單力孤，到時，本帮就可從他身上找出高樓劍的下落！」

陰九娘媚笑着道：「總座果然高明，屬下明白了！」

長髯老者身子往後一靠，道：「明白了就好，現在，各位趕快離去，本座和各位還不宜露臉，免得過早暴露了身份，洗舵主，外面一切佈置好了吧？」

洗伯寧在椅上欠身道：「回總座，一切依總座預先吩咐，佈置妥當！」

「好！各位隨本座一起走吧！」長髯老者從大交椅上站起來：「洗舵主，這裏的好戲就由你來主持了。」

「是！」洗伯寧站起身。

在座客人，也紛紛站起身。

長髯老者雙手將大交椅一旋，大交椅橫移四尺，一陣輕微磨擦聲，地上現出一個僅容一人出入的洞口，老者當先躍落洞口，衆人跟着躍落，刹那間，大堂上只剩洗伯寧一人，將大交椅移回原位，快步朝外走去。

× × ×

草頭和尚在那場火燒小樹林的大火中沒有被燒死，原來他早在洗伯寧的手下——匣弩手還未完成包圍小樹林子的刹那，身形如風般藉着野草掩護，從另一頭標出了小樹林子，在十多丈外的一堆草叢中躲伏，火燒樹林子的一幕，他看個一清二楚，暗暗心驚，慶幸自己及時標出了樹林子，不然不葬身火海，也必喪命在匣弩下。

望着熊熊衝天而起的火光，他心中有太多的疑問：洗伯寧究竟爲了什麼原因要殺他，手段這樣毒辣，是他的主意還是受人指使；這班匣弩手看來訓練有素，決不是一向獨來獨往的洗伯寧能訓練出來的；還有，洗伯寧一向不喜結伴成行，這次爲何會率領一班匣弩手一齊行動，確是令人不解；一連串疑問在他心中閃過，他決定跟踪洗伯寧，將原因查個水落石出——一半是爲了自己遭到洗伯寧莫名其妙的襲殺，另一半是他天生就好奇心重——這是人的通病，不過他比別人强烈些。

跟踪了二天，洗伯寧等人全無所覺，草頭和尚不由暗暗心喜，繼續小心地跟踪在洗伯寧等人身後。

遠遠盯着洗伯寧等人身後，穿過一座林子，眼前不遠處，有一座莊院，草頭和尚在林子邊一棵樹後探首，依稀見洗伯寧一行人身形幌了幾幌，沒入那所莊院中。

時在深夜，星殘月暗。

草頭和尚藏身樹後，沒有緊跟着追踪下去——既知道了他們的落脚點，不用急，他小心地放眼打量着依稀可見的四周景物地形，特別對百十丈遠的那座黑壓壓一片的莊院，運足目力，仔細觀察——未進先想退步，他心知眼前這座籠罩在沉沉夜色中，顯得神秘莫測的莊院，無異虎穴龍潭，小心一點對自己有利。

他在心中盤算好，決定冒險一探這座神秘莊院，身形一伏，已自樹後竄出數丈遠，藉着夜色的掩護，人如鬼魅般，迫近莊院。

貼身莊院大門左側的牆下，屏息寧神，耳朵貼在院牆上，靜聽動靜——院牆內如有動靜，或有人走動，他都聽到，好一會功夫，他滿意地將緊貼在院牆上的耳朵移開——院牆內一點動靜也沒有，只有深秋夜中的蟲鳴與風吹樹動的簌簌聲。

身如秋風枯葉般飄掠起，一手搭在足有二丈高的牆頭上，微一用力，一顆光頭已冒突在牆頭上，好在今夜星殘月晦，加上他光頭上長有半寸多長的短髮，不至發出映光，不然，只要莊院內有人守衞瞭望，不難被發現。

目中精光閃動，草頭和尚小心地觀察着莊院內的環境；莊院內四處一片黑暗，房舍一大片，只有一處透射出明亮的燈光，靜悄悄一遍。

看不到有人守衞，爲了小心起見，草頭和尚仍然用力揑下牆頭一塊牆土，「噗」一聲扔進院牆內地上，靜聽一會，全無動靜，雙手一按，身形翻閃，如一片落葉般無聲無息，落在院牆內。

隱在暗影中，靜靜觀察了一陣，心裏奇怪，怎會一個暗樁巡哨也沒有，但既入虎穴，管它三七二十一，就算有殺身之危，也要闖他一闖。

他決定到有燈火處探查。

因爲有燈火處，必定有人。

他剛才在牆頭上觀察到，燈火這樣明亮。必是廳堂之類，說不定正有人在其中談論些什麼，他就可以輕易探聽到一些秘密。

身形竄伏在暗影中，幾個縱掠，已接近那燈火明亮處，身形一起，捷如狸貓般躍上，處房頂，脚下一點，人如一縷秋風般，越脊過房，縱落燈火明亮的屋簷上。一個倒掛金鈎，人如蝙蝠般倒掛在屋簷上，探首窺看。

果然所料不差，是個廳堂，堂上巨燭高燃，一片通明，當中擺了一張大交椅，左右兩邊一排擺着十多張椅子，堂上人影皆無！

心裏暗呼不妙，正想抽身撤走，那裏來得及！突的四周一片通明，燈光大亮，四周已站滿了手執燈籠火把、刀劍長槍、匣弩的灰衣人！

匣弩對準了他！

一人排衆而出，正是上次差點將他一把火燒死的洗伯寧！

洗伯寧抬頭望着倒掛在屋簷上的草頭和尚，得意地說：「臭和尚，今番你終於中計了，上次燒你不死，今番看你那往那裏逃！」

草頭和尚身子在空中幌蕩了幾蕩，外表輕鬆，其實心中叫苦不迭，怪笑着道：「洗伯寧，不要吹大氣，本佛爺既有本領逃過一次火刦，自有辦法離開這裏！」

洗伯寧獰笑道：「只要洗某一聲令下，臭和尚就會變了一只大刺蝟！不信，你試試！」

草頭和尚忙搖手道：「洗伯寧，和尚我不想變成刺蝟，死後到不了西天，和尚我反正走不了，這樣吊着很辛苦，容和尚我落地，有什麼話再說好嗎？」

「量你也逃不掉，好，且讓你落地再說，看你今番還有何花樣可弄！」

如巨石下墮般，「蓬」一聲。草頭和尚身軀重重掉在地上。直摔得他吱牙咧咀，雪雪呼痛，撫頭摸臂，模樣滑稽到極點，有幾名大漢差點忍不住笑出來，又不敢笑，忍得身子微顫不已。

洗伯寧退後一步，雙目如炬，恐防草頭和尚突然發難——有了上次草寮外的經驗，不得不多加小心。

拍拍身上滿是補釘的僧袍，草頭和尚苦着臉道：「洗伯寧，爲何一再與我這個野和尚過不去。」

洗伯寧冷哼道：「臭和尚，是你太愛管閑事了，上次被你走脫，就該遠遠躲避，竟然斗胆跟踪本舵主，今次饒你不得，非死不可！」

洗伯寧故意說漏了咀，將洗某人說成本舵主，以引起草頭和尚的注意。

草頭和尚果然注意到了，怪笑道：「洗伯寧，你幾時做了一舵之主，竟願屈居人下，和尚我很想知道。」

洗伯寧裝作失言的樣子，吶吶道：「洗某不會告訴你，你知道得越多，死得越快！」

草頭和尚嘻笑道：「奈何和尚我好奇心最重，不查明你們的底細，也決不會死去！」

洗伯寧臉色一變，疾喝：「放箭！」

拿着匣弩的灰衣漢子，一齊對準了草頭和尚，按動機簧，數十丈弩箭如飛蝗般朝草頭和尚全身上下罩射過去！

不過他們故意慢了刹那。

草頭和尚就在那羣灰衣漢子故意慢了刹那的瞬間，人如滾地葫蘆，僧袍大袖飛舞，舞起一道勁風，罩護全身，直滾向洗伯寧脚邊。

有半數弩箭被他雙袖舞起的勁風擊落，半數射空。

草頭和尚身未到，一手猝然抓向洗伯寧足踝。

洗伯寧早已有備，未容草頭和尚抓到，身形倏然飄退四尺！

草頭和尚身形如車輪轉動，滾進四尺，幻出千重手影，追抓洗伯寧足踝。

洗伯寧大驚，想不到草頭和尚滾進的速度這樣快，再退六尺。

草頭和尚如附骨之蛆，身形跟着疾滾而進，仍然抓向洗伯寧足踝！

這時洗伯寧和草頭和尚已同時脫出了包圍，數拾名灰衣漢子，在沒有洗伯寧的吩咐前，皆不敢有所行動，特別是那羣手持匣弩的灰衣人，更不敢輕舉妄動，發出弩箭恐防連洗伯寧也射中。

其實，也不容那羣灰衣漢子有所行動，因爲草頭和尚和洗伯寧的行動迅速，快得未容他們有所反應！

洗伯寧一退再退，草頭和尚跟着進逼，不由他心內暗驚，眼看草頭和尚雙手十爪又到，快捷詭奇無比，先着已失，一切處於被動，只好三退。

一退盈丈！

口裏同時喝道：「速圍！」

灰衣漢子們得到命令，立時紛紛躍進，企圖重新將草頭和尚包圍起來。

洗伯寧退，草頭和尚迫進，身形在地上滾進途中，倏的身形一頓，繼之斜斜縱掠而起，一掠數丈——在那羣灰衣漢子還未完成包圍的刹那。

身形一掠再掠，迅速閃沒在黑暗與房舍中。

洗伯寧喝一聲：「不要讓他逃了！」

身形一起，當先向草頭和尚縱掠的方向，如飛追去。

數十名灰衣漢子，緊隨着追去！

草頭和尚身形飛閃，藉着房舍和黑暗的掩護，飛快地向院牆縱掠過去，他恐防再遇到一羣弩箭手，那時，就算他有升天遁地之能，只怕也逃不了。

縱掠到院莊牆下，一提氣，騰身而起，躍上二丈高的牆頭，略一回頭，只見洗伯寧和數十名灰衣漢子，先後在三數丈外，手拿匣弩的灰衣漢子且已匣弩朝上向着他。

他不敢怠慢，因爲先後兩次領教過匣弩的厲害，一縱身，向牆外縱落。

耳邊傳來洗伯寧的大喝：「禿驢，還想走，放箭！」

嗤嗤之聲不絕於耳，一陣箭矢破空聲响，密集的弩箭在他頭頂上空掠過，他已縱落地上。

身子一彈，縱落數丈外。

牆頭上响起洗伯寧的暴喝聲：「禿驢，有種的不要走，和洗某人決一高下！」

草頭和尚頭也不回，身形如星飛丸擲，拋下一陣洪亮的狂笑聲：「啊哈哈！和尚不上你的當，和尚走了，和尚遲早會將你的底細查出來，等着瞧吧！洗舵主！」

笑聲夾着語聲在夜空中搖曳，身形幾閃，消失在夜色中。

洗伯寧站在牆頭上，望着黑沉沉的夜空，低笑一聲：「草頭禿驢，任你奸似鬼，終於上當了！」

一幌身，落回牆下。

× × ×

草頭和尚一口氣奔進林中，在林中停下來，喘了口氣，心裏暗自道：「俺一定要將這莊院的秘密探查出，哼，俺天亮前再去一趟！相信他們估也估不到！」

他決定再探那座神秘莊院。

一躍上樹，草頭和尚隱身樹上，靜待天亮前最黑暗的那段時光的來臨。

× × ×

在樹上伸了個懶腰，草頭和尚抬頭從枝葉縫隙中仰望天空，星隱月退，大地一遍墨黑，若非是他這樣內勁高强的人，不易看清眼前五步外的景物。

這一刻，正是再探神秘莊院的有利時機。

縱落地上，閃身出林，雙目在黑暗中閃閃生光，如夜貓子的雙眼，朝隱沒在如墨夜色中的莊院望去。

夜色實在太黑，連他運足了目力，也看不到。

毫不猶豫，草頭和尚朝莊院縱掠去。

很順利，草頭和尚再次溜進莊院內。

可能由於折騰了半夜，莊院中人都疲倦睡去，或是洗伯寧等人不相信他會再來，而放鬆了戒備，總之，草頭和尚在莊院內左穿右插沒有遇到一個守夜放哨的人。

他很小心，他知道，若驚動了莊院中任何人，此行就會白費心機，甚至脫不了身。

捷如狸貓，草頭和尚身形如鬼魅般，直朝一處窗戶縫隙中隱隱閃現燈光的房舍走去。

來到窗下，草頭和尚屏息靜氣，從窗縫處往裏偷窺。房內隔着一張桌子，對坐着兩名灰衣漢子，正在呵欠連連，桌上放着兩件兵器。

九成是兩個值夜的人，熬不住睡意與疲倦，偷懶躲進屋中。

左邊額上有塊亮閃閃疤痕的漢子，大

大地打了個呵欠，疲倦地低聲道：「老三，你出外巡一下，俺睡一會。」

被喚作老三、坐在桌子左邊的漢子道：「李疤子，要巡咱們一起巡，你睡俺巡，不是難爲了俺！」

額上有疤痕的被喚作李疤子的漢子道：「老三，咱們兄弟一場，賣點交情如何，俺實在很疲倦，那該死的臭和尚，累咱們折騰了半夜，好兄弟，出去巡巡吧！」

老三不情願地道：「不是俺不講交情，不夠義氣，你知啦，俺最怕黑，而小院柴房中躺着個死人，俺實在害怕得緊！一個人實在不敢走近柴房！」

李疤子打了個呵欠：「老三，你眞是生人不生胆，這大個人，連個死人也怕，如何作大事！」

老三道：「俺就是怕黑，別的什麼也不怕，好了，求你和俺一起去巡邏吧！」

李疤子眼皮搭拉着，站起身，順手拿起桌上一把刀，咕嚕道：「那就一起巡一趟，俺偏要到那柴房去一趟，看那個姓高的嚼舌鬼死後有多可怕嚇人！」

老三也站起身，拿起桌上一個大鐵錘，苦着臉道：「李疤子，求你不要到那柴房去！」

李疤子道：「俺偏要去！」

說着打開大門，走了出去。

老三無奈，緊抓着大鐵錘走出屋外。

老三一直緊張害怕地走在黑暗中，緊跟在李疤子身後，不時左顧右盼，他實在很怕黑。

來到小院外，老三自後一把將李疤子衣袖扯住，顫着聲道：「李疤子，俺求你不要進去吧！」

李疤子回頭道：「老三，俺不怕，你怕什麼，你怕，就站在這裏等俺！」

舉步朝小院子走去。

老三趕緊一把拉住李疤子急聲道：「李疤子，俺跟你去。」

李疤子得意一笑：「你現在不害怕了嗎？」

老三無言。

其實他害怕得不得了，站在黑沉如墨般的夜中，聽着虫鳴風嘯，有如鬼泣神號，他早以全身汗毛直豎，與其一個人站在這裏，不如兩個人一起走進小院子，雖然柴房躺着一具死屍，更加恐怖，但兩個人一起，總可壯壯胆。

李疤子大步走入小院子。

李三硬着頭皮，緊跟着走進，不時朝後瞧一眼——他感到有一個影子在後面跟着他，但當他回頭，又看不到什麼，只有墨般的夜色。

這更令他害怕。

心裏狂跳着，老三跟着李疤子一步跨進院中。

驀的，陡覺脖子後有股寒氣噴在脖子上，驚得他全身汗毛直豎，脚下一軟，移步不得，顫着身子，慢慢扭頭朝後看，這一看，嚇得他手足冰凉，差點昏了過去！

他看見身後站着一團黑影，黑影口中露出兩排森森白牙，兩只手正朝自己脖子上揑到。

老三驚得說不出話，身子一軟，硬生生被嚇得閉氣昏倒在地。

倒地聲驚動了前面大步走着的李疤子，扭轉頭，就看到剛倒在地的老三，心裏不由暗笑一聲：「眞沒出息，這樣胆小，大概被什麼嚇昏了吧。」

在他以爲，老三是因胆小怕黑而嚇昏的，雖然對他輕視，但不能不去看一下，回身走到倒在地上的老三身前，俯身想拉起地上的老三。

驀然間一股冷氣吹在他脖子上，凉冰冰的，他也不由汗毛一豎，心裏迅速閃過一個念頭：莫非眞的有鬼，到底他胆大生毛，猛然一轉身，手中刀順勢橫劈而出！

刀劈空，一股寒氣已然噴在臉上，不由打了個冷顫，振聲道：「是誰在——」

「裝神弄鬼」四個字還未說出，眼前也看不到什麼異樣，腰上一麻，軟倒在地，昏了過去。

黑暗中閃現出一團黑影，直朝院中柴房走去。

輕輕推開柴房門，閃身進去，門無聲地關上，人影從懷中掏出火摺子，晃亮，火光照亮了漆黑的柴房，也照亮了走進柴房的黑影——草頭和尚。

原來剛才在外面裝神弄鬼，先將老三嚇昏，再將李疤子點昏的人，就是草頭和尚。

他先前隱身窗下，偸聽到兩人的說話，特別是李疤子那句：「姓高的嚼舌鬼死了，有什麼可怕！」聽得他心頭一動，他決定跟踪兩人到小院柴房，免得自己到處瞎找，察看柴房中死去的人，是否心中所猜想的人。

藉着火摺子昏黃的火光，草頭和尚已能清楚地瞧到柴房內一切。

一堆稻草上，果然躺着一個人，看樣子是個死人，一動不動。

草頭和尚仍是小心地走前兩步，恐防有詐。

伸出火摺子，草頭和尚就着火光，看清了躺在草堆上的人相貌。

這一着，不由令他差點將拿在手裏的火摺子掉在地上，大驚失色，他認出躺在草堆上的人，正是他少數幾個肝胆相照的朋友之一，高樓劍的堂兄高永！

從高永那僵硬的身體，死灰的臉色，怒瞪的雙目，滿是血漬的口，他已確定高永果如李疤子所說，嚼舌死了。

但他仍伸手在他鼻子上試探——鼻息全無，手移到高永怒瞪的雙目上，輕輕抹下，將高永的眼簾抹上——不能讓死者死不瞑目。

從高永灰黑的臉色看來，已死了幾天，草頭和尚不明白他爲何不將高永葬了，不容他多想，屋外傳來雄鷄唱白之聲。

一鷄啼，百鷄應。

一唱雄鷄天下白。

天將亮了！

草頭和尚不敢久留，也不忍高永暴屍在這裏，死後無葬身之地，伸手一抄，將高永僵硬且有異味透散出來的屍身挾在腰間，離開了柴房，幾個閃掠，來到院牆下，縱身躍上牆頭，看一眼天邊初露的曙色，飛身縱落院牆外，如飛而去。

× × ×

草頭和尚安葬了高永，決定去找高樓劍，將高永的死訊告訴他。

順便，和高樓劍敍敍，他已有半年沒有到「倚劍樓」了。

他剛走出小鎮，就發覺到有人跟踪。

他裝作不知，一搖三擺地，走在大道上。

初到倚劍樓　豪門隱俠士

崔菁菁帶着祖誼，可可，一路上急趕，走的竟是回頭路，令祖誼大惑不解。

忍不住，祖誼趕上走在前頭的崔菁菁，說道：「崔姑娘，怎麼咱們走的是回頭路？莫非又發現有人跟踪？」

崔菁菁莞爾一笑，「祖大俠，沒人跟踪，咱們往回走，正是到『倚劍樓』！」

祖誼邊走邊道：「莫非『倚劍樓』就在洛陽城附近？」

崔菁菁神秘一笑：「到時你自會知道，咱們跑出這樣遠，是爲了引開了丁橫那班跟踪咱們的人，現在丁橫一行人已死，小妹相信，他們來不及再派出一班人追踪咱們！」

祖誼道：「崔姑娘智謀過人，祖誼佩服！」

崔菁菁謙遜道：「祖大俠過奬了！」

三人一路急趕，只用了兩天時間，就趕到洛陽城外一個小鎮上。

天已黑，三人投宿在一家客棧裏。

吃過飯，崔菁菁對祖誼說：「祖大俠，咱們明天就可到『倚劍樓』，見到高公子！」

祖誼一聽大喜，道：「祖某有幸，終於能見到江湖上武林中人莫認其人的高樓劍公子。」

崔菁菁道：「不過，明天咱們要改裝而行，以免受人注意！」

「姑娘說得是，小心點總是好的。」祖誼說。

「小姐，不知公子有沒有外出，婢子很想念公子，恨不得一步回到『倚劍樓』！」可可歡喜無限地說。

「公子一定在，不然，他一定會設法通知咱們。」崔菁菁神往地說。

「能够見到高公子就好了，在下將信交給他，也算卸下一副重担！」祖誼說。

「祖大俠，咱們趕了一天路，也該休息了。」崔菁菁從椅上站起身。

「唔，在下也感到疲累，崔姑娘，明天見！」祖誼起身，抱拳一拱，別過崔菁菁主婢，逕自回房。

崔菁菁主婢兩人也回到房中安歇。

× × ×

第二天大清早，三人離開客棧。

祖誼一身鄉農打扮，扮成一個五十多歲的鄉下老兒。

崔菁菁主婢兩人扮成一對姊妹，一身鄉村姑娘打扮。

三人看上去，就像父女三人一樣。

三人像平常鄉下人一樣，慢慢走在道上。

崔菁菁爲了小心起見，繞了個大圈，確定了沒有人跟踪後，三人一直往洛陽城北郊走去。

三人來到一座大莊院前，嗨！好大的氣派，門前一對大石獅子，樓門高聳，石階下，一片大廣塲，不問而知，宅第主人，定是官宦之家。

崔菁菁帶頭，步上石階，叩動大門上銅環，大門打開，一名五十多歲的門公出現在門前：「姑娘，你們是……啊！原來是崔姑娘，快請進！」

門公認出了經已改裝的崔菁菁，由此可知，崔菁菁和此宅主人關係之深。

三人進入大門，門公重新將大門關上：「崔姑娘，請隨老漢到大廳一坐，待老漢喚人去通知公子，好迎接姑娘。」

崔菁菁帶笑道：「高伯，不用了，我這就去見公子！」

高伯止步：「崔姑娘，公子在『倚劍樓』！」

崔菁菁點點頭，帶着祖誼，可可，直往裏走。

高伯望着改了裝的崔菁菁三人，心裏納悶，爲何崔菁菁與可可會改裝而來，但又不敢問。

穿前廳，轉迴廊，直往後院走去，路上，不時遇到宅院中的家人僕婦，每個人都一眼就認出崔菁菁和可可，和她兩人打招呼，都奇怪崔菁菁爲何改了裝。

「這莊院好大。」祖誼一路走一路游目四顧，心裏暗自道。

穿過三重屋宇，走進月洞門，祖誼不由目光一亮，但見假山花樹滿園，樓閣敞軒水榭分佈其間，恰到好處，顯然經過精心佈置。

一入月洞門，崔菁菁似乎很激動，脚下速度加大了。

轉過一道假山，眼前豁現一座高樓，樓高三層，氣勢巍峨，當中一塊橫匾，大書：「倚劍樓」三字，筆劃蒼勁，如鐵劃銀鈎。

祖誼一眼見到高樓屹立在前，再一眼看到樓匾上的字，不由得激動莫名，終於來到江湖上，武林中傳開已久的「倚劍樓」了！

崔菁菁主婢比他更激動，已然急步向樓門走去。

三人急步進入樓中，已有一俊美小僮上前，正欲開聲問話，可可已搶先道：「白雲，公子呢？」

穿白衣小僮望着崔菁菁和可可一怔，繼之恍然大喜道：「小姐，可可姑娘，原來是妳們，公子日夜掛念你們，公子在三樓，待小的上去告知公子，令公子驚喜一下。」

轉身欲舉步上樓。

崔菁菁搖手道：「白雲，不用告知公子了，我這就上去。」

白雲只好停步，一眼見到祖誼，問：「小姐，這位是……」

可可搶着道：「這位就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龍遊四海』祖大俠！」

人名樹影，小僮白雲一聽忙上前施禮道：「小的見過祖大俠。」

祖誼忙一把將他扶起。

白雲問：「可可姑娘，爲何妳們改了裝束？」

可可正想回答，崔菁菁止道：「白雲，見過公子再說。」當先舉步登上梯級。

又道：「祖大俠請！」

祖誼跟在身後，登上樓梯。

四人魚貫登樓。

上二樓，再登三樓。

登上三樓，樓內不見人，崔菁菁轉望最後登上樓的小僮白雲。

祖誼游目打量樓室，樓室內佈置清雅，一塵不染，壁上掛着幾幅山水字畫，案上牆頭却掛着一柄古劍，當中一張竹桌，四張竹椅，未見其人，已知此人不俗。

白雲正想回答，崔菁菁忙手按唇邊，以目示意，白雲忙將到口的話吞回肚裏。

樓室外傳來朗吟聲，崔菁菁示意，四人先後走出樓室，祖誼眼前一亮，樓外倚欄站着一位錦袍公子，束髮戴冠，身材修長，手拍欄干，背樓外望。樓外遠山近水，景物全收眼底，正自朗聲吟道：「……落日樓頭，斷鴻聲裏，江南游子，把吳鈎看了，欄干拍遍，無人會，登臨意。…」

崔菁菁漫聲接吟道：「倩何人，喚取紅巾翠袖，搵英雄淚！」

錦袍公子聞聲回頭，驚喜欲狂地一把拉住崔菁菁雙手：「菁菁，妳回來了！」

「劍哥！」崔菁菁嬌喚一聲，美目凝注在錦袍公子臉上。

兩人忘情地互相注視着，千言萬語，盡在不言中。

祖誼打量錦袍公子，但見他星目劍眉，鼻直口方，神清氣朗，英華內歛，神態舉止間瀟洒豪放，人如其名。不禁暗自點頭稱許。

可可和僮子白雲都不敢出聲，看着兩人。

還是崔菁菁從忘我激情中首先省起，拉着錦袍公子的手，嬌聲道：「劍哥，差點忘了介紹，這位是祖大俠！」

錦袍公子這時也看到一身鄉農打扮的祖誼，聞言抱拳一禮道：「在下高樓劍，恕在下眼拙，在下見過祖大俠！」

錦袍公子原來就是江湖上，武林中傳聞已久，人莫識其面的「倚劍樓主」高樓劍。

好個風標絕世的年青人！

祖誼忙抱拳還禮道：「祖某有幸得識高公子，見面勝似傳聞！」

高樓劍謙遜道：「祖大俠過獎了，在下時常聽永哥說起大俠，今日一見，何幸如之！祖大俠，恕在下不曾遠迎！」

祖誼道：「不敢當。」

「請坐！」高樓劍肅客就坐。

三人就在樓外竹椅上分賓主坐下。

高樓劍正想開口，可可上前襝衽一禮道：「婢子可可，見過公子！」

高樓劍打量一眼可可：「可可，一年不見，又長高了。」

可可抿咀笑道：「公子，一年來可知小姐更掛念公子！」

崔菁菁嬌臉羞紅，白了可可一眼：「可可，多事！」

高樓劍深情地注視着崔菁菁，令到崔菁菁嬌靨更加羞紅，低下頭。

白雲站在一旁，忍不住道：「公子不也天天思念小姐嗎？那一天他不向城中望幾回！」

高樓劍不好意思地輕叱道：「白雲，亂說什麼，還不去捧茶來！」

嚇得白雲一吐舌頭，一溜烟地轉身入室。

崔菁菁甜在心裏，抬頭望了高樓劍一眼。

祖誼在旁看了，不禁點頭：郎才女貌，一對璧人。

高樓劍轉對祖誼道：「祖大俠，爲何變換裝束而來？」

祖誼低頭望一眼身上裝束，不覺好笑：「高公子，這都是崔姑娘的主意，爲了安全。」

高樓劍轉望崔菁菁。訝問：「菁菁，發生了什麼事？」

崔菁菁肅容道：「小妹倒沒有發生何事，倒是高兄弟可能發生了事，祖大俠這次來，就是爲高兄弟帶一封信給你！」

「祖大俠，永哥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信呢？」高樓劍迫不及待地追問。

「就是這封信，」祖誼從懷中掏出一封信，遞給高樓劍：「至於高永兄發生了什麼事，在下也不大清楚，他只對在下說，約會不到，就將此信交給你。」

高樓劍接信在手，也不急於去看，問道：「祖大俠，請問你如何找到菁菁？」

祖誼道：「是高永兄交這封信給在下時，叮囑在下，若約會時間不見他，就立刻去洛陽艷芳樓找崔姑娘。」

接着將一切說了一遍。

高樓劍蹙眉道：「這樣說來，永哥是跟踪追查一宗事情而失踪的了，唔，可能他已凶多吉少。」

轉對崔菁菁道：「菁菁，妳還未回答我關於你們爲何改換裝束的事說出來。」

崔菁菁吐了口氣：「小妹發現有人跟踪，雖然將跟踪的人解決了，但爲小心起見，不得不改換裝束，以免受人注意。」

將離開艷芳樓的原因及經過，發生的事，詳細說了一遍。

最後，吸口氣道：「追踪小妹的人，可能和高永兄弟不去赴祖大俠的約有關，說不定高兄弟追踪調查的就是這些人。」

沉思了一會，高樓劍道：「很有可能，在下很少在江湖上走動，識我的人很少，而今有人跟踪妳和祖大俠，目的是想追查我的所在，這已很明顯，一定和永哥的失踪有關。」

「但是，他們怎會追查到小妹身上？」崔菁菁問。

「這很簡單，他們一定知道祖大俠和永哥的關係，並且可能知道你們曾經有約，他們是追查祖大俠而牽連到妳身上。」

祖誼道：「高公子分析得對，九成是這樣了。」

「信裏說些什麼？劍哥，快些看看！」崔菁菁提醒。

高樓劍撕開封口，從信封中抽出一張信箋，看了一遍，隨手遞給祖誼。

祖誼展開一看，箋上只有寥寥幾字：揚州城東，二百里外，樹林子，大莊院，大陰謀！

祖誼看得不明不白，只好將信箋遞給崔菁菁。

崔菁菁仔細看了一遍，將信箋遞回給高樓劍，沉思道：「照信上看來，高兄在揚州城東，二百里外的一座林子外的一座大莊院中，發現了一項大陰謀。」

高樓劍點頭道：「菁菁說得不錯，永哥的失踪一定和這座莊院有關，爲了查明眞相，我想明天立刻起程到揚州一查！」

祖誼道：「高公子，如不嫌棄，在下願同進退。」

高樓劍道：「得祖大俠同行，在下所望，不過，此行誠是很兇險！」

祖誼激昂道：「在下和高永兄乃生死之交，此事義不容辭！」

高樓劍感動地道：「祖大俠俠義感人，在下感佩！」

崔菁菁道：「劍哥，小妹一同去，好嗎？」

高樓劍轉注崔菁菁，點頭道：「菁菁，妳一定要去？」

崔菁菁點頭。

高樓劍道：「我知道妳一定要去，好，咱們三人明天動身！」

可可站在崔菁菁身後：「公子，還有婢子呢？」

高樓劍一笑道：「可可，妳留下來，陪白雲，藍天一同玩耍。」

可可噘咀道：「小姐誰人服侍？」

崔菁菁笑道：「可可，我又不是去遊玩，那用人服侍，此行很危險，說不定會發生事，妳留下來吧。」

可可不情願地點點頭。

祖誼目注崔菁菁道：「崔姑娘，有一事蹩在心裏很久，實在很想一吐，不要介意才好。」

崔菁菁笑道：「祖大俠，咱們都不是世俗兒女，有話請說。」

祖誼道：「姑娘好洒脫，在下佩服，在下想問，以姑娘的才貌身手，隱身青樓，當有所圖吧？」

崔菁菁看一眼高樓劍，高樓劍點頭，崔菁菁點頭道：「祖大俠高明，小妹隱身青樓，確有所圖。」

「實不相瞞，」高樓劍道：「菁菁是受在下所托，才甘受委屈，隱身青樓，受那般凡夫俗子纏繞。」

祖誼好奇地問：「不知高公子是何用意？」

高樓劍嘆口氣，放眼樓外，樓外藍天白雲，秋高氣爽，遠山含黛，近林擁翠，雀鳥飛啼，野菊吐艷，江山嬌嬈，不由深深吸了口氣，語聲沉重地說道：「祖大俠，閣下俠踪遍天下，如今天下烽烟四起，局勢動亂，其中以李闖的聲勢最大，不少心懷叵測的人，亦乘時而起，汚吏貪官當道，朝政腐敗，百姓處於水火之中，苦不堪言，而滿人窺視關外，虎視眈眈，實不容坐視，先父食祿朝廷，寒家受朝廷恩澤，實不忍眼見天下百姓受苦，在下身在武林，時刻注意武林人的動態，年前在下無意中探聽到一個消息，有一批武林敗類，結黨成帮，勾結官府，圖霸武林，妄想藉武林力量作亂，以遂他們的狼子野心，如此一來，受害的又是老百姓，天下將會更亂，那時候，滿人就會乘虛而入，咱們就有做亡國奴的可能了，爲國爲民，在下實在不能坐視，要盡自己之力，制止這批武林敗類的狼子野心，所以在下委托菁菁，隱身青樓，目的就是打探洛陽城中，各方面的情況，特別是武林人和官府中人的動態。」

祖誼靜靜聽完，不由敬佩地道：「公子胸懷家國，關心天下百姓疾苦，在下由衷敬佩。公子說得對，在下足跡所至，百姓無不處於水火之中，天下實在不能再亂，現在已經夠亂了，再亂，被滿人乘虛入關，那時眞的如公子所說，成了亡國奴，天下百姓更加苦不堪言，爲了國家，爲了天下百姓，決不容這批武林敗類再藉武林力量，作亂天下！高公子，只要用得着在下，請吩咐！」

高樓劍大喜道：「祖大俠果然俠義胸懷，能得祖大俠相助，定能事半功倍。」

祖誼問道：「難道高永兄追查的，就是這批人？」

高樓劍點頭道：「正是，永哥受在下所托，四出追查，目的就是要查明這批人的行踪，可惜他失了踪，不過，總算有收獲，揚州城外二百里外的莊院，一定是他們的巢穴之一！」

崔菁菁道：「然則，明天之行，咱們要加倍小心！」

高樓劍道：「菁菁，洛陽近來動態如

何？」

崔菁菁道：「洛陽近日人心惶亂，鷄記賭場有很多武林人出入，是個值得注意的地方。」

語聲一頓接道：「至於官府方面，倒沒有什麼消息。」

高樓劍道：「鷄記賭場是條綫索，但爲了查明永哥的失踪，只好捨近就遠，到揚州一行，再說，那是一條重要的綫索，不然，永哥不會鄭重委托祖大俠面交這封信給我。說不定在那裏會大有收獲。」

祖誼道：「咱們無論如何，都要查出高永兄的生死下落。」

崔菁菁道：「如今天下動亂，江湖上武林中暗潮洶湧，不是咱們幾個人所能够力挽的，劍哥，你有否聯絡少林武當等名門正派？羣策羣力，才好辦事。」

高樓劍讚許地望了崔菁菁一眼：「菁菁，當然有，少林武當兩派，已答應有需要時，會傾全力支持咱們。」

祖誼道：「少林武當，不愧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

高樓劍像想起了什麼：「草頭大師這個野和尚，不知野到那裏去了，半年不見他到來，菁菁，妳可有聽到他的消息？」

菁菁搖頭道：「要是小妹聽到他的消息，劍哥你也應該聽到，你有聽到嗎？」

高樓劍搖頭苦笑。

突聽一陣樓梯級响，白雲飛一般地從樓室內奔出，對高樓劍歡聲叫道：「公子，草頭大師來了！」

高樓劍聞聲從椅上站起身：「白雲，大師現在樓下？」

語聲末了，室內响起草頭和尚的嘻笑聲：「高公子，野和尚到你這『倚劍樓』來了！」

人隨聲現，身穿滿是補釘的僧袍，脚踏破草鞋，一臉玩世不恭的草頭和尚，搖擺着出現在各人眼前！

崔菁菁和祖誼連忙起身相迎。

一眼看到崔菁菁，怪笑道：「崔姑娘，怎麼妳也在這裏？咦，換了這身裝束，和尚我一樣能够認出妳這個傾倒多少王孫公子，富商巨賈的洛陽名妓，怎麼？不是看破紅塵，要出家吧？」

崔菁菁笑道：「大師，你幾時才能正經一點，不胡說亂道。」

草頭和尚摸着久未剃刮，長有半寸頭髮的腦袋瓜嘻嘻一笑道：「和尚大廟不收，小廟不留，既不吃素唸佛，又不守清規，喝酒吃肉，那會正經得來，至於胡說亂道，那是無可奈何，不唸經，只好亂說一通，當如做功課。」

崔菁菁拿他沒有辦法，只有苦笑。

高樓劍上前一步，一手輕拍在草頭和尚肩上：「大師，想是無錢買酒，肚裏酒虫亂鑽，來我這裏治治酒虫吧？」

草頭和尚怪笑道：「識我者高公子，哈！和尚肚裏酒虫鑽得厲害，快拿酒來，和尚已半年沒有喝你這裏窖藏了十年的女兒紅！」

高樓劍笑道：「我就知大師不會無緣無故來舍下，大師，酒有的是，到底你來，有何事故！」

隨又望着祖誼道：「大師，來，我爲你介紹位客人，這位是祖大俠！」

草頭和尚怪眼一瞪，哈哈笑道：「『龍遊四海』祖大俠英名遠播，和尚這廂有禮了。」

單拳一豎爲禮。

祖誼連忙抱拳還禮道：「不敢當大師謬讚，祖某見過大師。」

草頭和尚道：「高公子，祖大俠可是素來相識？」

高樓劍道：「祖大俠之名早聞，可惜在下，在江湖走動，始終緣慳一面，不過，祖大俠和家兄高永是生死之交，祖大俠這次來，是爲了永兄之事。」

草頭和尚訝問：「莫非他出了事？」

高樓劍點頭：「正是，祖大俠這次來，是爲永兄帶一封信來。」

接着將高永失約，到崔菁菁三人被跟踪，詳細說了一遍。

草頭和尚面容沉肅，一改嘻笑狂放之態：「唔，此事看來大有文章。不簡單，眞是無獨有偶，和尚先是無緣無故被人追殺，夜探神秘莊院，差點死在弩箭之下，跟着到你這裏來，又被人跟踪，幸得和尚精靈，略施小計，將跟踪的人甩脫，才能趕來。」

語聲一頓又起：「不瞞各位，和尚這次來，不是爲了喝酒，而是發現了一件不幸的事，和高永有關！」

高樓劍急聲問：「大師，快說！」

草頭和尚沉痛地道：「高公子，令兄高永死了！」

高樓劍神色一變：「大師，這可是眞的！」

祖誼亦是神色慘變：「大師，高永兄眞的死了？」

崔菁菁難過地垂下頭！

可可和白雲流淚！

草頭和尚黯然道：「和尚平日胡說亂道，這等大事豈會亂說，和尚在那神秘莊院中發現了高永的屍體，已死了有幾天，和尚將他屍體帶出，已然將他安葬了。」

高樓劍哽咽道：「大師，請詳細說一遍。」

草頭和尚於是將草寮遇襲，火燒小樹林子，到追踪冼伯寧到一所神秘莊院，二探莊院，無意中聽到巡夜守衞說話，找到高永屍體的事，從頭到尾說了一遍。

祖誼悲憤地道：「高永兄一定是在赴約途中，遭的毒手！」

草頭和尚道：「和尚仔細檢查過高永的全身，沒有發現傷痕，只在唇間口角有血漬，捏開牙關探看，原來是嚼舌自盡，大概是想保全秘密，所以自裁而死！好壯烈的一條漢子！」

高樓劍握拳道：「永兄一定是被他們捉去後加以迫供，爲了不暴露在下，所以嚼舌自盡，這班人可算手段毒辣，此仇非報不可！」

崔菁菁抬頭問道：「大師，那莊院在什麼地方，可曾記得？」

草頭和尚微一沉思，道：「大概還記得，在揚州東面，大約二百多里，有一處樹林，穿過樹林，可見到那莊院。」

祖誼插口道：「那不是和高永兄信上寫的一樣！」

高樓劍急問：「大和尚，你沒有記錯吧？」

草頭和尚摸摸腦袋，斷然道：「沒有記錯，和尚記得很淸楚！」

崔菁菁說道：「劍哥，將信給大師看看。」

高樓劍從袖中將信拿出，遞給草頭和尚。

草頭和尚接過，細看一遍，一拍腦袋道：「錯不了，就是這莊院！」

高樓劍惑然不解地道：「大師，他們對付永兄，還有可說，因爲高永兄在追查他們，但大師你，怎會無緣無故遭到他們的暗殺，原因何在？」

草頭和尚苦笑道：「和尚也是莫名其妙，至今尚想不出個所以然來。」

祖誼道：「冼伯寧一生獨來獨往，剛才聽大師所說，顯然他已投入了某一帮會，大概就是高永兄追查的那羣武林敗類的一帮，做了一舵之主，唔，想不到他也會受人驅使，利祿之使人喪失理性，可見一斑。」

高樓劍道：「照這樣看來，他們一定網羅了很多見利忘義的武林人，像祓祖大俠你們所殺的追踪能手時千里，也被他們收買網羅了，不知道的還有多少，看來，一場殺刦、動亂，將會發生，天下百姓，又要再受一次荼毒了。」

草頭和尚道：「公子慈悲爲懷，顧念天下蒼生，和尚很高興有你這個朋友。」

高樓劍道：「時候也不早了，想各位餓了，咱們邊吃邊說如何？」

草頭和尚首先贊成道：「最好，千萬莫忘記拿兩罎女兒紅來。」

高樓劍笑運：「不會忘記大師你的酒的！」

對白雲道：「白雲，趕快下去，吩咐厨下弄些好吃的來！」

「是！」白雲應聲轉身，忽又回身道：「公子，菜酒擺在那裏？」

高樓劍道：「樓下大廳！」

白雲如飛去了。

高樓劍伸手道：「大師，祖大俠，咱們到樓下坐談如何？」

草頭和尚與祖誼連聲說好。

一行人魚貫下樓。

樓外，金烏西墜，半天紅霞，又是黃昏。

× × ×

席上，草頭和尚足足喝了兩罎五斤裝的女兒紅，喝得他心滿意足，吃得他肚皮鼓脹！

撤下酒菜，換上香茗，草頭和尚滿意地撫着肚皮道：「自從草寮遇襲，今天第一次酒足飯飽。」

崔菁菁笑着道：「大師，還要不要再喝。」

草頭和尚道：「今天喝够了，明天再喝！」

崔菁菁莞爾一笑道：「大師，只怕明天沒得喝了，要喝，趁今天喝個够！」

草頭和尚瞪着怪眼，問道：「什麼意思？」

崔菁菁抿咀笑道：「大師，明天咱們決定到那莊院去探看，大師輕車熟路，相信不會推辭不去吧！」

草頭和尚道：「唉，想多喝一天也不成，高公子，記着留給和尚下次來喝！」

高樓劍道：「大師下次隨時來，隨時有酒奉上。」

隨又問道：「大師，這半年來，遊踪所至，可有發現？」

草頭和尚正容道：「情況有點不對，和尚到處留意，發現不少武林人和一些門派變了，變得有點神秘，恐怕武林將有大變，就拿足以和丐帮相抗衡的天地帮來說，和尚發現他們各地的分舵廣設賭場，一改以往作風，連妓院也開設，這是賺錢最快的行當，照和尚估計，天地帮急於歛財，一定有所圖謀。」

高樓劍道：「照大師所說，咱們要立刻進行，盡全力制止一場武林動亂。」

祖誼道：「高公子說得對，祖某願效微勞！」

草頭和尚道：「還有，和尚發現一些神秘人物，經常出現在一些帮派中，可能是進行一種事情。」

崔菁菁道：「若讓他們一成氣候，控制了武林，那時，咱們就算聯合少林武當，及所有名門大派，正義之士，也無濟於事了，所以，事不宜遲，一定要在他們還未成氣候前，將他們擊破，消滅。」

高樓劍拍案道：「爲天下蒼生，赴湯蹈火，在所不惜。大師，祖大俠，夜巳深，咱們早些安歇，明天好趕路。」

草頭和尚怪笑道：「和尚該死，怎麼忘了你和崔姑娘有很多悄悄話要說，祖大俠，咱倆快點走吧！」

站起身，大笑着出樓而去。

祖誼也笑着站起身，抱拳道：「高公子，崔姑娘，明天見！」

崔菁菁嬌羞地說道：「祖大俠，明天見。」

高樓劍抱拳道：「祖大俠，在下帶你到客房。」

祖誼忙阻止道：「高公子不用客氣，勞煩貴介帶路就成了。」

高樓劍說道：「如此，在下也不客氣了。」

轉對白雲道：「白雲，帶祖大俠到客房，好好招呼。」

白雲當先領路，祖誼隨後跟出。

× × ×

夜凉如水，明月在天。

高樓劍與崔菁菁相偎着倚欄而站。

秋風颯颯，衣袂飄揚，崔菁菁髻髮吹拂在高樓劍臉上脖子上，有點痕絲絲的！

兩人無言相偎，心意交通，享受這靜謐寧馨的秋夜。

一陣桂子香隨風飄送來，兩人不由同時深吸了一口。

高樓劍放眼秋夜長空，夜空清朗，繁星滿天，遠山近景，淸晳可見，他爲這眼前人，秋夜景，迷醉了。

崔菁菁依偎在心上人懷中，感到溫暖如春，深夜的寒凉，恍如不覺，閉目瞑思，但願長在箇郎懷中。

也不知過了多久，崔菁菁仰起頭，嬌聲道：「劍哥，你好像有很多心事？」

高樓劍低頭說道：「菁菁，妳看得出來？」

崔菁菁深情地注目道：「從今天你在此朗吟的綠軒詞，調寄水龍吟的『登建康賞心亭』聽出來的！」

接着曼聲吟道：「『……把吳鈎看了，欄干拍遍，無人會，登臨意。』劍哥，最少，小妹能了解你的胸懷。」

高樓劍接朗吟道：「倩何人，喚取紅巾翠袖，搵英雄淚！菁菁，得妳做我的紅顏知己，有妳紅巾翠袖為我搵淚，於願已足，夫復何求！」

接着嘆一口氣道：「菁菁，如今國事日非，權閹弄權，朝政腐敗，我空有一腔報國之心，其奈之何，但，眼見天下亂，烽烟四起，民不聊生，滿人擁兵關外，隨時有可能破關而入，席捲中原，國運民生如此，怎不到我不担心。」

崔菁菁道：「劍哥，你雖有報國之心，奈何時勢如此，為今之計，只有盡己之力，制止這場武林動亂，免得百姓再受荼炭，局勢更亂！」

高樓劍道：「照我估計，這班人不只圖霸武林這樣簡單，恐怕野心不少。」

崔菁菁道：「究竟主其事者，是什麼人？」

高劍樓道：「現在連他們的組織，在武林中網羅了多少人也不知道，要想查清其主事的人，只怕很難！」

接又嘆口氣道：「可惜永兄已死，不然，當可對他們的情況了解得多一點。」

崔菁菁道：「只要咱們加緊探查，相信一定能了解多些。」

高樓劍握拳道：「菁菁，咱們一定要在他們氣候未成的時候將它擊破，否則，待他們控制了武林，那就很難將他們動搖了！」

崔菁菁點頭道：「劍哥說得對，越快行動越好。」

接問道：「今天怎麼不見藍天？」

高樓劍道：「我前天派他送信給少林圓智大師，武當冲虛道長，信中將武林情勢詳細寫明，很快會採取行動。」

崔菁菁道：「有少林武當兩派出面，當然好，但小妹認為，最好能盡快將他們的陰謀揭開，讓天下武林知道他們的野心，那就事半功倍了。」

高樓劍道：「這是個好辦法，咱們明天立刻展開行動！」

望一眼樓外沉沉夜色，關懷地道：「夜深露重，菁菁，早點安歇吧！」

崔菁菁點頭：「劍哥，你也應當早點安歇，身體要緊。」

兩人深情相視一眼，相偕下樓。

暗佈天羅網　羣俠查鼠踪

長髯老者立在大堂前，俯首沉思。

冼伯寧匆匆奔入，脚步聲把長髯老者從沉思中驚醒，抬頭望着冼伯寧，雙目烱烱有光！

冼伯寧在長髯老者數尺前煞住身形，抱拳道：「回總座，有消息到，跟踪草頭和尚的五鼠，半途中被草頭和尚甩脫，如今綫索又斷！」

長髯老者沉聲道：「飯桶！他五人現在哪裏？」

冼伯寧道：「在第五分舵。」

長髯老者冷哼一聲：「要他五人速到揚州分舵，注意草頭和尚的行踪，不得有誤！」

冼伯寧垂手應道：「是！」

隨又不解地問：「總座，草頭和尚早已離開揚州，怎麼又叫五鼠在揚州追查草頭和尚的行踪，莫非草頭和尚要找的高樓劍，就在揚州？」

長髯老者微笑道：「冼舵主，這也不明白？」

冼伯寧說道：「屬下愚鈍，請總座明告。」

長髯老者得意地說：「你還記得草頭和尚二探莊院的事嗎？」

冼伯寧道：「屬下記得很清楚，是總座吩咐，第一次故意將他放走，第二次讓他發現高永的屍體。」

長髯老者忍不住笑聲，哈哈笑了幾聲：「他中計了，從他一發現高永屍體的一刻，他就中計了。」

語聲一頓又道：「本座之所以派五鼠追踪他，肯定他在發現高永的屍體後，必會去找高樓劍，因為高永是高樓劍的堂兄，雖然他在半途中甩脫了五鼠，但任他如何狡猾，還是逃不出本座的掌握，他必會帶高樓劍到莊院探查，哈哈，那時……」

冼伯寧奉承地道：「總座英明，那時，高樓劍就撞入咱們預佈的網羅中！」

長髯老者握拳擊掌道：「高樓劍這個心腹大患，就可永遠除去！」

目光轉往冼伯寧身上：「冼舵主，現在明白了本座為何要五鼠到揚州注意追查草頭和尚的行踪了吧？」

冼伯寧道：「屬下明白了，因為草頭和尚如帶高樓劍探查莊院，必要在揚州落脚！」

長髯老者滿意地說：「雖然草頭和尚走甩了，他萬想不到本座還有另一着，哈哈，本座和你立即趕回莊院，佈置一切，讓他們來得去不得，來個一網打盡，永絕後患！」

「屬下出去吩咐他們，立即準備起行。」抱拳轉身而去。

長髯老者仰首望天得意地大笑起來！

× × ×

高樓劍，草頭和尚，崔菁菁，祖誼，這天晌午時分，來到了揚州城。

四人風塵僕僕，一逕來到如雲客棧，要了四間上房。

梳洗一番，換了衣服，四人就在棧中食堂進食。

食罷，四人集中在高樓劍房中，商討探查神秘莊院的問題。

草頭和尚輕車熟路，對莊院的情況最了解，三人當然要先聽聽他的意見。

草頭和尚正容說道：「和尚雖兩探莊院，但都是來去匆匆，對莊院中情況，不甚了了，不過，大致上的情形，亦了解一二。」

高樓劍注目問：「莊院形勢如何？」

草頭和尚搔着頭皮道：「莊院分兩進，房屋和通道成井字形，那夜和尚第一次夜探的大堂，就在第二進正中，後院很大，左邊分隔開，成一小院，發現高永屍體的柴房就在其中，據和尚觀察，大堂只怕有些古怪！」

祖誼插口問：「大師，有何古怪？」

草頭和尚道：「和尚那夜進去，見大堂中燈火通明，却人影全無，忽然間，四

下冒出了很多灰衣人，你說，是不是有點古怪！」

高樓劍道：「大師，第一次他們是故意誘你去，欲將你置於死地，預備埋伏，所以你覺得有古怪，只不知今次，他們會不會預備埋伏陷阱，等着咱們。」

崔菁菁道：「照計不會吧，草頭大師已經將追踪他的人甩脫，除非他們在揚州佈有眼綫！」

高樓劍道：「他們肯定在揚州佈有眼綫！試問他們的巢穴之一離此不遠，而揚州是重鎮，亦是到莊院的必經之路，如此重要的地方，他們會不佈下眼綫監視一切嗎？」

祖誼道：「高公子分析得有道理，但願他們不會發現咱們行踪，否則，咱們此行兇險重重。」

崔菁菁道：「如此說來，大有可能他們已發現了咱們的行踪！」

祖誼問：「何以見得？」

崔菁菁望着草頭和尚長有半寸頭髮的光頭，抿抿咀笑道：「因為大師這個活招牌。」

草頭和尚苦笑着摸着自己的光頭！

高樓劍道：「菁菁說得有道理，大師和他們照過面，而且江湖上相識的人又多，很容易被人認出，不過，無論怎樣，咱們也要闖闖這個龍潭虎穴，但在做法上要改變一下！」

草頭和尚道：「和尚一切聽你的，你說怎辦，和尚就怎樣做！」

崔菁菁說道：「劍哥，到底是如何做法？」

高樓劍道：「改變原來計劃，今晚不去探查，等他幾天，讓他們摸不清咱們的底細和動向，然後來個突然襲擊！」

祖誼問道：「這幾天咱們就呆在客棧中？」

高樓劍道：「不，咱們分開來四處走走，設法將跟踪的人引出來，最好能擒捉一兩個，從他們口中了解莊院的情況。」

草頭和尚道：「此計大妙，和尚只要天天到第一樓去大吃大喝，一定會引起他們的注意，到時，不難發現他們的人！」

崔菁菁笑道：「大師，如此一來，你又可以大快朵頤了！」

草頭和尚怪笑道：「喝酒吃肉，是和尚的拿手好戲，不吃喝他個痛快，怎對得住自己？」

祖誼道：「笨鳥先飛，在下先出去走一走！」

高樓劍道：「今天最好不要出去，明天也是，後天才出去，令他們摸不着頭腦，這對咱們有利。」

草頭和尚怪叫道：「這樣一來，豈不是將和尚悶死了！」

崔菁菁笑道：「大師，客棧有的是酒，可以喝個痛快。」

草頭和尚苦着臉道：「可是，沒有第一樓的醇濃香冽。」

高樓劍帶笑道：「可以叫小二到第一樓買回來喝！」

草頭和尚一跳起身：「怎麼和尚就想不到！小二－－！」

小二應聲推門，是個尖咀縮腮，年紀大約三十多歲的猥瑣漢子：「客官有何吩咐！」

草頭和尚怪聲道：「去！快去給和尚到第一樓買五罎酒來！」

隨手遞給小二一錠足有二十兩重的銀子！

小二伸手接過來，一雙綠豆眼不經意地閃掃了房間四人一眼，對高樓劍特別注意。

「小二立即去給大師買回來。」哈着腰，退出門外，順手關上了房門。

× × ×

冼伯寧快步走入後院一個涼亭中，向獨自一人在對菊喝酒的長髯老者欠身抱拳道：「回總座，五鼠有消息到。今天晌午時分，草頭和尚偕着二男一女，進入揚州，在如雲客棧投宿，土鼠已扮成店小二，監視他們的行踪。」

長髯老者仰首喝乾杯中酒：「果然不出本座所料，草頭和尚終於來了。」

放下酒杯。「兩男一女的年紀相貌如何？」長髯老者問。

冼伯寧道：「男的一個是『龍遊四海』祖誼，另一個年約二十七八，身穿錦袍，星目劍眉，神清氣朗，英氣內歛，神態舉止瀟洒豪放，狀似富豪公子的年青人，一個就是艷名遠播，姿色絕世的洛陽名妓崔菁菁。」

長髯老者目放異彩道：「有機會，本座倒要見識見識洛陽名妓的絕世豐韻！唔，那個二十七八的年青人，可能就是高樓劍！可惜不能確定！」

冼伯寧諛笑道：「總座，這不難查出，地鼠在客棧中，方便得很。」

長髯老者說道：「好！叫地鼠設法探查出此人是否高樓劍，立刻回報！還有，密切注視四人的行踪，一有動靜，緊急回報！」

冼伯寧連連應聲：「是！總座！」

喝了口酒，長髯老者問：「各地情況如何？」

冼伯寧道：「回總座，各地正在盡力擴充勢力，積聚錢銀糧草，很多小門小派都在咱們掌握中，黑道中人，已在咱們掌握中，伏牛山，太行山，洞庭，太湖，已積了大批糧草，廣招人馬，只等時機一到，總座一聲令下，就可舉事！」

長髯老者說道：「少林、武當有動靜嗎？」

冼伯寧道：「還沒有。」

長髯老者道：「密切注視，還有，丐帮也要密切注視，最好能將丐帮的人盡量收買，瓦解丐帮！」

冼伯寧道：「是！總座！」

長髯老者道：「對付丐帮的事，最好交給天地帮做！」

冼伯寧道：「總座還有何吩咐？」

長髯老者目注亭外盛開的菊花，道：「這裏的一切，佈置好了嗎？」

冼伯寧道：「一切照總座的吩咐準備好了。」

長髯老者道：「來，冼舵主，坐下來喝一杯！」

冼伯寧受寵若驚：「屬下不敢！」

長髯老者笑道：「喝酒也不敢，如何成大事，來，坐下來！」

冼伯寧惶恐地坐下說：「謝總座！」

長髯老者滿滿斟了杯酒，親手遞給洗伯寧：「洗舵主，本座很滿意你的表現，喝了它！」

洗伯寧恭敬地雙手接過：「全靠總座栽培，屬下願誓死效忠！」

仰首一口喝乾杯中酒。

長髯老者滿意地說道：「洗舵主好豪壯！」

洗伯寧連忙恭聲地答道：「總座誇獎了！」

站起身，抱拳道：「屬下告退。」

長髯老者點首道：「好，洗舵主，立刻去辦事吧！」

洗伯寧退出亭子，快步而去。

長髯老者望着洗伯寧喝過酒，獨一無二的酒杯，伸手握在掌中，微一用力，一陣碎裂聲响，酒杯已成粉末，從指縫掌隙間流瀉落。

此人好高的功力。

× × ×

一連兩天，高樓劍四人，足不出房。

連一日三餐，皆在房中用膳。

每日，尖咀縮腮，綠豆眼的小二，都到他們房中幾次，不是冲茶，就是奉巾，

高樓劍四人皆不在意。

草頭和尚悶在房中，只好整天喝酒。

祖誼則蒙頭大睡。

高樓劍和崔菁菁兩人，閑談度日。

尖咀縮腮綠豆眼的小二，看在眼中，對四人的怪行，感到奇怪。

曾有一次，為草頭和尚送來兩罎酒，乘機對草頭和尚道：「大師，小的不明白，為何悶在房中喝，不到外面去喝？」

草頭和尚怪眼一翻，喝了一大口酒，怪聲道：「有你替和尚買酒來，為什麼還要出去喝？」

問得尖咀縮腮綠豆眼小二無言以對，只好皮笑肉不笑地退出房間。

× × ×

長髯老者負手站在庭前，焦急地不住拿眼睛瞥視走廊。

洗伯寧神色匆匆地奔進，未等他站定，長髯老者急聲問：「消息如何？」

洗伯寧站定，垂手道：「回總座，五鼠傳來消息，四人整天留在房中，足不出棧，連草頭和尚這個閑不住的人，也乖乖的悶在房中喝酒，不知他們葫蘆賣的什麼藥？」

長髯老者沉思一會，自語道：「莫非他們發現了咱們的陰謀？——無可能，然則，他們為何不採取行動？令人費解！」

洗伯寧站着，不敢接口。

長髯老者俯首望地，良久，才抬起頭道：「洗舵主，你立刻趕去揚州，察看一下，但不要採取行動。」

洗伯寧欠身道：「是！」

遲疑一下：「總座，這裏……」

長髯老者揮手道：「這裏有本座和兩位供奉，足可應付！快走吧！」

洗伯寧立時轉身如飛而去。

長髯老者在庭前不斷踱步，費盡心思，就是不知高樓劍四人，何以不對莊院立刻採取行動。

× × ×

今天，草頭和尚可高興了，悶了兩天，今天終於可以在揚州城散心，到第一樓喝酒。

一陣風般，草頭和尚出了客棧。

祖誼也跟着出了門。

高樓劍與崔菁菁結伴，在熱鬧的街市上隨意蹓躂，東瞧瞧，西看看，就像新婚不久的小夫妻。

× × ×

草頭和尚坐在第一樓二樓的臨街窗口旁，暢快地喝着酒，不時滿有興趣地俯首望着熙來攘往的行人。

在他斜對面的牆角，坐着一個目光閃爍不定，上唇留着幾根金黃鼠鬚的瘦削漢子。

閃爍的目光不時地閃溜到草頭和尚身上。

× × ×

祖誼一出客棧門，直往揚州城奔外去，好像急於要趕到那裏去的樣子。

夾在人羣中，有一名臉色青青，尖咀削頰的矮小漢子不即不離地盯視着祖誼。

祖誼大步奔走着，也不理路上行人的注目，出了揚州城，一直折往西，直奔下去。

秋風送爽，秋陽高照，祖誼悶在房中兩天，早已睡得骨頭也有點硬了，如今走在天清氣爽，遍野黃菊，一彎流水的郊野外，整個人都覺得心暢神爽。

腳下不停，順着流水，繞過一個土崗子，來到一座林子前，祖誼一閃入林。

× × ×

走在熙攘熱鬧的大街上，劉覽着街道旁的店鋪，高樓劍指點着，和崔菁菁在談說着。

隨着人潮，兩人轉入另一條街道。

高樓劍裝着和崔菁菁談笑，低聲道：「菁菁，妳有感覺到有人跟踪咱們嗎？」

崔菁菁臉現嬌笑。口裏低聲道：「感覺到，但不能確定。」

高樓劍邊行邊低聲道：「知道就成了，不要打草驚蛇。」

兩人在揚州城內劉覽，直到傍晚時分，才回到客棧。

× × ×

祖誼閃身入林不久，林外閃縮着出現一人，正是那臉青青，尖咀削頰的矮小漢子。在林外左窺右望，樣子有點焦急。

也許是突然失去了祖誼的踪影，所以焦急。

祖誼藏身林中，看清了林外仍在不時左右四下探看的矮小漢，心裏暗道：「原來是漳州五鼠中的老三，水老鼠！」

水老鼠幾次探首望向林中，幾經躑躅，終於閃縮着閃躍入林。

祖誼心中暗笑，也不去驚動他，目的已達，從林子的另一頭鑽出，身形一起，飛躍着奔回揚州城。

留下水老鼠仍在林中亂鑽。

× × ×

草頭和尚在第一樓喝得酩酊大醉，幾乎站不起身，好艱難，才撐着桌子，站起身，身軀幌搖着，從懷中掏出一錠銀子，本想拋在桌上，却錯手拋在椅上，醉眼乜斜，腳步浮動，左搖右擺，一步一顛，離桌走向梯口。

身子左撞右碰在別的食客桌子上，弄到杯盤傾跌，惹來一陣咒罵聲。

可能是醉得太厲害，不辨東西，他不往樓梯口走，竟然跌跌碰碰地直朝坐在牆角，目光閃爍，上唇留着幾根金色鼠鬚的漢子那裏走去。

店伙見他醉得厲害，想上前攙扶他，已自不及，他已一頭栽在那漢子的身上，令到那漢子差點仰翻在地。

目光閃爍漢子手快腳快，一手扶抓着桌子，雙腳一分，撐在地上，才沒有連人帶椅，仰翻在地。

口裏大聲咒罵着，目中兇光一閃，倏然點出的一指差點點在草頭和尚背心大穴上，終於忍住了，改點為拍，一掌輕拍在草頭和尚肩背上，一拍一抓，將草頭和尚自他身上掀翻在地。

草頭和尚死豬一樣，翻跌在樓板上，一動不動，酒氣薰天，鼾聲如雷，已然醉倒在地。

那漢子氣憤地站起身，恨恨地望了草頭和尚一眼，拋下一錠銀子，大步下樓而去。

草頭和尚被店伙合力抬下樓，往門口一扔，「叭噠」一聲，草頭和尚趴在街上不動，只有鼾聲震天價响起。

好事的人立時圍着看熱鬧，其中有那個目光閃爍，上唇留有幾根金色鼠鬚的漢子。

× × ×

吃過晚飯，四人聚在高樓劍房中。

高樓劍首先問：「大師，祖兄，今天可有收獲？」

草頭大師苦着臉道：「收獲是有，不過，和尚却被人當醉酒鬼，給扔出門外！那像你兩位，手拉手，糖黐豆那樣寫意風流。」

他說的當然是高樓劍與崔菁菁兩人。

崔菁菁紅暈上頰，啐一口，嬌聲嗔道：「大師老沒正經的！到底有何發現？」

草頭和尚嘻哈笑道：「發現了漳州五鼠中的老大，金鬚鼠。」

復又怪笑道：「可笑他金鬚鼠，被和尚詐醉撞入他懷中，他還以為和尚真的醉了，被和尚作弄了也不知！」

高樓劍認眞地問道：「大師沒有認錯人？」

草頭和尚一瞪怪眼道：「和尚又不是眞醉，豈會連金鬚鼠唇上的幾根金色鼠鬚也看不清！」

崔菁菁滿有興趣地笑問：「大師，金鬚鼠的鬚，眞是金色的？」

草頭和尚怪眼一翻：「妳不信，不信，有機會，等和尚從他唇上拔一根來給妳看看，是不是金色的！」

說着做了個拔鼠鬚的滑稽動作。

引得三人忍俊不禁，崔菁菁更是笑彎了腰。

祖誼忍住笑：「依在下看來，只怕漳州五鼠齊集漳州，在下也發現了，跟踪在下的，是漳州五鼠中的老三，水老鼠！」

草頭和尚瞪着高樓劍，問道：「現在輪到你了，今天你兩人，有何發現？」

高樓劍揚眉道：「當然也發現了有人跟踪，不過，成績不如理想，由於大街上人多，發現不出跟踪者是誰。」

草頭和尚道：「只要發現有人跟踪就夠了！」

祖誼道：「好在高公子遠見，不然，咱們當晚行動，就糟透了，咱們的一舉一動，原來早已被人監視！」

崔菁菁道：「想來，那神秘莊院，一定早有佈置，只等咱們去跌落陷阱！」

草頭和尚道：「咱們解決了漳州五鼠，就等於解決了他們的眼睛，到時，咱們來個突襲，使他們措手不及！」

高樓劍道：「大師說得對，在下也有這個意思，所以在下才要大師和祖兄分開行動，目的就是引出他們的人來，好將他們解決掉，免得他們像吊靴鬼一樣，無時無刻都在盯着咱們。」

崔菁菁道：「大師與祖大俠已發現兩鼠，相信跟踪小妹和劍哥的一定是其中一鼠，還有三鼠，還未露臉，現在首要的問題，就是要設法找出還未露臉的三鼠！」

高樓劍神秘地道：「我已發現了一鼠，現在只剩兩鼠！」

崔菁菁急忙問：「劍哥，那一鼠你是怎樣發現的？在哪裏，他是誰？」

崔菁菁一口氣提出三個問題。

草頭和尚怪笑道：「高公子，和尚我也發現了。」

崔菁菁催促道：「大師快說！」

祖誼放低聲音道：「高公子，大師，如在下沒有看錯，是不是那個尖咀縮腮的店小二？」

高樓劍和草頭和尚無言點頭。

崔菁菁驚聲道：「什麼？原來那店小二是五鼠之一？」

草頭和尚道：「漳州五鼠，改得了裝扮，改不了他們的鼠相！」

高樓劍道：「在下不認識漳州五鼠，故此不敢確是他是五鼠之一，自從咱們住進客棧，我就覺得這個店小二有點可疑，一個店小二，斷不會留長指甲的，而這個店小二雙手十指留了好像鼠爪一樣的指甲，我就起了懷疑，及至聽大師和祖兄道說發現跟踪的人是漳州五鼠中的兩鼠，聯想到一個店小二不應留有的像鼠爪一樣的指甲，才敢斷定他是五鼠之一！」

崔菁菁問：「不知此人是五鼠中的老幾？」

草頭大師道：「他就是五鼠之中的老二，尖咀老鼠。」

高樓劍道：「祖兄，你常時在江湖走動，對漳州五鼠一定很熟悉，請說說，漳州五鼠，究竟是那五鼠？」

祖誼道：「據在下所知，五鼠的老大是金鬚鼠，老二就是扮成店小二的尖咀鼠，老三是追踪在下的水老鼠，至於老四，是白臉鼠，老五是鬆毛鼠！」

崔菁菁道：「小妹聽聞漳州五鼠的大名很久了，只聽其名，不識其人，現在聽祖大俠一一介紹，才知道五鼠各自的名號，亦見到了其中的三人。」

高樓劍道：「漳州五鼠，在江湖黑道上大有名氣，想不到也為人所用。」

祖誼道：「還有兩鼠，怎樣才能令他們現身露面呢？」

高樓劍道：「跟踪在下和菁菁的一鼠好辦，現在只剩一只深藏不露的老鼠！咱們要想個好辦法，將他從洞中引出！」

草頭和尚問道：「高公子，想必你已想到了一個好辦法，說給和尚聽聽！」

高樓劍故作神秘地道：「山人自有妙計，天機不可洩漏！」

三人會意，不再問。

草頭和尙站起身，打了個呵欠：「和尙眞的醉了，要去睡它一覺了！」

祖誼站起身：「在下也要回房了。」

於是各自回到房中。

× × ×

夜深，風寒。

長髯老者秉燭獨坐，似有所待。

脚步聲從通道傳來，長髯老者精神一振，冷電一樣的目光射向堂外。

隨着步聲，一條人影快速地在黑暗中現身堂前，大步跨上堂，朝獨坐交椅上的長髯老者行了一禮：「回總座，屬下連夜從揚州趕回來了。」

原來是冼伯寧。

長髯老者一擺手道：「冼舵主，辛苦你了，坐下說話。」

「謝總座！這是屬下本份。」一屁股坐在左手一張椅子上。

長髯老者注目問：「草頭和尙一行的動靜如何，那年青人是否高樓劍？」

冼伯寧欠身道：「回總座，據尖咀老鼠說，草頭和尙與祖誼兩人均稱呼年青人爲高公子，而崔菁菁則稱呼他劍哥，此人肯定是高樓劍！」

長髯老者臉露陰笑道：「高樓劍，你終於出現了，好！只要你到莊院來，要你有來無去！」

接問：「他們的動態如何？」

「他們不知弄的什麼玄虛，躲在房中兩天，今天一大早四人分作三批，草頭和尙一人在第一樓喝個酩酊大醉，被店伙像拖死狗一樣扔出門外；祖誼則一直出城而去，在城西郊一處樹林子失了踪，害得水老鼠在那裏轉了半天，原來他早巳回到城中；至於高樓劍，與崔菁菁在大街上逛來蕩去，逛了好一會，才回到客棧。」冼伯寧說。

長髯老者蹙眉沉思，好一會，才開聲道：「究竟他們這樣做是什麼意思？目的何在——？唔，高樓劍此人確不簡單，莫非他們這忽靜忽動，是爲了想查出有無人跟踪監視他們？」

冼伯寧道：「總座，大有可能。」

長髯老者握拳道：「高樓劍，你果然厲害，老夫倒要鬥一鬥你！」

目注冼伯寧問：「五鼠可有被他們發現？」

冼伯寧不敢肯定地答：「屬下回來前仍未見他們採取行動，想來不會吧？」

長髯老者道：「通知五鼠，小心監視，不要露出痕跡。」

冼伯寧站起身：「屬下立刻去辦！」

長髯老者擺手道：「慢着！」

「總座還有吩咐？」冼伯寧止步。

長髯老者沉吟道：「這樣等下去不是辦法，唔，明天再無動靜，立刻採取行動！通知揚州分舵，隨時準備！」

「是！」冼伯寧遲疑一下，「總座，屬下不明，爲何不在他們一到揚州，立刻調人手，來個迅雷不及掩耳，打他們一個措手不及！將他們一舉擊殺！」

長髯老者陰笑道：「冼舵主，有兩個原因，一，當時咱們還未確實高樓劍是否就是那年青公子，是則固然好，若果不是，雖然能一舉將四人擊殺，但過早暴露了本帮的力量，特別是揚州分舵的力量，終是得不償失，二，本座巳在此佈下羅網，與其勞師動衆，何不以逸待勞，請君入甕，既不張揚驚動，又可萬無一失，何樂而不爲，有這兩大原因，本座何必在揚州動手！」

冼伯寧道：「然則，爲何現在又通知揚州分舵的人，準備動手？」

長髯老者目射兇光：「因爲現巳查實高樓劍就是那年青公子，而他們又似有所覺，爲了免生枝節，夜長夢多，說不得只好在揚州動手了！只要能除去高樓劍，除此大患，一切在所不計！」

「屬下明白了，屬下告退，立刻着人去通知他們！」冼伯寧轉身下堂而去。

計殲漳州鼠　群俠陷羅網

初更起，四條人影先後從如雲客棧後院越牆而出，分四個方向，奔躍而去。

剎那，身形隱在夜色中。

緊跟着，四條閃縮如鼠的身形，先後出現，略一猶豫，立刻縱身飛躍，向先前四條人影奔躍的四個方向，追躡下去。

× × ×

城西郊，傍河樹林子，一條身形一閃入林。

郊野寂靜，只有秋蟲此落彼起的鳴叫，風吹草樹動，不時發出陣陣沙沙聲。

今夜有月，也有雲。

輕雲掩月，灑下一遍迷濛的月光。

河水靜靜地流着，泛閃起道道粼光。

一條人影，閃縮鼠行在草樹亂石間，藉以掩蔽身形。

如老鼠出洞一般，閃縮，驚疑，快捷，無聲，人影很快掩近林子邊，雙目閃閃有光，正不斷探首窺伺黑森森的樹林子，那情形，有如一只老鼠，明知前面有塊肥肉，却又怕有陷阱，在閃縮不前，左右窺看一樣。

那身形掩在一叢雜草後，眼望樹林子，就是不敢進去，就像老鼠恐防捕鼠器一樣。

秋虫在不歇地鳴叫，那人影也閃縮不定地在窺望，驀的，似有所覺，猛然回首，月色迷濛下，不知何時，一條壯健的身影巳然站在背後數尺外，驚得那條伏身草叢的身影，像受驚的老鼠一樣，猝然竄退數尺。

壯健的身影跟着迫進數尺，冷笑一聲：「水老鼠，站起來吧，你不是跟踪我嗎？我現在就站在你面前！」

語聲好熟，原來是祖誼！

那竄退的身影，原來是漳州五鼠中的老三，水老鼠！

水老鼠目光如鼠，閃爍不定，猶豫了一下，猛然身形一個斜竄直往河邊竄縱！

祖誼似巳早防到有此一着，冷哼一聲，身形倏起，後發先至，阻截住水老鼠竄縱的身形。

水老鼠不發一聲，竄縱的身形倏一頓，一個鼠跳，身形躍起，越過祖誼頭頂，撲通一聲，水面微起漪漣，沒入水中。

祖誼估不到水老鼠反應如此敏捷，猝

不及防下，攔阻不及，眼看着水老鼠躍入河中。

從水老鼠躍入河中，水面微起漪漣，沒有激濺起大蓬水花看來，水老鼠不愧是水老鼠，水性精通得很。

眼看水老鼠躍入河中，祖誼一點也不着忙，一步躍到河邊，雙眼瞬也不瞬，就着月光水映，運足目力，注視河面。

他早巳查明，這條河的水只有人的大腿深。

果然，水老鼠入水即猛然躍起，可能不知河水只有大腿深，剛才躍落河中的勢子太猛，頭頂猛然撞入河泥中。

只見他躍離河面的身形，頭部稀糊糊一片，滿是泥漿。

可能是整個頭扎入爛泥中，人在水面，雙手往臉上亂抹，未待祖誼出手，巳然沉身，沒入水中。

祖誼心裏暗笑，也不採取行動，雙目精光熌熌，注視着由動蕩逐漸趨於平靜的水面。

河水又靜靜地，泛閃着粼光流動，水面一片平靜。

祖誼知道，任是水性精通的人，若在這樣淺的水中潛游，必定會帶起一條水紋，就像大魚游在淺水一樣，水紋自起。

祖誼目注方圓二丈的河面，瞬也不瞬，注視着河面的動靜，不採取行動，似在和水老鼠鬥耐力，他相信水老鼠始終會冒出水面透氣的。

出乎他意料，水老鼠足有盞茶時光，就是不冒頭吸氣。

水面亦無動靜，河水歡暢地流着。

祖誼似巳不耐，手一動，兩根鐵管巳拿在手中，手一合，「咔」一聲，兩管成一管，足有八尺七寸長，管頭如槍尖般尖削鋒銳，正是他的成名獨門兵刃；「穿喉銼」！

管尖在月光下泛閃着寒光，拄地一撐，人巳在空中，身形一旋，盤在河面上空，「刷刷」連聲中，穿喉銼密如暴雨般，在方圓二丈多的河面中，刺插個遍。

水動泥污湧，河水猛然一陣翻，湧起大片泥污，倏的一條水紋如綫，疾速順流連劃起。

水老鼠被祖誼穿喉銼一陣亂刺亂插，在河底藏身不住終於遁逃了！

祖誼目光如炬，早巳看到河面劃現的一條水紋，吸一口氣，穿喉銼在水下泥中一點，人如天馬行空，一連幾個點插，掠空急追，霎眼身臨水紋泛動的河面上空，手一抖，穿喉銼一刺十八插，追着那道水紋，疾刺而下！

水老鼠在水下的身形好快，十八銼竟然落空，插不中！

祖誼穿喉銼一點河水，身形縱掠，追着那道水紋，霎眼超前，猝然一銼刺落！

銼尖才入水，水底一個勁竄游的水老鼠，像看見一樣，倏的水紋一彎，竟然掉頭逆水而上。

到現在，水老鼠在水底，依然未透過一口氣。

祖誼手急眼快，穿喉銼入泥，身形在空中半旋，直追那道逆水而上的水紋！

逆水而上，當然沒有順流而下那樣快速，水老鼠似巳知道弱點，水面的水紋忽然左彎右曲，人在水底，如穿花蝴蝶般，成三字形竄游！

這樣一來，祖誼雖然在水面空中，不受逆流影响，身形速度依舊，但想刺中他，就增加了困難。

祖誼人在水面空中急掠，看得清楚，只好左一銼，右一銼追着那道水紋刺插！

祖誼一連五十九銼，依然刺不中在水底竄游的水老鼠，不由有點心急，知道這樣追着刺插，始於不是辦法，處於被動，一定要爭取主動，他心裏一動，忽然有了主意，穿喉銼往水中急點，人如飛虹，一下子掠空七八丈，越過了水面中正在左右竄動的水紋足有三丈左右，人在空中盤旋而下，手中穿喉銼隨時準備刺下，目光盯注水面，霎時水紋巳到左前方，覷準了水紋往右一繞，沒有那樣快速的刹那，一銼猝然刺下！

水底的水老鼠，不能看見在河面空中的祖誼的行動，以爲他仍在啣尾追刺，作夢也料不到祖誼在前面等着！

祖誼一銼刺落，河水猛然翻動，就像蛟龍鬧海一樣翻騰着，水花飛濺，水翻泥湧，「咕嚕，咕嚕」的，大量水泡冒起，在迷濛的月色下，仍然見到翻動的泥水，夾雜着暗紅色的血水。

穿喉銼刺落水中，祖誼巳感覺到刺中了，手上加勁，竟然一銼過而，銼尖沒入泥中。

心中大喜，身形斜掠，落在河岸上，手中穿喉銼隨着帶起一團黑影，看形狀，就知道是個人。

手中銼猛然一起，隨着水花飛揚，穿喉銼穿着那濕淋的黑影，挑起半空，洒下疏落的水點，「叭噠」一聲，那穿在鐵銼上的黑影，落在地上。

祖誼手一抽，從那黑影身上抽回穿喉銼，上前兩步，戒備地俯首探看地上那團黑影。

果然是水老鼠，像死老鼠一樣攤在地上，一身水淋淋的，滿頭滿身，是泥是水，頭歪在一邊，一動不動。

伸手一探鼻息，死了！

腹部有個血口，正在冒湧着血水，也分不清是血是水。

祖誼搖頭自語：「可惜竟然死了，不知他們找到活的沒有？」

一手抓起水老鼠濕淋淋的屍身，奔進林中，一會，立時從林中躍出，扎量一下天色，直往東面飛躍而去。

× × ×

「終於給和尙捉住了你這隻金鬚鼠！」草頭和尙將手中提着的人一把摔在地上，坐在一塊石上。

地上的金鬚鼠身不能動，一雙鼠眼，在亂閃。

荒野草長，草頭和尙注視着地上被點了穴，不能動彈的金鬚鼠低聲怪笑着：「金鬚鼠，任你奸猾如鼠，始終逃不過和尙的掌隙指縫！」

地上的金鬚鼠，骨碌着鼠目，不出一聲。

草頭和尙低笑道：「金鬚鼠，別轉念頭，你逃不了，這裏沒洞沒孔，也不會有人來救你！」

金鬚鼠躺在草中，身不能動，口却能

言：「和尚，你爲何將我捉住？」

草頭和尚怪笑道：「啊哈！和尚不曾問你，爲何要像吊靴鬼一樣跟着和尚，反來問和尚爲何將你捉住，眞有你的！」

怪眼一瞪，沉聲道：「金鬚鼠，和尚也不問你爲何要跟踪，只問你幾個問題，答得清楚明白，饒你一死！」

金鬚鼠不語，鼠眼在草頭和尚臉上亂轉！

「第一個問題，鬆毛鼠現在哪裏？」

金鬚鼠嘿一聲道：「你以爲我會告訴你？」

草頭和尚怪笑一聲，目光注定在他上唇的幾根鼠鬚上，不懷好意地笑着。

金鬚鼠被看得心頭發慌，强壓心中恐慌，道：「和尚，你待怎樣？」

草頭和尚伸出拇食二指，拈挾着金鬚鼠上唇上一根足有三寸長的鼠鬚，怪笑道：「不怎樣，和尚聽說你視鬚如命，待和尚將你僅有的幾根鼠鬚，逐根拔下來，拿去換酒喝！」

手一起，金鬚鼠低叫一聲，臉上肌肉顫動，雙目驚怕地亂閃。

草頭和尚已然拔下他一根金黃的鼠鬚，拈在二指中，嘖嘖有聲，道：「好一根天下獨一無二的鼠鬚！」

說着，吹口氣，將指中的金鬚吹落金鬚鼠臉上。

金鬚鼠肉痛地看着那根金鬚，飄落在地面上。

草頭和尚滿有興趣地，伸手再拔。

金鬚鼠將他上唇幾根金黃色的鼠鬚視作命根子，視作獨門標記，少了一根，他巳肉痛不巳，眼見草頭和尚伸手再拔，慌得他急聲道：「不要拔！我說，我說！」

草頭和尚怪笑道：「捨不得幾根寶貝鼠鬚了嗎，快說！」

「老五在如雲棧！」金鬚鼠唯恐草頭和尚手下不留情，再拔下他一根鼠鬚，慌忙說出。

草頭和尚說道：「啊，原來也在如雲棧，想不到，一家客棧，竟然藏了兩只大老鼠！」

接問：「客棧有伙記，老板，掌櫃，這多人，怎知那個是他？」

說得了一句，不妨說第二句，金鬚鼠答：「掌櫃就是他！」

草頭和尚低聲道：「想不到，一只專會偷食，見不得光的老鼠，竟然做了掌櫃，看來他一定做了很多見不得光的事！」

接又道：「唔，總算將這只不露臉，見不得光的鬆毛鼠找到了！」

嘻笑着，草頭和尚問道：「四只老鼠負責追踪監視，剩下他一只老鼠，負責什麼？」

金鬚鼠猶豫着不說。

草頭和尚二指一沉，又拈住了他一根鼠鬚，輕輕拉緊。

金鬚鼠語帶哭聲，急道：「不要拔！我說！」

草頭和尚嘻笑道：「下次問你，再如此，一根不留！」

「老五負責連絡，傳遞消息！」金鬚鼠翻着老鼠眼。

「同哪裏聯絡？」草頭和尚像老貓戲鼠，一只手撥弄着他那幾根鼠鬚。

「同本幫總座連絡。」金鬚鼠連忙回答。

「消息傳遞到哪裏？」

「傳遞到城東二百里以外的一個莊院中！」

「總座是誰？」草頭和尚絕不放鬆，追問下去。

「……」金鬚鼠竟然閉口不語。

草頭和尚手起，拔下他一根鬚。

金鬚鼠肌肉顫動，痛惜地望着草頭和尚二指拈着的一根鬚，硬是沒有開口。

草頭和尚怪眼一翻：「再不說，全部拔光，讓你做只光毛老鼠！」

金鬚鼠臉色大變，閉起雙目不語。

草頭和尚二指一落一起，又一根鼠鬚被拔掉。

金鬚鼠仍是閉目不語。

草頭和尚奇怪了，怎麼一提起總座，就拚着不要珍逾生命的幾根鼠鬚也不要了，不由性子一惱，喝道：「難道你連幾根珍逾生命的鬚鼠也不要了？」

金鬚鼠渾身一震，張開眼，哭聲道：「若我說了，不要說幾根鬚，連生命也不保，還要那幾根鬚來何用？」

草頭和尚被他這一說，一時倒無話可說。

金鬚鼠乘機道：「大師，在下實在不能說，說了一定會死，你巳知道老五是誰，放了我吧！」

草頭和尚怪眼一瞪：「你說了，怕被殺死，不說，難道不怕和尚將你殺了？」

金鬚鼠語氣一硬：「說是死，不說也是死，我金鬚鼠就讓你殺了吧！」

草頭和尚一時拿他沒了辦法。

搔着頭皮，草頭和尚只好再一次恐嚇：「你眞的不怕死？」

金鬚鼠乾脆閉上眼不答。

草頭和尚冷哼一聲：「你以爲你閉咀不言，就難倒了和尚，哼，和尚讓你嚐嚐生死兩難的滋味，看你說不說！」

雙手作勢點拍，怎知一眼看眞金鬚鼠，不由臉色一變，一手撥起金鬚鼠歪垂在肩旁的腦袋，另一手按在他的鼻子上，氣息全無，死了。

金鬚鼠咀角淌出紫黑的血漬，雯眼間，七孔流血，血色紫黑，顯是服毒自殺！

臉色跟着轉黑。

草頭和尚不由脫口道：「好厲害的毒藥！」

隨又一拍大腿：「怎麼我會想不到，哼，該死，寧願服毒死也不說出那人是誰來！」

抬眼望天，自語道：「既然死了，再也問不出什麼，和尚我把你埋了，積點功德！」

於是在地上亂刨，刨出個大坑，將金鬚鼠的屍身放落土坑，埋了，站起身，拍拍手，身形一起，望東如飛而去。

× × ×

城東，離城牆不到百十步處，有一座破敗的小廟，廟中牆頹門敗，供着的神像斷頭缺臂，不知供的是何方神佛，牆上，破敗的案上，蛛網塵封，顯巳荒棄很久，也沒有人到。

今夜却有人到。

先是一條人影縱落廟前，略一打量回顧，閃身進入廟內。

不到一盞茶辰光，先後縱落兩條人影，一閃入廟。

不到一刻，一條人影又到，也是一閃進廟。

廟內立時响起低沉的語聲。

「大師，因何來遲，事情很棘手？」是高樓劍的聲音。

「還不是爲了從金鬚鼠口中，問出了鬆毛鼠的下落，所以阻遲了！」是草頭和尚的語聲。

「問出些什麼？」是崔菁菁嬌柔的語聲。

「問出了鬆毛鼠的身份下落，原來鬆毛鼠就是客棧的掌櫃。並問出了，鬆毛鼠專責連絡和傳遞消息，所以咱們發現不到他。還有，鬆毛鼠是和揚州城東，二百里外的一座莊院連絡，就是和尚探過的那座莊院，可見他們一定早有準備。」

語聲一頓又起：「可惜，問不出誰在莊院中指揮。被他稱作總座的人是誰！」

「他不肯說？」是祖誼低沉的語聲。

先後進入廟中的四人，原來是他們四人。

草頭和尚坐在廟中破神案上：「他豈止不肯說，還服毒死了！」

崔菁菁驚問：「爲了什麼？」

草頭和尚嘆口氣道：「他說，說也是死，不說也是死，所以乾脆服毒自殺了，都是和尚一時疏忽，想不到他將毒藥藏在舌底，一時不察，就這樣死了！」

高樓劍道：「大師，你的收獲很大，從金鬚鼠寧願死也不肯說出這個被稱爲總座的人物的身份姓名，可知道這人定是個很重要，很可怕的人，說不定就是組織的首腦人物。」

「公子說得對，和尚就是想不到！」草頭和尚一拍後腦，「高公子，你們三人的收獲又如何？」

高樓劍道：「在下也問到一點東西，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從尖咀老鼠口中，問出了他們這個帮會的名稱！」

草頭和尚問：「叫什麼名稱？」

「他們這個帮會，就稱作『一統帮』，顧名思義，想是一統天下的意思。」

草頭和尚怪叫道：「這班龜孫子，好大的口氣！好大的想頭！」

崔菁菁嗔道：「大師又亂說了！」

「和尚亂說什麼？」草頭和尚摸着後腦，隨又恍然道：「崔姑娘，和尚一時氣不過他們取了這個名稱，一時說溜了咀，不要見怪。」

崔菁菁坐在一個破拜墊上，嫣然一笑：「大師，小妹怎敢見怪，不過提醒大師吧了！」

草頭和尚道：「高公子，除了這，還問出些什麼？」

高樓劍坐在牆角地上，答道：「還有是和你一樣，問出鬆毛鼠的下落和身份，好可惜，和大師你一樣，問不出『一統帮的帮主是誰。」

「也是寧死不說？」草頭和尚問。

「是，任在下怎樣說，就是不肯說，在下沒法，只好將他點了昏穴，藏在一所破屋中，並廢了他一身武功，不讓他再助紂爲虐！」

草頭和尚問：「崔姑娘，祖大俠，兩位成績如何？」

祖誼坐在破門邊望着崔菁菁，意思是讓她先說。

崔菁菁一笑道：「很可惜，白臉鼠被我發現截住後，立刻就逃，逃不了，就拚命，一交手就用上了陰毒無比的鼠爪功，令到我不得不全力對付，一下子錯手殺了他，一句話也問不到，眞可惜。」

祖誼見三人目光望着他，雙手一攤，苦笑道：「水老鼠不愧是水老鼠，在下一不提防，被他竄入河中，差點被他借水遁逃了，幾經追截，才將他刺殺在河中，也是一句話也問不到。」

再將大戰水老鼠的經過，說了一遍。

三人聽得不由噓了口氣，高樓劍說道：「如非是祖兄，換了在下，可能給他逃了。」

祖誼道：「祖某就是想到這一點，萬一給他逃了，今夜咱們的行動就白費了，所以盡全力將他刺殺了。」

「咱們現在巳經查出了五鼠的下落，是不是立即採取行動？」祖誼問。

「立即採取行動！不然，天亮後鬆毛鼠不見尖咀老鼠回去，一定起疑，通知莊院，那時，莊院一定加强戒備或對咱們採取行動，鬆毛鼠等於是莊院放在揚州的耳目，鬆毛鼠一除，莊院就等於一個人失去了耳目，行動不便，咱們一定要立即除去鬆毛鼠，切斷消息，然後來個出其不意，令到他們手忙脚亂！」高樓劍揚眉說道。

「劍哥說得對，除去鬆毛鼠，咱們連夜直赴神秘莊院，攻其不備，相信危險不會那樣大！」崔菁菁說。

「高公子與崔姑娘說得有道理，事不宜遲，咱們立刻趕回客棧動手！」草頭和尚跳下神案。

祖誼從門邊站起身。

高樓劍三人，跟着閃躍而出。

× × ×

鬆毛鼠躺在帳房床上，雙目骨碌碌轉個不停，望着帳頂出神。

今天晚上，自從四鼠跟踪高樓劍四人後，至今沒有消息，令他感到心神不安。

他覺得奇怪，這種不安的心情從來沒有出現過，隨着時間的流逝，夜越深，不安的感覺越重，他曾經幾次坐起又躺下，躺下又坐起，後來，乾脆下床，繞室而轉，就像一隻被困在籠中的老鼠繞籠竄走。

他幾次衝動得想派人去探查，但，想到冼伯寧前天帶來的手令——不得動用揚州分舵力量，免得暴露力量，又不敢了。

負手站在窗前，突的房門外有輕微的聲响傳來，他像隻出洞老鼠一樣精警，立時將目光轉注房門。

房門外一點動靜皆無，他仍戒備地注視着，過了一會，那有動靜？他放鬆了神經，心裏暗自道：「可能聽錯了。」

將目光移回窗前，倏的房門又有異聲响起！

霍然側轉身，面對房門，鼠目中精光暴射，五指彎曲如爪，一聲不响，全神戒備着，目注房門。

就在他凝神戒備着望向房門的剎那，「噗」一聲輕响，窗紙被戳破，一支尖削鋒銳，狀如鋼錐的棒尖，颯一聲穿窗而入

其快無比，一下子點在他的大動脈上。

他驚覺得也算快，但快不過破窗而入的鐵錐，剛想有所動作，鐵錐已迅速地輕點在他頸後大動脈上，心頭一寒，整個人僵在當地，動也不敢一動，因為他一動，觸膚生寒的錐頭就會戳破他的頸後大脈！

門外人不知弄的什麼手法，閂着的門閂，竟然無聲地被推開，門閂自動斷折，一顆有半寸長短髮的腦袋首先探入，跟着閃進身軀，滿是補釘的僧袍，破草鞋，是草頭和尚！

草頭和尚嘻着臉，對動也不敢一動的鬆毛鼠全身打量一遍：「想不到你就是鬆毛鼠，你是五鼠中最不像老鼠的一個，唔，倒像個買賣人，怪不得咱們從不對你加以注意，起疑心。」

摸着頭上像針一樣的短髮，嘻嘻一笑道：「你是鬆毛鼠，和尚怎樣看，也看不出你的毛鬆在哪裏？」

說得僵直站着的鬆毛鼠，啼笑皆非，要不是有一支尖錐抵在頸後大脈上，眞想一爪將眼前的草頭和尚抓出五個窟窿，讓他嚐嚐漳州五鼠的鼠爪功滋味！

看見草頭和尚出現，頸後大脈上抵着支冰涼的鐵錐，他已心感不妙；四鼠一定出了事，不然，怎會被追踪的人回來了，反而追踪的四鼠不見回來，而且會找到他，如不是四鼠出了事，落在他們手中，怎會知道他的身份，找出了他，想到了這，他一顆心直往下沉，爲了證實自己的猜想，顫着聲道：「在下四位兄長，是否落在你們手中？」

草頭和尚怪眼一翻：「多此一問，他們如不落在和尚手中，和尚怎會知道你的身份？找上了你？」

鬆毛鼠心頭一涼，說道：「他們是生是死？」

「三死一傷，」草頭和尚眼一瞪，「好了，現在到和尚問你！」

鬆毛鼠聽見「三死一傷」，不覺全身猛然一震。

「這間客棧，是不是全部都是你們的人？」草頭和尚問。

鬆毛鼠瞪目不答。

「你們的帮主是誰，他的身份來歷，老實說出，如有半點不實，和尚一掌劈了你！」草頭和尚拿掌作勢。

鬆毛鼠仍然不說。

「你以爲你不說，咱們就不知，四鼠早告訴了和尚。」草頭和尚詐他一詐。

「他們既巳告訴了你，還問在下幹什麼？」鬆毛鼠夷然道。

草頭和尚被他這一問，窒住了，不由氣惱地笑罵：「哈，想不到你鬆毛鼠，比尖咀老鼠還要牙尖咀利，和尚自有辦法要你說。」

語聲才落，門口走進兩人，高樓劍與崔菁菁。

草頭和尚一見高樓劍，連忙道：「公子，你來問他，和尚的口只會吃肉喝酒，不懂得問口供。」

轉對崔菁菁問：「弄妥了？」

崔菁菁抿嘴笑道：「要是沒有弄妥，我和劍哥能施施然來到帳房嗎？」

草頭和尚側身一指僵立在地的鬆毛鼠：「不過鬆毛鼠有點不妥。」

「什麼不妥？」崔菁菁訝異地看了鬆毛鼠一眼，「他不是好好的嗎？」

「和尚是說，他的嘴巴不妥，問什麼也不答，活像個啞巴！」草頭和尚突然想起什麼，對站在鬆毛鼠身前的高樓劍緊張地怪叫道：「高公子，防他吞毒自殺！」

可惜慢了一步，高樓劍被草頭和尚提醒，疾伸右手，一把揑住了鬆毛鼠的牙關，鬆毛鼠巳頭一歪，無力地垂下，從被揑開的咀巴，可以看到紫黑發大的舌頭，一縷黑血從口中淌流出來，跟着，眼耳鼻出血，臉龐迅速被紫黑之氣佈滿，身體無力地軟倒。

高樓劍左手一把攔腰挾住鬆毛鼠倒下的身軀，將他放在床上，蓋上被子，轉身對草頭和尚道：「可惜慢了一步，看來，『一統』帮的手段，的確毒辣！」

草頭和尚一拍腦袋，懊喪地說：「都是和尚不小心，怎麼不早點想起來呢。」

站在窗外，用穿喉銼抵在鬆毛鼠頸後大脈上的祖誼，在鬆毛鼠歪頭垂下時，巳收回穿喉銼，從外面走進帳房：「這般人死了也好，免得遺害江湖。高公子，趁着他們消息斷絕，咱們立刻兼程趕往莊院，如何？」

高樓劍雙眉一揚，道：「在下正是這個意思，咱們出其不意，或者可以見到那個在莊院中指揮一切，被金鬚鼠稱爲總座的人。」

「事不宜遲，咱們立刻趕去。」草頭和尚一步跨出門。

高樓劍一口吹熄桌上的油燈，房門一片黑暗，三人巳出房而去，留下鬆毛鼠的屍身，躺在床上。

×　×　×

天色微明。

高樓劍，草頭和尚，崔菁菁，祖誼四人，來到神秘莊院前面的樹林子。

四人隱身林邊樹後，在微明的天色下，細細打量離林子有百十丈遠的莊院。

「高公子，就是前面這座莊院，和尚就是從這莊院內，將高永的屍體帶出來。」草頭和尚指點着悄聲說。

「劍哥，這百拾丈距離，一無遮掩，現在天巳亮，只怕不容易迫近莊院。」崔菁菁打量着樹林子到莊院的一大片野地。

高樓劍雙目精光閃爍，對草頭和尚和崔菁菁的話，只是點點頭，沒有出聲，注視着在晨光微曦中，籠罩在霧氣中的莊院，沉思着。

一會，高樓劍似有所得，點頭道：「現在晨霧濃厚，人在其中，只是模糊一片，加上他們怎也想不到咱們會在天亮時來到，在下相信，他們一定不備。」

祖誼愼重地道：「高公子，咱們不可以等天黑再進去嗎？」

高樓劍搖頭道：「不到晌午，他們在揚州的人就會發現客棧中鬆毛鼠的屍體，和四鼠的失踪，被咱們點到昏穴的客棧伙記和老板，也發現咱們失了踪，不到黃昏，莊院中的人就會接到消息，必會加強戒備，那時，咱們再進去，就要冒很大的危險了！現在雖然天巳亮，但對咱們有利，一，他們對咱們的行踪不明。二，他們估不到咱們會在天亮時突然偷襲。三，天雖亮，霧却大，咱們可利用大霧作掩護，迫

近莊院，而且在下相信，現在和白天，是他們戒備最鬆弛的時候，咱們正好乘虛而入。」

祖誼聽得不斷點頭，佩服地道：「高公子觀察入微，條理明晰，在下佩服！」

「既如此，和尚帶頭。」身形一伏一竄，竄出林外。

三人看着他身形在晨霧中竄掠，只看到一條淡淡的身影。

祖誼跟着竄掠而出。

高樓劍與崔菁菁同時躍奔出林。

人在霧中，景物模糊。

四人盡展身形，快速無比地竄掠前進，百十丈距離，霎眼就竄掠而過，來到莊院大門左側的院牆下。

可能是大霧，或莊院中人在天亮時放鬆戒備的關係，四人安然迫近莊院牆下。

草頭和尚輕車熟路，帶着三人，繞到莊院後面，來到一棵貼牆挺立的參天大樹下。

草頭和尚一指樹上，當先縱身一躍，拔起兩丈有多，落在樹上，鑽入濃密的枝葉中。

四人先後上樹，再輕悄悄地揉升上去，離牆頭足有一丈高下處停住。

霧氣籠罩着大樹，枝葉遮蔽了四人的身形，下面莊院的人相信很難發現他們。

四人隱身樹上，從枝葉縫隙中窺看下面莊院內的情形。

居高臨下，雖然霧仍大，仍能將下面莊院的情形，看個清楚。

莊院內靜悄悄的，不聞人聲，樹下是後院，後院很大，花樹假山水池亭軒分佈其間，後院前面是後進，隔一個大天井是前進，前面是個大院子，左右兩邊一排房舍，將前後兩進，連成一個井字形，草頭和尚手指第二進正中那間向着天井的大廳，悄聲道：「和尚第一次，就是在那裏，差點脫不了身。」

手指一個小偏院道：「那間柴房，放着高永的屍體。」

高樓劍三人，很仔細地打量下面莊院的一切。

天巳大亮，霧也消散了一些。

「高公子，在下覺得奇怪，現在天巳大亮，下面怎會人影也沒一個，咱們是否採取行動？」祖誼有點疑慮地說。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既然來到，說什麼也要闖他一闖！」草頭和尚說。

「闖是一定要闖，依在下之見，咱們中四人，最好是有一人留在樹上，以防萬一，既可作應援，萬一有甚麼失閃，亦可找人來援救。」

「高公子顧慮得是，咱們誰人留下？」祖誼問。

「最好是崔姑娘留下。」草頭和尚提議。

「大師留下最合適，因爲大師對江湖武林熟悉，找起人來容易，萬一咱們有甚閃失，大師既識去『倚劍樓』，又和少林武當兩派最熟，大師最宜留下。」崔菁菁說出她的道理。

「咱們四人，只有妳一人是女的，莊院內兇險重重，崔姑娘不宜涉險，還是留下吧。」祖誼也帮着草頭和尚勸說。

「依在下之見，還是大師留下比較合適，正如菁菁剛才所說，大師留下，職責一樣繁重。」高樓劍說。

「既如此，和尚只好留下。」草頭和尚無可奈何地說。

「在下先下去！」祖誼當先從樹上縱落，如落葉一樣輕巧。

「一切小心！」草頭和尚對跟着躍落的高樓劍和崔菁菁兩人悄聲叮嚀。

高樓劍和崔菁菁，一左一右，躍落在祖誼身後，成三角之勢。

草頭和尚在樹上，緊張地掃視下面莊院的四處。

高樓劍三人站在院牆上，小心地觀察搜索，看不到有何可疑之處，也沒有發現暗樁之類。

三人交換了一個眼色，祖誼先行，崔菁菁居中，高樓劍斷後，借着花樹的掩護，直往房舍掩進。

後院一個人也沒有，令人感到奇怪。

奇怪盡管奇怪，三人仍小心地往前面掩進。

穿過月洞門，就進入後進。

祖誼閃身在月洞門後面，探首往前面探看。

「颼」一聲劈風聲響，好在他早有戒心，立時縮首，一把寒光閃閃的鋼刀貼着他鼻尖劈落，差點將他的鼻子削去。

「有……」

「撲通」一聲響，隨着月洞門內閃出高樓劍，一招手，祖誼和崔菁菁閃躍入月洞門。

貼着牆壁，一名灰衣漢子昏倒在地。

原來祖誼剛才探首，是誘敵之計，他們估到，月洞門內一定有人把守。果然不差，門內守衛只顧一刀劈落，忘了上面，可謂顧此失彼，高樓劍早巳雙手攀住牆頭，頭冒出牆頭，見牆內灰衣漢子一刀劈向祖誼，乘其不備，伸手一指，將他點倒。

一條通道直通前面房舍。

這時太陽巳升起，晨霧消散。

草頭和尚坐在樹上，對於下面發生的一切，看得一清二楚，不由點頭不巳。

三人仍是祖誼當先，彎腰伏身向房舍掩去。

一閃身，三人矮身貼在一面牆下，頭上就是窗戶。

三人屏息靜聽。

聲息全無。

祖誼慢慢抬起頭，伸舌尖舐破窗紙，從破洞中往裏看。

房內無人，只有一床一桌一椅，明顯的，房中人出外去了。

輕輕打開窗戶，祖誼縱身躍入。

眼看高樓劍與崔菁菁躍入，窗戶巳關上。

打了個手勢，祖誼閃身來到房門邊，輕輕推開一條縫，朝外窺看。

高樓劍在窗後戒備着，崔菁菁打量房中情形。

外面毫無動靜，祖誼不由將門縫開大點。

朝外一看，驚得他一把將門掩上，崔菁菁早巳看到，忍不住上前，悄聲問：「發現了什麼？」

祖誼手往門外一指，悄聲道：「天井周圍簷下柱後，滿是人。」

「有無人發現你呢？」崔菁菁緊張地問。

「大概沒有。」祖誼不敢肯定。

語聲才落，外面語聲响起：「三位，出來吧，有胆入莊，難道無胆見人？」

高樓劍這時也看到窗外迅速跑來十多名灰衣漢子，手中匣弩對準了窗戶。

三人迅速交換了一瞥目光，高樓劍低聲道：「看樣子，咱們被包圍了。」

「咱們破窗衝出去！」祖誼說。

「衝不出了。」高樓劍搖頭，窗外有了多名匣弩手，那些匣弩很强的，一次可以射出十支箭，咱們抵擋不了。」

崔菁菁正想開口，門外語聲又响起：「三位，乖乖的束手就縛吧，你們插翅也走不了。」

崔菁菁一指屋頂：「咱們撞穿屋頂，由房頂走，怎樣？」

「只怕房頂他們也有人在。」高樓劍道。

「攻其不備，好歹也要試試，咱們不能束手就擒！」祖誼從身上取下兩管鐵桿，「咔」一聲合在一起，成了根長八尺七寸的穿喉銼。

「嗆，嗆，」兩聲，高樓劍與崔菁菁先後拔出長劍。

「咱們三人，同時衝破屋頂，就算他們有人預伏在屋頂，也使他們的攻擊分散了，那就容易應付！」高樓劍手中長劍寒芒吞吐，足有半尺長短。

祖誼點頭，蓄勢以待。

三人分成品字形，距離數尺，高樓劍口中低數：「一二……」

「三」字未說出口，門外又响起語聲：「三位，再不出來，不客氣了。」

高樓劍揚聲回答道：「不客氣又將如何？」

門外語聲道：「放火燒屋，看你們出是不出！」

「好，咱們出來！」高樓劍對祖誼和崔菁菁打眼色，大喝：「咱們衝出去！」口裏喝着衝出去，身軀却離地拔起，劍在頭上，衝天炮一樣往上撞。

祖誼和崔菁菁早以會意，喝聲一起，身子同時往上疾拔而起，「嘩啦」一陣大响，三人同時衝破屋瓦，衝空而起。

人在空中。雙劍與穿喉銼在空中環身揮舞，佈起一道光牆，護住全身。

密集的「嗤嗤」聲在他們三人剛衝破屋瓦的刹那响起，弩箭如蝗，朝他三人躍在空中的身形罩射，好在他們早巳有備，一陣密集聲响中，弩箭密如落雪般，紛紛落在瓦面。

三人乘着箭雨一歇，同時落足瓦面，還未看清形勢，第二陣箭雨又到。

三人只好不停手地舞動手中兵器，舞起一道光牆，封擋勁疾射來的弩箭。

屋簷下天井中，一人揚聲道：「三位，任你們有通天遁地的本領，入我羅網，還想逃？那是白想，你們自信，能在這箭雨中衝得出去嗎？」

高樓劍心知肚明，別說是衝出去，就這樣站着全力封擋，時間一久，手一慢，就會傷在弩箭下。

箭雨一停，三人停下手，喘了口氣，同時互望一眼，苦笑。

三人趁着箭雨暫歇，打量四周形勢，對面左右房頂上跪滿了手持匣弩的灰衣漢子，停身的屋頂兩端，亦有十多個，身後月洞門的牆頭，不知何時，站滿了弩箭手，虎視眈眈，天井中站着一灰衣幪面人，左右兩人，年在五十左右，短鬚，相貌獰厲，目中兇光閃閃齊皆注視屋頂三人。

身前一人，就是發話的人，祖誼一眼就認出，此人是冼伯寧。

祖誼低聲對兩人道：「那個身穿長衫，朝天鼻，相貌醜陋的人，就是『秦中一煞』冼伯寧；站在那灰巾幪面，留有長鬚的老者左右的兩名相貌獰惡的漢子，就是黑道上有名的『天姥雙惡』，哈天風，哈天雨，兩位大概也有所聞吧？」

「『秦中一煞』冼伯寧，聽說是個獨行大盜，從不結羣成帮，而『天姥雙惡』哈氏兄弟，武功高强，從不服人，不和人交往，怎麼這三人同時出現，而且明顯的，三人皆受那長鬚幪面人指揮，眞是令人不解，莫非三人都加入了這個帮會？」高樓劍目注天井中四人，對幪面老者特別注意。

「這有什麼出奇，只要許以利祿，他們什麼也會幹，他們本就不是好人，現今這『一統帮』有心爭逐天下，他們可裂土封王，他們本就是賊，照樣可做其黑道買賣，他們何樂而不爲？」崔菁菁藐視地望着天井中四人。

「高公子，依你看，那幪面老者，會不會是金鬚鼠所說的總座？」祖誼對那幪面老者滿有興趣的。

「可能是，」高樓劍注視那幪面老者，「如果能够揭開他的幪面灰布看看他的廬山眞面目就好了，在下敢斷言，他一定是怕祖兄你認出他！」

冼伯寧在地上揚聲道：「三位，如不束手就縛，冼某要下令放箭了！」

祖誼一聲冷哼道：「冼伯寧，你神氣什麼，幾時你做了人家的奴才，沒有你主人點頭，諒你也不敢下令放箭！」

冼伯寧被祖誼幾句話，損得面目無光，渾身微顫，一張醜臉，氣得陣紅陣白。

「祖誼！冼某人今天若不將你分屍，誓不爲人！」

「有本領就上來和祖某人鬥鬥，光吹大氣，有什麼用！」祖誼故意拿話激他。

冼伯寧忽然冷靜下來：「祖誼，冼某不上你的當，你三人巳是籠中物，遲早有你受的！」

「冼伯寧，你吹什麼，祖某要來就來，要走就走，你們攔得了？」祖誼在拖延時間。

冼伯寧剛想開口，被幪面老者揮手止住：「大概你就是高樓劍吧？」幪面老者雙目烱烱，注視着高樓劍問。

「在下正是高樓劍！」高樓劍洒脫地一笑。

「眞的？」幪面老者加重語氣問。

「如假包換！」高樓劍沉聲道。

「很好！本座終於將你引出！」幪面老者移目在崔菁菁身上，目光貪婪地在崔菁菁嬌美的臉上溜轉，肆無忌憚打量着崔菁菁全身上下，「你就是洛陽名妓崔菁菁，嗯，果然天姿國色，好一個大美人！」

崔菁菁見他目光不住在自己身上溜轉

，羞恨得銀牙暗咬，恨不得將他一劍刺個透明窟窿。

高樓劍一笑道：「大概你就是那個金鬚鼠稱作總座的人吧？」

幪面人幪着面，看不到他的臉部表情，只聽他疾聲道：「高樓劍，想不到你也知道本座的身份，漳州五鼠可是給你們殺了？你還知道些什麼？」

「知道的可多了！」高樓劍故意加重語氣，「漳州五鼠無錯是死了，不過咱們只殺了二鼠，其餘三鼠，都是被你們的毒藥毒死的！」

「究竟五鼠對你們說了些什麼？」幪面老者急聲問。

「他們說出你們的組合名稱，哈，『一統帮』，好大的口氣，一統武林還是一統天下？兩者兼併吧？」高樓劍冷笑道。

「該死的五鼠！」幪面老人切齒獰笑道：「高樓劍，你不要得意，知道得越多，死得越快！」

「死？在下年紀青青，還未活够，不想死，只想你們該死的人死！」高樓劍哈哈笑道：「只怕你們也未殺得了在下。」

幪面老者聽如不聞，深沉地道：「高樓劍，你們是否爲高永之死而來？」

「一半是，一半不是。」高樓劍故意賣關子。

「那是什麼意思？」幪面老者沉聲問道。

「高永是在下堂兄，此仇一定要報，在下此行，主要是查出你們『一統帮』的陰謀野心！」高樓劍揚眉道。

「只怕你不能如願，要抱恨死去！」幪面人陰陰一笑道：「本座早巳查明，草頭和尚是你深交，才故意引草頭和尚前來，故意讓他發現高永的屍體，好讓他去找你，可惜，跟踪他的人，被他半途甩脫，找不到倚劍樓的所在，但本座知道草頭和尚會帶你來，所以一早就佈下了人手，不管你何時前來，也有來無去，你以爲殺了漳州五鼠，令到本座失去耳目，掌握不到你們的行踪，你們就可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嗎？哈哈，這一切早在本座計算中！本座問你，那野和尚如今何在，是不是躲在附近，以作應援？」

「老賊，你爲何要殺高永？」崔菁菁怒叱。

「因爲你太好管閒事了，一直在追查本帮的秘密，他知道得太多，故此不得不將他捉起來，可惜，他寧死不願說，做了嚼舌鬼。」幪面老者目露邪光：「崔菁菁，本座不會殺妳。」

「你殺得了？」崔菁菁怒聲道：「老賊，本姑娘今天一定要殺了你！」

「高樓劍，你還未回答本座，草頭和尚何在？」幪面老者故意不理會崔菁菁。

「草頭和尚？大師他去召集人手，將你們一網打盡。」高樓劍故意說謊。

「眞的？」幪面老者目光奸狡地望着高樓劍泰然自若。

幪面老者目光暴射：「那就留你們不得，殺！」

未等老者殺聲出口，高樓劍巳從幪面老者目光中看出殺機，當機立斷，一招手，當先縱撲向天井中的老者。

他本着擒賊擒王的目的，拚死也要將他刺殺。

崔菁菁和祖誼同時動作，分撲幪面老者左右的哈氏兄弟。

身形撲落，幪面老者喝聲才起，是以匣弩擦着他們三人的頭頂掠過，有不少被他們撥落，等到匣弩手重新對準他們，準備放射，却呆住了，不敢按動機簧。

是什麼原因令他們會這樣？

原因是他們若將弩箭射出，必然會將幪面老者四人也罩射及，因爲高樓劍三人巳撲近幪面老者四人，射向高樓劍三人，就等於射向幪面老者四人，天大的胆子，他們也不敢！

朝陽燦爛，高樓劍一劍當先，如天外飛虹，劍光在陽光照耀下璀燦耀目，劍炁吞吐，射刺幪面老者面門！

祖誼和崔菁菁也同時撲到，祖誼穿喉銼銼光帶起一道閃光，疾如飛星，插向哈天雨咽喉！而崔菁菁，二尺長劍陽光閃耀，刺向哈天風胸膛。

三人的勢力有若雷霆一擊，迅疾無比，幪面老者殺字才出口，三人巳飛撲到面前。

幪面老者眼色一變，疾喝：「退！」四人間不容髮間，身形疾往後飄退四丈，退入廊下。堪堪避過一擊。

高樓劍三人勢子太猛，收勢不住，飛撲落幪面老者四人站立的地方，時間只是毫髮之差。

怎知他們足尖才點地，驀的感到脚下一空，天崩地塌一聲响，三人身軀猝然下沉，剛想提氣上升，頭頂一陣箭雨射到，三人氣一窒，身軀疾往下沉。

响聲箭雨過後，地面恢復原狀，一點也看不出有何異樣，而高樓劍三人，就從地面上失了踪。

幪面老者哈哈大笑，一把將臉上的灰布扯落，從廊下走出天井，站在剛才的地方，得意地大聲道：「高樓劍這個心腹大患，終於除去了。」

哈氏兄弟與冼伯寧一齊躬身道：「總座果然算無遺策。」

長鬚老者得意地仰天長笑。

×　×　×

草頭和尚躲在樹上，對於下面發生的一切，全都清楚地看到，他眼看高樓劍三人身陷險境，被匣弩手包圍，他嚐過滋味，知道厲害，幾次想躍入莊院內帮手，但一想到高樓劍的話，又忍住了，他知道就算自己加入，也起不了作用，一樣會陷進去，於事無補，所以他强抑衝動，沒有躍入莊院。及至看到高樓劍三人撲刺幪面老者及哈氏兄弟，冼伯寧四人，心內緊張到極，猛聽一聲天崩地裂的巨响，塵土飛揚。及至聲靜塵息，擦擦眼睛，他眞不敢相信，天井還是天井，平實無異，高樓劍，崔菁菁，祖誼三人却彷彿消失在空氣中，溶化在泥土中，踪影全無，不由驚得他心胆俱裂，聽到幪面老者得意的大笑聲，心知三人凶多吉少，來不及看見幪面老者除下幪面灰巾，心裏叫一聲「苦也！」一頭從樹上栽下，人事不知。

（江湖上事故迭生，高樓劍，崔菁菁，祖誼三人生死不明，要知故事的發展，請留意劍倚危樓續集之「一劍挽狂瀾」便知分曉。）

一期完武俠奇情故事

文：楊威
圖：盧令

怒斬西霸天

不共戴天仇
相報何時了

劍客伏首

高家鎮只是四川境內一個小地方，位於涪陵、巫峽之間。像這樣小市鎮，竟會有武林中第一流的殺手光臨，豈非怪事！

午時三刻，通常是官府處斬江洋大盜的時辰，一名滿頭白髮，其實只是二十五六歲的年青人，施施然走進高家鎮。

他雖然是第一次來，對高家鎮却不陌生，在春和堂左邊小巷走進，七彎八曲的穿過大約三十丈的小路，來到四海客棧。

所謂客棧，只是簡陋的八間小房，一床一桌一椅，再沒有其它傢俬，客人的換洗衣服，也只好自想辦法，像這樣小地方，能有客棧，已算是不錯了！

白頭髮少年畢直走進四海客棧，不見半個人影，立刻揚聲叫道：「張老闆！」

「來了！」人隨聲現，五十來歲，滿臉笑容，中等身材，從一間最小的房中走出，見了白髮少年，微微一怔，大概是看到這少年頭髮全白，感到異像，但他到底是上了年紀的生意人，見得多了，見怪不怪，隨即笑面迎人：「客官是要住店！」

「首先是拜候張老闆，其次才是住店！」白髮少年倒是挺和氣的。

「客官說笑了，八間小房全空着，任你自己喜歡，茶水便飯，小店全都供應！」張老闆笑道。

「我知道！」白髮少年說時，緩步走進靠南一間房中，隨手放下背上包裹，微笑道：「就這間好啦！」

「好，這間最好，還沒請教貴姓？」張老闆笑問。

「黃伯昭，湖廣人士！」白髮少年老實回答。

張老闆聽了，可是口頭上敷衍，他不知道白髮無常黃伯昭幾字，在武林中是什麼樣的份量，只要是江湖人，聽了這七個字的名號，沒有不直冒寒意的！

像這樣的第一流殺手，怎會來此荒僻小地方，眞令人費解！

可以相信的，白髮無常黃伯昭，來到高家鎮，一定有其目的——血腥的目的！

當晚，白髮無常黃伯昭吃過晚飯，就留在房中沒有出門，第一流的殺手，忍耐是他們必備的優點！

黃伯昭躺在床上，睡得很安靜，不知是眞睡還是假睡，他總是閉着眼睛躺着！

窗外一陣風吹過，幾片樹葉落下，然則，一種極輕微的衣袂帶風聲夾在中間，本來極不容易分別出來，但白髮無常黃伯昭，却聽得很清楚！表面毫無動靜，暗中已全身蓄勢，隨時可以作最猛烈的一擊！

暫時，只有等待，等待着刺客入伏，房中雖然沒有什麼機關，刺客只要進來，別想再出去！

白髮無常黃伯昭一向作風，趕盡殺絕，斬草除根，他認爲對敵人仁慈，就是給自己留下禍根，所以不與人結仇則已，一

結仇，立刻拚個明白，所以在江湖上，許多武林高手不肯輕易得罪白髮無常！

今天，他第一晚就碰到夜行人光臨，心內暗自惱怒，不管對方是何來歷，今天定要叫他知道厲害，白髮無常黃伯昭，不是好惹的脚色！！

那像伙耐性眞好，等了整個更次，仍然沒有行動，此時躲在窗外暗窺，細心觀察！

黃伯昭睡在床上，自然比躲在屋簷下舒服些，黯淡燈光下，他睡得很香很甜！

嗤嗤嗤，一陣密如驟雨的飛蝗石夾着小針，直朝床上黃伯昭身上打去！

「颼！」白髮無常黃伯昭身形像一枝箭，自床上平射出去，穿過窗口，半空中一個轉折，直往屋頂撲去！

一道寒森森的劍光，如毒蛇般擇人而噬，黑夜中，愈加顯得矯捷快速。

白髮無常黃伯昭在半空三折，眞氣已濁，身形失去原有的靈敏，那枝劍分三道點出，全是人身上致命大穴，別說寶劍本身的鋒銳，這點穴功夫也是海內少見，可想而知，這刺客不是簡單人物！

好個黃伯昭，面臨生死關頭，絲毫不現慌亂，千鈞一髮之際，手指輕彈，奇準無比彈在劍身上，寶劍微微往外盪去，竟此空隙時間，白髮無常黃伯昭已安穩站在屋頂上，屹然卓立，冷峻望住對方！

「好！」對方也情不自禁喝了聲采。

來人身形瘦削，全身作勁裝打扮，大約四十來歲，雙眼神光充足，此時也淵停嶽峙站在屋頂，凝神待敵！

像剛才那樣情況，都無法傷敵，可想而知，白髮無常黃伯昭一身武功，已精湛到了何等地步！

「黃山神劍沈讓！」白髮無常黃伯昭冷峻道。

「哈哈哈……」那漢子哈哈一笑，朗聲道：「好眼力，武林中第一流殺手知道賤名，這眞使我榮幸有加！」

「殺！」白髮無常黃伯昭大喝一聲，往前疾衝，右手往劍身抓去！

黃山神劍沈讓暗中冷笑，寶劍疾刺，直刺掌心，去勢極快，「撲！」刺個正着，聽這一劍之力，怕不刺個透心過，誰知只發出聲輕响，黃怕昭右手已將劍抓住。

「你！」黃山神劍沈讓大驚失色，這是他從未遇到的怪事，自己一柄劍，全力運行，是何等勁力，別說鋒利的劍尖，即使枝樹枝什麼的，也能穿透金石，對方手心何以不怕寶劍，豈非怪事！

白髮無常黃伯昭右脚倏彈，連環三脚，正值黃山神劍沈讓驚慌失措之時，如何抵擋得了，「砰！」一脚打中，黃伯昭眞個手狠心黑，不給對方絲毫喘息時候，下手愈急，試想，沈讓外號神劍，既然失去了寶劍，就是失去先機，如何抵擋得住對方殺着！

「逃！」這念頭興起，黃山神劍沈讓雙脚疾蹬，身形已凌霄衝起，往前急掠！

白髮無常黃伯昭冷笑一聲，右手微推，只聽到嗤嗤聲响，幾道銀光劃過長空，「撲撲」，全射進沈讓背上去了！

「砰！」黃山神劍讓全身勁力頓失，直往地面跌去，發出聲大响，掙扎了幾下，立即死去！

白髮無常黃伯昭神情冷漠，毫無得意或激動神色，殺死黃山神劍沈讓，好像是殺死隻螞蟻，稀鬆平常得緊，他緩緩脫下手上軟金手套，放在袋中，又慢條斯理的取出個藥瓶，拔開活塞，倒些粉末於沈讓身上。

只不過片刻光景，武林中頂頂大名的黃山神劍，化爲一灘黃水，屍骨毛髮點滴無存！

白髮無常黃伯昭做完了善後工作，又從容回到房中睡覺，黃山神劍沈讓怎會來此，是否還有其它同伴？這一切疑難放置在面前，黃伯昭好像不知道，心安理得的做他美夢去了！

第二天，他起來很早，獨自在荒地上漫步，做些內家吐納功夫，又安然回到四海客棧！

張老闆當然不知道這位年青人是殺手，所以見面時慇勤招待！

白髮無常黃伯昭那笑容，親切而和善，耐性也好，與這小店老闆話家常！

吃過午飯，白髮無常黃伯昭獨自在高家鎮走動，他好像漫無目的隨意遊蕩，東看看，西跑跑，說是尋幽訪勝吧，這地方本就平常，並無值得遊覽的勝地！

走着，走着，白髮無常黃伯昭來到一處廢園門口，他仔細端詳了好半晌，才舉步走進園去！

院門早已腐朽，很久沒有人修理，黃伯昭一走進院子，立刻全神戒備，步步爲營，不敢絲毫大意。

走過一重院子，仍然不見半個人影，偌大的院子，太過清冷了！

「咳咳！」突然由屋內傳來咳嗽聲。

白髮無常黃伯昭臉露喜色，整了整衣服，揚聲叫道：「老前輩，小子前來問安啦！」

沒有人回答，黃伯昭仍然必恭必敬，站在原地，足足過了一個時辰，他才施施然走進屋去！

原來是座大廳，此時擺着張床，一名老人，正作元龍高臥，怪不得沒有回答！

白髮無常黃伯昭心內不喜，皇天不負苦心人，總算給自己找到了！

這老者怕沒有八十歲，黃伯昭仔細一看，表面上只有五十上下，看來他最近幾年，只怕已練成了少陽神功！

又過了半個時辰，老者醒了，睡眼模糊，爬起身來，穿鞋子下地。

黃伯昭這時才恭恭敬敬上前拱手道：「老前輩，小子黃伯昭問安來了！」

「你是什麼人？」老者反問。

「末學後輩，老前輩只怕不知道！」黃伯昭道。

「哼，說得好聽，老前輩！老前輩，怎不帶點酒菜來，空話連篇，誰願意聽！」老者冷笑道。

「是！晚輩這就去取！」白髮無常黃伯昭很高興，對方如此說，那就有希望的了！

白髮無常黃伯昭與緻勃勃趕去辦酒菜，四海客棧老闆那雙手，做出來的菜，實在太差，黃伯昭只好親自出馬，張老闆做下手兼買辦！

想不到黃伯昭這雙手，做菜的本領眞不賴，即使張老闆聞到那香氣，已經是涎

沫直流！

這位武林中第一流殺手，施展絕頂輕功，手提酒菜，兩肩不晃，行雲流水般在地面疾滑，到了廢園，酒菜仍然熱氣騰騰，益增食慾！

找了張舊桌子，放好酒菜，連杯碗筷子全換上新的，黃伯昭才恭恭敬敬叫道：「老前輩，這是我自己做的，你來試試，是否能够吃得入口！」

「嗯！」老頭子老大不願意，慢吞吞站起來，好像受了很大委曲似的，慢條斯理坐在上位，端起酒杯，細細吃了一口，微閉雙眼，似乎在享受這酒中滋味！

黃伯昭趕緊上前倒酒。

接着，老頭子舉筷夾菜，一入口，老頭子眼睛就睜大了，味道實在不錯，別說是鄉下小地方，即使通都大邑，遠近聞名的第一流酒樓，也不容易嚐到這好菜！

白髮無常黃伯昭臉上露出滿意的笑容，他相信老傢伙只要吃了他親手燒的菜，調的酒，那就好像吸鴉片烟的人一樣，很快上癮，只要上了癮，事情就好辦！

「好菜！嗯，酒更好！」老頭子長長吐了口氣，才從似眞似幻的神仙境界中醒過來，讚口不絕！

「這是晚輩親手調製，目前尚不知前輩口味喜好，今日只有馬馬虎虎，待日後時間充裕，作料齊全，酒菜還會好些！」黃伯昭陪笑道。

「好手藝，你如果到市上開一間酒家，相信生意一定不錯！」老頭子淡淡道，冷峻的面上似乎有了絲笑容，看來那是衷心的讚譽！

黃伯昭心內暗暗好笑，面上仍然恭恭敬敬道：「老前輩說笑了！」

「不，這酒菜的確色、香、味俱佳的上好妙品，老夫還是第一次嚐到！」老頭子高興道。

黃伯昭默然，不作回答。

「王老古，你這老混蛋怎樣了！」門外傳來一陣呼喝聲，跟着湧進十幾名大大小小的，看樣子是流氓地痞之流。

這班人一衝進來，見到桌上有酒菜，頓時像叫化子見了寶，蜂湧而來，桌上筷子只有一雙，他們這般人根本不懂什麼客氣、禮讓，伸手就抓！

試想，這如何够吃，雖然黃伯昭準備得很豐裕，那也不够四五人的份量，十幾名流氓，像狂風掃落葉，刮得乾乾淨淨！

「好味道！」嚐到的人情不自禁叫起來。

「酒也不錯，奇怪，怎麼有竹葉青、汾酒、五加皮，還有許多酒的味道，這是什麼酒？」其中一名粗眉橫眼，身材高大的漢子喃喃道。

老頭子眉頭微皺，對於這班不速之客，似乎不太歡迎，而且如此好酒菜，給他們掃光，也是一件掃興的事，自然臉色不好看！

「咦，這小子是什麼人，滿頭白髮，高家鎭上從未見過呀！」另一名漢子道。

「王老古，這小子是你親戚麼？」爲首大漢直到這時，才有空問。

「是我遠房侄子，今日來看看我老人家！」老頭子隨口答道。

「剛才的酒菜是他燒的吧！」爲首大漢道。

「嗯！」老頭點頭應了聲。

「好極了，以後叫他燒菜調酒，這地方够大，我們哥兒可以天天快活快活！」爲首大漢高興道。

老頭王老古搖搖頭，似乎不同意那大漢的說法。

「怎麼，你老鬼莫非不同意俺陸三虎意見！」那爲首大漢做慣了流氓大哥，誰敢不聽，所以此時見了王老頭頗有不以爲然神色，立即暴怒！

「只怕人家燒菜的大師傅不同意！」王老古淡淡道。

陸三虎立刻轉頭，兩隻牛眼瞪着黃伯昭，似乎想將他吞下去一樣！

白髮無常黃伯昭心念急轉，像王老古這等高人，竟然會與此地的流氓地痞混在一起，可想而知，他是小隱隱於野的意思，如今故意如此說，定然是考驗自己做人與辦事能力！

「呔！」陸三虎大喝一聲，宏聲道：「你小子是否不同意俺的說法！」

黃伯昭也不回答，只簡單點了點頭！

「好小子，敢是活得不耐煩了！」陸三虎大怒，磨拳擦掌，右手將左手袖子捋起，氣勢洶洶，一副想打架樣子。

黃伯昭只是淡漠地望住對手，不表示什麼！

「好，藐視俺陸三虎，待我教訓你小子！」陸三虎虛張聲勢，想駭倒對方，誰知做了老半天戲，這白頭髮小子似乎是無動於中，在一班手下面前，如何下得了台，只好眞的打上一架！

「小子，俺陸大哥够義氣，你看不起他，就是看不起我們大夥兒兄弟，嘿嘿，敢是活得不耐煩了麼！」另外幾名小流氓呼喝道。

黃伯昭仍然木頭人似的屹然卓立，臉上絲毫不現七情六慾。

「打！」陸三虎到這時候，只有來眞的了；他的心充滿了信心，一個毛頭小子，還不容易對付，再說，一班兄弟全在此處，人多勢衆，怕他什麼！呼喝聲中，朝前衝去，醋砵大的拳頭，朝前猛擊！

黃伯昭眉頭微皺，上身紋風不動，右脚倏發，就像玩魔術似的，陸三虎牛高馬大的身軀，給踢得飛了起來，大約飛至三丈來高，輕巧的翻了三個觔斗，又安安穩穩站在地上！

「好！」十幾名小流氓見陸三虎露了這手漂亮功夫，忍不住轟然喝彩！

陸三虎傻了一般，他似乎在做夢，至今仍然迷迷惚惚，還未醒轉，怔怔站着。

「咦，陸大哥！」衆人看出情形有點不對，還有人伸手推他。

「你們……」陸三虎從夢中醒轉，正想責罵，猛然明白目前情況，心內暗暗震駭，這面前少年，定然是傳聞中的武林高手。

「陸老大請在一旁督陣，待我的兄弟來！」一羣小流氓以爲老大不屑出手，所以聲勢洶洶，一湧而上。

「不可！」陸三虎急叫。

那班小流氓那知天高地厚，疾衝上前，拳脚交加，砰砰之聲不絕！

「哎喲！」「哎喲！」之聲，响成一片。

十幾人不知怎麼攪的，糾纏在一起，東倒西歪，大家昏天黑地的亂打。

陸三虎定睛看時，黃伯昭氣定神閒站在旁邊看着這班人自己亂打，不動聲色！

「住手……」陸三虎知道遇上了可怕高手，當下大喝一聲，阻止這班小流氓亂打！

好半晌，大夥兒才站起來，見黃伯昭絲毫未受傷，剛才只不過自己兄弟彼此厮打，想到此處，不由大怒，吼道：「小子，你找死！」

「住手！」陸三虎猛喝，阻止衆人，然後慘然道：「各位兄弟，今天我們碰上了武林高手，這是我惹起的，你們趕快離開，由我一人負責！」

「老大，你別瞎猜疑，我不相信這小子有什麼大不了本領，讓我們打他一頓，給你消消氣！」衆人亂起哄！

「不要亂來，你們走吧！」陸三虎慘然道。

衆人見他如此義氣，更加不肯走，七嘴八舌的嚷着：「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我們不走！」

陸三虎見了，心內也頗爲感動，他知道再說也沒有用，當下只有朝黃伯昭道：「在下不知閣下是武林高人，多有冒犯，這與我們兄弟無關，要殺要剮，我全認了，只求別殺害我們兄弟！」

黃伯昭不作回答，冷靜的站在旁邊，像沒有聽到。

這一來，陸三虎更慌了，以爲對方要下辣手，趕盡殺絕，他以往時常聽到武林中的仇殺，往往是殺人不留半個活口，今天神推鬼差一碰到要命的煞星，不禁懊悔莫及，心寒胆裂，渾身冷汗直流！

突然，陸三虎想到了王老古，立即苦笑道：「王老，你也不說一句話，讓我們兄弟死在此處，你說得過去麼，多年來我們相處得也算不錯吧！」

「哈哈！」王老古若無其事笑道：「別緊張，誰要殺你們，完全是自己瞎猜疑，以後別太狂妄，動不動就使拳頭，說不定眞會碰上個要命煞星，那時懊悔來不及了！」

「多謝王老！」陸三虎聽他如此說，暗暗鬆了口氣。

黃伯昭突然道：「你們把這地方清理清理，大夥兒沒好地方住，這大園子不是很好麼，一起煮飯燒菜，不是很好麼！」

陸三虎大喜，雖然王老古說話，仍然不知這位殺星是否答應，這時黃伯昭自己親口說，那才是眞的沒有事，他如何不喜，這條命已從鬼門關上走了一趟，能够保命不死，那是祖上積德，當下轉頭對衆人道：「衆兄弟聽到了麼，我們以後就居住此處！」

「好極了！」大夥兒轟然答應。

「來，我們立刻動手！」陸三虎說時當先動手，整理園內一切。

「大家一起動手！」轟叫聲中，十幾名流氓頓時忙個不亦樂乎！

從此，白髮無常黃伯昭居住於廢園之中，與王老古及陸三虎等十幾人，倒也融融樂樂，好像一家人。

江湖上第一流的殺手，決不會無緣無故，到高家鎭來做此兒戲之事，那麼他究竟有何目的，豈非令人費解！

事實上，黃伯昭做殺手，學了一身絕頂武功，在江湖上可以說是難逢敵手，人見人怕，像黃山神劍沈讓那樣高手，妄想爲民除害，結果連屍骨無存，就這樣無聲無臭在空氣中消失了！

五年來，黃伯昭闖蕩大江南北，關內關外，做這專爲錢殺人的勾當，在黑道，已算是尖頂兒殺手！

依理，像這樣人應該很滿意，誰知道他却是個內心極端痛苦的人，他的全家遭人殺得清光，十幾年明查暗訪，才找出眞兇仇家，如果是普通人，他早已動手報仇了，誰知道他這仇家，竟是關外綠林中赫赫有名的霸主——西霸天秦川。

黃伯昭於是遍訪海內名師，想學到可以克制西霸天的黑龍眞氣神功，還有，對方威震海內的震天掌及斬山刀法也是武林中絕學，以黃伯昭目前的成就，根本無法與之匹敵，如果趁匹夫之勇，那是有死無生的事！

古人說，臨淵羡魚，不如退而結網。所以黃伯昭咬緊牙齦，尋師學藝！

五年來，足跡遍天下，依然勞而無功，最後，他眞想冒險前去拚命，正在此時，剛巧碰到師門中一位前輩，說出高家鎭廢園的王老古，只有他一身絕學，可以克制西霸天。

試想，黃伯昭知道這消息，還有不立即趕來之理，那位前輩也說過，王老古性情古怪，明來拜師學藝，那是無法成功，必須先下功夫，待候他一年半載；王老古別無嗜好，就好酒菜。

這是黃伯昭來高家鎭的目的！

地方修理得乾淨，黃伯昭再不去四海客棧了；而且陸三虎等人，對於黃伯昭欽佩得五體投地，十幾人好像孫子般恭敬有加，日子倒也舒服！

匆匆又是一個月，王老古仍然未提到武功問題，黃伯昭耐性眞好，仍然一心一意侍候王老古。

這天中午，陸三虎等人正在煮飯燒菜，黃伯昭親自督促主厨。

突然，一名小夥子，大家都叫他小癩子，約莫十五六歲，從門外衝進來，驚慌失措，見了衆人就叫道：「不好了，混世魔王來了！」

「呀！」十幾人一齊驚叫起來，顯然這混世魔王不是好惹的脚色，而且與這班小流氓關係不淺，極可能就是管理他們的當地大流氓！

「龜兒子，你們躲在這兒，老子就找不到麼！」大吼如雷聲中，一名鐵塔般的壯漢衝進來。

「大哥！」連陸三虎在內，十幾名小流氓畏畏縮縮叫了聲，神色自然而然流露出害怕神色！

「你們造反啦！」大漢見了，暴怒如狂，抬脚就踢，幾名小流氓只有喚救命的份兒！

突然，這位混世魔王看見了王老古及黃伯昭，頓時雙眼噴火，用手指着二人道：「就是你們兩個混蛋，將我們這班小子混蛋騙來，嘿嘿，俺混世魔王也敢惹，大概是嫌命長吧！」

黃伯昭神色木然，絲毫並未現不豫之色。

「好小子，」混世魔王見對方不理，益發暴怒，大踏步走前去，只聽得咚咚聲響，連地皮都震動了。

黃伯昭神態安詳，連眉毛都未動一根；似乎眼中並未看到人！

「拿命來！」混世魔王幾乎氣破了肚子，大吼一聲，斗大拳頭猛搥出去！

黃伯昭右手輕揮，瀟洒從容，輕輕在混世魔王耳鼓上拍了下，左脚倏發，混世魔王牯牛般的身軀，像火箭般朝前直飛出三丈落在屋頂上，嘩啦啦，一大片磚瓦紛紛落下，塵土飛揚，半邊天都看不到人！

陸三虎等人見了，自然知道黃伯昭武功高强，他們幾乎要大聲喝彩起來，由於長久時間給混世魔王壓迫慣了，心理上那種潛意識的畏懼，令得他們不敢出聲。

混世魔王滾下地來，衣衫破裂，手脚及面上皮破血流，污濁不堪，幾乎看不清面容。

但是，他右手捫住耳朶，在地上翻翻滾滾，看情形痛徹心肺，那叫聲眞個叫人不忍卒聞！

陸三虎等人暗暗震駭，他們當然知道，混世魔王天生神力，也拜過名師，一身武功，雖然不能横行江湖，在川中也算是有頭有臉的人物，上下總有數百人，歸他管束，沒有點眞本事，怎能做到此點。

現在，與黃伯昭比起來，混世魔王簡直連螞蟻都不如，高下之分，十分清楚！

鬧了好半天，混世魔王才站起來，恨聲道：「小子，有本領的別跑，我會找人來報仇！」

黃伯昭也開口都不想，只是平淡的望住這位混世魔王衝衝跌跌跑出園去。

「大爺，請收我們做徒弟好嗎！」陸三虎呆了半晌，突然跪下來直叩頭。

黃伯昭暗暗好笑，自己也是拜師來的，又怎會收這批小混氓做徒弟，當下搖搖頭道：「你們站起來好說話，再跪地不起，我立刻就走，永不再見你們！」

陸三虎不知道黃伯昭心意習慣，但他們這般武功特高之士，往往說得到就做得出，所以不敢再跪，立刻站起來，哭喪着臉道：「弟子只想學個三招兩式，以後少受人欺，也就心滿意足了！」

「是呀！」衆人也跟着打躬道：「大爺就成全小的吧！」

黃伯昭微微皺眉道：「你們起來，這事以後再說，暫時還不能答應，目前大家耐耐性子，日後自有交待！」

「多謝大爺！」衆人高高興興，叩了個頭，然後才站起來。

王老古直到這時候，才施施然道：「習武之人，不到非不得已之時，決不可恃技凌人！」

黃伯昭心頭劇震，立刻恭敬道：「謹遵前輩教訓！」

「嗯！」王老古意似應允，轉身緩步走開。

自陸三虎以下，十幾名小流氓，自然而然，感到很幸運，今日遇到這等武林高人，只要蒙他們垂青，稍爲指點一二，已經終身受用不盡，當下不敢多煩，各人輕巧的離開後院，高高興興幹活去了。

快意恩仇

第二天，混世魔王帶兩人來了，黃伯昭定睛看時，眉頭暗皺，不錯，來人是武林人物，而且是三湘地帶風雲人物，破天星徐艮，摘星手陸家琦。

這二人本身藝業，據說經已青出於藍，在師門中算是第一高手，雖然在江湖上少與人結怨，但許多名家見過他們出手，認爲大江南北武林高手，還沒有人能超過他們，試想，這樣的高手，與混世魔王沾上關係，這麻煩可就不少了。

破天星徐艮，看樣子約莫三十來歲，短小精幹，雙眼烱烱有神，看人就像法官審賊似的，帶着那股高高在上的威嚴，此時緊閉嘴唇，盯着白髮無常黃伯昭，一言不發，看來定力極好，是位不易對付的人物。摘星手陸家琦，年紀比較大，也只有四十上下，臉上雖沒有那樣冷峻，高高瘦瘦的身材，也給人一種冷肅感覺。

雙方在後園對上了，像他們這等特級高手，彼此感應力特別强，雖未正式交手，也知道不是易與之輩。

「白髮無常！」破天星徐艮冷冷道。

「正是！」黃伯昭回答得很簡明。

「好，想不到江湖上第一流的殺手，竟跑到這小地方來爭飯吃。」摘星手陸家琦道。

黃伯昭懶得解釋，別說像這樣小地方，即使再大的碼頭，他也不願爭，那種呆板方式，而且專找苦哈哈身上的可憐錢，用起來也不心安！

「今天我們哥兒倆來，」破天星徐艮又接着道：「並不是爭地盤，而是與這位混世魔王有點淵源，在道理上說，是你搶了他的兄弟，我們兄弟只好盡力，也找回這場子。」

「好，劃下道來吧？」白髮無常黃伯昭懶懶道。

「很乾脆，武林中的人，只有手底下分强弱，我們輸了，這裏的事我們不管，萬一僥倖贏了，請閣下高抬貴手，放回這班兄弟。」破天星徐艮道。

「就這樣辦，那位先上，還是一起幹？」黃伯昭對這班人似乎很討厭，說話都是盡量少。

「嘿嘿，由徐某先試試，萬一不行，再說吧！」破天星徐艮語氣中似乎並未把這位江湖第一流的殺手放在眼內，言語中充滿了自信。

「好，來吧。」黃伯昭說時，緩緩走出場去了。

「殺！」破天星徐艮猛喝一聲，刀光如電，鋪天遮地往黃伯昭身上捲去。

像這樣威猛的聲勢，由那樣匆促間發出，在武林中的確不多見，但並不是花拳繡腿，光是外表好看而已，招式毒辣，全是攻向要害，變化萬端，令人目不暇給。

黃伯昭紋風不動的站着，雖未疑神作勢，渾身自然而然透出凌厲巳極的殺氣！

破天星徐艮刀勢巳發，對方那股大異尋常的殺氣，似乎是有形的浪濤，洶湧澎湃，沛然莫禦之概！此時，根本無法退避，破天星徐艮推動氣勁，將全身性命交修的內家眞氣，孤注一擲貫注刀上，頓時天

昏地暗，殺氣激盪！

「嗤！」黃伯昭右手疾揮，頓時發出一股內勁，剛好是破天星刀法內的唯一破綻。

像有魔法似的，破天星徐艮左手短刀跌地，這種不可能的情況，令他大吃一驚，攻勢頓挫，身形微滯。

就在這時，黃伯昭那隻脚，有如天外來鴻，神妙無方，劈中腰部，破天星徐良頓時横飛出去，口中鮮血狂噴，人巳昏死了過去！

像這樣的高手過招，當眞是難得一見，以破天星徐艮的武功，可以說刀勢威猛，攻勢極强，在武林中是位難得一見的高手，誰知道，黃伯昭僅只一招，而且是空手，巳將破天星徐艮傷在手下，這等絕學，可說令人震駭，要不是親眼看見，誰會相信這是眞的事實。

空氣一下子似乎凝結了。

摘星手陸家琦感到空氣壓力奇大，望住眼前的事實，幾乎震步了。

黃伯昭仍然屹立原地，絲毫不現喜怒顏色，全身仍然紋風不動，冷靜的看着前面。

摘星手陸家琦深深吸口氣，將心內翻騰的意念硬行壓將下去，沉聲道：「江湖盛傳，第一流的殺手白髮無常武功高强，難逢敵手，今日親眼所見，的確名不虛傳，很好，待俺來試試。」

黃伯昭仍然是心平氣和的道：「出手吧！」

「看掌！」摘星手陸家琦也不客氣，左手陰掌護體，右手陽掌攻敵，十分攻勢，只施展到五分，由於對方武功實在太强，不求有功，只求無過。

依理說，摘星手陸家琦自己也知道難有勝望，何以仍要挑戰，這就是武林人士的作風，寧可名在身不在，臨陣退縮，大丈夫所不爲也！

白髮無常黃伯昭神情木訥，雙目微閉，對着摘星手陸家琦的攻勢，視而不見。

摘星手陸家琦心內更驚，對方此時處在絕對空靈狀態中，隣近數十丈內任何動靜，都逃不脫他的心眼，這是內家修爲最難達到的境界，想到這位殺手竟然練成了，今日之戰，唯有以死相拚罷了。

游走三匝，摘星手陸家琦心意巳決，陡地大喝一聲，整個人凌霄冲起，捨身撲去，連防守的招式全免了，奮起全身之力，往黃伯昭胸前撞去。

「颼！」在此千鈞一髮之際，黃伯昭身法也跟着躍起，而且是後發先至，身形比摘星手陸家琦高出五尺，右脚閃電踢出，巳擊中左肩，摘星手陸家琦簡直連喘氣的工夫都沒有，胸前又受了一掌！

「砰砰」兩聲，很輕巧，沒有什麼轟轟烈烈的拚鬥，交手時間很快，巳經分出勝負。

摘星手陸家琦雖然巳受傷，躺在地上不能行走，却感到心安理得，最少，他巳盡了力量，而且是不顧性命的拚過，落得不死，巳經算很幸運了。

黃伯昭重創兩名高手，絲毫未現得色，仍然冷靜地望着孤零零的混世魔王。

外表看來，混世魔王身形魁偉，氣概豪邁，頗像一位英雄，如今親眼見到平時敬如天神的人物，拉枯摧朽的重傷倒地，他即使不怕死，本身的鬥志也巳經澈底摧毀，呆若木鷄的站在那兒，像隻可憐的病貓！

「好功夫！」一條人影陡地由圈外躍進，輕喝聲中，尚未着清楚來人的形狀，兩顆黑黝黝的小球悠悠飛來。

黃伯昭暗自冷笑，正想伸手接時——

「不要接，」身後陡地傳來王老古的大喝聲，一件破衣衫迎風飛去，兜住兩顆小球，往外飛去。

「好！」那人見了，怪叫一聲，身形如鬼魅般閃開，一晃不見。

「轟隆！」一陣極猛烈爆炸聲，在牆外響起，那座牆應聲倒塌，磚土飛濺，捲起漫天塵土。

黃伯昭暗自出了身冷汗，剛才他如果將兩顆小球接實，如今只怕巳經粉身碎骨了！

好半晌，風平浪靜，天清地泰，那施放炸藥的人不知那兒去了。

「接俺一掌！」正在此時，一條人影又從草叢中竄出，身法奇快，兩丈開外，凌空發掌。

黃伯昭心內極端惱怒，決心給對方一個厲害，將全身功力提足到十成，準備擊出。

「呼……」那傢伙掌心勁力渾厚，隱約可以看到一股黑氣，黃伯昭心內一動，似乎感到不能接，但時間太過逼切，仍然情不自禁發出掌力！

「黑龍眞氣！」王老古急叫，一股柔和掌力巳由黃伯昭身旁拂過。

正所謂一物尅一物，横行武林的黑龍眞氣，今天正遇上了尅星，蹬蹬蹬，那人連退三步，仍然吃不住勁，再退三步，一屁股坐倒地上。

黃伯昭不知是憂是喜，剛才險乎又死一次，黑龍眞氣奇毒無比，兼且能透過內家眞氣，令人防不勝防，武林高手不知就裏，貿然拚鬥掌力，往往九死一生，難逃刦難，只有至大至剛的少陽神功是其尅星，相遇之下，施展少陽神功的人立刻癱瘓，最少要過五個時辰，才能行動！

直到這時，才看清楚連番偷襲的人相貌，只不過三十來歲，眼珠略帶黃棕色，似是西康一帶的土苗。

白髮無常黃伯昭暗自震駭，西霸天秦川果然神通廣大，竟然查知自己底細，派人先下手爲强，要不是王老古深知底細，今天巳死了兩次。

「小子，你死定了，還有什麼話說？王老古淡淡道。

那苗子慓悍强横，仰起了頭，來個不理不睬。

「嗯，有骨氣。」王老古說時，緩步上前，伸手搭在苗子肩上，雖未怎樣用力，苗子渾身起了一陣抖，片晌後，全身似乎給抽空了，軟綿綿的經巳動彈不得。

白髮無常黃伯昭那樣的殺手，此時也不禁暗自惋惜，他明白王老古剛才用手搭在苗子肩上，巳施展少陽神功將苗子黑龍眞氣破了，以後再不能用以害人。

依理說，這種手段似乎太辣，可是對付這苗子，又算不了什麼，其它的不說，像剛才那樣，一連兩次，要制人死命，手

段之殘酷，可以想見一般，留着他只有害人，王老古未要他命，已算是很寬大了。

黑龍眞氣破盡，苗子反而可以行動，只是一身武功已經化爲烏有，他也不多說，站起身來，蹣跚的往園外走去，望都未望二人一眼。

目送苗子走後，看到倒塌的圍牆，黃伯昭心內越來越沉重，克制仇人的武功尚未入門，而行踪已爲仇人知悉，而且已採取斬草除根行動，以西霸天人力財力，黃伯昭自忖，無法可以抵擋他那連綿不斷的攻擊。

王老古似乎已經知道黃伯昭心意，用手輕輕在他肩頭拍了拍，微笑道：「別担心，還有我在呢！」

經過此役，王老古與黃伯昭突然失踪了。

高家鎭頓時熱鬧起來，武林人士絡繹不絕，四海客棧高朋滿座，這是從未有的事，張老闆一個人忙不過來，還請兩人，一個是厨師，一個是打雜。

黃山神劍沈讓來此，再不見回去，同門友好知道凶多吉少，由終南逸叟鍾祿帶頭，淮陽三義兄弟與黃山派銀槍小霸王呂正甫等人，聲勢浩蕩來到高家鎭。

沈讓的胞妹沈曉英，遲兩天才到，還帶了兩名丫環小英、小翠二人一齊到高家鎭。

試想，這幾人心又急，碰到這樣大事，他們的脾氣益發暴燥，尤其是四海客棧的張老闆，給他們審賊似的，只差沒有上刑而已。

很快，他們找到了陸三虎等十幾人，混世魔王也給抓來了，一頓皮鞭子，幾乎剝了層皮，他們實在不知白髮無常黃伯昭的行踪，別說挨鞭子，即是砍了頭，也無法回答這問題。

由混世魔王領頭，他們翻過廢園，西霸天的霹靂彈，破天星徐艮與摘星手陸家琦當日與黃伯昭大戰殘跡，全在這兒顯示出來。

沈曉英粉面帶煞，吹彈得破的臉上幾乎可以刮下一層嚴霜。

整個高家鎭幾乎給他們翻了過來，黃山神劍沈讓好像消失了，連絲毫痕跡也未留下！

「師叔，只怕是西霸天弄的鬼，旁的武林人士，只怕無法勝得了我大哥一柄劍。」沈曉英首先道，顯然對她大哥的神劍充滿信心。

「嗯。」終南逸叟鍾祿沉吟不語，他事前知道這位師姪得到密報，知道白髮無常黃伯昭一路來此，決心要剷除這位武林中的殺手！

白髮無常黃伯昭不見，西霸天秦川的霹靂彈，在此大展威力，莫非是碰上了西霸天手下！

終南逸叟鍾祿沉吟好半晌，才莊重道：「這事端的奇怪已極，西霸天雄踞邊陲，他怎會派人來中原，顯然在此發生大戰，竟然使用到霹靂彈，據陸三虎等人說，當時作戰的雙方，似乎沒有你哥哥在！」

「莫非我哥哥……」沈曉英說到這裏，不禁珠淚滾下，泣不成聲。

「目前尚在不知之數，我們不妨再耐心等候，大概很快就有眉目了！」終南逸叟鍾祿道。

「是！」衆人一齊應了聲。

高家鎭本是個平靜的地方，自從白髮無常黃伯昭來後，一連串的殺腥事件，跟着大批黃山人馬來到，幾乎將高家鎭攪翻了天！

十天，沈曉英儼然像個女大王，强橫地衝入民房，任意搜查，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心內的確恨極了！

「滇池雙怪來了！」黃山派弟子快馬加鞭，趕到高家鎭，報告消息！

「西霸天究竟爲什麼，一再派手下高手到這小地方，令人的確想不透！」終南逸叟鍾祿滿腹憂愁，他知道這班人强橫霸道，行事做人，不擇手段，黃山派大批人馬駐此，極易與他們發生衝突，就這樣退避的話，又有點下不了台，而且也太過失威！

「妖魔外道，我們怕了他不成！」沈曉英叫起來。

「唉！」終南逸叟鍾祿深深嘆口氣，他所担憂的事只怕會要發生，這班年青人血氣方剛，不知天高地厚，萬一與西霸天發生衝突，那後果令人想想都煩！

三天後，終南逸叟鍾祿費了好大氣力，才說服這批門下弟子，遷出四海客棧，暫時租住一間民房居住！

沈曉英蹩了一肚子氣，他決心要與滇池雙怪鬥鬥，究竟有什麼厲害，令得老師叔如此害怕！

果然，滇池雙怪來了，還有十幾名高手隨行，聲勢浩蕩，似乎存心大擧，西霸天莫非想來中原稱雄！

第二天，沈曉英在街上走，面前一名年青人攔住去路，似乎不懷好意！

這人高高瘦瘦，外表看起來英俊挺拔，氣度軒昂，只是有一股令人冷冰冰的感覺。

他攔在面前，只是冷冷的望住沈曉英，一言不發。

「幹什麼！」沈曉英一肚子無名火，見了這傢伙在眼前惹厭，心內更煩，要不是師叔一再囑咐，只怕早已伸手打人，此時怒聲喝問，已算是客氣了！

「姑娘好漂亮呀！」言語生硬，結結巴巴的，似乎是外地來的！

「找死！」沈曉英聽了這話，那裏再忍耐得住，伸手一巴掌打去。

「這手眞好！」那少年說時還有點笑容，這笑容比不笑時還要難看，硬繃繃的像殭屍，給人一種寒森森的感覺！

沈曉英根本沒有看清楚對方出手，右手已給對方扣住，半邊身子痳木，不能動彈！

那少年眞氣人，抓住沈曉英的左手，定睛細看，極爲欣賞之狀！

「狗賊，看槍！」這聲暴喝，有如晴空霹靂，直震得附近幾棵樹上的樹葉簌簌作响。

一道精光燦爛的銀槍破空刺來，直指少年左胸，正是銀槍小霸王呂正甫來了！

想不到這小地方，竟有如此高手，僅此一槍，已看出來人火候深厚，最少下了十五年以上的苦功，而且經過名家指點，才有此威力！

少年不敢怠慢，推開沈曉英，瘦長的

手指疾伸，已抓住槍桿，也未見他作勢用力，那枝槍像麵條般給扭折彎曲過去！

銀槍小霸王呂正甫知道遇上高手，他年紀雖輕，却也沉得住氣，雙手抓槍不放，雙脚凌空踢去，正宗的十二路譚腿，勢猛勁足，只要沾着這兒，就要非死即傷！

「嘿！」少年給銀槍小霸王接二連三的猛攻，只有挨打的份兒，雖只三招兩式，在他來說，無異是奇恥大辱，心內怒火勃勃，悶哼一聲，臉上黑光一閃，右手倏拍，「砰！」迎着正着。

銀槍小霸王呂正甫只覺得腿上一痲，立即有股熱烘烘的氣流竄入經脈，往上迅速延蔓，他不由大驚，急運氣封住經脈穴道，往後疾退！

沈曉英一看情況不對，急叫道：「呂師兄，你怎樣了，受傷沒有！」

銀槍小霸王呂正甫屹立地上，只覺得右腿已經行動不便，咬住牙齦忍住不响！

「你……你爲什麼……暗算我師兄？」沈曉英又氣又急，指着少年大罵！

「嘿嘿！只怕他從此以後，無法再用腿傷人了！」少年冷峻道，巴巴結結的，好不容易才聽得懂！

沈曉英一聽，呂正甫的一條腿要報消，不由大驚，當下也不顧厲害，施展黃山絕學——靈猿指法，往對方身上之十六大穴點去！

「你！怎麼也動手！」少年似乎感到奇怪。

「我與你拚了！」沈曉英久攻無效，內心羞憤難分，決心與對方同歸於盡，連防守的招式全不用了，奮力猛撲！

少年眉頭微皺，右手微拂，沈曉英全身機寒寒一陣震抖，眞氣渙散，再也運不上勁了！

「小妹子，你別生氣，跟我回去吧！」少年伸手想抱沈曉英走路。

試想，沈曉英如何受得了這個，氣冲腦門，一下子昏了過去。

銀槍小霸王呂正甫就這樣眼睜睜的，看着師妹沈曉英給人抱去，他幾乎是爬着，回到了大本營。

「這是黑龍眞氣！」終南逸叟鍾祿看了呂正甫右腿情況，氣急敗壞的叫起來！

「黑龍眞氣，他們是西霸天的人！」銀槍小霸王呂正甫驚叫道。

「看來這少年必是西霸天的嫡傳弟子或兒子，他大概是看上了曉英的美麗，才强行刼了去，化外之人不諳禮數，想幹就幹，暫時還不至有危險！」終南逸叟鍾祿道。

「小姐被捉，呂大爺怎不趕忙拯救！」丫頭小翠哭道。

「唉！」終南逸叟鍾祿長嘆一聲，滿面慚愧，過了好半晌才道：「黑龍眞氣霸道無比，我們這裏的人除了用兵刄，根本無法制勝，而西霸天斬山刀法與震天掌，也是武林一絕，我們貿然攻敵，只怕會招來大禍，連及本門，也無法獨善其身！」

「我們就這樣算了不成！」小翠情急地道。

「當然不能就此罷手，明着不行，可以暗中營救，他們此時居住四海客棧，想辦法混進去，相信很容易解救！」終南逸叟鍾祿似乎胸有成竹。

「派誰去呢？」小翠追問道。

「我自有安排，你們不用担心……」鍾祿沉聲道。

普通人碰到這情況，只怕老早就要拚命了，但鍾祿心內知道，滇池雙怪已是極難對付的高手，而這少年只怕還在滇池雙怪之上，貿然尋仇，這裏的人只怕會全軍覆沒，別說救人了！

明的鬥不過人家，只好暗的來；西霸天在四川，到底是人生地不熟，想想辦法，事情還有可爲！

× × ×

沈曉英坐在房內，火氣特別大，把送來的茶壺及可以打的東西，全打得粉碎！

除了不能自由行動以外，其餘的全招侍得盡善盡美，尤其是那少年，雖然言語不通暢，態度却極誠懇，令得沈曉英火上加油，恨不得拿刀殺人！

三天，困於空房內，也不見師叔等人來救，沈曉英心內氣苦，這別扭可大了！

中午時分，送飯的人來了，沈曉英悶悶的站在旁邊，連眼皮都未擦一下。

「姑娘，趁熱的吃，冷了味道差，還會生病！」這聲音很熟，沈曉英心內駭了一大跳，定睛看時，果然不錯，正是師叔，不由大喜，張口就想叫。

「吃飽了飯再說話吧！」鍾老頭這時，略爲化裝一下，愈加顯得老態龍鍾，彎腰駝背，活脫脫就是一名糟老頭子，那有半點武林大豪跡象！

沈曉英見他來了，心內大喜，當下再不客氣，放開懷抱吃了個痛快！

半晌，鍾老頭又進來收拾碗筷，輕聲道：「約那年青人到東郊遊覽！」

沈曉英點了點頭，表示明白，鍾老頭再不多說，端起盤子往外走去。

飯後，那少年人又進房來，陪着笑面，畏畏縮縮站在老遠，怕沈曉英擲杯子打人！

沈曉英微微一笑，少年何曾見過這樣美的笑容，幾乎失去六魂七魄，呆呆的像傻子一樣！

「噗哧！」沈曉英見那呆樣子，忍不住笑起來！

「你……怎……麼……」少年感到大大的奇怪，本想說，你怎麼變得這樣好，又覺得不妥，所以結結巴巴了老半天，仍然未說出來。

「喂，你叫什麼名字？將我捉來，是否想永遠關着，不放我出去啦！」沈曉英嬌嗔道。

「不！不！哦！我叫秦少川，喜歡姑娘，所以才冒犯芳駕，只要姑娘答應與我做朋友，立刻可以出去！」少年心內大喜，言語也漸漸暢通起來。

「好吧，你武功這樣高，又誠心喜歡我，做朋友再好不過，今天我想通了，不如這樣，我們一起到郊外走走，這好的天氣，悶在家內實在太煩了！」沈曉英嬌笑道。

「好極了，我們這就去！」少年大喜，立刻打開房門，領着沈曉英走出四海客棧！

前後左右站着四名紅毛綠眼的怪人，武功奇高，沈曉英往常的自信，今天才明確證實，所學的武功，實在差得遠了！

少年秦少山帶頭，門外那大猩猩般的野人只朝二人望了望，半句話也未說，這令沈曉英心內更加有氣，決心要報羞辱之仇！

溫馨的陽光，照在原野上，令人看來，心內只覺得異樣的舒適。

沈曉英幾日來的悶氣，一掃而空，心內愉快，臉上也自然而然流露出歡悅的笑容。

秦少川在旁伴着，只覺得沈曉英的笑靨，美艷無方，以前幾日愁眉苦臉，與今日一比，眞個令人沉醉，尤其是秦少川這樣情有獨鍾之人心內，更加着迷！

沈曉英左顧右盼，已將全部心靈，沉醉於大自然山光水壁內！

信步走來，已來到東郊！

前面幾個稼家人坐在路旁憩息，沈曉英已認出正是鍾老頭及淮陽三義，還有黃山派碩果僅存的長老——黃山五老也來了，也即是說，黃山派主力精英來了！

到現在爲止，沈曉英仍不知怎樣安排，地方已到，人已在，她究竟要做什麼，自己也茫然不知所措！

「少爺，姑娘，這地方很小，又汚穢不堪，有什麼好玩的呀！」鍾老頭笑道。

「哦，這等田園風光，別饒情趣，我們隨便蹓蹓，倒也自得其樂！」沈曉英一面敷衍，一面注視鍾老頭，看他有什麼暗示！

終南逸叟鍾祿笑嘻嘻的，眞像個鄉下人，倒未引起秦少川的戒心！

「來，兩位只怕走得口渴了，喝杯茶潤潤喉吧！」鍾老頭說時拿起茶壺倒茶！

「讓我來，老人家！」沈曉英立刻搶着倒了一杯，一口喝下，又接着倒杯送到秦少川面前，嬌聲道：「喂！你也喝一杯試試，解解渴吧！」

這一聲「喂！」當眞是魔力無窮，秦少川幾乎魂都沒了，迷迷惚惚的接過杯茶，連望都未望，直往口中倒去。

「味道好吧！」沈曉英知道這茶有古怪，見秦少川竟然毫不懷疑喝下，眞個暢快的笑了！

「好，很好！」秦少川一個勁兒回答，其實，他這時已沉醉在溫柔鄉裏，別說是茶，即使一杯毒藥，只要是沈曉英親手送來，他也會照樣喝下。

二人正想走時，鍾老頭突然踏在顆石頭上，「啊呀！」一聲，整個人往前就倒，無巧不巧，直往秦少川身上靠去，神情與各種情況，令人實在無可置疑。

「你……」秦少川伸手相扶，不疑有它！

終南逸叟鍾祿抓住秦少川寸關大穴，一施暗勁，頓時像套上一圈鐵箍，右手疾點，連點七大穴。

「你！」秦少川虎吼一聲，雙臂一振，竟然掙脫了鍾老頭扣手，歪歪斜斜衝出三步，身形搖搖欲墜。

鍾老頭大駭，這少年人不知修煉什麼武功，竟然可以掙脫他的手掌，而且點中七處穴道，仍然不倒地，這是何等駭人聽聞的事！

淮陽三義老大距離最近，早已蓄勢已待，見鍾老已得手，立即縱身躍起，一招童子拜觀音，猛擊背心，秦少川身形尚未站穩，但他一身武功，異乎尋常，間不容髮之中，避開正中大穴，左後肩中個正着，整個人往前撲去，猶未倒地，衝衝跌跌，跑前五步，搖晃着身子又站好！

淮陽三義老大素有鐵拳之譽，全力擊出，竟然無法傷敵，而且對方中了暗算，如果是平時，那還得了，但他反應極快，全身縱起，張開雙臂，死命一把拖住對方，一齊翻倒地上。

終南逸叟鍾祿不敢怠慢，伸手按住秦少川雙腿，淮陽三義老二及老三運勁點穴，也不管它什麼名堂，雙手一口氣點了幾十下，甚至有的穴道重覆點過！

秦少川再大本領，此時也只好束手就擒，但他一雙眼睛，猶自望住沈曉英的面上，好像在說：「你眞這樣狠心，設計暗算我！」

沈曉英看到那雙眼睛，及眼神中的表情，芳心一陣慌亂，疾忙避開眼光，不敢正視！

「縛起來，小心藏好！」鍾老吩咐，立刻又安排第二道更大的陷阱。

像這樣的武林好手，做事效率自然較常人快多了，只不過片刻光景，均已全部就緒！

滇池雙怪幾人，在高家鎭回路跑，找尋白髮無常黃伯昭，他們全部注意力，只是找尋白頭髮的年輕人，其餘武林人物，還不放在眼內！

滇池雙怪，那形像眞個駭人，青龍扣鄔正長髮總有六尺，一張面上毛髮掩住大半，除了兩隻眼睛，寒森森的令人害怕外，活脫就像隻大猩猩。

老二矮得出奇，看情形只有四尺高，光頭禿頂，身軀胖得出奇，正式像個矮冬瓜。

二人走在一起，構成一副滑稽形相，路人驟眼看去，未有不發笑的，但是，笑的人眞個應了樂極生悲，折腿斷手，受傷吐血還是好現象，因此送命的也不知有多少。

這時，老二土龍王呼延啓在前走，大模大樣給人一副滑稽像！

一名少年突然走上前，恭恭敬敬行了一禮道：「二位老人家，有位秦少爺，正在東邊，相煩兩位去走一趟！」

「他一個人麼？」土龍王呼延啓道。

「還有位姑娘一起，小的這就帶路如何！」少年說時，隨即當先領路。

滇池雙怪知道秦少川伴着沈曉英，故意出言相試，見少年沒有說錯，也就沒有懷疑，他們自信心極強，秦少川一身武功，中原江湖人物，誰能奈何得了，即他們二人來說，又何曾將天下英雄放在眼內！

片刻後，已來到東郊。

沈曉英與秦少川果然坐在大樹下，談笑甚歡！

滇池雙怪一生只知道殺戮，像這樣無聊的兒女私情，根本就沒有興趣，但西霸天在二十年前，救了二人逃脫一次大難，從此決心將終身報効，今次相伴西霸天愛子，追殺白髮無常黃伯昭，幾天找不到影子，大概是聞風逃竄，不敢與敵！

滇池雙怪心底是這樣想！

二人直走過來，距離約二十丈，仍然沒有動靜，土龍王呼延啓忍不住叫了聲：

「少爺！」

秦少川轉過臉來，沒有說話，反而沈曉英嬌笑道：「二位老人家，請來這裏看樣東西！」

「哦，莫非發現了什麼！」土龍王呼延啓笑道。

一面說，一面往前走去！

突然，地面突然下陷，土龍王呼延啓想縱起，又那裏能够，往下直跌！

青龍扣鄔正陡地大吼一聲，頭上長髮呼的一聲飛起，整個人隨勢掠出五丈，逃脫陷阱之危！

「好！」林中幾人大喝，匹鍊似的劍光，鋪天蓋地捲將過來！

青龍扣鄔正大驚，百忙中，就地一滾，避開七尺，後肩前胸，已劃下七道口子，鮮血沁出，雖未傷筋骨，却也危險已極了！

嗤嗤嗤……

幾道强勁已極的劍氣，寒森森的，冰寒刺骨。

青龍扣鄔正肝胆俱裂，他行走江湖以來，從未遇到如此强勁的劍氣。

而且對方不是一人，同時出手，那裏找來許多劍道高手。

他那滿頭長髮，此時已飛揚開來，將全身包住，想硬衝出去。

「嗤嗤！」

劍氣縱横，貫滿眞氣的長髮，給削去了大半，脚跟突然一陣巨痛，主筋已經挑斷。

他再也吃不住勁，猛地翻身倒地，老早給人點了穴道。

黃山五老，像五個石頭人站在周圍，臉上不露絲毫七情六慾。

青龍扣鄔正又氣又急，大聲道：「你們是什麼人，竟然暗算我們！」

「老小子，」終南逸叟鍾祿緩步走入場中，提起青龍扣鄔正往外走，一面笑道：「因爲你的秦大少爺侮辱我姪女，你說，我們報仇雪恨，有理由沒有！」

鄔老怪暗自嘆了口氣，沒有話說。

他們兄弟倆本來在二十年前就死了，能多活二十年，全是西霸天所賜。

如今終算鞠躬盡瘁，盡了力，報効救命大恩。

滇池雙怪及秦少川失手被擒，西霸天派來的主力盡殲，餘下的高手又如何擋得住黃山派雷霆萬鈞一擊，迅速給打得落花流水。

只剩下二人，削去雙耳，讓他們回去報訊。

白髮無常黃伯昭似乎一下子在人間消失了踪影，長江上流沒有人見過，黃山派滿佈綫眼，沒有見過這位殺手，西霸天也沒有什麼訊影。

黃山派在此高家鎭地方，買下一所大院。

那是當地最好的房子，本是當地首富王員外所建，臨時讓出來，黃山十幾名高手暫住。

大約半年時光，高家鎭很平靜。

黃山派的弟子很得意，西霸天不敢正視中原。

白髮無常黃伯昭消聲匿跡，無形中，令得黃山派增長威勢，在武林中地位也提高不少。

這天，正當淮陽三義兄弟練完武功，在附近走了一圈，剛走回時——

一條高大的人影，攔在門口。

淮陽三義也是見過世面的人，定睛看時，此人身高膊闊，神態威猛，雖未表露什麼，但那股懾人氣度，自然而然的顯現出來。

「你是什麼人！」老大壯着胆子問。

「嘿！」悶哼一聲，右掌倏發，那種快法，令得老大根本無法捉摸。

「砰！」前胸中了一掌，人已橫飛出去，老二、老三大驚失色，怒叱連連，左右夾攻！

「砰！」那傢伙連望都不望，雙掌齊出，老二同老三對了一掌，只覺得有股熱氣自手掌透入，沿經脈上攻，其勢頗快！

「黑龍眞氣！」二人齊聲驚叫。

「西霸天！」威猛漢子傲然一笑，昂然走入大廳！

這位西南霸主，果然不同凡响，兒子落入人手，仍然忍得，等到黃山派人戒備鬆弛，突然出現，猝不提防下，頓時大敗虧輸！

高家鎭一戰，黃山派好手盡喪，秦少川武功已廢，見了父親，恍如隔世，好久說不出話來。

「孩子，苦了你啦！」西霸天秦川望住兒子，心內也忍不住一陣戚然。

「好一副父子情深圖！」左邊一人緩步走出，正是那久已失踪的白髮無常黃伯昭。

「小子，你今天怎麼敢出來！」西霸天秦川冷笑道。

「沒有什麼，想來領敎一下黑龍眞氣及震天掌！」黃伯昭淡淡笑道。

西霸天秦川雖然懷疑，對方來得古怪，但此時不容他有思忖時間。

當下，他哈哈一笑道：「有胆色，有志氣，當年我殺了你老子，早就等着你來報仇了！」

白髮無常黃伯昭淡淡一笑，緩步走到空地中間。

「看掌！」西霸天秦川陡地大喝一聲，震天掌夾着黑龍眞氣，朝黃伯昭身上猛劈！

「好！」黃伯昭絲毫不讓，奮起神威，運掌相迎。

「砰！」這聲响，像一聲悶雷，左右的圍牆都震動了，可以想見二人掌力之雄渾了！

突然，西霸天秦川全身抖個不停，頓時臉色大變，苦笑道：「小子，你學會了少陽神功！」

「你說得不錯！」黃伯昭說時，跨前一步，喝道：「再接一掌試試！」

「砰砰！」西霸天秦川那有招架之力，胸口中了一下，以江湖上第一流的殺手武功，別說是少陽神功，即使以前的內家掌力，一樣可以要他的命。

西霸天躺在地上，望了兒子一眼，露出了多少沒奈何神色，黯然閉上了雙目。

黃伯昭總算報了大仇，迅速轉身走開去！

留下了秦少川，以及漫天的愁悶！

——全文完——

兩月完俠情小說

雲劍飛・文
盧令・圖

雪中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獨孤行和熊大小姐回到客棧後，兩人各自回房歇息，不久，見熊大爺等四人來找獨孤行，詢問熊大小姐的下落，獨孤行回說在她自己房中，但尋遍各地不見熊大小姐下落，熊大爺等人硬指獨孤行將熊大小姐收藏，堅要獨孤行交出，雙方爭持不下，而動起干戈，打鬥中獨孤行一招「大千一指」使熊大爺等人俱退身停手，正想細問，獨孤行已趁機離去……熊家七十二騎盡出，馳向駐馬鎮的路上，遇到伏擊，對方心狠手辣，結果，七十二騎全軍盡墨，只得李鍔和雷莽僥倖逃得一命……

偵知藏參地　冒險探虎穴

秘窟

熊大爺心內憂急如焚，既關心愛女現在的安危，又掛慮雷莽和七十二騎的遲來，不知是否出了事，他實在坐不住了，猛的站起身，看了一下窗外飛花般飄落的雪花，對古誠道：「二弟，三弟和七十二騎定是出了事，現在已過了三個多時辰，只怕是凶多吉少！」

原白海坐在熊大爺對面，搶先道：「不會吧，雷三叔和七十二騎未到，可能是為這風雪所阻！」

窗外風雪更大，遮天蔽日，這時還未到黃昏時份，天已暗沉沉的，有如傍晚。

古誠這時也感覺到不對，以七十二騎的能耐，就是再大的風雪也早該趕了來，站起身，對熊大爺道：「大哥，待小弟出鎮去看看！」

熊大爺看看窗外漫天風雪：「二弟，這大的風雪……」

「大哥不用說了，再大的風雪小弟也要去看看。」古誠已站起來快步向房外走去。

「二弟，我和你一同去！」熊大爺邁動腳步。

「大哥你就歇歇吧，有小弟去就成了。」古誠在房門口轉身攔住了熊大爺。

「古二叔，小姪和您一起去！」原白海站起了身。

「那麼，快走吧，大哥，有白海和小弟一同去，您可放心了吧？」古誠轉身出房。

原白海緊跟在他身後，出房而去。

熊大爺望着兩人身影：「二弟，白海，一路小心！」

兩人已聽不到了。

熊大爺頹然坐在椅子上，瞑目垂頭不語。

不過一瞬間，門外突的如風般捲進幾人，驚動了熊大爺，睜目一看，不由大驚失色，急急站起身，語聲有點戰抖地問：「三弟，這是怎麼一回事？」

原來古誠和原白海一出客棧門口，剛想上馬。就看到一騎兩人如飛而至，馬噴着熱氣，在兩人身前人立而起，馬背上跳落一人，滾落一人，正是雷莽和李鍔，一身是血，情形狼狽到極，古誠一步衝前，拉着雷莽雙臂道：「三弟，怎會這樣？」

原白海已一個箭步衝前，將從馬背上滾落的李鍔一把扶起，也疾聲道：「李兄，你怎樣了？」

雷莽頭一垂，急聲道：「二哥，進去見到大哥再說。」

幫忙着扶了李鍔如風般走進客棧。

熊大爺轉眼見到一身是血，腿上有一道半尺長的刀口，血塊凝結，臉色蒼白，被雷莽和原白海扶坐椅上，變色急道：「李鍔，怎會如此？」

李鍔勉強動了動身子，語聲低弱暗啞道：「大爺，咱們……中……中了……」

頭一歪，暈了過去。

李鍔雖是腿傷止了血，由於初時只顧奔跳，顧不了包紮傷口，在馬上一路奔跑，震動傷口，沿途流了不少血，現在顯是失血過多，暈了過去。

古誠一步趨前，一按李鍔腕脈：「不碍事，暈了過去！」

忙從懷中掏出兩個瓷瓶，打開一瓶，倒了三粒藥丸，捏開李鍔牙關，將藥丸放進他口中，再將另一瓶打開，將瓶中藥散傾在李鍔腿上刀傷處，然後從懷中掏出一方白巾，小心包紮好，對原白海道：「白海，幫二叔將他抬到炕上躺下！」

原白海幫古誠將李鍔合力抬到炕上，古誠為他蓋好被，兩人轉身看着雷莽。

雷莽這時已喘過了氣，身上雖有血漬，卻沒有受傷，血都是受傷或死去的白衣人濺在他身上的，熊大爺這時已鎮定下來：「三弟，坐下來慢慢說，到底是怎麼回事？」

古誠一步從炕前跨前，道：「三弟，怎麼只得你和李鍔兩人，七十一騎呢？在鎮上？」

古誠心想雖是發生了事，但他還不相信七十一騎會被毀了。

雷莽目中熱淚盈眶，哽聲道：「大哥，小弟對不起你！」

熊大爺心往下一沉：「三弟，快說，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古誠和原白海都緊張地注視着雷莽。

雷莽無比沉痛地道：「七十二騎已經毀了！」

「什麼？」熊大爺和古誠如受雷殛，霍然上前一步，激動道：「七十二騎毀了？三弟，真的？」

雷莽垂頭道：「真的！大哥，小弟無能！」

熊大爺身軀猛一顫，強抑心中翻湧的氣血，這打擊實在太大了，愛女下落生死不明，這已叫他心焦神慮，現在連倚為右臂的七十二騎，也被人徹底毀了，這打擊叫他如何受得了，雙重打擊下，任是誰也受不了，但熊大爺就是熊大爺，一方之雄，自有其過人之處，他努力鎮定着自己，不使自己垮下來，慢慢的，他退後兩步，坐下來，目光如刀，盯着雷莽，一字字道：「三弟，什麼人？在什麼地方？怎樣毀了？快說！」

雷莽被他如刀般的目光盯得心頭一震，他還未見過熊大爺用這種目光看他，咳了一聲，悲憤道：「就在離此七八十里的一座大樹林子裏，至於是什麼人，那就不知了，因爲他們都用白布蒙着臉，看不到面目，他們好卑鄙！在林子裏先是用陷坑，阮了陳霆等人，繼之預伏人手在樹上，搖落樹上積雪冰渣，以蔽咱們眼目，趁咱們目難視物，手脚忙亂之際，再用箭攻，七十二騎就這樣被他們的一連串埋伏佈置，陰險毒計，殺了一大半，只剩下十多人，最後也和那些白衣人力拚而死！只有小弟和李鍔，捨命衝開一條血路，趕來告訴大哥，免得大哥和二哥還懵然不知！」將在林中的一切遭遇經過，詳細說了一遍。

熊大爺只聽得牙關緊咬，握拳有聲，雙目怒瞪，猛一拳捶碎了身旁一張雜木茶几，站起身，脚下方磚碎裂。

古誠聽得目眦盡裂，大叫一聲：「好卑鄙陰毒！」聲震屋瓦，桌椅爲之震動。

原白海疾聲道：「三叔眞的看不到他們的樣子，不知他們是誰？眞是氣煞小姪了！」

熊大爺切齒道：「他們有一天要撞在我手上，敎他們碎屍萬段！三弟，那班人眞的一點破綻也沒有露出？眞的不能認出他們？」

雷莽苦笑悲憤道：「大哥，他們從頭到脚裹得密不通風。敎人一點面目也看不出，他們自始至終，一句話也沒有說過，怎能辨出是何人，整個過程，只有那聲音冷肅的人說過話，但小弟認不出他是誰，那聲音陌生得很。」

熊大爺這時心情巳完全平靜下來，沉思了一會道：「這批人不敢以面目示人，肯定是熟悉的人，只有熟悉的人，才會以巾蒙面，不敢以眞面目示人，是恐怕爲你和李鍔認出。」

雷莽贊同地道：「大哥，小弟也想到了這點，這批人肯定是熟悉的人！」

「看來這批人處心積慮想對付七十二騎很久了，不然不會佈置得如此周密毒辣，依小弟看來，這是個大陰謀！」古誠覺得事情嚴重。

熊大爺和雷莽不由點頭。

很少出聲的原白海這時忽然提議道：「大叔，咱們現在立即趕到現場去看看，不就可以知道那批蒙白衣人的身份面目來歷了嗎？」

「遲了，」熊大爺搖搖頭道：「他們不會那樣蠢，會留下同伴的屍體，等咱們去辨認，他們既想得出，不會不想到這點的，我敢寫包單，咱們現在趕到去，見到的只是七十二騎的屍體，他們的屍體，一個也不會留下，全部帶走了！」

古誠點首道：「大哥說得對，他們既以巾蒙面，不敢以面目示人，肯定臨走也將死去的人帶走，絕不會留下一點綫索，讓咱們追查。」

熊大爺道：「但他們雖然聰明，以爲不會留下綫索，以巾蒙面，這就是一條綫索！」

雷莽不解地道：「大哥，他們以巾蒙面，就是爲了不讓咱們從他們的面目知道他們的身份來歷，這怎可說是綫索？」

這時古誠也想到了。「三弟，他們以巾蒙面，就表示了是咱們認識的人，只有怕被咱們認出的人，才會用巾蒙面，大哥說得不錯，這確是綫索，因爲由此推想，他們都是熟人，這是咱們認識的人所爲，那麼範圍就窄了，咱們不用去猜想更多的不認識的人，只要在認識的人圈子裏去找，就不難找出來，你說這不是綫索嗎？」

熊大爺贊同地點點頭。

雷莽這時也恍然道：「大哥和二哥，頭腦果然精明，小弟明白了，眞叫小弟佩服！」

原白海也高興地道：「大叔，那麼咱們立即動手，追查這批人的身份來歷。」

熊大爺神色凝重道：「白海，不能莽動，咱們行動要小心，以我推測，咱們的行動巳落在他們的監視中。」

原白海心頭一動：「大叔，那如何是好，咱們豈不是不能行動？」

古誠道：「白海，不用担心，咱們自會想出辦法將他們擺脫的。」

雷莽問：「大哥，咱們回熊鎭還是繼續留在這裏？」

沉思了一下，熊大爺道：「繼續留在這裏，君兒在這裏失踪，咱們就在這裏找，相信是可找到些綫索，並且據我猜想，君兒的失踪和七十二騎的中伏被殺，這兩件事是相關的，是整個陰謀的一部份。」

古誠問：「咱們不回去，而七十二騎巳毀，熊鎭成了眞空，豈不給敵人以可乘之機？」

熊大爺一笑道：「有萬昌在，他們不敢亂來的。」

雷莽問：「大哥，你看這件事和那個獨孤行有沒有關係？」

「依小姪看來，那個獨孤行嫌疑最大，君妹是因她而失踪，說不定這整個陰謀，都是他在幕後主使！」原白海恨透了獨孤行，因爲獨孤行令他的心上人失了踪。

古誠與雷莽不語，沉默了一會，熊大爺才緩緩道：「白海，你太偏激了，依我看，獨孤行不會和這件事有關，同時也和君兒的失踪無關。」

三人同時吃驚地看着熊大爺，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朶，問道：「有根據嗎？」

熊大爺道：「暫時未有，但從一連串事件看來，君兒的失踪不但不是獨孤行所爲，他是被人陷害的，而我們也被人利用了，中了別人的奸計，安排下這一着的人，就利用君兒的失踪，讓咱們和獨孤行火併，不論那一方有傷亡，都對他有利，因爲獨孤行和咱們都是他想除去的目標，並且可藉此機會分散咱們的注意力，好讓他順利進行陰謀活動。」

古誠首先動容道：「大哥說得有理，君兒在此失踪，不但可讓咱們誤認是獨孤行所爲而和他火併，他並且算準了大哥會將七十二騎招來，他就在半途中埋伏在那樹林子裏，一舉擊殺了七十二騎，這只是第一步，更大的陰謀還在後面，今後咱們一定是要加倍小心，特別是大哥，好可能下一次對付的就是您！」

雷莽一拍大腿跳起來道：「大哥，二哥，你們說的不錯，小弟也覺得事情如大哥和二哥所說一樣！」

原白海道：「三位大叔，是小姪一時衝動，錯怪獨孤大俠！只是君妹她……」

「君兒暫時不會有事的，他們暫時不會殺她，起碼她還有利用價值，必要時還可用她來要挾我們。」

雷莽環眼一瞪，怒道：「他們敢！」

原白海道：「現在雖不知是何人將君妹擄了去，但若有一點損傷，小姪定不放過他們。」

嘆了口氣，熊大爺道：「總之，由這一連串事件推測，他們是衝着我來的，他們好可能想將熊家大院毀去，取而代之，唉！其實他們這樣做是何苦呢？只要君兒平安回來，任何代價我也肯付出，包括生命！」

古誠道：「大哥不用喪氣灰心，事情剛開始，還有可爲的，不論如何，咱們當務之急是先救出君兒，免得咱們行動起來有所顧忌。」

雷莽道：「二哥說得對，就算捨了我這條老命，也要將君兒救出來。」

「咱們如何行動？」原白海問。

「咱們先找到獨孤行，向他說明一切，和他合作，或許他可帮忙咱們，說不定他巳找到綫索。」熊大爺忽然望着窗外。

「只不知他現在在哪裏？」雷莽說。

「找，咱們分頭去找，定可找到他，他肯定不會離開駐馬鎭！」古誠道。

「咱們立即去找！」原白海當先走向房門口。

熊大爺微一沉思道：「也好，二弟，三弟，咱們分頭去找，不論找到找不到，都在兩個時辰後回到這裏來，白海，你一個人，要小心一些，要不要大叔和你一齊去？」

原白海一笑道：「有大叔同去當然好，但這樣人手就少了，找到獨孤大俠的機會也少了一份，姪兒會小心的，大叔放心吧！」

說着就一晃出門而去。

熊大爺搖搖頭道：「這孩子，就是心急，和君兒眞是天生一對。」

「還痴心得很呢！」雷莽帶笑道。

「小弟去了，大哥！」古誠身軀穿後窗而出，身形一閃，語聲還在，人却不見了，好快的身法。

熊大爺和雷莽看了躺在炕上的李鍔一眼，熊大爺有點不放心：「三弟，李鍔熟睡未醒，咱們去了，有人來偷襲，豈不是危險？」

雷莽點頭道：「這也是，這樣吧，大哥，你就不用去了，有咱三個人去，也够了。」

熊大爺實在不放心李鍔：「那我就留下吧，三弟，一切小心，不要魯莽。」

「小弟省得！」雷莽一躍出門。

熊大爺沉思着走到炕前，望着熟睡中李鍔，不由想起了神威勇猛的七十二騎，心裏一陣絞痛，喃喃自語道：「果然毀了我的右手，好惡毒！」

沉思中猛聽李鍔一聲大喝：「殺！」忙低頭察看，李鍔雙手舞動，雙目緊閉，將蓋在身上的棉被掀開，突然又不動了，原來是在發夢囈。

熊大爺不由苦笑搖頭，關顧地爲李鍔蓋好被子，說實在的，他寧願眞的斷去右臂，也不願七十二騎盡毀。

× × ×

如果原白海等人早些去找獨孤行則不難找到他，因爲在原白海三人分頭從客棧中出來找他時，他剛離開了十里香酒舖。

昨晚沒有吃飯，午飯也未到肚，獨孤行實在抵受不住了，肚子在咕咕叫，午後時份，他一頭鑽進了十里香酒舖。

老狗頭一眼看見他，神情間似有變動，但很微小，別人很難看出，獨孤行剛坐下，他就帶着慣有的笑容，趕上前殷勤地問：「客官要吃飯還是喝酒？」

「先來一盤饅頭，三斤鹵牛肉，然後再來兩壺酒。」獨孤行實行先塡飽肚皮：「老板，今天怎麼生意差了。」

嘻笑着，老狗頭道：「大概今天天氣太凍吧，人們不想出門，窩在熱炕頭，嘻，客官，今天怎麼這早就來，昨天那位客人呢？怎不見他同來？」

獨孤行抬眼不經意地看了老狗頭一眼：「他有事，不能來，老板，我肚子餓了，快些叫伙計將吃的端來吧！」

「哦……是，小老兒親自去端來。」立時快步朝舖後廚房走去。

望着老狗頭背影，獨孤行意味深長地笑了。

老狗頭很快就端來獨孤行要的吃食和兩壺酒：「對不起，客官，快吃吧！饅頭和牛肉都是剛從鍋裏端出來的！」

「多謝！」獨孤行看也不看老狗頭一眼，抓起一個熱香撲鼻的大饅頭，大口大口就着鹵牛肉，吃起來。

老狗頭原本還想說些什麼，嘴唇動了動，將到口的話咽回肚裏，打量了一下酒舖中疏落的食客，轉到舖後去了。

吃飽了肚子，獨孤行慢悠悠地品嚐着十里香的酒味，喝完兩壺，再要了一壺，一小口一小口地品啜着，狀極悠閑。

老狗頭自轉到舖後去，一直不見他出來，直到獨孤行快要結帳離去時，老狗頭又慢慢從舖後走出來。

巳近黃昏，獨孤行起身結帳離去，老狗頭親自送出門口，放下棉簾，嘴角泛起一絲餓狗覓到食物時的獰笑。

× × ×

獨孤行前脚走了不大一會，原白海就後脚急匆匆走進十里香酒舖。

老狗頭一見，嘻開那可憎的笑容，上前道：「客官要些什麼？」低聲道：「獨孤行剛才來過，剛走了！」

原白海身軀一動又止：「來一壺酒，再來個涮羊肉。」低聲又道：「你有通知他們嗎？」

「早通知了，有他好受的！」老狗頭說完後，大聲道：「小老兒馬上給您送來！」立時轉到舖後。

× × ×

獨孤行走在冷落昏暗的大街上，風雪吹得他差點張不開眼睛，他匆匆地走着，低着頭，冒着那漫天風雪。

來到一間小院落門口，獨孤行遲疑了一下，舉步推門朝內走。

走過院子，來到一排三間瓦屋前，天雖未全黑，但透過窗紙，仍可隱約見到屋內燈火通明，人頭晃動，並有呼盧喝雉聲音傳出來。

獨孤行舉起手正想敲門，門巳「呀」一聲自內打開，一個漢子歪戴棉帽，反穿

光板皮襖，目帶訝色道：「你是……」

「我是來賭錢的！」不待那漢子問下去，獨孤行已搶先說了，並且跨步進門。

那漢子沒有攔他，一閃身退出三尺。

獨孤行身剛進屋，倏然間整個人貼地一倒，背貼地上，「颼」一聲倒竄出屋，同時間，屋內門口一張大獵網疾罩而下，不是他倒竄得快，險乎被那罩落的獵網罩住。

獨孤行原本不知有伏，不過他知道自己已身在險地，一切加以小心，要不是那開門的漢子在他剛進門時閃退得這樣快和遠，他也不會起了疑心，就在他疑心一起，盯向那閃退的漢子時，瞥見那漢子目光朝上一射，他立時心知不妙，上了當，當機立斷，也不管是暗器什麼的，總之他已知道埋伏在頭頂屋上，再不考慮，身形猛一倒折，貼地倒竄了出去，恰在這時，大獵網也罩下！

眞是好險，網邊已觸到了他倒竄而出的脚尖，只要他慢一分半毫，後果不堪設想！

身形竄出，暗器破風之聲响起，四面八方的暗器如飛蝗暴雪般飛射向他。

一計不成，另計又施，務求置他於死地。

× × ×

原白海那有心情吃喝，爲了不讓其餘的客人起疑，匆匆喝了兩杯酒，剮羊肉根本未吃，詐作恍然想起了一件事的樣子，一拍後腦，自語道：「該死，只顧吃喝，差點忘了件緊要事要趕着去辦，老板，算帳！」

不等老狗頭來到，丟下一塊碎銀，匆匆出門而去。

× × ×

人還未站起，暗器已到，獨孤行整個正面暴露在暗器暴襲之下，看來今番想全身而退，幾難了。

猛的獨孤行雙手齊揚，雪花紛飛，激射向暴襲到的暗器，脚尖一點地面，整個人又再疾射倒竄出五丈外，「蓬」一聲大响，撞碎一塊院門，標槍般竄射出院外。

那些暗器盡皆被他在百忙中從地上順手抓起，運眞力發射出的雪花擊落或阻了阻，再射落時，他已不在原來的位置，所以暗器一枚也射不到他身上。

兩次暗算皆被他間不容髮間閃避過，獨孤行能閃避過這兩次惡毒的暗算，全憑他豐富的臨敵經驗，敏銳的眼光，反應快捷的身手，冷靜周密的頭腦。

他這一生經歷過不下百次險惡無比的暗算襲殺，而能化險爲夷，大難不死，也是全憑他過人的目光、頭腦與反應。

身形一挺，獨孤行身軀挺站起，腦後急風又起，忙一個大旋轉，「哧哧哧」三槍從他身旁刺過，槍風將飄落的雪花逼升，可知此人勁力。

三槍一過，獨孤行還未看清楚使槍之人，事實上他受到三次連番暗襲，就只見過一個開門的漢子和窗紙上晃動的人影，其餘什麼人也見不到，「哧哧哧哧哧」六槍隨着他旋轉的身形逼開風雪，猛刺向他身側。

看來此人是個使槍高手。

獨孤行手一抬，白光一閃，長劍已在手，「叮叮叮叮」六响，連擋六槍，劍一引，一劍疾刺向使槍人的手臂！

劍剛刺出，身後身側已同時响起了兵器劈風之聲，獨孤行不求傷人，只求自保，回劍一蕩，六七種攻向他的兵器盡皆被他蕩開。

獨孤行長劍一動，正想有所行動，「唿哨」一聲尖响，人影四散翻飛，刹那間走得一個不剩，只剩下他一個人，挺立在風雪中。

一縱身，獨孤行仗劍躍落院內，一掌震碎屋門，屋內燈光已滅，昏昏黑黑的，獨孤行還是看得很清楚，鬼影也沒有一隻，連那張撒下的獵網也不見了，這羣人好快的手脚，仔細地看了一下院子四周，獨孤行身軀凌空拔起，射向院外，再幾個起落，人已消失在漫天風雪中。

× × ×

獨孤行走了不到一盞茶時光，小院落中急瀉落一條人影，來人整個頭部都套在一頂齊脖子的雪帽中，雪帽只在前面雙眼處開了兩個眼洞，透過這兩個眼洞看東西，他可以清晰地看東西，而別人就看不到他的容貌，只能透過兩個眼洞看到他的雙眼。這種雪帽比蒙着臉還要來得嚴密，要看清他的面目，除非你將他的雪帽整頂由頭上除下來。

來人在院中站定，環顧了一下小院落中的情景，滿地暗器，院門碎裂，屋門也被人踢破，風雪正無阻地吹飄進屋中。

看不到他臉上的表情，倏然間從他口中發出一聲高吭的鷹鳴聲。

鳴聲在空中飛曳，院牆外翻進一人，正是那夜在破廟中和王七在一起的曹九。

曹九對雪帽人抱拳道：「屬下見過公子。」

「看情形你們又殺不了他，被他逃脫了，是嗎？」雪帽人開聲說話，從話聲中認出，他正是原白海。

「屬下無能，屬下該死！」曹九惶恐地說：「不過咱們已盡全力，那小子精過鬼，獵網被他閃避過，暗器被他擋落，背後槍刺，被他們閃過，最後讓他逃了。」

「沒用的東西！」原白海在低吼。

曹九身軀一震：「是！小的該死！」

原白海在地上走了兩步，猛一停身道：「立刻帶着人回巢，小心看守那人，再有失閃，殺了你！」

曹九一哈腰道：「屬下遵命。」

原白海看也不看曹九一眼，身形一起，躍過牆頭，如飛而去。

曹九抹了一下額頭冷汗——大雪寒天也嚇得他冒出冷汗，翻過院牆，瞬眼間消失在風雪中。

× × ×

熊大小姐關在這地窖中已是第二天，她不知這裏是什麼地方，只知道她在客棧房中別過獨孤行後，躺在炕上不久就失去知覺，醒來後就置身在這陰冷的地窖中。

好在她躺的不是禾草堆，身下墊着兩床乾凈棉被，身上也蓋着兩張棉被，加上穿在身上的皮裘，倒也不覺怎樣冷，照情形看來，擄刦她來此的人，還算優待她，不過身上却被點了幾處大穴，渾身無力，連走動也感到吃力。

熊大小姐擁被倚坐牆邊，這兩天來她

不斷猜想，到底是何人將她擄刦來此地？有何意圖？但任她想破了腦袋，也想不出結果。

熊大小姐沒有害怕，心裏只有點不安，她知道害怕是沒有用的，害怕反而會令到人心慌意亂，意志削弱！

熊大小姐雖說不上是女中丈夫，但畢竟生在武林世家，自小就沾染上豪邁之氣，胆大心細，臨危不亂。

但一想到他父親，她的心就亂了，也不安了，她想像到父親不見了她後，不知會如何不安與憂慮，甚至於寢食不安，不過她絕不後悔跟踪獨孤行來到駐馬鎭，只後悔當時沒有設法通知一聲父親，免使他爲了她的失踪而焦慮不安。

她自小到大，從沒有遠離過父親一刻，熊大爺將她當作命根子一樣，直到在雪原上那匆匆一面，令她毫不考慮，不告而別，跟踪獨孤行到駐馬鎭，發生了這一連串的事。

她心中有歉疚與不安，是爲了她父親——熊大爺，她眼前彷彿見到了熊大爺爲了她的失踪而容顏憔悴蒼老的臉容，不由脫口悲呼一聲：「爹！」

隨着她的一聲悲呼，左上角有道亮光射下來，原來是有人打開了地窖的蓋板，拿了一盞油燈，另一手提了一個籃子順着石級走下來。

熊大小姐見有人走下來，緊張地瞪大了眼睛，戒備地望着來人，準備來人有何不軌企圖時，不惜一死，她是寧死也不受辱。

她現在穴道被點，全無抵抗力，可說是任人宰割。

將油燈放在牆角，來人提着籃子，走到熊大小姐身前二尺處停下，將籃子放在地上，啞着嗓子道：「肚餓了吧！籃子裏有飯菜，快吃吧，咱警告你，規規矩矩待在這裏，不然，有苦頭你吃。」

送飯菜的可能不知熊大小姐女扮男裝的：「唔，好俊的臉蛋，像個姑娘家！」

熊大小姐雙眼也不瞬地望着來人，想看清楚此人的面目，她失望了，任她將雙眼望穿也看不清此人的面貌，因爲這人面上蒙了布，只能見到一雙目發光的。

「你們是什麼人？爲什麼要將我擄來這裏？」熊大小姐問。

「你這是白問，我會告訴你嗎？有飯你就吃吧！再問，餓你三天。」來人轉身走向梯級，幾步走回上面，「嘭」一聲將石板蓋上。

地窖中只有油燈的昏黃火光，熊大小姐這時眞的肚子餓了，連她自己也不知道有多久沒有吃飯——因她不知自己昏迷了多久，打開籃子蓋，一陣飯菜噴香撲鼻，籃子裏有三個菜，兩個雪白的大饅頭，她也不客氣了，抓起一個熱氣騰騰的大饅頭，咬了一口，拿起筷子挾了箸菜，味道不錯，將兩個饅頭全吃了，三碟小菜也吃了個光面朝天。

地窖中不分日夜，油燈長明，每天有人送來三餐粥飯，——早上還有稀粥吃，眞是優待，也不見有人來問她什麼或意圖對她不軌，每天都是同一個人，同一時間，將飯送來，幾天來倒也平靜無事。

這情景令到熊大小姐不解，她想破了腦袋也不清楚將她擄來的人究竟想將她怎樣？起初她以爲擄她來的人想將她當作人質，勒索她爹一筆銀子就會放了她，她很快就會被放走——只要她爹肯付銀子，她相信她爹一定肯付，無論多少；過了幾天後，她打消了這種想法，弄不清這擄她來此的人，目的何在？

她幾次想向送飯的人打探消息，送飯的人自第一次送飯來時說了那幾句話後，以後，來時就像個木頭人一樣，問什麼也不聲不響，像變成了啞巴，熊大小姐拿他沒有辦法，又恐激怒了他，會對自己不利，以後熊大小姐乾脆不出聲。

熊大小姐也想過試圖偷走出去，這是無可能的，她渾身無力，移動也感困難，不要說走上地窖了，她曾試圖自行運氣衝穴，試了幾次也不成，眞氣總是無法凝聚，血脈也受阻，後來她將所有念頭丟開不去想它，因爲都無可能成功的。

不過她堅信，她爹和獨孤行遲早會將她救出去的。因爲獨孤行發現自己在客棧房中失踪，決不會坐視不理，她爹就更加傾盡全力，務必將她尋回。

這幾天被關在地窖中，雖說是失去了自由，也覺得很悶，但也得益不少，她在這幾天裏，想了不少問題，也明白了不少道理，更堅定了她對獨孤行的一片痴心，體會到親情的可貴，以前常在父親身邊時，對父親的關懷愛護不大感覺到，如今短短幾天，令她強烈地感覺到父親對自己是何等重要，她可以死，但不能失去父親！

熊大小姐彷彿在這幾天中長大了不少，人和思想也成熟了不少。

× × ×

原白海頭上套了頂雪帽，將整顆腦袋包了起來，只在前面雙眼處開了兩個洞，整張臉只能從兩個眼洞中看到雙眼，這是唯一被別人看到，也不能不被人看到，因爲要看東西，就不能連雙眼也蒙遮起來。

一閃身，原白海進入一所破舊的大宅院中，輕咳一聲，立有一蒙面人從右手廂房閃現出，上前躬身抱拳道：「屬下見過公子。」

雪帽套罩下看不到原白海的面部表情，只能從他雙眼神色去窺測他的意思：「王七，帶我去見那人。」

王七在前帶路：「公子，那人究竟是誰？」

「多事，該告訴你的自會告訴你。」原白海後叱道。

「是！」蒙面人帶着原白海穿過前院，拐了個彎，來到一處月洞門，停下身，一擊掌，立時左右閃出兩名蒙面人，齊躬身抱拳道：「見過公子。」

「堅守崗位！」原白海一揮手，兩人立時閃沒在草樹叢中。

進入月洞門，來到一座堅實的石屋前，蒙面人上前曲指在鐵門上輕敲了三下，再敲了兩下重的，鐵門立時在內打開，門兩旁不聲不响地閃出兩人，一見是原白海，立時躬身抱拳一禮。

擺了擺手，原白海當先步入石屋，石屋中如八陣圖般間格了很多小房間，不下十多間，間間一個樣子，分不出這間和那間有何不同，原白海却右轉，沒入一間小房子中，同來的蒙面人沒有跟進，入屋後

門後兩人立將鐵門關上。

地窖的蓋板和地面齊平，嚴密合攏，不知就裏的人，估不到，估不到這間房中的其中一塊大石板就是地窖的出入口，原白海這時已改了打扮，一身土黃衣褲，頭只套了頂雪帽，只露出雙目，在左面牆上不知什麼地方一摸索，「卡」一聲响，靠房的一塊大石板慢慢掀走，豎倚在牆上，原白海步下梯級。

石板一起，熊大小姐立時警覺，知道有人下來，這不是送飯的時候，這人下來幹什麼，莫非該來的終於來了？熊大小姐首先想到了這點，立時瞪大雙目，戒備地望着從石級走下來的人。

從身形衣着，來人不是每天送飯來的人，此人莫非就是將她擄來的人？她想。

一連串疑問在她腦中閃過，來不及多想，來人已到身前，全身由頭到脚都包裹在雪帽與衣服中，只有那雙不懷好意的灼亮亮目光可以看到，看到從雪帽中射出的那兩道不懷好意的灼亮亮目光，熊大小姐心裏有點不安：「你是誰，來幹什麼？」

來人佝僂着身子，低啞地乾笑了兩聲：「還要我告訴你嗎？熊大小姐。」

「原來就是你將我擄來這裏，快將我放了，不然，被我爹追尋到，決不會放過你！」

嘿嘿一笑，原白海道：「現在還發大小姐脾氣？放了妳？一定會放的，但不是現在，唔，大小姐，關了幾天，居然仍然美艷如昔，眞是我見猶憐。」

伸手迅速地在她臉上摸了一把，眼中色迷迷的。

熊大小姐想躲，躲不了，羞惱得脹紅了臉，「呸」聲吐了口唾沫：「下流！欺侮一個全無還手之力的人，你想侮辱我，休想，大不了是一死，你殺了我吧！」

原白海一腔慾火被熊大小姐一頓罵，如一盆冷水淋下，當場熄了，冷靜下來，事實上他也只想討些便宜，他不想在現在這種情況下佔有她，她已在他掌握中，逃不了，遲早也是他的人，他要在幹完大事後，堂堂正正，當衆宣佈，光彩熱鬧地和她拜堂成親。

原白海霎時收起了不懷好意的目光：「大小姐，妳放心，我不會將妳怎樣的，乖乖地待在這裏吧，沒有人能將你救出去的，包括妳爹和獨孤行那小子，也不要妄想逃出去，妳是逃不出去的，妳如要這樣做，那是自討苦吃！」

熊大小姐由於不能看到他的面貌，只好盯着他雙目，想從他目光中窺到點什麼，果然被她窺到了，就在原白海目光一轉間，熊大小姐覺得這種目光有似曾相識之感，但又想不起：「你到底是誰？你一定是我認識的人！」

原白海心頭一震，知道熊大小姐心性聰慧，再待下去不難會被她瞧出是誰：「大小姐，認不認識，妳慢慢去想吧，我走了，乖乖待在這裏吧，沒有人會傷害你的。」說完，佝僂着身軀，轉身朝石級一步步走去，很快，上到地面，光綫一暗，石板又嚴絲密縫地蓋上了。

熊大小姐沒有出聲，她知道再問也是白問，來人不會再和她說的，她一直緊緊地盯着來人佝僂着身子走上地面，雙目瞬也不瞬，希望能從這人的行動或身形看出一點破綻，認出這人的身份來歷。

可是她失望了，來人穿了身肥大的長袍，看不出身形體態，就認不出這人是誰，但她肯定了一點，這人必是她認識的。

原白海不是蠢人，以他和熊大小姐的相交，他知道就算他蒙着面，變了聲，憑身材體態舉止也會被熊大小姐認出來的，所以他除了蒙頭外，還特別穿了件肥大長袍，佝僂着身形，令熊大小姐無論從聲音身形舉止，均認不出他是誰，並給了熊大小姐一個錯覺，令熊大小姐以爲他是個年紀不小的人，就算有些少破綻露出，也不會思疑到他。原白海可說計慮周詳，而熊大小姐從那絲似曾相識的目光中，想破了頭，也想不起此人是誰，只能肯定這人是互相認識的熟人。

熊大小姐想起了很多人，但都被她一一否定了，最後，她想累了，不覺沉沉睡去。

×　×　×

獨孤行自從在那小院落中遭遇埋伏襲擊後，彷似失了踪，鎮上再見不到他的踪影。

古誠和雷莽、原白海三人先後回到客棧中，原白海最遲回，據他說曾發現了獨孤行的影踪，追了下去，又不見了，只好回來。古誠和雷莽可說什麼地方也找過了，破屋荒園，酒舖賭場，皆不見踪影，只好喪氣而回。

熊大爺決定無論如何，明天回熊鎮，重新調動人手，務要將熊大小姐找到，不論是死是活的，他不能再等下去了，七十二騎已毀，已是損失慘重，他不能再失去熊大小姐。

救美

夜色很早就籠罩了駐馬鎮，駐馬鎮被大風雪肆虐着，初更不到，全鎮已死寂無聲，人們都抵受不了寒冷，早早就關門睡了。躺在熱炕上頭，將風雪關在門窗外。

十里香酒舖也關了門，天氣實在太寒凍，寒凍得叫人提不起興致去喝酒吃肉。

是二更天時分，一條人影閃縮，在窄巷小弄中，冒着寒風凜冽，漫天飄揚的雪花。人影很快飄閃進一座小院子中。蛇行鼠伏，悄沒聲地接近了一座小土房，小心地打量了一下四周，將耳朵貼在窗旁，凝神聽了一會，屋內寂然無聲，不再猶豫，手在窗框下一托一翻，也不知他用的是何種手法，窗開人竄進，捷如狸貓，落地後貼身窗旁牆上，手一落，窗又悄無聲地關上了。

屋內暗黑，隱約可辨物，夜行人沒有立刻行動，就那樣貼身牆壁，像幽靈一樣，動也不動，一會，他動了，剛才貼牆不動，他在靜聽呼吸聲，現在他聽到了，呼吸聲就從第二個垂有棉帘的房中透出，一粗濁，一輕微，再無其他呼吸聲，即是說，這土房子中只有兩人，他放心了，躡手躡脚來到垂有棉帘的房門邊，棉帘無風自動，人已閃入房中。

炕上頭併頭兩顆腦袋露出在棉被外，夜行人在黑暗中如鬼魅般閃躡至炕前，屏息運指如飛點出，隔着棉被，將炕上兩人點昏過去。

晃亮了火摺子，將窗前桌上油燈點亮，吹了火摺子，再到炕前，就着昏暗的燈光細一辨認，炕上頭併頭貼躺着一男一女，靠房門口的赫然正是在破廟中和曹九在一起的王七！

夜行人正是獨孤行。

運指點了王七左右肩井穴，再隔被一掌拍開了王七的昏穴，王七驟然醒來，雙目暴睜，一把冰寒閃亮的長劍，已擱在他脖子上。

劍鋒冰寒，由脖子直透傳到他全身，暖熱的身子驟然透傳過一股寒凍，不由機伶伶打了個寒顫，身軀一動，帶動了脖子，感到一陣刺痛，忙强抑着一口氣，不敢動了。

抖着聲音，他問：「朋友，你想怎麼樣？」

獨孤行一聲冷笑，壓低聲音道：「王七，你好風流快活。熱炕頭，騷娘們，大概躺在你身邊的就是大白菜吧？」

目中露出驚恐之聲，顫聲道：「獨孤大俠，原來是你，請你手下留情，饒小人一命，上次所爲，實是受人指使，身不由己。」

「哼！你和曹九可算狡毒，那晚故意將我引到那小院落中隱身而去，誘我上當，使我以爲你們的窩就在那裏，並預先佈下埋伏暗算，我那天找到去，差點中了你們的埋伏暗算，獵網暗器長槍就想要了我的命？你眞是好大的胆！今天饒你不得！」

獨孤行手中劍一沉。

也顧不了痛，王七身子在被窩中篩糠一樣抖顫着，雙手又不能動，只好哀聲道：「大俠饒命，小的該死！」

放鬆了壓在他脖子上的劍，王七長長喘了一口氣，一雙眼骨碌碌轉動着，顯是在動念頭。

獨孤行看在眼內，低喝道：「你要是想動什麼念頭，那是妄想，我將要你受盡痛苦而死！」

獨孤行知道對這種人，不能放鬆，只有給以顏色，將他鎮住，才會乖乖的聽你的話。

果然，王七身子在被中一哆嗦：「大俠，小人不敢！」

「好，現在我有話問你，你要從實答我，否則，哼哼！讓你嚐嚐『經脈逆行』的滋味。」

一聽「經脈逆行」四字，王七已從心裏寒了出來，赫破了胆，這是種最毒辣的逼供手法，任何人也抵受不了，那種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酷刑，令人看了胆破，王七就曾經見過一個人在這種酷辣手法下那種慘厲的樣子。想起來，身子不由又抖了抖：「大俠只管問，小人知無不言！」

「好，我問你，那晚從破廟中將我引到那小院落，是誰人指使？」獨孤行語氣狠厲，對他絕不放鬆，他要讓他一直處於緊張恐怖狀態下，那樣他才不會有時間去動別的念頭，說出來的自　也是眞話。

王七不加思索接口道：「是『公子』命令小人和曹九引誘你到那小院落去，好讓你上當，殺了你。」

「『公子』是誰？」獨孤行緊迫。

「『公子』就是公子，小人不知他是誰。」

「胡說！公子只是稱呼，應該有名有姓，說！他姓甚名誰？」獨孤行手中劍一沉。

「小人實在不知，只知他叫公子，每個人都是這樣稱呼他的。」王七抖顫着。

「不知他的姓名，人總該見過吧，他身材相貌怎樣？年紀多大？」

苦着臉。王七道：「身材普通，相貌與年紀都不知道。」

「爲什麼？」獨孤行問。

「因爲他每次見人時，總是用一頂齊脖子的雪帽將整個腦袋套住，根本看不到他的面貌，只能見到雪帽前面兩個眼洞後面的雙目。」王七一口氣說出。

「那麼聲音總該聽過吧？從聲音中你猜他年紀有多大？」

「聲音是聽過，但不知是不是他原來的聲音，從聲音中推測，年紀很輕，大概二十多三十不到。」王七努力思索着想說得準確點。

「那晚我在破廟中被你們引到那小院落，要是我當晚動手，是否也會中埋伏？」獨孤行想證實自己所想的。

「會。那埋伏暗算隨時等着你。」王七答。

「這一切都是『公子』佈置的？」

「全部是！」王七很想轉頭看看躺在身邊，聲息全無的大白菜是否死了，但脖子上壓着劍，不敢轉動。

獨孤行看出他的意思，「你少担心，你的大白菜死不了。我只點了她昏穴。」

緊接着又問：「你們將熊北周前輩的女兒關在那裏？」

這才是他今晚此行的最大目的，他之所以開頭不立即問，而問其他問題，就是想先將王七心裏的藩籬破除，打開一個缺口，就像在河堤上缺個口，讓河水將缺口衝大，那就其勢不可擋，王七說了他該說的話，就像河水衝破了河堤，以後不說也不能了。

王七聞言眼一翻道：「熊北周大爺的女兒？咱們沒有將她關起來。」

「還想抵賴！再不說，先讓你嚐嚐苦頭。」獨孤行揚手作勢。

「獨孤大俠，事實上沒有，叫小人怎樣說？」王七語聲惶急，矢口否認。

獨孤行猛然想起了熊大小姐是女扮男裝，自己不是熊大爺說破，也不知她是女兒身，那麼我問你，你們從客棧中擄刦去的人，關在哪裏？」

王七遲疑着不敢說。

「說！」獨孤行一指作勢點落。

王七臉色一變，開口道：「就關在……關在……」

「關在哪裏？」獨孤行緊逼。

「關在……關在鎮東頭的一座大院裏。」王七不想受那慘酷的手法。終於說出來。

「關在大院裏的什麼地方？」獨孤行一定要弄清楚所在，才好救人。

「就在大院後進，一座石屋的地窖中。」王七很快說出。

「進去怎樣才能找到？」

「走進那座月洞門，就見到了。」

「防守怎樣？」

「月洞門兩邊有人守望，石屋裏有兩

人守着。」

「還有沒有？快說。」

「有，有，石屋鐵門要有暗號才會開。」王七顧不了後果，一心只想着眼前不要受苦，保住條命，以後的再打算，一股腦兒將所知說了出來。

「你一定知道暗號，是嗎？」獨孤行心內暗喜，知道得越多越詳細越好，在救人時就省去很多蔴煩和手脚，成功的機會也大。

「知道。是——三下輕，二下重。」王七現在是洪水崩了堤。

「沒有記錯？」獨孤行緊盯着王七雙眼，窺測他有沒有說謊或使詐。

「小人記得淸淸楚楚，是先三下輕，然後二下重！小人如有瞞騙，大俠也饒不了我。」王七只望獨孤行不要殺他。

獨孤行一指疾落。王七渾身一震，但覺一股涼氣直透丹田，凝結不動，驚聲道：「獨孤大俠，小的全說了，求你饒小人一命！」

獨孤行一笑道：「我巳點了你胸腹大穴，只要你有半句謊言，不用我動手，六個時辰之內，不用我動手，你也會全身血脈暴裂而亡，只有我才能爲你解穴，這是我師門獨得解穴手法，你最好不要說謊，望我能平安回來，否則，後果怎樣？也不用我說了。」

王七心胆俱裂，哭聲道：「大俠，我所說句句是實，望你千萬及時回來解了我的穴道，小人不想死。」

「那你最好求神保佑，我能够在六個時辰內平安回來，才能爲你解穴。」獨孤行一指再落，點了王七昏穴。

望着昏死過去的王七，獨孤行一笑道：「胆小鬼，那是嚇唬你的，十二個時辰後，你自己會安然醒來。」

可惜王七巳聽不到，瞪着一雙惶恐的眼睛，昏了。

剛才獨孤行爲了確知王七所說沒有騙他，用了點小手法，目的是想嚇嚇他，使他不敢亂說來騙他，現在他放心了，知道王七所說，全部屬實。

吹熄了桌上油燈，對昏睡着躺在王七身邊的小白菜說了句：「對不起，委屈妳了。」

窗一開一合，人巳在土房子外，躍過土牆，辨了一下方向，身形一動，刹那間消失在風雪夜色中。

× × ×

鎭東頭果然有座破落的大院，這一帶就只有這座院子最大，獨孤行鬼影一樣貼身在院牆上，知道王七沒有騙他。人如壁虎般，爬上牆頭，略一凝神打量，身形一翻，人巳輕捷地落在牆內，地上積雪深厚，故此一點响聲也沒有弄出。

其實這樣的風雪寒天，站久些也會手脚僵硬，站崗放哨的可能早巳偷懶去了睡覺。

院內死寂無聲，只有風雪呼嘯怒號聲，有如鬼嘯猴嚎，在這樣寂靜的寒夜天，聽來令人格外可怖。獨孤行小心地觀察了一會，確定了沒有人，才身形縱起，人在空中橫掠落在五丈外一處屋頂上，蹲下身子，快速地四周一望，身形如靈貓般縱躍而起，直向後進掠去。

王七所說的月洞門就在身邊前三丈外，獨孤行不敢貿然進入，他從王七口中知道月洞門兩旁樹叢中有人伏着，他必須想個辦法除去些這人，才能從容行事。

風雪吹刮着，呼嘯着，每一次風雪刮掠過，必定捲揚起一股雪花，令人不能睜目，獨孤行忽然心中有了主意。

就在一次風雪急速勁厲地刮掠過，捲揚起一股迷茫雪花的刹那，獨孤行疾如急風刮掠般，隨着那股風雪，掠撲向最近他的月洞門右邊的一叢草樹，掠撲近時，貼地一滾，伏在雪地上，待風雪掠過後，立時看到在他伸手可及處，蹲着一人，全身落滿雪花，差點看不出是個人，正從臉上放下爲了遮擋剛才刮過的那風雪的雙手，獨孤行乘這大好時機，一掌疾落，砍在那人脖子上，「咯」聲輕响，那人脖子垂歪，無聲地倒在雪地上。

用同一手法，獨孤行順利地解決了另一人。

確定了沒有別的守衛後，獨孤行穿過月洞門，竄入小院中。

略一回顧，立時一躍，撲到石屋鐵門前。

舉起手，正想敲落，又縮回了，幾番遲疑，終於一橫心，伸手在鐵門上輕輕敲了三下，再重敲了兩下。

敲完後，他的心如十五個吊桶中——七上八下，不知王七說的是否盡實，他全神戒備着，以防萬一情況不對時，隨時應變！

那一刻時間，他像等了一年長那樣久，不知是由於天氣寒冷，石屋內的守衛睡了，還是敲門聲不對，等了有一刻，還沒有人來開門，獨孤行眞恨不得一掌將鐵門震碎，但那樣厚的鐵門，又豈是他所能打碎的？

鐵門終於沉重地慢慢打開，門左右各站一人，右邊人對獨孤行道：「半夜三更的，有何事幹？」

石屋內的兩名守衛由於天黑風雪大，獨孤行又低着頭，頭上戴了風帽，故此看不清他，加上敲門的暗號又對，遂以爲他是自己人。

獨孤行靈機一觸，想起了王七說的「公子」，接口道：「公子吩咐，情況有變，叫我來查看一下。」

說着一步跨進門內。

「那就快進來吧！」左邊那人似受不了鐵門打開後風雪寒氣的吹襲，催他快些進去。

跨進石屋後，兩名守衛「嗆噹」一聲關上鐵門。下了門，就在這時，獨孤行疾然轉身，左右手齊出，閃電般同時點了兩人身上昏穴。兩人驚覺時巳是慢了，身軀微震，巳然昏軟倒地。

獨孤行也不管兩人摔倒在地，現在他只想着救人，越快越好，說不定隨時會有人來，到時，被困在這堅固的石屋中，那就不妙了。

現在他眞的衷心感謝王七，要不是王七，他想順利進入這石屋，簡直不用想，就算硬闖，也未必成。

屋內眞的只有昏倒在地的兩名守衛，但屋內如八陣圖般間格成的十多間小房子，令他不明所以，何以會有這樣多的小房

子。

他初時以爲是用來關人的，走前探首朝一間小房一看，小房無門，內裏更是空空如也，他以爲只有這一間是如此，逐間查看，間間皆是如此，令他有點莫名其妙，猜不透這些小房間有何用。

但他立刻就明白了，逐間房看完後，他現在有點迷惘，弄不淸現在究竟身在那間房中，因爲每間皆是門口通向另一間房，曲折迂迴，進去時不覺怎樣，出來時弄到他暈頭轉向，在那些房間中轉來轉去，就是轉不出去。

後來他停下來，定下神，細心回想剛才進來時的情景，再回想一下這些房間的間格，他恍然而悟，冷笑道：「這些小玩藝只可難倒別人，還難不倒我獨孤行。」

只見他在這些小房間中左三轉右一轉，右兩轉，左一轉，就這樣轉轉折折，終於走出這些房間，又看到這兩個昏倒在鐵門邊的守衛。

地窖，他要找到地窖，才能救出熊大小姐，要找地窖，只要找到地窖入口就成了，但他找遍了整間石屋，也找不到地窖口，地面連一絲縫隙也沒有，再進入那些小房間中，細心找了一遍，亦找不到，他有點心急了，冒了這樣大的危險，費了不少手脚才進入這石屋，無論如何也要將人救出，轉出那些房間後，獨孤行走到鐵門邊，抓起左邊的守衛，拍開了他的穴道，却用手揑住了此人的喉頭——一來可控制此人說話的聲音，二來可給他一種死亡前窒息的感覺，這是一種最好的逼供手法。

獨孤行半鬆不緊地揑住了此人的喉頭，令他可以呼吸，但不能暢快地呼吸，一雙目光如利刀般射在這人臉上，瞬也不瞬，這是一種精神威脅，他要將此人的意志搖動，摧毀，令到他有問必答，他不想再浪費時間。他選這個人來問，而不選右邊的人來問，是有理由的，從他進門時這人因畏冷而催他快些進內，他巳知道這人的意志和抵抗力不會強，因爲一個人連寒冷也不能抵受一會，那麼這人更加不能抵受痛苦和恐懼，特別是死亡。

他沒有選錯人，這人一醒來後，立時感受到喉頭被揑，呼吸不暢，呼吸不暢則會令人神志不會十分淸醒，這人也是，當他見到獨孤行正目光如刀般盯着他，更令他有如被人劈面刺了一刀那樣，雙眼亂轉，充滿了懼怕。

這人的意志被摧毀，精神被控制，獨孤行現在要他怎樣做，他就會怎樣做，不會反抗。

獨孤行手指一緊，那人喉頭一窒，眼前一黑，差點暈了過去，手指略鬆，這人趕緊死命地吸了口氣，一雙眼睛呆滯地看着獨孤行。

再放鬆了一點，這人再暢快地吸了一口氣。這時獨孤行開口問道：「喂，我問你，地窖入口在那裏？」

這人用手一指那些小房間，啞聲道：「就在那些小房間裏面。」

「哪一間？」獨孤行絕不放鬆追問。

「最右貼牆角的一間。」這人順着獨孤行的問話答。

「怎樣才能找到入口？」獨孤行巳想到入口必是由機關控制。

「右面牆上，有一塊有小裂痕的磚，只要你將那塊磚一按，地窖口就出現。」這人粗重地喘了一口氣，因爲到這時，獨孤行仍然半鬆不緊地揑住他的喉頭，令他不能暢快地呼吸，神志不十分淸醒，心神受到控制。

手一鬆，這人暢快地吸了口氣，跟着頭一歪，昏了，獨孤行又點了他昏穴。

這人寧願昏過去，因爲人雖昏迷，起碼可以呼吸暢順。

獨孤行既巳問出地窖的入口，身形如風，閃入那些房間中，右轉右折，費了一番工夫，才找到最右面靠牆的那個房間。

細一搜索，果然在右面牆上找到一塊有裂痕的磚，毫不猶豫，伸手按在那塊磚上。不過他全身戒備着，以應付突來的意外。

小心駛得萬年船。

「卡」一聲响，牆角處果然崩起一塊大石板，現出一個有梯級斜向下伸的缺口。

心頭狂喜，那守衛沒有騙他，果如所言，地窖口就在眼前，獨孤行不由感嘆起來，要不是王七怕死，據實說出，他不可能這樣快找到這座大院，順利進入石屋，要不是那守衛說出機關所在，憑他瞎猜亂找，恐怕找到天亮有人來了，也找不到這入口，他暗自慶幸，他實在運氣太好了。

在石屋巳躭了不少時間，快！爭取時間將熊大小姐救出來！

他探首地窖口，在昏暗的燈光下，朦朧下見到一人躺在地窖牆角處。

一聳身，落在梯級上，順着梯級走落地窖。

（未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高皐·文
盧令·圖

留香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荊一非由百廢老人，無情上人，三眼殘道三位前輩高人處得到三種武林絕藝後，回到原居的客棧和齊琴韻，小蕙相會，荊一非要和齊琴韻主僕在一起，只是想發掘神秘組織的內幕……在往鞏縣的路上，突有三名和尚擋住去路，慧生大師首先和荊一非交手，相鬥不久，慧生被削去一臂，急離而去，古智禪師接用一招「一肩担日月」把荊一非挑到深壑去，齊琴韻主僕急奔壑底搜尋，所幸荊一非被一大樹擋住下墜之勢，命不該絕，吉人天相，主僕急忙給荊一非服藥施救……

肩武林大任　查神秘組織

小慧適才以香唾喂藥之時，曾經為荊一非渡過幾口眞氣，如果現在再度渡他幾口，必然可以減輕齊琴韻的辛勞。

小蕙是想到了就做，櫻唇一張，就向荊一非的嘴上湊去。

這是第二度親吻，在心情上已經沒有前次那麼緊張了，但她依然紅飛雙頰，兩眼也閉了起來。

她這個法子的確有效，不過盞茶時分，荊一非便已蘇醒，令人不解的是，當大功告成之際，她忽然流出了淚水。

這是為了甚麼？莫非她認為受了委屈而難過？

剛剛清醒的荊一非確是在這麼想，因為他發覺是這雙主婢救了他，而小蕙的犧牲又是如此之大。

因此，他掙扎着想站起來，想離開小蕙的懷抱。

只是他重傷未愈，才由暈迷中蘇醒，他有心站起來，虛弱的身體卻不聽他的指揮。

在一聲長嘆之後，他無限愧疚的道：

「小蕙！讓我起來。」

小蕙沒有說話，齊琴韻卻作了回答。

「師兄，你不能動，快點提勁運功，否則咱們就枉費心力了。」

「多謝妳，師妹，可是……這樣……我定不下心……如何能運功提勁？」

「師兄，這是環境所迫……其實，今後……你只要不忘記咱們……」

齊琴韻並未有負傷，但她此時說話也感到有點吃力，不過她的心意還是表達出來了。

不忘記她們的甚麼？

紅粉之情，救命之恩。

此等恩情當得是天無其高，地無其厚，那該如何報答呢？

這像是一個不易解決的難題！

荊一非只是微微一呆就釋然了，他好像已經想到了報答的法子。

他不再說甚麼，也不再客套，雙目輕輕一闔，就在小蕙的懷抱中運起功來了。

這一入定就是兩個多時辰，直待東方發白，他才功德圓滿。

小蕙雖是被他壓得雙腿麻木，依然無限關切的道：「怎樣，不礙事了吧？」

荊一非道：「多謝妳，小蕙，傷勢已經無礙，但功力只能提到六成。」

小蕙道：「別將多謝掛在嘴上，咱們之間也無須如此客套。」

荊一非道：「好，今後我不再說多謝就是。」

小蕙嫣然一笑道：「這才對，小姐，咱們現在怎麼辦？」

齊琴韻道：「找一個山洞住下，待他功力全部恢復再出江湖。」

小蕙道：「小姐是怕遇到找碴的？有咱們護着他怕甚麼？」

齊琴韻道：「不，我是想利用療傷期間，將本門的武功傳給他。」

小蕙歡呼一聲道：「對，這才是名至實歸，公子，我扶着你走。」

荊一非微微笑道：「妳當眞將我當作病人了，有這麼多樹枝借力摔不着的。」

雖然如此，還是由齊琴韻主婢前呼後擁的照顧着，直待平安的踏上地面，她們才算鬆了一口氣。

小蕙迎着曙光向東方瞥了一眼，道：「小姐！妳瞧，那座山頭之上好像有一幢廟宇。」

齊琴韻道：「不錯，咱們出點銀子向和尚借住，我想不會有甚麼問題的。」

及爬上山頭一瞧，果然沒有問題，因為那是一個沒有和尚的破廟，避避風雨倒是可以。

現在他們就是破廟的主人，居住自然沒有人反對，只是荒山破廟，人烟絕跡，這飲食二字又如何解決呢？

小蕙流目向四週瞥了一眼道：「這兒離虎牢關不遠，我去買些食物回來。」

荊一非道：「別忙，小蕙，廟後好像有幾顆棗樹，如果能摘到棗子就不必到虎牢關去了。」

他們的運氣並不太壞，廟後植有五顆棗樹，全都結實纍纍，飲食問題總算獲得解決。

此後齊琴韻代父傳藝，將七巧火蓮燈的幾項絕學，毫無保留的傳給了荊一非。

天雷劈，捉龍手，流雲步，七竅紅，每一項都是獨步江湖的武林絕藝。

荊一非曾經習過幾招天雷劈，那只是一種預習用的刀法，現在齊琴韻所教，兩者就不可同日而語了。

這是一種威猛絕倫的刀法，如果與十二神魔劍法相比，可說是春花秋月，各擅勝場，荊一非竟能一人兼獲這兩項被認為魔道的絕頂武功，不能說不是一項異數。

其實七巧火蓮燈的武功，七竅紅更在天雷劈之上，它是一種詭異莫測，極端惡毒的掌力，只要遙遙一掌推出，無論對方功力多高，必然會七竅流血而死。

這是一項不傳之秘，七巧火蓮燈從來不輕易使用，因而江湖道上只知道天雷劈，並不知道他還有一項深藏不露的曠代奇學。

小蕙習過七巧火蓮燈的全部武功，只有七竅紅她沒有學過。

荊一非只是齊氏門中的記名弟子，他卻學會了這一不容外傳的絕藝。

當然，武林絕學不是一蹴可就的，他們在破廟一待近年，荊一非才完成了這幾項藝業。

× × ×

又是一個秋天了，樹上的棗兒也漸漸成熟，只是荊一非不想再吃今年的新棗，因為他不願在這兒再待下去。

秋月是可愛的，那明亮清澈的光輝，由樹隙間射落地面，像是遍地金錢，也像一些跌破了的鏡子。

也許因為一些跌破的鏡子吧，它觸發了荊一非的另一種思緒，所以他不想再待下去了。

其實這座人跡罕至的破廟已經變成了安樂窩，他不必用棗子維持生命，食用衣着應有盡有。

這自然是齊琴韻主婢弄來的，她們要使破廟像一個家，要使荊一非能夠安心習藝。

她們這樣做自然也有要求的，只是一幌經年，她們並未作出明顯的表示。

可是今晚就不同了，荊一非既然不想再待下去，她們就不得不說個明白。

「公子……」

「嗯，什麼事？小蕙。」

「你想離開這裏？」

「是的，咱們還有很多未了之事……」

「公子內傷已愈，絕藝已成，的確應該離開這裏，只不過……」

「咳，小蕙，妳誤會了，離開此地的不只是我，而是咱們三個，莫非妳們不想跟我離開？」

「誰說的？只要你不甩掉咱們……」

「妳又在說孩子話了，只要妳們願意，縱然天荒地老，我也不會甩掉妳們。」

「這話是眞的？」

「我幾時騙過師妹跟妳？」

「好，我相信，不過，我還得說個明白。」

「那妳就說吧。」

「你應該明白，除了你，咱們不能再嫁他人。」

「我明白，只不過……」

「我知道，你還有個青梅竹馬的師妹，莫非你們已有婚約？」

「那倒沒有，但……」

「但已兩心相許，一個非君不嫁，一個非卿不娶，是麼？」

「的確是這樣的。」

「公子，有一句話，不知道你信是不信？」

「甚麼話？」

「你與那位若蘭姑娘今世無緣。」

「哦，妳會算命？」

「不，我只是據理而言。」

「甚麼理？」

「你們雖是兩情相悅，卻沒有一方提出盟約的要求，在感情基礎上是脆弱的，再說世事滄桑，變化無窮，你們男女雙方，都可能會遇到一些不可避免的意外發展，甚至終身都不能再聚。這就是你們今世無緣，所以你不必再將她放在心上。」

小蕙說的的確有點道理，而且荊一非也無法擺脫齊琴韻主婢應負的責任，於是長長一吁道：「妳說的對，我會慢慢忘記

她的。」

小蕙說道：「還要慢慢的才能將她忘記？」

齊琴韻一嘆道：「不要逼他，小蕙，感情往往會帶給人們很深的創痛，不像一株草那麼容易連根拔除。」

小蕙櫻唇一噘道：「好，我不逼你，但你要給咱們主婢一個肯定的承諾。」

荊一非道：「我適才不是說過麼？只要妳們願意跟着我，縱使天荒地老，我也不會甩掉妳們。」

小蕙道：「不行，這不够明確，咱們要有一個確定的名份。」

荊一非道：「好吧，我願意娶齊琴韻做妻子，只好委屈小蕙做二房了。」

小蕙道：「皇天在上……」

荊一非道：「同聆斯言。」

小蕙滿意的笑了，她以一副伶牙俐齒，逼得荊一非招架不住，如何能够不笑？

齊琴韻倒像一個旁觀者，始終一言未發，只是她那張俏麗的粉頰之上，却有點訕訕的，紅紅的，羞紅滿面，嬌艷欲滴。

良久，她才輕輕道：「師兄，咱們明天走？」

荊一非回答道：「是的，妳有沒有意見？」

齊琴韻說道：「沒有，但是，咱們去那兒？」

荊一非道：「去尺八口，在長江的北岸，是湖北監利縣東南的一個鎮集。」

齊琴韻道：「尺八口是你的老家？」

荊一非道：「不錯，有人說富貴不回鄉如錦衣夜行，我雖然沒有富貴，却有兩個國色天香的妻子，也值得回家去炫耀一下。」

齊琴韻道：「你胡說，那有用自己的妻子去炫耀的？」

荊一非伸手一撈，將齊琴韻擁進懷裏，然後在她的櫻唇之上輕輕一吻道：「這有甚麼不可以，再說我從小就失去父母，是叔嬸將我帶大的，我也得帶妳們回去讓兩位老人家瞧瞧。」

齊琴韻道：「好嘛，醜媳婦難免見公婆，只好聽你的安排了。」

× × ×

偃師城的東門外有不少開店的，但以客棧，飲食店及騾馬行最多，這自然是因應旅客的需要了。

每當夕陽西下，或晌午時分，旅客需要打尖或投宿，是東門外最熱鬧的時刻。

現在正當晌午，每一家飲食店前幾乎都是車水馬龍，人潮洶湧。

只有一家例外，當得是門可羅雀。

爲甚麼？莫非他的飲食不好，價錢又貴過別家？

那倒不是，只因這家飲食店內坐了幾個特殊人物。他們一共五個，由外表瞧看並沒有甚麼特殊。

這五人的年齡都在三十上下，一律黑色勁裝，頭上裹着一條白色的帶子。除了這些，就是每人都揹着一柄長劍，一個黑色的包裹。

這些裝扮並沒有甚麼岔眼之處，如果一定要在他們的身上找出一點甚麼，那就是他們的神色。

他們臉色蒼白，好像長久沒有晒過日光，這原已令人瞧不舒服。

最令人瞧不舒服的不是這個，而是他們神色冷峻，好像人人都欠了他們甚麼似的。

這還不算，眞正使得旅客不敢接近的原因，還是他們身上的那股殺氣。

出門之人，都希望求得一個平安，瞧到兇神惡煞，只得敬而遠之了。

不過江湖道上甚麼樣的人都有，自然也有不信邪的。

不信你就等着瞧，今天就來了三個。

他們是一男二女，男的一襲青衫，英朗脫俗，女的綺年玉貌，嬌美如花。

這男女三人是來打尖的，別的店裏太擠，他們只好來到門可羅雀的店裏了。

走進店門，他們選了臨窗的一張食桌，侍店小二迎來之際，青衫少年向身旁白衣少女道：「師妹，想吃甚麼妳說。」

白衣少女道：「我只會吃，不會點，小蕙最內行，妳點吧。」

敢情他們是荊一非與齊琴韻主婢，勿怪不怕兇神惡煞敢到這家店裏來進食了。

小蕙也不客套，立即點了四菜一湯，要了一壺老酒，三個人談笑風生的暢飲起來。

歡樂會使人嫉妒，悲傷會使人高興，天下的事就是這麼不可理解，如果遇到喜愛找碴的，那就更不必說了。

店裏的五名黑衣大漢，正是喜愛找碴的。

「嘿嘿……小娘們，過來，陪大爺喝幾杯。」

小娘們？這店裏除了齊琴韻主婢別無女人，莫非黑衣大漢是向她們找碴？

小蕙面色一沉，冷冷地道：「你在叫誰？」

這五名黑衣大漢雖是衣着相同，但也有首從之分，說話的這名大漢，顯然是他們的頭兒。

他在笑，但那只是乾笑，無論怎樣瞧看，也無法在他的面頰上找出半點笑容。

小蕙沒有笑，她那張繃得緊緊的粉頰，現出了一股殺機，如果黑衣大漢再敢出言無狀，這位姑奶奶可能就會立施殺手。

黑衣大漢原就不是甚麼善男信女，他明知小蕙是玫瑰帶刺，還是毫不在意的哈哈一陣乾笑。

「嘿嘿，有意思，小娘們生得美，就算發怒，就算他娘的……啊……」

此人得意忘形，正在大發謬論，估不到眼前一花，他忍不住痛得叫了起來。

敢情一根竹筷撞折了他的兩顆上門牙，再穿入上顎，插進鼻管之內。

這一招眞絕，論傷勢不輕不重，他一定可以活下去，只是那種疼痛就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

這自然是小蕙的傑作，因爲她還在把玩着另一隻筷子。

只是如此一來，她可就惹來大禍了，其餘四名黑衣大漢同時一聲暴吼，拔出長劍就向小蕙撲來。

小蕙及荊一非齊琴韻全都站了起來，一起手握刀把，準備迎接戰鬥。

店小二嚇得在一旁尖聲大叫道：「大爺慘們行行好，你們要是一打，小店可就了。」

荊一非道：「店裏不够寬敞，咱們到外面去。」

外面有一塊空場，正好作爲打鬥的場所，不過荊一非仍想化干戈爲玉帛，待四名黑衣人趕到，他抱着雙拳向對方一拱道：「朋友，適才雙方都有不是，各位如願和解，在下願意担負貴友的醫藥費用。」

一名身材瘦長黑衣人道：「很好，不過醫藥費用貴得很，只怕你負担不起。」

荊一非說道：「要多少朋友不妨說說看。」

黑衣人道：「不多，除了這兩個娘們跟着咱們走，還有你閣下的一顆人頭。」

荊一非嘆息一聲道：「在下不想傷人，你們却一定要死，這實在可悲得很。」

他說話之間，右手已經緩緩的向着刀把握去。

他一襲青衫，神態儒雅，很像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文弱書生，但右手一握刀把，立刻神情大變。

他不再像一個文弱書生，而是一個霸氣橫生，威稜四射的兇神，原想揮劍進擊的黑衣人不由爲之一呆。

這是一個武林高手，黑衣人瞧得出來，尤其對於刀法，必有驚人的造詣。

這一發現使他不敢輕率進擊，另一黑衣人立即奔過來給他支援，他們彼此一使眼色，兩人倏的一分，雙劍並舉由兩側攻了過來。

他們揭開了搏殺的序幕，另兩名黑衣人也同時向齊琴韻小蕙猛撲。

但見刀光劍芒泛起一片耀眼的光華，沒有人瞧到他們在如何交手，只聽到一陣密珠似的雷鳴之聲。

然後劍芒突斂，刀光也跟着消失，搏殺幾乎是一觸即收，而且已分出了勝負！

四週有不少瞧熱鬧的，搏鬥雖已結束，他們依然目瞪口呆，半晌回不過神來。

因爲他們瞧到的是一場江湖罕見的搏殺，而結局竟是如此的可怕。

四名人見人怕的黑衣大漢，分散的躺在廣場之上，他們有的身首異處，有的破肚開腸，死狀之慘，令人不忍卒睹。

荊一非收起長刀，向四週瞧熱鬧的作了一個羅圈揖道：「這般人調戲在下的師妹，咱們被逼出手，實在是情非得已。」

沒有人答腔，只有一股細如蚊蚋的語音傳入耳鼓，說道：「這般人該死，但你却惹下殺身之禍了，要不要我指示你一條路？」

荊一非縱目四顧，發現一名面容削瘦，年約四旬的藍衫文士正在向他點頭微笑，那以蟻語傳音的必然就是此人了。

於是他也報以微笑，並以傳音回答道：「多謝，咱們那兒見？」

藍衫文士道：「剪燭夜話，也是人生一樂，咱們三更再談。」

語音一落，藍衫文士轉身走了，荊一非也逕與齊琴韻小蕙回到適才的飲食店！

他拿出銀兩，託店小二請替死者辦理後事，並定了兩間客房準備在此地寄宿。

對荊一非的決定，齊琴韻從不過問，但小蕙却忍不住提出了問題。

「公子，咱們不走了？」

「是的，有人約我剪燭夜話。」

「是那個藍衫文士？」

「不錯，妳已經瞧出來了？」

「我又不是傻瓜，他怎麼說？」

「他說咱們惹下了殺身之禍，要來指點我一條明路。」

「危言聳聽，我不相信有人能將咱們怎樣？」

「別太自滿，小蕙，一山還有一山高，虛心一點總是好的。」

「好，算我說錯了，不過江湖上鬼蜮技倆十分可怕，對陌生人不能太過相信，這樣吧，我給你準備一點酒菜，到時候我侍候你！」

「好吧，只是太辛苦妳了。」

「瞧你，跟我也客套起來了。」

× × ×

「朋友請進。」

「啊，荊大俠好耳力。」

後窗輕幌，燭光微搖，一條人影已立於客房之中，來人雙拳一抱道：「窮書生駱明冒昧得很，荊大俠請勿見怪。」

荊一非哈哈一笑道：「原來是名滿江湖的駱大俠，這就難怪了，請坐。」

窮書生駱明是一個遊戲風塵的怪人，而且最喜歡管別人的閒事，荊一非那句「這就難怪了」指的就是這個。

窮書生也不客套，微微一笑逕自坐了下來。

此時小蕙送來酒菜，荊一非爲他們介紹道：「這位是名滿江湖的窮書生，她是在下的師妹齊小蕙。」

窮書生站起來抱拳一拱道：「深夜打擾，實在抱歉。」

小蕙襝衽一禮道：「好說，寒舍沒有甚麼好招待的，請喝兩杯禦禦寒氣。」

語音一落，轉身退了出去。

所謂人的名，樹的影，她以前沒有見過窮書生駱明，却知道他是一個急公好義，愛管閒事的正人君子，窮書生決不會害人，她自然沒有留下來防範的必要。

荊一非也沒有留她，招呼窮書生坐下，然後斟滿兩杯酒道：「來，駱大俠，咱們先乾一杯。」

窮書生道：「好。」

沒有客套，不作虛假，這就是江湖豪俠的本色。

窮書生一連灌了五杯，才抹了一下嘴唇道：「日間的那幾名黑衣人荊大俠可知們他們的來歷？」

荊一非搖搖頭道：「不知道。」

窮書生道：「這半年來江湖上發生的幾件大事，荊大俠總該知道吧？」

荊一非道：「不知道，因爲在下與兩位師妹在深山之中養傷一年，傷愈出山還不足一月。」

窮書生道：「原來是這樣的。」

荊一非道：「駱大俠，近半年來江湖上究竟發生了甚麼大事了」

窮書生道：「第一件事，就是『留香帖』——」

荊一非道：「甚麼叫留香帖？」

窮書生道：「它是一種散發着香味的名帖，江湖道上却稱它爲閻王帖子。」

荊一非道：「它必然能够轟動江湖了，我想不會爲了那股香味吧？」

窮書生道：「自然不是……」

荊一非道：「請道其詳。」

窮書生道：「嚴格的說，留香帖應該是一份自願書，或賣身契，只要在帖上簽上名字，在三十天內，就要加入某一種秘神的組織。」

荊一非道：「如是不簽名呢？」

窮書生道：「第三十一天就會收到一枚芙蓉釵，這就是江湖上第二件大事。」

荊一非道：「芙蓉釵又是甚麼？」

窮書生道：「是一枚女用金釵，因爲釵頭是一朶金質芙蓉，所以叫芙蓉釵，但江湖朋友却稱它是芙蓉追魂令。」

荊一非道：「這芙蓉釵必然與留香帖有關了。」

窮書生道：「不錯，不願簽名加入神秘組織的，在第三十一天就會收到芙蓉追魂令，如果三天之內仍然不肯屈服，結果將是一場十分可怕的大屠殺。」

荊一非道：「要是屈服了呢？」

窮書生道：「那很簡單，只要在大門之上掛上一塊白布就行了。」

荊一非道：「以後呢？」

窮書生道：「以後的事沒有人知道，因爲簽名的人從此銷聲匿跡，好像自江湖上消失一般。」

荊一非道：「這太可怕了，有些甚麼人遭到了這樁噩運？」

窮書生道：「半年來共有二十多人，最著名的有淮南一霸西門尙武，九指神駝陸峯，採花蜂應玉郎，流星腿裔雨田，以及鐵劍山莊等。」

荊一非愕然道：「這般人不只是名噪江湖，而且包括黑白兩道，他們全都遭到毒手？」

窮書生道：「不，上述幾人之中，只有兩個威武不屈，其餘的全部遞了降表，投到那神秘組織了。」

荊一非一嘆道：「時窮節乃見，慷慨赴義原本不是人人能够做得到的，依在下猜忖，那兩位威武不屈的必然是九指神駝陸峯，流星腿裔雨田了。」

窮書生微微一笑道：「這兩人俠名名滿江湖，如果叫我猜，我也會猜他們，只不過……」

荊一非道：「莫非在下猜錯了。」

窮書生道：「你的確猜錯了，威武不屈，奮鬥至死的，是採花蜂應玉郎夫婦倆，以及鐵劍山莊的八十餘口。」

荊一非錯愕良久道：「這般人都是當代武林一流高手，每人都有他們獨步江湖的不傳之秘，竟然有人能够操縱他們的生死，豈不是駭人聽聞。」

窮書生道：「所以我說你閣下殺身之禍，該不是危言聳聽吧？」

荊一非道：「駱大俠是說那些黑衣人與神秘組織有關？」

窮書生道：「凡是留香帖出現之處，它的附近必然會出現這般牛鬼蛇神，如果說他們是神秘組織派出來的，應該不會太過離譜。」

荊一非道：「沒有人動過他們。」

窮書生道：「有人看不慣向他們出過手，但不論勝負，最後都是一個悲慘的結局。」

荊一非道：「怎麼說？」

窮書生道：「出手之人全是家破人亡，鷄犬不剩，所以……」

荊一非道：「所以他們敢於公然橫行，沒有人再敢招惹，在下不幸招惹了他們，所以惹下殺身之禍。」

窮書生苦笑道：「荊大俠有美如花，未來必有一段令人羨慕的歲月，如若就此浪擲了豈不可惜。」

荊一非道：「依駱大俠之見呢？」

窮書生道：「你那療傷之處必然十分隱秘……」

荊一非道：「駱大俠是要在下隱跡深山，謝絕江湖？」

窮書生道：「不，在下不敢勉强任何人，只是談談明哲保身的法子。」

荊一非淡淡道：「閣下果然不愧是一個書生，對明哲保身的道理竟然這般透徹，只是在下不解，閣下來找荊某交談，就不怕惹火燒身？」

他們的交談原是十分愉快的，由於話不投機，使荊一非大爲不滿，因而語含諷刺，充藥着火滿氣味。

窮書生沒有說甚麼，只是微微一笑，用手指沾酒在桌上畫了一片竹葉。

荊一非啊了一聲道：「你……」

窮書生擺擺手，示意他不可聲張，然後哈哈一笑道：「在下是一番好意，荊大俠千萬不要誤會。」

他說話之際，同時用酒寫道：「你現在的處境，的確十分危急，除非令師妹肯出頭，你必然鬥他們不過。」

荊一非也用酒寫道：「敝師妹已是在下的未婚妻子，我想她們會帮我的，而且咱們交談之事，似乎不必瞞着她們。」

窮書生寫道：「荊大俠責任重大，可說一身繫武林之安危，就算她們是你的妻子，也不宜隨便暴露你的身份。」

荊一非寫道：「那我就不告訴她們，不過駱大俠不必担心，在下已經習會了七巧火蓮燈的全部武功，咱們三人聯手，自保不會有多大問題，駱大俠，還有甚麼指示？」

窮書生寫道：「據在下獲得的消息，少林寺的掌門世禪，長老古智，及藏經閣主持應禪都已收到留香帖，希望荊大俠義伸援手，爲武林保存一點實力。」

荊一非寫道：「少林勢强力大，高手如雲，他們可能不需要帮助，也可能不歡迎外人插手。」

窮書生寫道：「少林寺有內奸，希望荊大俠能够勉爲其難。」

荊一非寫道：「既然如此，在下盡力而爲就是。」

他們一面寫字交談，一面談笑風生的說些無關緊要之事，待雙方意見獲得溝通，窮書生立即起身告辭道：「今晚這頓酒喝得十分痛快，明天由在下作東，現在不打擾了，告辭！」

荊一非道：「駱大俠好走，在下不送了。」

窮書生前脚剛走，齊琴韻主婢已先後走了進來。

荊一非微微一笑道：「這人有點莫名其妙，他竟然要我退出江湖。」

小蕙嘬着嘴道：「他是門縫裏瞧人，將咱們看扁了。」

齊琴韻道：「別這麼說，人家總是一番好意！」

荊一非道：「妳看呢？師妹，難道咱們當眞要退出江湖。」

齊琴韻道：「當然不，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他們眞要不放過咱們，那就只好各憑手段了。」

荊一非道：「江湖之上原本就是一個弱肉强食的所在，忍讓得太多了，人家還以爲咱們是好欺侮的。」

小蕙道：「誰說不是，今後誰要惹了咱們，就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荊一非道：「別發橫，有人惹過咱們，妳並沒有將他怎樣。」

小蕙道：「你說的是誰？」

荊一非道：「鐵杖和尚古智，他幾乎要了我的老命，不給他一點教訓，實在有點窩囊。」

小蕙道：「對，此地離少林不遠，咱們明天就去鬧他一個天翻地覆。」

齊琴韻道：「少林立派數百年，被江湖同道尊爲武林中的泰山北斗，寺中高手如雲，咱們不一定鬪得過他們。」

荊一非道：「妳是說算了？」

齊琴韻道：「不，我是說咱們只找鐵杖和尚，最好不要將事情擴大。」

荊一非道：「好，就這麼辦，時間不早，咱們歇息吧。」

待齊琴韻主婢回房後，荊一非立即關門就寢，他思緒如潮，說甚麼也闔不上眼皮。

的確，此次少林之行，他的責任太過重大。

以少林一派的實力，是可抵抗任何侵略，不過如果寺內出了內奸，那就很難說了。

那麼要挽救少林面臨的刦難，必先除去內奸，但如何才能除去內奸，却是一件極端艱巨的工作。

少林僧衆逾千，要由其中找出一個奸細，實在不太容易，更何況他是個外人。

問題太多也太複雜，一時間很難找出一個具體的結論，車到山前必有路，只好等待到了少林再說。

翌晨由偃師出發，當晚歇在登封，次日巳正時分就已趕到少林。

「阿彌陀佛，施主請留步。」

他們剛剛到達寺前，就被兩名中年和尚攔住去路。

小蕙撇撇嘴道：「做甚麼？大和尚，少林寺不許信男善女焚香禮佛麼？」

中年和尚道：「只要心中有佛，在家裏上香也是一樣，請回吧，施主。」

小蕙道：「大和尚，你好像不歡迎咱們？」

中年和尚道：「出家人不打誑語，敝寺從不接待女性施主。」

荊一非冷冷道：「佛門廣大普渡衆生，大師知道什麼是衆生麼？佛說衆緣和合，名曰衆生，女人也是衆生之一，貴寺爲甚麼不肯接待？」

中年和尚吶吶半晌道：「這是敝寺的寺規，小僧不敢專擅，失禮之處請施主多多担待。」

荊一非道：「大師既如此說，咱們不進貴寺就是，不過咱們有事求見鐵杖和尚，請大師代爲通報一下。」

中年和尚道：「施主認識敝寺的古智長老？」

荊一非道：「認識。」

中年和尚道：「請教……」

荊一非道：「你只說由虎牢關來的老朋友，他就會知道的。」

中年和尚道：「小僧這就去稟報古智長老，施主請在此地稍待。」

荊一非道：「好的。」

片刻之後，少林寺內走出一羣和尚，領頭的正是那位鬚髮皆白的古智禪師。

「阿彌陀佛，看來施主的命倒是長得很。」

「老禪師既是喜歡殺人，所以在下才來找你。」

「阿彌陀佛，施主言重了，老衲雖是忌惡如仇絕不輕易傷害任何一個生命。」

「這麼說老禪師認定在下是惡人了，請問在下做過甚麼傷天害理之事？」

「你監守自盜，害得你師門家破人亡，老衲沒有寃枉你吧？」

「在下如果當眞監守自盜，就不會被縣官開釋了，再說在下如是犯了法，自有國法制裁，老禪師不是官府，你無權草菅人命，咱們素昧平生，你竟然一杖將我打下萬丈懸崖，在下幸能不死，自然要向禪師討個公道。」

「好，好，老衲可以讓你再死一次，你出招吧。」

鐵杖和尚理虧詞窮，竟要讓荊一非再死一次，但不待雙方出手，一聲嚴厲的叱喝已經傳了過來，道：「不許動手。」

荊一非對這聲叱喝倒沒有甚麼，但鐵杖和尚却面色一變。

莫非那叱喝之人是少林寺的掌門？不錯，鐵杖和尚名震江湖，在少林寺，他是當代掌門的師叔，除了掌門親自出面，還有誰敢對他說「不許動手？」

來人的確是寶相莊嚴的世禪掌門，他身後跟着羅漢堂住持青禪大師，藏經閣住持應禪大師，以及一十八名懷抱降魔寶杵的中年和尚！

無論鐵杖和尚的心頭如何不願，仍然合掌當胸，躬身一禮道：「見過掌門。」

世禪掌門道：「師叔不必多禮，請暫退一步，本座要跟荊施主談談。」

鐵杖和尚道：「此人習得十二神魔劍法，必然與魔道有關，掌門跟他交談豈不有失身份。」

世禪掌門道：「師叔誤會了，荊施主滿面正氣，豈是魔道中人？只要他行爲正大，習得十二神魔劍法又有何關？」

鐵杖和尚雖是心頭憤怒，却不敢形之於色，雙手合掌一禮，再悄悄退過一邊。

少林掌門果然不同凡俗，無論氣度與見識，樣樣都高人一等。

荊一非不敢怠慢，立即趨前幾步，抱拳一拱道：「晚輩荊一非偕同師妹參見掌門。」

世禪掌門單掌一舉道：「不敢當，敝師叔誤聽讒言，傷了施主，本座感到十分抱歉。」

荊一非道：「好說，掌門度量如海，晚輩本該不再追究的，但一個身體名譽兩受傷害之人，如是不討回一點公道，心頭這股怨氣，說甚麼也無法消除，不情之處，還望掌門鑒諒。」

世禪掌門道：「殺人不過頭點地，凡事都應該退一步着想，施主以爲然否？」

荊一非道：「掌門是想化干戈爲玉帛了，但晚輩還有兩點請求。」

世禪掌門道：「好，施主請說。」

荊一非說道：「晚輩不想討回一杖之仇，但想以武會友向古智長老再作一番討教。」

世禪掌門向鐵杖和尚古智瞥了一眼，道：「好，本座答允。」

荊一非道：「多謝掌門，其次晚輩雙親早亡，未能稍盡一點人子之道，擬自明日開始，在貴寺薦醮五七三十五日，這是晚輩的一點愚孝，希望掌門能够成全。」

世禪掌門面現爲難之色，說道：「這個……」

羅漢堂住持青禪大師道：「本派即將封山，施主第二項請求歉難同意。」

荊一非一怔說道：「佛門聖地，十分景仰，貴寺如若封山，豈不使千萬信徒失望？」

青禪大師冷冷道：「這是敝派的私事，不容外人置承，施主如果別無所求，可以向敝師叔過招了。」

荊一非一嘆道：「我佛立願普渡衆生，貴寺却要封閉佛門聖地，這究竟爲了甚麼？」

世禪掌門雙目一闔，喧了一聲佛號道：「敝寺遭遇魔刼，才不得不出此下策，希望施主能够諒解。」

荊一非啊了一聲道：「會有這等事，這實在令人不敢相信。」

青禪大師冷冷一哼道：「留香帖轟動武林，人人皆知，施主何必裝聾作啞！」

荊一非面色一整道：「在下與兩位師妹隱居深山療傷，重出江湖還不足一月，大師竟認爲晚輩是裝聾作啞？」

這回該青禪大師發呆了，他絕對想不到荊一非重出江湖還不足一月。

荊一非沒有再理會青禪大師，却以誠懇的態度對世禪掌門說道：「晚輩既然適逢其會，必然是在刼難逃，不管貴寺封不封山，希望掌門仍能俯允晚輩的第二項要求。」

語音一落，他再以蟻語傳音對世禪掌門道：「以貴派的實力，足以應付任一門派的挑戰，只有一點顧慮，如若貴派有人被對方收買，一旦禍起蕭牆，那就防不勝防了！」

世禪掌門沒有說甚麼，他的眉峯却輕輕的揚了一下，這位剛毅果斷的掌門，對荊一非的示警似乎頗爲注意。

荊一非不再多言，身形一轉，衝着鐵杖和尚道：「該咱們了，請賜招。」

他摘下長刀，擺出一個刀式，一股無與倫比的霸氣忽然繞體而生，在場的少林高僧幾乎全部面色一變。

當代武林最威猛的刀法只有一種，那就是七巧火蓮燈的絕世刀法「天雷劈」。

七巧火蓮燈，見者必亡魂，江湖道上所以如此害怕，就因爲沒有人破得了他的刀法。

七巧火蓮燈神秘詭異，黑白兩道的高人有不少喪生在天雷劈刀法之下。

但七巧火蓮燈從不爲非作歹，除了有人自己找死，他沒有傷害過無辜之人。

因此，天雷劈刀法雖是未被人們所推崇，但也沒有被列爲魔道的武功。

這項不被推崇的刀法，却爲人們所深懼，好在它極少出現江湖，並未在武林中造成任何困擾。

只是它擺出的刀式已然傳遍江湖，在武林中的震撼力十分强大。

現在它居然出現在荊一非的手上，這般少林高僧怎能不心神狂震？

少林實力强大，却被留香帖弄得要封山自保，如果再惹來七巧火蓮燈這麼一個强敵，當然不是他們所希望的。

因此鐵杖和尚面色凝重的道：「施主好像是八卦門下，如何又會此種刀法？」

荊一非道：「晚輩的確是八卦門下，但也是七巧火蓮燈的記名弟子，天雷劈只是初學乍練，前輩不必害怕。」

鐵杖和尚面色一沉道：「老衲如果害怕天雷劈，本寺弟子就不必仗義江湖了，出招吧，施主。」

荊一非道了一個好字，長刀一揮，晶芒暴漲，一陣雷鳴之聲响過，還帶來一股令人窒息的暗勁。

這一刀威猛絕倫。

這一刀武林罕見！

但鐵杖和尚却接了下來，他畢竟不凡，畢竟是當代少林的絕頂高人。

接下一招天雷劈，在古智禪師來說，不見得是一件光榮的事蹟。

鐵杖和尚名滿江湖，數十年以來，從未遇到對手，論聲譽絕不在七巧火蓮燈之下。現在他只是接下一招天雷劈，對方只不過是七巧火蓮燈的記名弟子。

這不是光榮，而且還十分窩囊。

老和尚天生一副不服輸的脾氣，他縱橫江湖數十年，也的確沒有輸過。

現在他也沒有輸，但是心情却惡劣以極。一聲冷冷的叱喝，老和尚的鐵杖掃了出來，一片像山嶽的杖影，挾着扣人心弦的厲烈杖風，籠罩着方圓一丈以外，此等威勢並不比「天雷劈」稍有遜色。

鐵杖和尚發了威，使出了混身解數，他希望舊事重演，讓荊一非再度躺下去！

但眼前一花，一股勁風忽然轉向他的肩井重穴，這一招太過意外，老和尚不由心頭一震。

所幸他功力够高，反應够快，盤步旋身，撤杖回擊，才將這一招應付過去。

只是老和尚空有一身絕頂功力，一上來就陷於苦戰之中，而且他那根威震江湖的九尺鐵杖，此時倒成了一件碍手碍脚的東西。長兵刃有它的好處，它可以將敵人拒於門外，他自己不受威脅，所謂一寸長，一寸强，就是這個道理。

它最大的缺點就是怕被敵人欺近身前，那時長兵刃不只是攻不到別人，反而成了一種累贅。

現在鐵杖和尚的遭遇正是這樣，荊一非的確已經闖到他身前三尺之內。

流雲步，是七巧火蓮燈的獨門步法，江湖道上又稱它爲「寃魂不散」，只要被流雲步纏上，無論你輕功多高，武功多絕，你不只是傷不到別人，也絕對甩別人不掉。

不幸得很，荊一非使的正是這種寃魂不散。更意外的是荊一非已經收起了長刀

，只以一雙肉掌跟他的九尺鐵杖週旋。

肉掌對鐵杖，荊一非莫非活得不耐煩了？不，荊一非業已穩操勝券，老和尚只是靈貓利爪之下的一隻小老鼠而已。

因爲荊一非先以流雲步立於不敗之地，再以「捉龍手」展開一輪兇猛的擒拿，老和尚已被他玩弄於掌股之上，他要怎樣就怎樣，老和尚絕對沒絲毫選擇。不過荊一非心存厚道，不願意叫一個武林前輩當衆丟人現眼，他曾經兩度點中老和尚的穴道，都是一沾即收，希望他知難而退。

老和尚何嘗不知道他已經敗過兩次，何嘗不知道荊一非的用心，只是他十分重視得來不易的那點虛名，不甘敗於一個年輕後輩的手下！於是他丟掉鐵杖，口中一聲怒吼，使開一套佛門的奇奧絕藝。

伽藍聖手是少林寺七十二種絕藝之一，少林寺人數逾千，習得伽藍聖手的只不過兩三人而已，老和尚對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後生晚輩，竟然使出從不輕用的佛門絕藝，世禪掌門等這般少林門下，無不瞧得心頭一震。

無論「捉龍手」如何玄奧，必然敵不過伽藍聖手，交手不過三招，荊一非已經連連遇險，所幸靠着流雲步盡力閃避，雖是有驚無險，但已落了下風。

這麼一來，荊一非就陷於苦戰之中了，時間一長，他很可能被老和尚所傷。

正當人們替他捏着一把冷汗之際，想不到他忽然又來了一招無以名之的怪招。

分明他的左手已被封在門外，右手腕脈正迎着鐵杖和尚的食中二指，除了縮臂飄身，他的右腕就不用想要了。

人人都是這般想法，事實也是如此，任誰都不會想到它的結果會另生枝節的。

老和尚自然也沒有想到，他在出招之後，又陡然增加了兩成功力，他不願再讓荊一非逃出手去。

但，一陣微風掠過，撞上了他的玄機重穴，他的心頭猛的一震，雙眼竟像銅鈴般的突了出來。無比的憤怒，極度的絕望，老和尚崩潰了，他面如死灰，像一個待決之囚而混身顫抖。

這一意外自然是那股微風造成的，帶來微風的却是荊一非左掌的一個食指。

彈指吐勁，力逾强弩，它竟能穿透鐵杖和尚的護身罡氣點上了他的玄機重穴。

重穴被點，全身功力自然消失，他那划向荊一非右腕脈門的手指，也只得垂了下來。荊一非技鎭全場，所有的少林門下無不目瞪口呆。

其實發呆的不只是少林門下，荊一非也是滿面驚詫，一副不知所措的神色。

爲甚麼他會這樣？莫非他對自己的武功發生懷疑？

不錯，他的確在懷疑自己的武功。

適才那一指是神來之筆，他不知道是怎樣使出來的。他擊敗了名震江湖的鐵杖和尚，制住了對方的穴道，但他想來想去也想不出那一指是如何使出來的，自然更不知道它是甚麼武功了。

全場鴉雀無聲，所有的目光都在向他瞧看，他在一呆之後，終於清醒過來。

雙拳一抱向鐵杖和尚拱手一禮，趁機逼出一股暗勁，將對方穴道震開，同時以萬分誠懇的語氣道：「武林中暗潮洶湧，已呈風雨欲來之勢，貴派素爭衆望，除魔衛道之責應屬無可旁貸，個人得失算不了甚麼，希望前輩以江湖千萬生靈爲重。」

鐵杖和尚怒道：「你在教訓老衲？」

荊一非道：「晚輩說的是心裏話。」

羅漢堂住持青禪大師冷冷道：「施主挾技凌人，教訓幾句又算得了甚麼？」

語音一頓，接道：「本寺不在乎個人榮辱，但不能讓數百年的聲譽毁在施主手裏，擺陣。」

但世禪掌門却沉聲叱喝：「不可。」

青禪大師仍然爭辯道：「姓荊的上門欺人，少林弟子縱然血流五步，也要維護本寺數百年的聲譽。」

世禪掌門淡淡道：「荊施主與古智師叔只是個人恩怨，與本寺榮譽毫無關連，宜禪師弟先將荊施主兄妹安頓下來，明日在伽藍殿替他建醮。」

宜禪大師職司知客，當即合掌一禮道：「小弟謹遵法諭，荊施主請。」

少林賓館建在寺側一片松林之內，是專供遠道的香客居住的。

賓館房屋頗多，可容納兩三百人，此時並非進香的季節，寄居的香客不過十多人而已。宜禪大師將荊一非等帶到一等精舍之內，這兒是專供貴賓居住的，室內一切設置，也較其他客舍精美。

雙掌一合，宜禪大師微微一笑道：「出家人生活簡陋，怠慢之處，請施主多多原諒。」

荆一非道：「大師言重了，就這樣晚輩已然過意不去。」

宜禪大師指着兩名小沙彌道：「他們是松風水月，施主如有甚麼需要，儘管吩咐他們。」

荊一非道：「多謝大師，晚輩對薦醮之事還想與貴掌門談談，可否請大師轉達一下？」

宜禪大師道：「好的，老衲一定會替施主轉達。」

語音一頓，目光轉向齊琴韻主婢一瞥道：「老衲還有一點不情之請，希望三位施主能够鑒諒。」

荆一非道：「不要緊，大師請說。」

宜禪大師說道：「敝寺祖師訂有一條規定，明知不太合理，少林弟子却不得不遵……」

小蕙撇撇嘴道：「我只聽說望子成龍，望女成鳳，每一個人都希望自己的後人能够强爺勝祖，明知不合理還要固步自封，這就勿怪貴寺會落得眼前這般困境。」

宜禪大師面帶愧色的喧聲佛號道：「施主說的是，只是老衲職司低微，實在無可奈何……」

荊一非道：「究竟是甚麼規定？大師請說。」

小蕙哼了一聲道：「還不是不許婦女進入寺內的規定，咱們去過峨嵋，朝過普陀，天下的神佛都不排除婦女，只有少林寺例外。」

齊琴韻道：「小蕙，不許胡說。」

她輕描淡寫的斥責了小蕙一句，再對宜禪大師抱拳一禮道：「大師儘管安心，咱們不會破壞貴寺的規定的。」

宜禪大師道：「多謝施，主老衲告退。」說罷，引身而退。（未完）

俠義中篇連載故事

玉笛雙英

（四）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侯震、石中英、索英珠三人連袂應雲涵之約，依時到達黃鶴樓，這時遊人已杳，素月流天，果見雲涵已在樓後空地上負手徘徊，一見侯震等人到來，打過招呼後，即大言炎炎，目無餘子，且出言不遜，辱及對方。侯震大怒，正要動手，索英珠即將他拉住，自己挺身而出，但為石中英所阻，並隨手拔出墨劍，向雲涵刺去，雲涵即揮動白骨喪門劍迎戰，於是兩人便展開一場惡鬥，一時勝負難分，但久戰之下，雲涵敗象已呈，而白骨喪門劍又被墨劍削斷，索英珠趁機攻出一掌，雲涵已無法支持，瞑目待斃，石中英見他一表非凡，乃動憐才之念，一掌將他推開，誰知雲涵被推仆地，乘機打出兩把白骨陰燐砂暗器……

縮掌憐才　邪霧瀰空遭毒手
中宵贈藥　深情一往有佳人

中英右掌遞出，身形前探，招勢未收，那毒心陰掌雲涵，兩把白骨陰燐砂，又是迎風撒到，面積既廣，距離近僅六七步，再加上內家眞力，那裏還能躲避！

眼看一片毒霧腥風，漫空打到，中英萬般無奈，只得叫足內力，左掌再出，呼的一聲，迎面及當胸的這片毒霧，被掌風衝蕩得四外飛揚，連雲涵身形，並未攖正鋒，也被帶得蹌踉幾步，那裏還敢停留，順勢縱起空中，怪嘯一聲，幾個起落，便自沒入江邊黑影之中不見。

英珠侯震上前探視，中英笑道：「我與此人素不相識，無從結仇，適才憐他人品不俗，一身武學也超軼凡流，故僅削劍示儆，掌力臨發又收，不想狠子野心，忘恩反噬，他所發似是毒砂一類暗器，當前一片，雖吃我擊散，但腿足之間，好似微覺沾身，想已受傷，好在身有師傅護心靈丹，及專解百毒的九轉還魂散，料無妨碍，回店之後，再行療治吧！」

說罷方待起身，面色忽變，微一抖顫，人已不支，向後便倒。

英珠在側，急忙扶住，只見中英滿口牙關，捉對廝併，渾身亂顫，面轉慘白，神智已漸昏迷，忙自懷中取出清虛道長所賜的護心靈丹，塞向中英口內，由侯震抱起，如飛趕回客店。

因聽中英說起，傷處似在腿足，侯震遂裂開中英中衣一看，祇在右腿膝蓋上側，有六七點比綠豆還小的紅斑，其中三點，微沁血絲，此外却找不出任何傷痕。

急得個英珠空自手持中盛專解百毒九轉還魂散的玉瓶，淚下如珠，木立當地，不知從何施救。

侯震也自搓手跌足，徘徊良久，忽的回頭問英珠道：「賢侄女剛才與中英賢侄所服之藥，既名『護心靈丹』，可保多久無虞？」

英珠答道：「師傅護心靈丹，功效雖不能療毒，但可護住心脈，不論何種重傷奇毒，在三個時辰之內，决無妨碍，世伯問此何意？」

侯震眉頭略展道：「我有一好友，醫道極精，或能療治，但所居離此百里之外，既此丹可保三個時辰，待我一盡人力便了。」

說罷便命英珠，小心看待，開門縱出，上屋逕去。

英珠坐視中英氣息奄奄，昏迷不醒，不禁芳心欲碎，剎那間，往事如烟如夢，齊幻心頭，兒時，兩小無猜，青梅竹馬，隨師青城以後，一別七年，噩耗傳來，嚴慈遭難，恩師又因即將坐化，親率自己改投峨眉，在棲雲古洞一對孤兒，苦研絕藝，彼此年事已長，五載間，耳鬢厮磨，愛苗茁出，藝成下山之時，再傳恩師清虛道長，偏又識趣，代為做主，締訂良緣，實指望從此一雙兩好，相依為命。等尋到羅浮三煞，報仇雪恨，掃墓祭告以後，先作恩愛夫妻，為石索及自己外祖東方三氏，接續香烟，俟塵緣了却，再藉機遇，效那劉樊合籍，葛鮑雙修進求仙業。誰知下山不久，仇人一個未見，就因為中英一念仁慈，縮掌憐才，竟遭此禍。如今落得個傷不諳救，毒不知名，侯震雖然百里求醫，恐怕也難有幾分指望，呼天不應，叫地無靈，越想越覺難過。把個絕代英雄，眞弄得英雄氣短，兒女情長，不由撲在中英身畔，嚶嚶啜泣。

就在此時，院內突然急風颯然，英珠驀地起身回頭，已有人伸指彈窗，輕聲問道：「侯老前輩可曾安睡，狄玉求見！」

這一聲，對於英珠直如醍醐灌頂，甘露澆身。原來女孩兒家心思終較細密，英珠對這狄玉的來歷，已然推測出七分之上，何況黃鶴樓前，舟中臨別之時，狄玉即一再叮嚀，務須謹防黃衫少年暗器歹毒，可知必有解救之法。宛如暗室之中，突得明燈，絕處逢生，如何不喜？

室門自侯震走後，原本虛掩，英珠開門一看，狄玉仍晚間裝束，進門後，一眼瞥見中英受傷臥牀，頓時雙眉緊鎖，不暇向英珠寒暄，三兩步走到牀前，先察看中英腿際傷痕，再微按脈象，面容突轉驚訝，回問英珠道：「石兄受傷迄今，約莫多久？」

英珠道：「已約半個時辰。」

狄玉奇道：「這白骨燐砂，見血封喉，若不立敷本門解藥，再好內功，片刻之間，即告無救，石兄受傷這久，適才審察脈象，砂毒未攻心，殊出情理之外，難道冥冥之中果有天佑麼？」

英珠接口道：「石師哥已服家師所傳護心靈丹，無論何種傷毒，均能使其在三個時辰之內，保命待救，不致攻心，狄兄既知此毒砂來歷，可能一為施救麼？」

狄玉這才恍然，猛地疾伸二指，點向中英黑甜睡穴，英珠方待驚問，狄玉已笑道：「索女俠休驚！小弟因即須為石兄剜肉療毒，恐他重傷之下，禁受不起，這才先行點他睡穴，少時黃粱夢轉，包管還你一個生龍活虎的俊俏師兄如何？」

英珠不由玉頰微紅，心想此刻由你調侃，少時再揭破你行藏便了。

狄玉遂自懷中取出一包淡紅色藥粉，及一柄小小玉刀招呼英珠，扶緊中英右腿，自己右手拈起玉刀，左手輕輕按向傷處，剛觸肌膚，俊臉之上，不由又是一陣霞紅。

中英傷處在右膝蓋之上，約三四寸處外側，共計七點紅印，尚幸聚在一起，並未分散，約有茶杯口大小範圍。狄玉玉刀，幾度欲落又起，對這一片瑩如白玉的腿肉，竟自不忍下手，還是英珠再三催促，狄玉才把牙關緊咬，玉刀倏地下點，就勢一旋一挖，一塊腿肉，應刀而起，鮮血迸流，牀褥之間頓成殷紅一片，英珠一陣心酸，為之掩面不迭！

狄玉手法端的快極，創口才現，一包藥末，已自敷上傷口，但剎那間，即為鮮血滲透。

狄玉慌忙又取一包加上，並剎那間，將侯震所撕裂之中英中衣，扯成長條，細細為之包紮。

定當之後，布外仍然微沁血跡，這才如釋重負，長長的吁了一口長氣，拈起那塊腿肉，用玉刀微一挑撥，撥出三粒，大如粟米的白骨陰燐砂來，向英珠道：「這白骨陰燐砂，乃是白骨教戚教主，用朽骨腐屍餘氣及孔雀糞，鶴頂紅等七種毒藥物，凝煉而成，因材料藥物均太已難得，僅煉成三袋，戚教主本人功力通玄，已無須暗器，遂分賜門下二弟子，及義女井若文，每人一袋，以為救命脫身之需，再三叮嚀囑咐，不到九死一生關頭，絕對不許輕用，除戚教主那義女井若文，不忍亦不屑使用這種太已惡毒的暗器，當時繳還義父外，那獨角鬼王尹慶及毒心陰掌雲涵，自得此砂，更是如虎添翼，但因平日武功掌力已少敵手，故使用此砂的確尚屬首次，不過小弟適才在舟中，領教石兄及索女俠武功，高超莫測，似已均入化境，論理不應為砂所傷，難道有別情麼？」

英珠遂將雲涵無端相擾，中英萬般無奈，始與交手，因彼此夙無仇怨，僅削劍示儆，使其知難而退，不料雲涵又暗使白骨陰風掌力，襲擊侯震及自己，被自己用般若神功震退，中英愛他武學相貌，縮掌憐才，竟遭毒手等經過對狄玉敘述一番。

狄玉聽得直罵雲涵該死，卑鄙已極，突又目注英珠笑問道：「索女俠方才言道，以般若神功，震退雲涵，小弟想這般若

神功，閒係青城山法華庵主，上心下如，不傳之秘，索女俠想與神尼，頗有淵源的了？」

英珠聽狄玉提起恩師，肅立合掌，答道：「法華庵主，正是先師，狄兄可曾相識麼？」

狄玉嘆道：「庵主出世高人，狄玉無緣，得親聆清誨，只是聽得江湖傳言，庵主佛法武學，冠絕一世，伏魔慧劍，及般若神功，妙用無方，平昔景仰已極，不想已脫塵緣，西歸極樂，索女俠正派名門，難怪自具出奇身手，今後尚望對小弟不學無術之人，不吝指教才好了！」

話方至此，突又「咦」了一聲，詫問英珠道：「小弟曾聞人言，庵主定例生平只傳一徒，索女俠既獲衣鉢，又與石師兄兄妹相稱，難道……」

英珠從旁細察狄玉，目光清湛，純正不邪，知道眼為心苗，此人心術確甚端正，何況又對中英有救命之恩，彼此間也極投緣，自己正想安排一個最妥善完美的報答之法，不應再對他有所隱瞞，遂將心如神尼因即將坐化，把自己轉送峨嵋，與中英同在清虛道長門下學藝之事，又說一遍，至於向羅浮三煞尋仇乙節，因關係太大，暫時仍未吐露。

狄玉聽罷，喟然長嗟道：「峨嵋青城，洞天福地，清虛道長與法華庵主，蓋代奇人，二位挹山川靈秀，窮武術奧玄，無怪氣度豐神，不同流俗，使小弟在酒樓一見，便難自已了。小弟醉心武學，稍有沈溍，平日管豹井蛙，亦頗自負，識荊以後，才知腐草秋螢，畢竟難與中天皓月，爭光並亮呢？」

英珠移坐狄玉身畔，抿嘴笑道：「正派名門，亦多不屑淤泥濁水，反出青蓮，邪正之分，只在方寸轉念之間，井姊姊，天上神仙，人間鸞鳳，你又何必過謙呢？」說罷兩道秋水眼神，直注狄玉面上。

這一聲：「井姊姊」，叫得狄玉毛骨悚然，猛一抬頭與英珠目光相對，白玉雙頰，不由又現兩朵芙蓉，方一怔神，英珠又接口笑道：「姊姊仙姿絕代，美擬天人，雖男服儒冠，嫵媚依然多於英挺。舟中斟茶敬客之際，指賽蘭花，再加上動輒兩頰生紅，那可不是『玉笛飛仙』井若文麼？我中英師哥，閱世未深，男子心粗，尚還可說。那侯老前輩久歷江湖，竟也走眼，卻甚可笑，小妹自聞白骨門下，一俠雙凶之醜行劣跡，即對姊姊傲骨冰心，欽仰已久，今日一見，實過其名，若不嫌棄，願與姊姊結為金蘭之好如何？」

狄玉見本來面目，已為英珠揭穿，卻又深情欵欵，毫不以自己出身邪教為嫌，回想幼遭孤露，身世畸零，蒙義父收養教導，並極寵愛，義父人本甚好，只是耳根太軟，受二師兄雲涵蠱惑，創設白骨教，意欲雄長武時。自己一再苦勸，執意不從，教中為求勢力膨脹快速，收徒太濫，良少莠多，浸淫一久，各地分壇，簡直皆成盜匪集團，罪惡淵藪，二師兄更垂涎自己美色，虎視眈眈，薰蕕實難同器。才請准義父，改易男裝，巡查各地分壇，少戢惡行。三湘刦鏢，引起約期劇鬥，兩位師兄及教中護法降龍羅漢法塵，千臂神魔柳青等，均被派來參與，意欲藉此一戰，大樹聲威，眼看俠義道中，將遭浩刦，偏又無法可救。不想漢口酒樓，相遇侯石索三人，當時只覺得這少年男女，光采照人，豐神絕世，等到黃鶴樓下，舟中再遇，對面傾談之下，外宣內蘊，美玉明珠，竟是生平僅見，自己素負絕色，然與英珠清麗絕俗相形之下，也覺形穢，不由心折。因聞知三人亦欲觀光君山大會，乃婉言相勸，免涉是非。不想英珠出語太傲，有些不服，藉敬茶之名，暗用內功較量，誰想侯震功力已自不凡，這石索二人卻簡直高不可測。正在猜度二人係那位高人門下，心想傾蓋論交之際，二師兄毒心陰掌雲涵，突在黃鶴樓上，發聲冷笑，知他平素兇毒褊狹，必係嫉妒中英與自己同舟賞月，疑是情侶，隨後必往尋事，他下手陰毒異常，石索二人，武功雖高，亦須知防範始妥，故臨別之際，一再叮嚀，心仍不放，暗隨三人身後，探明居處，自己才在附近另覓店休息，連漢口原來所住旅舍均未回去，心終忐忑不寧，不知怎的，石中英的安危，總是在念，偏又不便公然助陣，與二師兄雲涵對敵，一顆芳心，不由棼若亂絲，熬到三更，再也忍耐不住，遂往三人居處，叩窗求見。

等到為中英治傷完畢，行藏被英珠揭露，一聽二人竟是江湖尊稱武林雙奇的清虛道長與心如神尼門下，均為自己心中景慕甚久的人物，男的如玉樹臨風，女的似仙葩浥露，分明是天造地設的一對神仙佳偶，自己則因義父撫育恩深，不容叛教他投，眼中所見盡是些牛鬼蛇神一般人物，二師兄雲涵相貌雖好，心如蛇蝎，更何堪托以終身，空自心高氣傲，絕代姿容，將來歸宿如何？簡直不堪想像，種種錯綜複雜的心理，把個玉笛飛仙井若文，直弄得六神無主，對於英珠的問話，竟茫然莫知所對，伸手握住英珠的一雙柔荑，玉腮上，忍不住的流下了感激慚傷的交併之淚。

惺惺相惜，氣味相投，英珠見他這般神色，也知她身世淒涼，有心向上，而無法自拔，如此人物，日與羣邪為伍，心情隱痛可想而知，一旦驟遇知音，這滿腔熱淚，若不讓她盡情傾瀉，反致抑鬱。遂順勢移坐井若文身畔，二女互依偎倚，靈犀一點，脈脈相通，一種至高無上的純潔情誼，無言傳送，慢慢地英珠也被引得陪同井若文一齊輕彈珠淚，嚶嚶啜泣起來。

這一來，片刻交親，何異十年舊雨？井若文滿腔幽怨，一瀉無餘，靈台之間，爽朗已極，看英珠蜷伏在自己懷中，眼內尚含淚珠，見自己收淚看她，嫣然一笑，簡直美艷到了極處，適才叫破自己行藏，言詞多麼老練，此刻偏又天眞未鑿，一臉嬌憨，眞令人愛極，不由伸手輕撫英珠秀髮笑道：「珠妹天生麗質，我見尤憐，你石師兄眞好福氣！」

英珠眼珠一轉道：「妳才多大？就硬要作姊姊？」

井若文道：「我二十了！還做不得你姊姊麼？」

英珠叫道：「啊呀！大我一歲，與我英哥同年，眞是我姊姊了，姊姊給什麼見面禮呢？」

井若文見她這樣調皮，頗覺好笑道：「姊姊現在身邊沒帶東西，妳想要什麼，改天我準弄來給你？」

英珠道：「我想要你最貴重的一樣東西，可是今天我不說，存在你那裏，等到我開口要時，做姊姊的可不准賴呢！」

井若文不明她用意所在，隨口答允，起身替中英輕輕拍開睡穴，中英好夢正沈，也未驚醒，井若文隨向英珠告辭道：「明日再來換藥，少時中英醒轉，暫時且莫說破自己眞相，免得難以相處。」

英珠笑諾，送走井若文後，煩憂盡解，又交上這樣一個年貌相若的好友，自己並還另有深心，見中英睡得沈酣，便在前几上，支頤假寐，一面心頭暗自盤算，臉上不時泛起微笑。

天色初明，侯震氣急敗壞，推門而入，腳步蹌踉坐在椅上，眼望中英安詳睡態，及英珠欣然面色，似甚詫異，卻自喘得說不上話來。

英珠見侯震為中英奔波得如此疲乏，好生感激，斟了一杯熱茶，遞在他手中道：「世伯且請安心，適才那狄玉送來解藥，並為石師哥療治，此刻已然無礙，空勞世伯百里奔勞，侄女銘感不盡了。」

侯震略為喘息，笑道：「我受中英賢侄先堂辣手仙人方女俠天高地厚之恩，便粉身碎骨，也難答報，些許奔走，算得什麼？祇是空勞往返，我那好友妙手華陀嚴敬，偏偏離家他往，雖然急急趕回，途中想起中英賢侄無救，這樣一株武林奇葩，遽爾夭折，心中太已難過，不料吉人天相，竟已無妨，但那狄玉何以來得這巧，並有白骨陰燐砂的獨門解藥呢？」

英珠笑道：「此事說來話長，世伯還須先諒宥侄女等相瞞之罪呢！」

遂將中英與自己師門學藝經過，暨狄玉送藥療毒，自己識破其係玉笛飛仙井若文偽裝等情，對侯震詳談一遍，最後並將適才心中暗暗打算之事，向侯震請教。

侯震聽完拈鬚微笑道：「老朽此刻，如夢方覺，先前只知賢侄女等武功得有秘傳，但再也料想不到，竟係出自武林雙奇門下，更慚愧的是，連那井若文女扮男裝，均未看出。賢侄女瑤池仙品，氣度果然超越常人，老朽必然伺機盡力，玉成這一段佳話便了。本來羅浮三煞等本身武功，已是極高，況又投庇白骨教下，報仇之事，雖然義不容辭，委實心中並無半成勝算，此刻得知底蘊，則這干邪魔外道，那堪武林雙奇所精研獨創的先天太乙神功，與伏魔慧劍一擊，君山事了，大可利用井若文為內應，趁勢直搗雲南哀牢白骨教主壇，來個掃穴犂庭，除報仇雪恨之外，並為武林剷除巨害呢！」

英珠笑道：「世伯所云，雖屬正理，但姪女與石師哥下山之時，秉承師命，遇人留自新之路，凡事體好生之德。除父母深仇，不共戴天之外，絕對嚴禁倚仗武功，妄事殺戮！石師哥昨夜縮掌施仁，即本此旨，何況那玉笛飛仙井若文，潔身自好，又有救助石師哥之德，我等只宜為她妥為策劃，使此女得能歸入正途，有所歸宿。她受白骨神君，撫育深恩，若使其背教臥底，豈非陷人不義？何況兩位恩師，雖以絕技相傳，但侄女與石師哥年齡功力，均還不夠，未必便能勝得那白骨神君威教主呢？聽井若文之言，白骨神君本性甚好，祇是耳根太軟，受劣徒蠱惑，以致教下莠過於良，君山戰後，雲南之行雖所必去，侄女正想與世伯及石師哥詳商，若能以至誠武學，交互為用，感化白骨神君，為其剪除障蔽，揭露他各地分壇之劣行惡跡，使他自動解散此教，是上上之策呢！」

侯震見英珠這一席話，大仁大義，合理合情，不由折服已極，心想無怪清虛道長，與心如神尼，被江湖尊稱為武林雙奇，就拿他們這一對弟子來說，便到那裏找去！年紀這輕，一身武學，恐怕江湖之中，已少敵手，偏又不驕不矜，氣度胸襟，恢弘豁達，令人一見即與敬慕，瀟湘三俠有此後人，九泉之下，眞可無憾了！

紅日已高，中英酣夢方回，睜眼一看，英珠侯震均站在床前，昨日新交好友狄玉，卻坐在床邊，對自己含笑相視。

方待起床禮見，才一挺腰，右腿之間，猛然一陣劇痛，「哎呀」一聲，又復臥倒。

英珠笑道：「英哥，不要亂動，你昨夜中了那毒心陰掌雲涵的白骨陰燐砂後，侯世伯為你百里求醫，空勞往返，眼看無救，狄兄忽然駕臨，慨贈醫藥，為你療傷，並蒙狄兄不棄，結為異姓兄妹，今日特來與你換藥，彼此已然不是外人，不必再多俗禮，這救命深恩，留待將來你好好報答吧！」

中英聞言，伸手握住狄玉右臂道：「小弟不才，誤中奸人暗算，狄兄救命深恩，結草啣環均無以為報的了！」

狄玉驟不防被中英一把握住玉臂不放，並還輕輕撫摸，不由粉面通紅。但知他感激深情，尚不知自己底蘊，難於責怪，掙又不是，不掙又不是，弄得簡直尷尬已極。

英珠見她窘得不堪，不由暗自好笑，卻佯作不知，未加理睬。

還是侯震怕狄玉羞急，遂向狄玉道：「狄老弟，你還是快與中英賢侄換藥，俾得早日痊癒，方不致躭誤君山盛會呢！」

狄玉趁勢掙脫中英掌握，一面為他換藥，一面向侯震笑道：「侯老前輩，白骨陰燐砂，雖然歹毒異常，常人沾身即死，但石兄功力精湛，又服下了清靈道長的護心靈丹。臟腑之間，未為毒侵，昨夜經剜去腐肉，及療以白骨陰燐砂獨門解藥，今日再敷上這絕好的拔毒生肌散後，以石兄功力，至多五六日間，即可痊癒，君山會期，定在中秋，為時尚早，等石兄愈後，我等先把這武漢風光，盡情瀏覽，然後，買舟溯江，至城陵磯，轉入洞庭，遊畢雲夢之勝，再赴君山，也還不遲呢！」

中英聞言，雖微異狄玉何來白骨教獨門解藥，但亦不好動問。三日以後，中英便已痊癒，四人把這武漢名勝，如蛇山，晴川閣，卓刀泉，古琴台，歸元寺，魯肅，彌衡等墓等地均玩賞周遍。在到處登臨之時，中英發現狄玉不但武功精邃，連文史詞章，亦異常嫻熟，不由更加敬愛。侯震英珠也時常製造石狄二人獨處的機會，狄玉雖然已經略為窺出英珠心意，暗暗感激，但仍處處避嫌。狄石索三人義結金蘭，此時均已敍齒，狄玉長中英三月，倒弄個中英莫名其妙，總覺得這位狄大哥對自己在親熱之中，老帶着幾成生分，而英珠

與侯震二人行動神色，却常常神秘詭異，但就這樣，中英與狄玉二人的情感，已在不知不覺之中，增進不少！

漢遊已倦，這日四人來到江邊，欲買舟直放洞庭，但說也奇怪，那些船戶，聽說要往君山，任憑再出高價，也不願往。

一問究竟，原來君山白骨教分壇，無惡不作，過路船隻，非擄即毀，所以誰也不肯自投虎口。狄玉聞言，不由怒生兩頰，秀眉微剔，但却也無計可施。

正在此時，侯震身側突然有人插口道：「他們本地船戶，懼怕君山邪教，老夫這外地來船，到無此慮，正好乘往陵磯赴約之便，送諸位一遊洞庭如何？」

侯震回頭一看，說話之人，斗笠簑衣，雖然漁人打扮，但長髯飄拂胸前，兩臂虬筋糾結，聲若洪鐘，目如閃電，分明也是個會家，身側隨一少年，也頗精神飽滿，但丰神儀表，一望便知正人，連忙笑謝，狄玉並袖出黃金一錠，以爲船資，老人笑却，推辭再四，方命少年携往市上，悉數購取美酒佳肴，以供舟中飲用。

四人回店取來行囊，老漁人已在船邊相候，一看那船，竟頗寬敞，共分前中後三艙，船頭船尾並另有小篷，可供船家歇息，中英方欲邀狄玉同艙，英珠已先作分派，命中英往前艙，自己住中艙，侯震與狄玉則同往後艙，中英那知就裏，頗以爲英珠這樣分派對於侯震及狄玉，似有不敬，剛要開口，便吃英珠白了一眼，只得悶在心中。

此時紅日已自西斜，上行恰是順風，老漁人吩咐少年升帆解纜，並送進艙來兩瓶眞正的山西汾酒，及四色酒菜。四人見那酒菜甚是精美，一大盤河蟹，一條清蒸鯇魚，一盤乾炸山班，一盤火腿鷄片。狄玉笑道：「老人家，尋常飯菜即可，如此豐盛！太破費了！」

老漁人掀髯大笑道：「若說破費，你那一錠黃金，照這樣吃法，便吃上一年，也吃不完，彼此均非俗人，公子不必太謙吧！」

狄玉笑謝，隨即請教老漁人姓名，並邀其入座同飲，老漁人答以姓汪，此刻船頭有事，少時再來請教。

中英拿了一隻蟹螯，與狄玉凭窗閑望，見黃鶴樓雄矗江邊，漢口，武昌，漢陽之間，風帆沙鳥，往來如織，遠眺天邊，則秋水長空，雲波一色，隨口吟道：「漢口夕陽斜渡鳥，洞庭秋色遠連天，不身輕其境，那知古人詩境之妙呢？」

狄玉方待答言，猛聽那老漁人，在船頭朗聲高吟道：「昔人已乘黃鶴去，江海茫茫何處尋，芳草連天迷遠望，薄雲籠日弄輕陰，一春魚雁無消息，萬里江山自古今，百尺朱樓閑倚遍，洞庭遙憶在前林。

此地空留黃鶴樓，成仙人去幾千秋，雲飛雨散知何處，落葉啼猿傍客舟，天水混融浮太極，野烟踪跡似東周，此時悵望人多少，仙鶴恐成萬古愁。

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長在水潺潺，如何一諷神仙事，却望千門草色間，城下烟波春拍岸，湖中西日倒啣山，征帆去棹殘春裏，飛鳥空慚倦未還。

白雲千載空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縱酒飲謀良夜醉，放歌曾作昔年游，長安北望三千里，天府南來第一州，到處登臨思無盡，思歸時亦賦登樓。

晴川歷歷漢陽樹，却憶空山舊曉烟，樓上北風斜捲席，洞庭秋色遠連天，公輸未話王孫戰，壯志還逾祖逖鞭，黃鶴樓中吹玉笛，水寒烟波落花前。

芳草萋萋鸚鵡洲，謝公此地昔曾遊，鳥啼花落人何在，仙去台空迹尙留，知愛魯連歸海上，空嗟王粲滯荊州，高樓惆悵憑欄久，惟見長江天際流。

日暮鄉關何處是，社陵遠客不勝悲，終期直進扶元化，敢負吾君作楚詞，北極朝廷終不改，楚天雲雨盡堪疑，酒酣往事多興念，黃鶴樓前吹笛時。

烟波江上使人愁，幾度高吟寄水流，花界三千春渺渺，綠河一帶水悠悠，仙人有待騎黃鶴，身外無機任白頭，遙望洞庭山水色，春風一夜帶歸舟。」

音節鏗鏘，韻味十足。不由回顧中英道：「這老漁人確非俗子，你聽他這集詠黃鶴樓詩，分置八律之首，雖然通篇尙有瑕疵，但已具見巧思功力呢！」

中英笑道：「他詩中所引『黃鶴樓前吹笛時』之句，倒是我等訂交寫照，大哥笛韻高雅無儔，再爲小弟等一奏如何？」

狄玉微微一笑，自腰間解下玉笛，橫在口邊，清吹細奏，中英見他倚窗橫笛，風飄衣袂，姿態簡直曼妙如仙，不由看呆了，連英珠在旁竊笑也未覺得。

狄玉笛聲，初如好鳥鳴春，清平安樂，但漸漸似被勾動心事，秀眉微蹙，笛聲突轉嗚咽，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眞如寡婦夜泣，遊子思鄉，哀婉悽凉，引人腸斷，英珠知她又傷身世，欲待相勸，也自無由。突然船頭之上，也飄來一縷簫聲，其聲清越，似是鐵製，裂石穿雲，激昂悲壯，漸漸地把狄玉笛聲，引得移宮換羽，轉爲雄放，與那簫聲，混融一起，宛如鈞天廣樂，威儀棣棣，無復先前悽苦之態。

一曲既罷，侯震忽然想起一人，剛待說話，那老漁人已自手執鐵簫走進艙來。

老漁人答道：「鐵簫漁子汪澄正是賤號，不敢動問老英雄及諸位上姓高名？」

侯震一面爲汪澄設坐，一面笑道：「老朽侯震，這兩位乃是世侄石中英及侄女索英珠，另一位則係忘年新友狄玉，汪兄遠離皖中，去城陵磯何事呢？」

汪澄道：「原來是巧手魯班侯大俠，汪澄久仰俠名，心儀已久，今日可稱幸會，至於小弟遠赴城陵磯之事，說來倒與侯大俠有些關連呢！」

侯震奇問究竟。

汪澄道：「貴帮有無郁天雄其人？」

侯震道：「此人在二十年前，因犯色戒叛帮，改投鐵心雙道門下，我師兄丐仙佟雲，爲正帮規，親到泰山鐵心觀，向勾魂羽士常獨，索取此人，常獨佯爲應允，却用玄陰鬼爪暗算，我師兄受傷甚重，是我遠赴苗疆，在莽蒼山中，得石賢侄先堂辣手仙人方女俠之助，斬了一條獨角犀牛，取胆合藥，才得復原，我師兄一怒之下，面壁十載，苦煉少陽神功，功成以後，方待報仇，鐵心雙道已爲清虛道長所敗，匿跡銷聲，不知何往，這郁天雄也知本帮四處搜戮，風聞又已投入白骨教門下，汪兄城陵磯之行，難道就爲此人麼？」

汪澄道：「三月前小弟偶游安慶，見此賊採花作案，追到郊外，惡鬥一場，未分勝負，此賊打出丐帮旗號，言道有事鄂中，約定八月初十在城陵磯再行決戰，小弟即爲赴約而來，此賊最近惡行甚彰，功力亦頗不弱，小弟自忖未必能制其死命，但現有侯大俠等諸位名家在此，若能相助，爲江湖除此敗類，必可無疑的了！」

侯震道：「汪兄何出此言，那郁天雄係本帮叛徒敗類，休說汪兄與之尚有過節，即我也放他不過，但此賊狡獪異常，見我一到，必思逃遁，等到城陵磯後，仍由汪兄單人赴約，我等四外暗中隱伏伺機出面，汪兄你休看輕這三位少年英俠，均都得有當代異人秘傳，身懷絕學，功力均勝老朽十倍，郁天雄縱然有白骨教中能手助場，諒也難逃此刦的了。」

鐵簫漁子汪澄，一時豪興，以舟載客，作了一趟順水人情，不想却招來四位絕好帮手，心中喜極，彼此均是肝胆相照的江湖豪俠，話又投機，雖係初見，却已互致傾倒，言笑甚歡，宛如多年舊友。

汪澄對於侯震，知名已久，但聽他揄揚雙英及狄玉，未免覺得太過，那知話題轉入武學，石索狄三人讜論風生，精微奧義，竟皆汪澄聞所未聞，這才由衷誠服，笑向狄玉道：「狄兄允武允文，笛技尤精，祇是過於悽怨之音，不宜多奏，哀韻與愁，曲者聞者，均未免有傷神思呢！」

狄玉道：「晚輩年稚，不敢當老英雄如此稱謂，野笛無腔，信口吹弄，俗事不稱意時，聊以遣愁而已。何敢當音韻二字，老英雄此中巨擘，所教極當，適才一曲簫聲，晚輩已獲益不少！」

逆水行舟，諸人又無要事，直到八月初十，汪澄與惡丐郁天雄訂約之日，才到城陵磯。那約會地點，到頗寬坦，四外環繞一片叢林，古木參天，甚是幽僻。

定約本在三更，此時方交初鼓，侯震、中英、英珠、狄玉先擇定了一株枝葉茂盛的大樹，隱身其上，鐵簫漁子汪澄，則手持鐵簫，在林內石上，坐以待敵。

中英服過靈藥，目光特別銳利，瞥見左側三四丈外一株大樹的一枝細枝之上，影綽綽的坐有一人。悄悄對侯震等一說，但樹影參差，難辨面貌，只見那人隨風搖晃上下，身形便似粘大樹枝上邊，內功輕功竟是高極，偏又難辨敵友，四人遂均各自暗暗戒備。二鼓方過，東邊林外，走進一人，年約四旬，一張臉又窄又長，兩道鬥鷄眉，一雙吊客眼，一身銀緞褲襖，白絹纏頭，在月光之下，分外耀眼，左手抱定一雙鑌鐵懷杖，右手戟指汪澄狂笑道：「你這不知死活的老賊，三月之前，無端壞你郁大太爺的好事，今日居然敢來赴約，這城陵磯就是你這老賊埋骨之所了！」

汪澄緩緩起立道：「萬惡之中，以淫爲首，你二十年前，即因犯色戒，背叛丐帮，這多年轉徙江湖，不但絲毫不知悛改，反而變本加厲，汪某平生，最見不得你這種萬惡淫賊，安慶城外，被你藉詞逃脫，今宵不遠千里，應約來此，你莫以爲白骨教可爲你護庇，可知江湖俠義，雲集三湘，白骨教已難自保，尤其是你丐帮中諸長老，正在到處搜查，欲處置你犯戒叛帮及唆使鐵心雙道，暗傷帮主之罪麼？」

郁天雄見汪澄竟深知自己底蘊，先頗一怔，繼而仰天狂笑道：「汪澄老賊！你死到臨頭，還敢張牙弄舌！郁大太爺練就全身本領，圖的就是逍遙快樂，誰耐煩在那窮家帮中，終日伸手向人，餐風宿露！佟雲老兒，不度德量力，在泰山鐵心觀主勾魂羽士常獨的玄陰鬼爪之下，自取其辱，怪着誰來？……」話剛至此，疾風颯然，颼的一聲，突然不知何處飛來一物，正好打在郁天雄的左頰之上，力量奇勁，牙床頓時腫起，連牙齒也被打落兩枚。

痛得郁天雄一聲怪吼，張口吐出墜牙，在地上檢起所中暗器，原來却是一段枯枝，張目四望，樹林之中，却又靜蕩蕩的一人也無，不由怒極，鑌鐵雙懷杖在雙手一分，向鐵簫漁子汪澄喝道：「我祇道你這老賊單身赴約，誰知竟敢埋伏狗黨暗算，你郁大太爺也有高明，隨後就到，今夜我要叫你這老賊逃出郁大太爺的雙杖下，我就枉負美名，貪花惡鬼！」

英珠見郁天雄出語傷人，方待發作，吃中英一把按住，朝左側大樹細枝上坐的那人一指，再把手一比，英珠明白中英是說打郁天雄的樹枝，是那人所發，此中尚有別情，遂未再動。

汪澄手拈長鬚，哈哈笑道：「好個『貪花惡鬼』美名，就衝這外號，已容你不得，你既然另有約人，還是等他們到來，一齊納命，還是你先往鬼門關上報到？」

郁天雄一聲獰笑道：「收拾你這樣一個老匹夫，那用得着郁大太爺那兩位高明出手，你拿命來吧！」身隨聲至，雙懷杖鋼環嘩啦啦的一響，往鐵簫漁子汪澄，當頭砸下！

（未完）

俠義中篇故事

龍乘風·文
盧令·圖

七龍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曾經在江湖上叱咤風雲的八臂神駝卓一空，如今英雄末路，歎在一座古廟當廟祝。這一天，他正在用膳之際，突然一陣肉香撲鼻，他舉目四顧，原來在瓦簷下懸有一隻烤鵝，引起他饞涎欲滴，急將烤鵝取下，大快朵頤。當他飽餐後，見有一年青乞丐自屋頂跳落，說及自己獲得一匹非驢非馬的怪獸，要求卓一空介紹賣與曾老太爺，索價一千兩黃金，並願將所得黃金對分。然而卓一空却自願照價購買，但乞丐對於這位落魄廟祝要購買怪獸一事，不能置信，以爲是戲言。於是卓一空便帶乞丐到地窖去取出黃金千兩與乞丐，這時地窖有人悄悄掀開石板……

鬼叟哭命婆　夫婦同遭殃

空門奇俠

（一）

掀開地窖石板的，居然是個大和尚。

這和尚身材胖大，臉頰上最少有三斤肥肉，別的地方就更不必提了。

他掀開石板，正要探頭往下面望去，冷不防一隻拳頭巳向他迎面撞至。

這一拳打得很重，那是卓一空給這大和尚的「一個敎訓」。

大和尚挨了這一拳，一雙細小的眼睛眨了一眨，居然似乎若無其事。

他唸了一句佛號，道：「施主切莫再動手，貧僧抵受不住！」

卓一空厲聲道：「你是誰？」

大和尚道：「貧僧乃空門奇俠，又是被天台派逐出寺外的不俗和尚。」

他自稱「空門奇俠」，又說明自己是給天台派逐出門牆的和尚，既率直，又古怪，的確甚奇。

卓一空冷冷一笑：「我與天台派素無往來，亦無仇怨，大師鬼鬼祟祟的在此探頭探腦，是何用心？」

不俗和尚道：「貧僧能否下地窖？」

卓一空道：「不能！」

不俗和尚道：「貧僧若不能下地窖，兩位能否上來面談？」

卓一空沉吟半晌，終於和金松鼠回到廟宇。

廟裏供奉着的，是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

卓一空突然喝道：「菩薩像後的朋友請出來。」

菩薩像後，並無動靜。

不俗和尚又唸了一句佛號，道：「菩薩像後不錯有人，但他不會出來。」

卓一空瞪了一眼。

「這人是誰？」

「貧僧不知道？」

「你怎會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俗和尚苦着臉，看樣子好像想哭哭出來一樣，「貧

僧還是第一次見他。」

金松鼠笑了笑，道：「何必爭論，把這位朋友拉出來，問問便是。」

不俗和尚道：「你去問他，無異自討沒趣。」

金松鼠道：「我偏就不信這個邪。」說着，到菩薩像後，眞的拉出了一個人。

這人沒有反抗，也沒有掙扎。因爲這個人甚至連呼吸、心跳也沒有了。

（二）

金松鼠拖出來的是個死人。

這個死人的年紀巳不輕，最少巳有有七十歲。

金松鼠一怔。「他是誰？」

「曾老太爺。」卓一空嘆了口氣。

「甚麼？」金松鼠嚇了一跳，「他就曾老太爺？」

卓一空道：「我爲甚麼要騙你？」

金松鼠道：「他怎樣會死的？」

不俗和尚指了指自己的鼻子。「是貧僧一掌震斷他心脈的。」

金松鼠掀開了曾老太爺的衣襟，果然看見一個紅色的掌印，印在他的胸膛上。

這隻掌印寬闊之極，正與不俗和尚肥大的手掌相符。

卓一空抽了口冷氣：「大師何以妄動殺機？」

不俗和尚指了指曾老太爺的屍體，道：「他想害人，所以貧僧先發制人，把他殺掉。」

卓一空道：「他要害誰？」

不俗和尚道：「害你。」

卓一空道：「他要怎樣害我？」

不俗和尚道：「他盜去了一隻銅箱子，豈不是害你嗎？」

卓一空一怔：「甚麼銅箱子？」

金松鼠却巳臉色大變，忽然翻身飛躍廟頂之上。他很快又跳了下來，臉色青白的說道：「那東西不見了。」

卓一空也是面色一變：「你把那東西放在銅箱子之中？」

金松鼠道：「它本來就是放在銅箱之內的！」

卓一空、金松鼠兩人的目光，同時盯在不俗和尚的臉上。

不俗和尚淡淡一笑。「兩位施主不必緊張，那銅箱子沒有給他盜走，因爲貧僧巳把他超渡到西方極樂世界，死人是絕不會帶走非驢非馬的。」

卓一空的臉色又是一變：「大師知道的事，似乎不少。」

不俗和尚吃吃一笑。

「貧僧雖然得到了非驢非馬，却對它沒有多大的興趣，只要你付得出代價，貧僧自會完璧歸趙。」

卓一空道：「你要甚麼代價？」

不俗和尚道：「貧僧甚麼都不想要，只想要了你這條性命。」

他的聲音很平靜。

但他的手掌却在他說完最後一句話的時候，突然印在卓一空的胸口上。

（三）

卓一定的身子突然痙攣，整個人陷入了極度痛苦的狀態。

他目中充滿了驚詫、恐懼之色。

他向不俗和尚還擊，也一掌印在對方胸膛上。

他這一掌沒有落空。

但不俗和尚挨了他這一掌，却連眼睛都沒有眨動一下。

他咧嘴大笑：「貧僧沒事，再打一掌試試？」

卓一空驚怒交集，他果然再打出第二掌。

但他這一掌還沒有使出，嘴角已沁出了鮮血，人也「噗」的一聲倒下。

× × ×

血珠忽然在地上四濺。

金松鼠瞪着眼，他的眼睛也和卓一空一樣，充滿了驚懼、懷疑和不信的神色。

這和尚的掌法實在太快、太霸道，簡直令人不可思議。

不俗和尚嘆了口氣，喃喃道：「爲了一隻銅箱子就白白丟了兩條人命，却又何苦由來呢？」

金松鼠看着他。

他也盯着金松鼠，接着說道：「這隻銅箱子本來是你的，但現在貧僧取去了，你是否很生氣？」

金松鼠還沒有回答，不俗和尚又已經說道：「由於非驢非馬關係着一件極重大的事，難怪人人你爭我奪，就連貧僧也被捲入漩渦之中，眞是無可奈何。」

金松鼠忽然冷冷一笑：「好一個無可奈何，你現在還想怎樣？」

不俗和尚又嘆了口氣：「到了現在，還有甚麼好想的？唯有把你也殺掉，免得你爲卓駝子傷心……」

他口中一派悲天憫人的調子，那隻肥大不堪的手掌又已向金松鼠的胸前疾拍過來。

他的掌法實在快得驚人，看來金松鼠也要步卓一空的後塵，成爲和尚的掌下亡魂。

那知道這一次，金松鼠閃避得極快，不俗和尚這一掌雖然又快又狠，極其厲害，但結果還是給金松鼠避了開去。

不俗和尚笑了笑：「好輕功。」

一笑一語之間，不俗和尚又已連環擊出三掌，每一掌都是不離金松鼠的致命要害。

若是換上了別人，恐怕又已成爲和尚掌下的寃魂，但金松鼠乃老猴皇帝司空急的得意弟子，輕功身法絕佳，不俗和尚這幾掌依然傷不了他。

不俗和尚正待繼續出手，金松鼠已狂竄十丈之外。

不俗和尚袍袖飛揚，疾追上前，叫道：「小施主慢走，貧僧並非眞的要置你於死地，只是出手一試你武功如何而已。」

金松鼠心中暗罵不已。

這和尚似渾渾噩噩，其實是裝瘋扮傻，心腸之狠毒，更是令人髮指。

他的說話，是一個字也絕對不能相信的。

所以，不俗和尚越是叫他「慢走」，他就走的更快。

也虧他跑得快，否則非要在黃泉路上，陪伴曾老太爺和卓一空不可。

× × ×

金松鼠輕功極佳，終於逃脫。

不俗和尚的臉色頓時沉下。

他臉上的表情，已不再是那麼渾噩，而是像一隻給兔子跑掉了的獅子。

× × ×

金松鼠丟了非驢非馬，尚幸還檢回了一條性命。他暗嘆倒霉，也怒恨自己太不小心，給人盜走了非驢非馬。

他現在耿耿於懷，倒不是爲了一千兩金子，而是爲了這匹非驢非馬的秘密。

當他盜走這匹非驢非馬之後，曾經很仔細的觀察過。

非驢非馬是用一種很特別的鐵鑄成的，份量特別沉重。

這東西的形態也的確很怪異，看來既不像驢，又不像馬，似乎兩樣都像。

它究竟有甚麼價值，何以會惹起江湖中人的爭奪？

金松鼠想不出。

他想了半天，終於決定不再去想。

摸摸身上，還有幾十兩銀子。

他覺得自己的賭癮已發作了……

鬼神谷中人

（一）

這個人都有倒霉的時候。

金松鼠今天可說是倒霉極了，他跑到銀月賭坊裏賭骰子，居然連輸五口。

第五口也是他最大的一口。

可惜骰子不爭氣，最大的一口也是最後的一口。

金松鼠嘆了口氣，失望地離開了賭場。其實輸了幾十兩銀子，並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他失望並不是爲了錢，而是爲了自己的運氣太差。

他從賭場踱步而出，渾渾噩噩的走過幾條街道，忽然覺得肚子餓了。

直到現在，他才後悔自己剛才賭得太兇。

他現在身上若還有錢的話，一定會跑到酒家裏吃個痛快！

可是，如今囊空如洗，連想吃碗鹵水豆腐麵也不行了。

× × ×

街頭有麵攤。

熱騰騰的麵，冷冰冰的面孔。

賣麵的是個臉無四兩肉，神態總是冷冰冰的老頭兒。

他似乎一眼就看穿金松鼠，連吃碗麵都付不起錢。

他的神態簡直讓金松鼠受不了。

金松鼠把心一橫，上前大聲道：「給我一碗爆鷄腿麵。」

麵攤的一個罈子裏，有七八隻又肥又大的爆鷄腿，很誘人。

賣麵老人却搖搖頭：「鷄腿是生的，不能吃。」

金松鼠眉頭一皺，道：「那麼給我一碗鹵牛肉麵。」

賣麵老人又搖頭：「牛肉已賣光。」

金松鼠跳了起來，伸手向另一個瓦罈一指：「這不是鹵牛肉嗎？」

賣麵老人冷冷道：「這不是牛肉，是豬肉。」

金松鼠抽了口氣：「牛肉也好，豬肉也不妨。」

賣麵老人道：「這些豬肉不能吃。」

金松鼠又跳了一跳。

「這些鹵豬肉爲甚麼不能吃？難道裏面有毒嗎？」

賣麵老人冷冷一笑：「不錯，這些豬肉是用五步勾魂水浸過的。」

金松鼠一怔：「你是武林中人？」

賣麵老人冷冷道：「不是武林中人，却是武林中鬼！」

金松鼠大笑。

但他的笑聲才開始，就已給一個人的哭聲蓋過。

（二）

金松鼠本來以爲自己最少可以大笑半個時辰，然後才會停止下來。

但他沒有笑得那麼久。

因爲當哭聲一起的時候，他就已笑不出來。

賣麵老人的表情還是那麼森冷。

金松鼠不怕他。

能令金松鼠感到害怕的人，並不多。

這老人雖然說鹵豬肉裏有毒，但這種說話還不足以嚇怕金松鼠。

金松鼠當然知道，這些鹵豬肉根本就沒有毒。他甚至認爲這些根本就不是鹵猪肉，而是鹵牛肉，這個賣麵老人是故意氣自己，因爲他已可能看出自己的身上根本就沒有錢。

人，實在不能窮。

人若窮了，不必吃飯，光是吃別人的白眼就可以讓自己活活噎死。

× × ×

金松鼠只是覺得這個賣麵老人可惡，却沒有覺得他是個可怕的人。

但在賣麵老人的背後，忽然又出現了一個啕哭而來的老婦！

這老婦好像是一個幽靈。

一個喜歡啕哭的幽靈。

她穿着一襲白布長裙，脚上穿着一對木屐子，左手提着一盞黃紙燈籠。

但最令金松鼠吃驚的，是她的右手捧着了一隻銅盤，銅盤上還盛放着一顆大腦袋！

更令金松鼠吃驚的是：這顆腦袋竟然是不俗和尚的！

（三）

白裙老婦捧着這個大和尚的腦袋，哭了好一會，才停止下來。

賣麵老人冷冷的瞧着金松鼠。

金松鼠的臉色早已發青。

賣麵老人冷冷的說：「小子，你都看見了？她是我的老伴，每當她殺了人之後，都會大哭一場的。」

金松鼠的心在發冷，手足也是同樣冰冷如雪。

賣麵老人冷冷道：「你是不是想她爲你而大哭一場？」

金松鼠連忙搖手不迭：「不！不！我……晚輩告……辭啦……」

這句話還沒有說完，他的人已逃到老遠。

直到他的影子已消失得無影無踪，賣麵老人才皺了皺眉，對白裙老婦道：「這小子的輕功，是甚麼門路？」

白裙老婦仍然是愁眉苦臉的，搖頭道：「不知道。」

她說完這句話之後，忽然把不俗和尚的腦袋丟進煮麵的沸鍋裏！

× × ×

人頭煮麵，誰敢吃？

（四）

人頭已煮熟，吃麵的人來了。

這是一個年少英俊，衣飾煌然，風度翩翩的金袍公子。

在他的背後，還有兩個年約十五六歲的書僮。

金袍公子雖然神情冷漠一點，但嘴角總還算有一絲笑容。

倒是那兩個書僮，非但臉色冰冷如雪，連說話也是極不客氣。

「麵煮熟了沒有？」左邊的青衫書僮問。

「麵未煮。」賣麵老人的神態忽然變得很和氣，笑着說道：「麵雖未煮，人頭已經煮熟。」

右邊的黃衫書僮冷冷說道：「撈上一看。」

賣麵老人點頭，居然伸手就向沸鍋裏撈去。

鍋裏的水沸騰不已，他竟是毫不在乎的。

不俗和尚的人頭已撈起，他的眼睛還是睜得很大。

金袍公子淡淡一笑，終於開口說道：「鬼神谷中人，果然沒有讓在下失望。」

賣麵老人乾笑一聲，道：「花公子囑咐的事，愚夫婦豈敢不盡力而爲？」

金袍公子目中露出滿意之色。

「花盛。」他向左邊的青衫書僮說：「還不接過這顆首級？」

花盛點頭。「是！」

金袍公子又對右邊的黃衫書僮道：「花平，你和花盛一起去，好好埋葬這顆腦袋。」

花平、花盛兩人又應了一聲，帶着不俗和尚的首級，瞬即在黑暗中消失。

金袍公子淡淡一笑，對賣麵老人道：「曹長老果是信人，此惡僧亦是百死不足以蔽其辜。」

白裙老婦突然插口，冷冷說道：「不必廢話，還有二萬五千兩呢？」

金袍公子悠然一笑：「在下絕非言而無信之人，銀票早已備妥，只是……」

白裙老婦道：「先把銀票拿來，別的事情慢慢再說。」

金袍公子嘆了口氣，緩緩道：「銀子這種身外之物，在下是絕不在乎的，但在下在不久之前，却聽到了一個消息。」

賣麵老人咳嗽一聲：「公子所聽見的消息，未知是何事？」

金袍公子淡淡一笑，道：「神馬谷的最高令符，又已重現武林。」

賣麵老人點點頭：「這件事曹某亦略有所聞。」

金袍公子道：「神馬令本是神馬谷鎭山之寶，自從它在二十六年前神秘失踪之後，神馬谷主一直陷入羣龍無首之局。」

「不錯。」

「神馬谷乃武林三大名谷之一，與黑龍谷、鬼神谷齊名，神馬谷若一蹶不振，對其他二谷而言，未必就是一件好事。」

「也不錯。」

「既然曹長老亦同意在下之言，那麼請把神馬令交出，在下願贈銀十萬兩！」

金袍公子一面說，一面從懷中取出兩張嶄新的銀票。

第一張銀票，是二萬五千兩。

第二張銀票，不多不少，恰好十萬！

這已是一筆足以令人發狂的鉅大財富呢！

只要賣麵老人再說一句：「也不錯。」那麼這兩張銀票就是屬於他們兩夫婦的了。

但賣麵老人的回答却是：「不好！」

× × ×

賣麵老人平時並不賣麵。

他賣的是命。

只要有人付得起錢，他隨時隨地都可以爲任何人而賣命。

鬼神谷中人，向來就是靠殺人作爲營生。

江湖中人，提起了鬼叟曹意，哭命婆沈月來，簡直比看見了鬼還更毛骨悚然。

眼前的賣麵老人，和那手提燈籠的白裙老婦，就是鬼神谷中，武功極高，手段也極毒辣的「曹沈二鬼」。

這金袍公子又是甚麼人呢？

金松鼠很想知道，他更希望這公子能爲自己出一口烏氣。

神馬谷最高令符

（一）

金松鼠早已逃之夭夭。但逃之夭夭的人，並不一定永遠都不再回來。

尤其是金松鼠，他的膽子雖然不算很大，却也絕不算細小。

他走的時候走得很快，但回來的時候却更快得多。當他回來的時候，從老遠就已看見哭命婆沈月來，正在把不俗和尚的腦袋丟進沸鍋裏。

金松鼠暗暗叫好。

「煮得好！煮得妙！煮得精采，這大和尚陰險惡毒，應有此報！」

但心念一轉，又覺得這個白裙老婦的手段，未免是太殘忍。

不俗和尚雖然是個歹人，把他殺了並無不對，但既然人已殺掉，又何必還要把他的腦袋糟蹋一番呢？

他當然不知道，這是鬼神谷的規矩。

鬼神谷的規矩，是每逢接下殺人買賣，得手之後，一定要把被殺者的腦袋煮熟，才算功德圓滿，否則就會帶來不祥和災禍。

但平時殺人却不必遵守這一個規矩。

這可以說是迷信，也可以說鬼神谷是一個邪門的殺人組織。

金松鼠在江湖上的閱歷，和所知道的事並不很多，自然不瞭解這對老夫婦的一切舉動。

對於那個花公子，他倒是很有興趣。

他躲在一旁，暗中觀察。

人，總是難免有好奇之心，尤其是像金松鼠這種人，好奇心就更是特別强烈。

（二）

十二萬五千兩的銀票，在燈光下看來是那麼誘人。

但曹意只想要一張，而且只是要二萬五千兩那一張。

金袍公子淡淡一笑。

「想不到曹長老竟然是一個這樣知足的人。」

鬼叟曹意搖搖頭：「花公子，你說錯了，人爲財死，曹某絕不是那種對名利無動於衷的人。」

金袍公子道：「何以曹長老對這十萬兩，竟然毫無興趣？」

曹意嘆了口氣，道：「這十萬兩若是要愚夫婦去殺人，還可以商量，但你要的却是神馬令，所以根本不必商量。」

金袍公子淡淡一笑：「難道十萬兩這數目，還嫌不够？」

曹意道：「就算是一百萬兩，也是不能。」

金袍公子道：「不俗和尚已取得神馬令。」

曹意道：「花公子消息靈通，曹某佩服。」

金袍公子道：「兩位剛殺了不俗和尚，那神馬令也必已落在你們手中。」

曹意點頭。「也不錯。」

金袍公子問道：「你們要這神馬令何用？」

沈月來冷冷一笑：「花雨傲，這已和你毫無關係。」

花雨傲忽然把那張二萬五千兩的銀票，射向沈月來。

那張銀票本是柔軟無力，但花雨傲隨手擲去，銀票竟似已變成了一張薄而鋒利的刀，這手勁力，着實非同小可。

金松鼠看的心頭怦然跳動。

他雖然拜師在老猴皇帝司空急門下，但這幾年來，却是以練輕功和盜竊的功夫爲主，武功修爲方面，雖云不錯，却也不算高明。

金袍公子花雨傲這一手功夫，難怪使他看的目瞪口呆。

倘若換上自己，眞不知道應該如何應付。

唯一最上上之策，恐怕還是一閃了之，繼而再來一個一走了之可也。

但這上上之策其實並不高明，因爲這張不是刀，而是二萬五千兩的銀票！

沈月來當然不捨得這張銀票，也絕不好意思等待銀票跌在地上才再拾起。

所以，她伸手把這張疾襲過來的銀票接住。

她的確接住了。

但她的手却也被銀票的邊緣割傷，鮮血汨汨流出。

曹意怒喝一聲道：「花雨傲，你太欺人！」

花雨傲冷冷道：「鬼神谷一向都想混水摸魚，更希望神馬谷一沉不振，豈非更是欺人！」

曹意臉上怒容忽然消失，換上了一副木無表情的臉孔。

他忽然轉對沈月來說：「老伴，咱們走！」

花雨傲冷笑着：「不把神馬令交出來，休想離開開封府一步！」

曹意冷冷道：「想不到金陵第一劍，竟是如此蠻不講理的人物！」

花雨傲冷然道：「在下並非不講道理，只是跟鬼神谷的人講道理，未免是多餘一點而已。」

沈月來怒笑一聲，突然從袖中射出七隻鐵蝴蝶。這七隻鐵蝴蝶，是她從十八歲出道江湖之後，一直經常使用的暗器。

每一隻蝴蝶都是飛向花雨傲致命的要害，只要擊中，不必等到鐵蝴蝶上的毒力發作，便已可以立刻要了對方的性命。

花雨傲的目光，却仍然停留在曹意的臉上。但那七隻鐵蝴蝶，却紛紛在他的面前跌下。

因爲他的目光雖然不變，他站立的姿勢也是絲毫不改，但他的劍却已出鞘。

劍光一閃，七隻鐵蝴蝶已變成十四塊廢鐵，叮叮噹噹的洒滿地上。

就在這一刹那間，曹意已用煮麵的一雙竹筷，疾點花雨傲胸前三大要穴。

（三）

竹筷粗逾一寸，長逾尺半，在點穴名家的手中，無疑是極厲害的武器。

曹意年輕的時候，就已經憑着這種竹筷，專打人身三十六大穴，七十二小穴，數十年來，死在他這雙竹筷下的高手，可說是不計其數。很少人能避得開他這雙竹筷。但這一次例外，完全的例外。

他的竹筷沒有點中花雨傲的穴道。

曹意一擊不中，立刻抽身後退。

待他再欲進攻的時候，一看竹筷，不禁登時楞住。

這雙竹筷竟然已不見了一截。

就在這刹那間，斷截了的竹筷又已回來，直向他的雙目插去。

颯！颯！

曹意一聲慘呼，兩根只有半截的竹筷已插在他的眼睛裏。

沈月來臉如紙白，又驚又怒，十指箕張，怒抓花雨傲咽喉。

花雨傲旋身閃開，忽然又轉了回來，反手連發兩劍。

沈月來急退。

然而，她畢竟還是慢了一點。

這一戰很快就結束，曹意不見了一雙眼珠子，沈月來雙腕齊斷。對於這一雙夫婦來說，這無疑是一個極沉重的打擊。

他們已自份必死。

然而，花雨傲沒有繼續趕盡殺絕。

「交出神馬令，別作無謂犧牲！」他的劍已入鞘，聲音却更是冷酷。

沈月來顫聲道：「實不相瞞，當我們得到神馬令的時候，已派人把它飛馬送回鬼神谷！」

花雨傲冷笑。「你們倒很忠心！」

沈月來抽了口氣：「你若不相信，咱們也是無話可說。」

「我相信！」花雨傲冷冷道：「我現在讓你們回去，七天之內，自當親臨鬼神谷，向貴谷兩位谷主討個公道！」

金松鼠暗笑，心想：「你弄瞎了別人的眼睛，又砍了老婆子的一雙手，還說要向別人討個公道，當眞是霸道得很。」

他心裏這樣想，却是不知不覺的，對這個花公子產生了一種莫名其妙的好感。

鬼叟、哭命婆吃了大虧，自然是狠狠而逃。金松鼠暗暗嘆了口氣，想不到「非驢非馬」原來是神馬谷的最高令符，難怪這麼多人你爭我奪。但這令符又何以如此重要呢？莫非其中還大有文章？

他想來想去却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突聽花雨傲道：「你好大的胆子！」

聽見這句說話，金松鼠不由吃了一驚，正想又再逃之夭夭，那知剛轉身，就已看見花盛、花平站在自己背後不遠處，正在冷冷的盯着自己。金松鼠不再逃了。因爲他知道這一次自己再也逃不了。而且，他也不是眞的很想逃。最少，花雨傲和自己無仇無怨，未必就會對自己不利。所以，他索性很大方，大步的向花雨傲走去。

（四）

金松鼠的腦筋正在打轉，想着應該對花雨傲說些甚麼。誰知他還沒有開口，花雨傲已首先對他說：「名師出高徒，金朋友的輕功，果然妙絕！」

「你……知道我姓金？」

「閣下是猴帝司空急的高足金松鼠，在下大概沒有說錯罷？」

「一點也沒有錯，我就是金松鼠！」

「能够在萬毒妖姬手中盜走神馬令的人，恐怕世上已找不出幾人。」

「你都知道了？」金松鼠吃了一驚。

「這不算甚麼，」花雨傲淡淡一笑，「人在江湖，消息若不靈通，很容易就會給人一口吃掉，而且死後還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花公子——」

「別公子前公子後的，我年紀比你大一點，叫我花兄便是。」

金松鼠一怔，有點受寵若驚的神態。

花雨傲忽然嘆聲道：「金老弟，實不相瞞，你已闖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禍。」

金松鼠點點頭，道：「小弟別的本事沒有，闖禍的本事却還不算差。」

花雨傲道：「但你這次闖的禍，却連累了令師。」

「甚麼？」金松鼠嚇了一跳，「他老人家出了事？」

「不錯，」花雨傲告訴他：「猴帝已給人擄刦！」

金松鼠呆住，心想：「這禍闖到師父身上，該死！該死！」

花雨傲又道：「我現在帶你去見一個人，他自然會把事情向你細說。」

「這人是誰？」

「魚帝之！」花雨傲淡淡道：「魚猴雙帝之一，你總該聽過這人的名字罷。」

金松鼠當然聽過。當他第一天拜司空急爲師的時候，司空急便已對他說及魚帝之這個人，而且還說得很詳細。

此後，金松鼠最少又再聽了好幾十次同樣的說話。司空急似乎說之不厭。

幸好金松鼠也是聽之不厭，因爲魚帝之一生中的故事，的確是多姿多采的。

能够一會魚帝之，倒是金松鼠想之久矣的願望。所以，他毫不考慮，就跟着花雨傲去見魚帝之。他臨走的時候，想伸手在麵攤上檢起一塊鹵牛肉。

花雨傲立刻制止他。

「這豬肉不能吃。」

「這是豬肉？不是牛肉？」

「姑勿論這是豬肉也好，牛肉也好，你絕不能動，更不能吃，否則你馬上就會變成一個死人！」

金松鼠嚇了一跳，心想：「這東西果然有毒，好險！好險……」

（未完）

新派中篇武俠小說

秦紅·文
盧令·圖

武林大奇案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九仙眞人和玩蛇老人，饕餮和尚，傻大姐隨月展翼回鎮江，在翬家廢墟上見到斷牆上原有翬慧龍的留言，現在却改成了月玉虎留言，月展翼正驚異之際，家中人范仲濤趕來，述說井公晃等被人暗殺之事，月展翼立刻要回家中看個究竟，却在此時翬鳳翔也來到了，他要向月家討回一個公道，但他未去攻打月家之前，却先將眼前九仙眞人和饕餮和尚，玩蛇老人，傻大姐制服，以便從他們口中逼問出事情的眞相，因爲他認爲此四人嫌疑極大，打鬥中九仙眞人逃去，其他三位被細綁正待審問……

廢園鬧鬼變

月展翼客氣的問道：「翬老擒下這三人，是否有所見而出此？」

翬鳳翔冷笑道：「你不認爲這四人可疑？」

月展翼點頭道：「不錯，這四人嫌疑極大，可是月某人尚瞧不出破綻，因此不得不隱忍，但不知翬老是否已發現他們的破綻？」

翬鳳翔道：「沒有，不過老夫可從他們口中逼問出一切內情。」

月展翼一揖說道：「聽翬老這麼說，可知翬老已明白貴我兩家所發生的衝突全因歹人之陰謀而起，如此月某人死亦安心了。」

翬鳳翔冷冷一笑道：「我們翬家十多條性命仍然要解決一下，不能叫他們死得不明不白！」

月展翼道：「當然，上次襲擊府上所造成的過錯，月某人願意一力承担，不過月某人對翬老有個要求，希望翬老能夠答允。」

翬鳳翔道：「你還有要求？」

疑是主謀人

月展翼道：「是的，希望翬老在審訊這三人時，也讓月某人在場旁聽，讓月某人知道誰是幕後主使者，這樣月某人死也瞑目。」

翬鳳翔道：「正要你在場！」

他接着吩咐門下將傻大姐三人拖入地下室，準備在地下室中進行拷問，然後說道：「你們都在這上面把守，抓到那九仙眞人時，立刻帶他進來！」

「是。」

地下室的入口就在近處一堆灰燼之中，前夜翬慧龍救出母親及三位嬸嬸時，已將入口清除乾淨，這時幾個翬家劍士便將傻大姐三人架入地下室內。

翬鳳翔正擬與月展翼進入之際，忽見一條人影從後院那邊疾掠而至，來人在翬鳳翔跟前立定身形時，大家才看出他是翬鳳翔的三兒翬北銅。

翬鳳翔問道：「有事麼？」

翬北銅道：「爹，慧龍不見了。」

翬鳳翔面色一變道：「甚麼？」

翬北銅道：「他失踪了。」

翬鳳翔驚愕道：「失踪了？一個奄奄待斃的人會突然失踪了？」

翬北銅神色十分惶恐，吶吶地道：「我正在與牟大夫研究救治之法時，聽到房中一聲响，趕入房中一看，他已經不在床上……」

翬鳳翔又驚又喜道：「他跑掉了？」

翬北銅道：「我趕緊追到屋外，却沒見到他一個影子，牟大夫說他傷勢極重，且又陷於昏迷中，絕不可能跑掉……」

翬鳳翔一怔道：「要不然，難道有人偷偷進入牟大夫家中把他抱走了？」

翬北銅點頭道：「八成如此，因爲他如是從昏迷中甦醒過來，在那樣嚴重的傷勢之下，必無力氣起身，而且他也沒有理由逃走，所以極可能是被人刦持去了。」

翬鳳翎濃眉一皺道：「那孩子自覺罪孽深重，竟圖一死贖罪，那一刀刺得相當深，看樣子是活不成了。可是……刦走他的人目的何在？」

翬北銅道：「我已傳令本門弟子緊急搜索，並派人在四個城門看守，不管他是自行逃走或者被人刦持，此刻應該尚在城中。」

翬鳳翔立刻向在場的十幾個門下道：「留五人在此把風，其餘的人都去參加尋人！」

「是！」

「北銅，你也去。」

「是！」

× × ×

翬慧龍人在何處？

現在他在城西一座許家廢園中，這是一座早被廢棄的大宅院，宅中雜草叢生，陰氣森森，本地居民傳說此宅鬧鬼，因此沒人敢進來。

翬慧龍直挺挺的躺在一間破房中，一個少女正在爲他敷藥包紮傷口，這少女不是別人，正是公孫奇的女兒公孫玉鳳！

她包紮好了翬慧龍腹上的傷口，見翬慧龍仍昏迷不醒，便再取出一顆藥丸塞入他口中，幽幽一嘆道：「這是最後一顆藥了，要是我爹的『九轉還魂丹』都救你不活，那……那……」

說到此處，她不禁珠淚盈眶，泫然欲泣。

不料就在此時，翬慧龍忽然眼皮動了動，發出低弱的呻吟道：「是誰？誰在說話？」

公孫玉鳳大喜道：「是我！我是公孫玉鳳！翬慧龍，你總算醒過來了，可把我嚇死啦！」

翬慧龍雙目微睜，神情茫然道：「我……我沒死麼？」

公孫玉鳳笑着道：「當然沒死！你不知道我爹的一顆『九轉還魂丹』就能把人從鬼門關拉回來，而我剛剛給你服了三顆哩！」

翬慧龍目光盯上她的臉，嘴角浮起一絲微笑道：「妳……妳是從墳墓裏把我掘出來的？」

公孫玉鳳道：「不，你叔叔把你送去牟大夫那裏搶救，我看他救了半天也救你不活，便偷偷把你帶出來——現在你覺得怎樣？」

翬慧龍道：「頭暈，沒力氣。」

公孫玉鳳道：「這是流血過多之故，我爹的『九轉還魂丹』是合着千年老參製成的，最能增氣補血，你慢慢會恢復體力的。」

翬慧龍悲嘆道：「妳不該救我，我是個該遭千刀萬剮的人。」

公孫玉鳳道：「胡說，你一點都不該死，你是被人陷害，闖禍的不是你呀！」

翬慧龍道：「我爹，我四叔五叔，還有我們翬家的十幾個人，他們都因我而死，我闖下這麼大的禍，還有何面目偷生於世？」

公孫玉鳳道：「我說這不是你的錯，你到現在還沒搞清楚麼？」

翬慧龍道：「我怎麼沒搞清楚，我要是不去認識那個月下香，那就甚麼事也沒有了。」

公孫玉鳳道：「那是你運氣不好，頭一次偷香竊玉就被人利用上了。」

翬慧龍聽到「偷香竊玉」四個字，有些難爲情，道：「那也還談不上偷香竊玉，我連她的手都還沒碰一下呢！」

公孫玉鳳道：「眞的？」

翬慧龍道：「是眞的，我和她只有兩次幽會，每次見面，她都不敢靠近我。」

公孫玉鳳問道：「在哪裏幽會？」

翬慧龍道：「都在他們月家屋後的一條小巷裏，兩次見面，談不到幾句話，她就心慌意亂，連連說要入宅去了，唉！」

公孫玉鳳噗哧一笑道：「你們的幽會一定被人發現了，那人靈機一動，便利用月下香來進行這個陰謀。」

翬慧龍道：「不對，月下香沒有做錯甚麼，她絕不肯接受要脅去殺害月家的孩子，我看月家那兩個孩子是被歹人殺害的，他後來又去殺害月下香，然後佈疑陣讓大家認爲她是畏罪自盡。」

公孫玉鳳道：「那人怎麼能夠潛入月家從容殺害三條性命？難道月家的人都是瞎子？」

翬慧龍心頭一動道：「正是，這眞奇怪……」

公孫玉鳳道：「我再告訴你一個消息：葛世俊在月家地下室中被人殺死了？」

翬慧龍驚道：「月展翼把他殺了？」

公孫玉鳳道：「不是，是被一個神秘人物殺死的，那個神秘人物先以月家的獨門點穴『三指挖穴法』殺死月家兩個看守地道入口的弟子，侵入地道後又以同一手法殺死井公亮，然後進入地牢中殺死了葛世俊。」

翬慧龍大爲震驚道：「這更怪了，月家的『三指挖穴法』是不傳秘技，那神秘人物若非月家之人，怎麼可能用『三指挖穴法』殺人？」

公孫玉鳳道：「正是，所以那神秘人物極可能是他們月家之人。」

翬慧龍道：「他爲何殺死葛世俊？」

公孫玉鳳道：「我猜是爲了滅口。」

翬慧龍又是一驚道：「殺人滅口？」

公孫玉鳳點頭道：「是的，也許那葛世俊就是聽他命令行事的，由於葛世俊的被擒，他怕葛世俊供出眞相，便先下手把葛世俊殺了。」

翬慧龍驚疑不止，道：「這樣說來，那神秘人物必是月家之人無疑，但他爲甚

麼要這樣做？他殺害月家兩個小孩嫁禍與我，目的又是何在？」

公孫玉鳳搖頭道：「我不知道，他這樣做當然有着龐大的陰謀，只是我不知道他用意何在。」

翟慧龍嘆了口氣道：「月家二老以下，月展翼、月玉虎、月玉豹、月玉獅、月玉象及月門六絕為人均極正直，他們中會有人幹出這種人神公憤的事麼？」

公孫玉鳳道：「知人知面不知心，他們月家的事，我們外人是無法了解的。」

翟慧龍道：「如果能夠逮住那神秘人物，一切眞相便可大白，我……我的傷怎麼樣？」

公孫玉鳳道：「很重，不過幸好沒有刺傷要害，大概要躺個十來天吧。」

翟慧龍說道：「我祖父知道我在這兒麼？」

公孫玉鳳道：「不知道。」

翟慧龍道：「這是甚麼地方？」

公孫玉鳳道：「許家廢園。」

翟慧龍道：「啊也，妳怎麼把我帶到鬧鬼的地方來了？」

公孫玉鳳吃驚道：「這許家廢園鬧鬼嗎？」

翟慧龍道：「正是，聽說鬧得很厲害，不過……不過我倒不大相信，子不語怪力亂神，我一向就不大相信鬼魂之說。」

公孫玉鳳吸了一口氣，說道：「我也不大相信，不過我聽到鬧鬼就不免有些害怕……」

翟慧龍道：「那咱們離開便了。」

公孫玉鳳說道：「不行，你的傷口尚未完全止血，必須好好躺着，若是再移動的話，傷口又會大量流血，那會要你的命的。」

翟慧龍道：「或者妳去通知我祖父，請他派人來陪伴咱們？」

公孫玉鳳道：「這個……」

翟慧龍道：「怎麼呢？」

公孫玉鳳道：「我剛剛把你偷到這裏，現在又要把你帶回去，這算甚麼嘛！」

翟慧龍道：「妳怕甚麼？」

公孫玉鳳道：「怕被人譏笑，也怕挨罵，因為……因為我是個姑娘家呀！」

翟慧龍道：「可是——」

「可是」兩個字剛剛出口，驀聽得隔壁房間傳來「碰！」的一聲響，好像一張椅子倒下，或似有件東西被人踢着了！

由於傳說許家廢園鬧鬼，此刻雖是白天，兩人聽到這一聲響，不禁都嚇了一跳，公孫玉鳳更是嚇得臉色蒼白，身子哆嗦起來。

翟慧龍伸手握住她的手，示意她不要害怕，另一隻手則作出老鼠竄動的樣子，意思是說：「不要怕，可能那只是一隻老鼠。」

偌在一座無人居住的宅第，有老鼠橫行是極其自然的現象，公孫玉鳳聽了才稍為安心，但正要開口說話時，忽聽一人說道：「老大，咱們的計劃失敗了，姓翟的老傢伙突然出現，饕餮和尚、玩蛇老人和傻大姐全栽了！」

另一個冷峻的聲音道：「死了？」

前者道：「大概沒死，屬下逃走時，他們三人只受了傷，翟鳳翔一定會審問他們，不會殺了他們。」

後者道：「他們三人不會說出甚麼來吧？」

前者道：「不會，因為他們只是受雇行事，並不知道內情。」

翟慧龍和公孫玉鳳聽他們提起「翟鳳翔」三字，登時精神一振，情知隔壁二人與翟、月兩家所發生的事情有關，因此立刻凝神諦聽起來。

當然，他們大氣也不敢喘出一聲，怕被隔壁二人聽見，因為翟慧龍腹上的一刀流血甚多，已無力氣與人搏鬥，而公孫玉鳳雖有一身不俗的武功，由於不知隔壁二人的身份來歷，而且她必須保護翟慧龍，故當然不願被人發現。

只聽後者又冷冷道：「當時月展翼在場麼？」

前者道：「在。」

後者道：「翟鳳翔對月展翼的態度怎樣？」

前者道：「很奇怪，照說江北第一家死了十多人，翟鳳翔見到月展翼時應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可是剛才翟鳳翔對月展翼的態度雖不友善，却也沒有動手的意思，好像翟鳳翔已明白月家襲擊翟家是出於誤會，不想追究了。」

後者冷哼一聲道：「這麼看來，我的計劃是失敗了。」

前者道：「現在饕餮和尚三人已落入翟鳳翔手中，老大打算怎麼營救？」

後者說道：「翟鳳翔既然逮到他們三人，防患自必嚴密，要想救出他們三人只怕不容易……你知道他孫兒翟慧龍的下落麼？」

前者道：「翟慧龍已經死了。」

「死了？」

「是的，他自認罪孽深重，已在翟鳳翔面前自殺身死，這是翟鳳翔親口告訴月展翼的。」

「哼，這倒出我意料之外，要是那小子不死，咱們把他抓來，饕餮和尚三人就有救了。」

「翟慧龍的二叔和三叔呢？」

「可能尚在江都，只是屬下不知他們落脚的地點。」

「你能不能去查出來？」

「江都是翟家之地，屬下又已成了他們追緝的對象，只怕不便再露面了。」

「你喬裝一下好了。」

「哦……」

「你立刻改變一下容貌，出去打聽翟北銀和翟北銅的下落，咱們只要抓到其中一個，就可跟翟鳳翔討價還價了。」

「是。」

「這許家廢園安全麼？」

「應該很安全，這裏面有幾十間破房子，他們不會很容易找到咱們。」

「好，我就在這裏等你的消息。」

「是。」

過了一會之後，前者似已喬裝完畢，只聽他開口說道：「老大，屬下這就出去了，不管找到與否，今晚當回來和老大相見。」

後者道：「嗯，你去吧！」

前者的脚步聲遠遠而去。

翟慧龍心中又驚又喜，他現在已約略

猜出後者是翟、月兩家造成重大衝突的關鍵人物，自己如能見上對方一面，一切糾紛便可迎刃而解，但是自己重傷在身，無力行動，不要說去見上對方一面，要是被對方發現自己在此，自己的小命反而不保了。

公孫玉鳳也了解翟慧龍處境危險，因此芳心鹿撞，呆呆地望着翟慧龍而不知所措。

翟慧龍便在她手心上寫道：「妳快去通知我祖父。」

公孫玉鳳搖搖頭，也在他手心上寫道：「那人必是很可怕的人物，我這一出去，一定會被他發現，這會害死了你。」

翟慧龍又寫道：「妳提輕脚步慢慢走，應不致被發現。」

公孫玉鳳寫道：「不成，由這房間出去，一定要經過隔壁房間的門口，沒有別的通路。」

翟慧龍心慌起來，寫道：「若然如此，他一走進這房間，不就發現咱們了？」

公孫玉鳳寫道：「正是，他好像要在這裏停留到晚上，因此，極可能走進這房間。」

翟慧龍寫道：「這怎麼辦？」

公孫玉鳳寫道：「我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翟慧龍沉思有頃，又寫道：「妳衝出去，別管我了。」

公孫玉鳳寫道：「不。」

翟慧龍道：「他不會立即下手殺我，妳逃出去通知我祖父，他會趕來救我。」

公孫玉鳳寫道：「不成，就算我逃得出去，他發現你時，一定會立刻把你帶離此宅，等到你祖父趕到這裏時，你已不知去向了。」

翟慧龍寫道：「他的目的是為了營救饕餮和尚三人，就算把我劫離此處，仍然會與我祖父連絡。」

公孫玉鳳寫道：「你倒想得天眞，一旦落入他手裏，他絕不肯讓你活着見到你祖父的。」

翟慧龍寫道：「除此之外，沒有別的辦法了。」

公孫玉鳳寫道：「不管怎樣，我絕對不會離開你的，要死咱們死在一起。」

翟慧龍心弦一震，他對此女早有好感，只因發生了月下香那樁事，害得自家十多人命喪月家人之手，因此對兒女私情已不敢再去沾上一點點，現在聽了公孫玉鳳的話，心情突然亂了起來。

最難消受美人恩，現在他感到十分為難了。

公孫玉鳳見他在發痴，便又寫道：「你在想些甚麼？」

翟慧龍寫道：「我是個沒出息的人，不值得妳這樣對待我，妳還是走吧。」

公孫玉鳳仍然搖頭，拒絕獨自逃命。

翟慧龍又寫道：「妳悄悄走到壁前，從破壁的小洞望過去，看看那人是誰。」

公孫玉鳳點頭應允，當即躡手躡足走到牆壁前，湊近壁上一個小破洞，向隔壁房間窺視。

看了幾眼，便又躡手躡足回到翟慧龍身邊，在他手心寫道：「是個中年人，只是我不認識他。」

翟慧龍寫道：「相貌如何？」

「有點像月展翼。」

「眞的？」

「只不過比月展翼蒼老一些。」

「是不是月家二老？」

「不，他的年紀還不到五十歲。」

「是不是月玉虎？」

「不是。」

「月玉豹？」

「不是。」

「月玉獅？」

「不是。」

「月玉象？」

「都不是。」

「奇怪，月家兄弟就只這五人……妳確定他長得很像月展翼麼？」

「有一點酷像而已。」

「是不是經過易容？」

「看不出來。」

「有沒有帶月家的眉月刀？」

「沒看見。」

「穿何衣服？」

「黑衣。」

「他在隔壁房中幹甚麼？」

「躺在一張破床上假寐。」

「若是如此，他大概不會走進此房，妳等他睡熟了之後再走好了。」

「我絕不離開你。」

「這對妳我都沒好處呀！」

「我不管。」

翟慧龍不禁苦笑了。

公孫玉鳳又寫道：「除非是你不喜歡我。」

寫出這幾個字後，她一張玉臉脹得通紅了，這是她首次最大胆的一種示愛，是她費了很大的勇氣才寫出來的。

翟慧龍抓住機會，寫道：「我不敢再喜歡任何一個姑娘了。」

公孫玉鳳寫道：「包括我？」

翟慧龍寫道：「是的。」

公孫玉鳳竟不傷心或生氣，反而嫣然一笑，寫道：「我不相信。」

翟慧龍正色寫道：「我是實話。」

公孫玉鳳含笑寫道：「這世上除了我爹之外，我只有你一個朋友，如果你不喜歡我，我只有去死啦！」

翟慧龍心中一驚，忙寫道：「不要胡思亂想，將來妳會交到更好的朋友，令尊是當世奇人，他會替妳找到一位——」

公孫玉鳳縮回自己的手，不讓他繼續寫下去，反拉過他的手寫道：「我不會喜歡任何一個男人，我只要和你在一起。」

翟慧龍道：「令尊會答應麼？」

公孫玉鳳寫道：「我爹不答應，我便去死！」

翟慧龍有一種「事態嚴重」的感覺，只得寫道：「我喜歡妳，可是我滿身罪孽實在配不上妳，為了一個月下香，我已害死了我父親等十多人，如果我祖父知道我又認識了別的姑娘，他不劈了我才怪！」

公孫玉鳳寫道：「你這個人眞是莫名其妙，為甚麼老是認為你自己有罪？你只是中了惡人的詭計，錯不在你呀！」

翟慧龍寫道：「好了，此事暫時不談，現在妳到底打算怎麼辦？」

公孫玉鳳寫道：「咱們呆在這裏不言

不動，等那人離開後，咱們就安全了。」

「要是他走入此房呢？」

「那時我就跟他鬥一鬥，你則乘機逃走。」

「不，我不會留下妳的。」

「對了，我想到一個妙計了！」

「甚麼妙計？」

公孫玉鳳不再寫字，動手將自己的頭髮弄散，讓長髮披到肩上，然後咬破手指，以自己的血點在眼下、鼻下和嘴下，裝扮成七孔流血的模樣。

翟慧龍明白了，卻覺不妥，便拉過她的手寫道：「妳裝鬼把他嚇跑了，再想找他就不容易了，此人是造成翟、月兩家的罪魁，最好能通知我祖父來逮住他。」

公孫玉鳳寫道：「現在救你的命要緊，顧不了許多了。」

接着又寫道：「等一會，你可乘機越窗逃出，先躲去別的房間，我若能擒下他便一切解決，否則等他跑了後，咱們便另覓藏身之處。」

不容翟慧龍表示反對，隨即提輕腳步走出房間，彎身行到隔壁房間的窗下，然後冒起身子，突然咧嘴發出「桀桀」地厲笑！

房中那人並未睡着，他在公孫玉鳳掩至房外時已然有所發覺，連忙從懷中摸出一方黑布蒙在臉上，但一看窗外突然出現一個七孔流血的女鬼，不禁大吃一驚，立刻從破床上跳起，嗖的一聲，往後窗掠了出去。

公孫玉鳳大喜，疾退數步退到廊下，雙足一頓，縱身飛上屋頂，一面口發鬼叫，一面越過屋脊，向那人逃走的方向追過去。

她一見妙計得逞，胆子更大，便想再嚇一嚇對方，將對方嚇離許家廢園，不料越過屋脊時，只見對方正站在對面一棟屋子的瓦面上，並未如她想像那樣嚇得抱頭鼠竄。

公孫玉鳳雙手舞動，作出抓人之狀，口中「桀桀」厲笑不止。

那人後退了三步，沉聲喝道：「妳是誰？」

正如公孫玉鳳剛才形容的一般，他是個年紀不到五十的中年人，體格頗為高大，身穿一襲黑色勁袍，由於面上已蒙着一塊黑布，看不見他的面貌，不過露在外面的那對眼睛卻非常明亮有神！

他沒有携帶武器，不過腰間鼓鼓的，顯然腰上藏着某些殺人的武器。

他似已懷疑光天晝日不可能出現女鬼，因此恐懼心已消失了不少，又喝道：「妳是何人？竟敢裝神弄鬼嚇人？」

公孫玉鳳家學淵源，輕功相當高明，她腳下微一運力，飄然向對面屋頂上撲去，口中仍發出「桀桀」鬼笑，希望把他驚走。

那人卻不再後退，突然運掌拍出！一股雄渾的掌風「呼！」的應手捲出，迎着公孫玉鳳的胸前襲至，公孫玉鳳「桀桀」一笑，嬌軀憑空飄起數尺，躲過了對方强勁的掌風，輕飄飄的落到一角屋簷上。

這份輕功，看得那人微微一震，但他也因此看出她不是女鬼，不禁嘿嘿冷笑道：「好俊的輕功，再接我一掌試試！」

右掌一翻，又一掌拍出，掌風較前更為强猛！

公孫玉鳳橫身一飄，又躲過了，但那人的掌風威力極强，外圍的掌風仍然帶得她立足不穩，顛出好幾步才拿樁站住。

這一來，中年蒙面人更看出她不是女鬼，哈哈大笑道：「醜丫頭，妳這是找死了！」

話聲中，連續攻出了三掌，勢如怒濤奔騰，掌風吹得屋中瓦片唏哩嘩啦片片飛揚！

公孫玉鳳原想將他驚走，現在被拆穿底細，再見對方武功高不可測，心中難免發慌，以她的武功底子當然不敢與對方硬碰，一見對方掌風一發，立即縱身連續躍退，到了另一座屋頂上。

中年蒙面人卻不放過她，如影隨形緊隨躡而上，劈空掌一股跟着一股，攻得公孫玉鳳手忙腳亂，險象環生。

不過，公孫玉鳳原也料到對方功力深厚，自己未必能敵，她最大的目的是希望將對方引開，以便翟慧龍逃出那間房子。

現在，她已退到另一座屋頂上，距離翟慧龍藏身之處已達十幾丈遠，她頻頻注意那房子的後窗，未見翟慧龍越窗逃走，心中焦急萬分，暗忖道：「那個書呆子，他為甚麼還不逃走？」

這一分心之際，驀覺眼前一花，一隻强堅有力的手掌已經抓到自己胸前，不禁駭聲大叫道：「爹！你快來，我抵擋不住啦！」

中年人聞言一怔，抓出的五指不覺一頓，脫口道：「妳是誰家女兒？」

公孫玉鳳乘機再縱開數丈，道：「哼，我爹若是一現身，不嚇得你抱頭鼠竄才怪！」

中年人冷笑道：「妳快說明白，否則我一掌劈了妳！」

公孫玉鳳道：「我叫公孫玉鳳，武林中複姓公孫的有幾個？」

中年人似乎吃了一驚，道：「原來……妳是公孫奇的女兒？」

公孫玉鳳道：「不錯！」

中年人道：「妳在此幹麼？」

公孫玉鳳道：「捉鬼。」

中年人道：「捉鬼？」

公孫玉鳳道：「我聽說這許家園鬧鬼，我便扮成女鬼的模樣，希望抓到他，剛才我發現你在房中，以為你就是鬼……你是何人？」

中年人不答，反問道：「令尊也在這許家廢園麼？」

公孫玉鳳道：「是啊。」

中年人意似不信，輕輕悍笑道：「我怎麼沒看見呢？」

公孫玉鳳道：「我爹剛剛還在這裏，可能上街去了，等下就會回來。」

中年人道：「很好。」

公孫玉鳳道：「甚麼很好？」

中年人道：「等他回來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公孫玉鳳道：「甚麼來不及了？」

中年人道：「當他回到此處時，妳已在我的掌握之中！」

驀地欺身探掌，駢出三指向公孫玉鳳

的期門穴「挖」去！

公孫玉鳳腳下一滑，向左竄開尋丈，叫道：「慢着！」

中年人一招無功，似感意外，道：「有話要說？」

公孫玉鳳道：「正是，你還沒告訴我你是誰？」

中年人冷笑着道：「我為甚麼要告訴妳？」

公孫玉鳳道：「你武功十分高明，該不是藏頭露尾的東西吧？」

中年人陰惻惻一笑道：「醜丫頭，我藏頭露尾與妳何干？」

公孫玉鳳道：「你認為與我無干的話，就不必藏頭露尾啊。」

中年人道：「話說完了沒有？」

公孫玉鳳道：「沒有，你還沒告訴我你的尊姓大名。」

中年人道：「我若告訴妳，妳就得死在這許家廢園！」

公孫玉鳳微微笑道：「我明白了。」

「明白了甚麼？」

「你是月家的人，是麼？」

「妳憑哪一點認定我是月家的人？」

「剛才你用食指、中指和無名指點我穴道，那是月家的不傳秘技『三指挖穴法』，你既能以此秘技攻人，自是月家人無疑。」

中年人笑道：「月家現在還活着的人有月展翼、月玉虎、月玉豹、月玉獅、月玉象及尹健英、柳季倫七人，妳認為我是其中的哪一個？」

公孫玉鳳道：「我不知道，我只知你必是月家人，而且是……」

中年人目光一凝道：「是甚麼？」

公孫玉鳳道：「而且是陰謀造成翟月兩家衝突的幕後主使者！」

中年人目中閃起了殺氣，悍笑一聲道：「看樣子，妳到許家廢園來並非真為了捉鬼，而是衝着我來的了，是吧？」

公孫玉鳳道：「難道你不是鬼？」

中年人不再答腔，搶步疾上，再以「三指挖穴法」展開攻擊。

公孫玉鳳不肯與他正面拆解，施展家傳上乘輕功縱跳閃避，一邊躲避一邊大叫道：「你說！你為甚麼要殺害月家的小孩？你的目的究竟是甚麼？」

中年人出招更猛，再施劈空掌連連攻出，頓時又逼得公孫玉鳳左支右絀，手忙腳亂。

「爹，你快來啊！」

「來了！來了！」

忽然，有人在附近一間房子裏應答！

公孫奇的名氣在武林中不在月、翟兩家之下，誰都知道他是當今武林屬一屬二的奇人，這時中年人一聽有人應聲，自以為是公孫奇，心中一驚，不敢再事停留，連忙縱身疾起，似脫弦之矢急射而去，一眨眼間就已遁得無影無踪了。

公孫玉鳳呆了一呆道：「爹，眞是你麼？」

屋子裏有人答道：「是啊，鳳兒，是那個兔崽子竟敢欺負妳，爹剝他的皮！」

公孫玉鳳一聽聲音不似父親，又是一呆道：「你……你是誰？」

屋子裏的人道：「鳳兒，妳怎麼連爹的聲音都聽不出來了？」

公孫玉鳳飛身掠了過去，來到對方發話的房窗外面，喝問道：「你根本不是我爹，你是誰？」

「哈哈……」屋子裏的人笑了起來。

公孫玉鳳一怔，立刻推窗跳了進去，罵道：「該死，你竟敢冒充我爹！」

原來她已聽出發話的是翟慧龍，可是待得進入房內時，却不見翟慧龍的人影，不禁愕然道：「翟慧龍，你在哪裏？」

「我在這裏！」

聲音從床底下傳出來。

公孫玉鳳為之失笑，跺足道：「快給我爬出來！」

翟慧龍從床下爬出，滿頭滿臉的灰塵和蜘蛛絲，樣子十分滑稽。

公孫玉鳳連忙過去將他扶起，讓他在床上躺下來，一邊為他除去臉上的髒物，一邊問道：「你怎麼躲到這房裏來了？」

翟慧龍笑道：「我逃不了，只好換一間房子躲起來——那傢伙跑了？」

公孫玉鳳點頭道：「嗯，被你嚇跑的，他眞以為你是我爹呢。」

翟慧龍道：「跑了就好，我雖然看不見你們打鬥的情形，可是我聽聲音就知妳絕對不是他的對手。」

公孫玉鳳道：「他身手確實十分高强，劈空掌的力道銳不可當，還會使用月家的『三指挖穴法』，你猜他是誰？」

翟慧龍道：「我猜不着，妳猜呢？」

公孫玉鳳說道：「我也猜不着，月家那幾個人我都見過，這人似乎不是其中之一……」

翟慧龍道：「可惜我不能動手，錯過大好機會，不過咱們還有機會逮到他。」

「還有麼？」

「不錯，剛才和他在一起的那人必是他的部下，那人奉命出去打聽我二叔三叔的下落，今晚會回到此處，咱們只要逮住那人，就不難逮住他了。」

「對，有道理。」

「怕的是那人武功也很高强，妳一人未必能制服他。」

「我可以的！」

「不，為了安全起見，妳最好去通知我祖父來此埋伏，有我爺爺出面，必可無失。」

「我不要。」

「為甚麼？」

「我只要和你在一起。」

「唉，玉鳳姑娘，此事非常重要，不是作耍的時候呀！」

「我不是作耍，我眞的不要見任何人，我只要和你在一起。」

「可是……如果妳去通知我爺爺，因此而逮到了那傢伙，破獲了離間翟家兩家的大陰謀，等於替我平反大寃，那時我爺爺一高興，就……妳了解我的意思麼？」

公孫玉鳳當然了解他的意思，也覺得他說的有道理，便有回心轉意的表情，道：「那時，我爹要是反對呢？」

翟慧龍道：「由我爺爺出面說情，令尊應無反對之理。」

公孫玉鳳欣然道：「好，我這就去通知你祖父，很快就回來。」

語畢，仍從窗上躍了出去。（未完）

恐怖武俠小說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紅葉被蝙蝠咬着頸間吸血，幸得琵琶大法師等人即時發現，放下蕭紅葉，但此刻蕭紅葉身體也較虛弱，楚輕侯與她相件，蕭紅葉苦追事情的眞相，楚輕侯無法，只好如實述說，坦白道出，目前形勢緊張，雙方嚴陣以待，無法估計誰勝誰負，雖然有琵琶太法師相助，但東海留侯畢竟是有一定的魔力……蕭紅葉和楚輕侯在楓林中走着，忽然聽到貓叫聲，同時蕭紅葉的目光慢慢變得如貓眼般慘綠，行動有如大黑貓一般直撲楚輕侯，楚輕侯知道只有殺死黑貓，才能救得蕭紅葉，因此拚命劍砍大黑貓，大黑貓輕靈閃避……

月奴隱隱處　花血朵朵紅

那隻大黑貓靈巧之極，踏着樹枝翻騰跳躍，那種迅速絕不是一般的貓所能够做到。

蕭紅葉的身形同樣迅速，緊追在楚輕侯身後，好幾次眼看就要將楚輕侯抓住，但都被楚輕侯及時閃開。

楚輕侯若是給她抓住，那將會怎樣？連楚輕侯也不敢想像！

他絕不會忍心傷害蕭紅葉，而現在的蕭紅葉絕無疑問已經迷失本性，她若是抓住楚輕侯，絕對可以肯定會將楚輕侯盡力傷害。

每當將要抓住楚輕侯的那刹那，她的眼瞳更光亮，簡直就像是兩團在燃燒的鬼火。

遠遠退開的那些火龍寨弟子，這時候都因為聽得聲響，急急趕來，看見蕭紅葉這情形，不由都傻了臉，但立即就採取行動截擊那隻大黑貓。

無數的燈籠迅速亮起來，楓林中被照耀得光如白晝！

刀光如雪，紛紛刺向那隻大黑貓，却沒有一刀能够斬在貓身上。

情形更混亂。

叱喝聲此起彼落，貓叫聲亦一下一下急響，每一聲都是發自蕭紅葉口中。

那些火龍寨的弟子亦不禁毛骨悚然。

貓叫聲中，蕭紅葉仍然緊追着楚輕侯，那隻大黑貓却突然反撲向那些火龍寨的弟子。

血光一閃，一個火龍寨的弟子面上裂開了幾行爪印，血流披面。

大黑貓接一翻，一口咬在另一個火龍寨弟子的咽喉上，眼瞳立時又亮起來。

慘呼聲中，那個弟子倒下去，大黑貓一弓彈起來，改撲向另一人！

楚輕侯的劍即時刺到，正截住那隻大黑貓的去勢，鋒利的劍刃削向大黑貓的咽喉。

大黑貓竟然及時避開，半空中一翻，躍上了一株楓樹的樹枝上。

楚輕侯同時伏地一滾，讓開蕭紅葉的一撲，人劍接射向那隻大黑貓！

黑貓在椏枝上一彈，凌空躍向另一株楓樹的橫枝，一串閃亮晶瑩的佛珠即時飛過來。

那隻大黑貓正好在佛珠當中穿過。

牠的動作本來非常靈活，那刹那突然一僵，停留在珠圈中。

佛珠亦就在那一刹那撞在貓脊上，大黑貓立時發出了一聲怪叫，隨着佛珠墮下來。

大法師頓時暴喝：「輕侯，劍！」

楚輕侯應聲翻身，龍泉劍急落，幾下恐怖的暴响中，那隻大黑貓被斬數截，凌空落下來！

鮮血激濺，那到底是貓血還是人血，楚輕侯雖然不肯定，但看見這隻妖貓竟然還有血，不由一呆，紅葉即時撲到，撲在楚輕侯的身上。

她的櫻唇已張開，編貝也似的牙齒好像要往楚輕侯的脖子咬下去，但還未咬下，她整個身子已癱軟，貼着楚輕侯的身子滑落。

楚輕侯連忙一把抱住她，驚呼：「紅葉——」

蕭紅葉沒有作聲，面色已有如白紙一樣，昏迷在楚輕侯懷中，在眼蓋垂下之前，那妖異的眼瞳亦碧光散盡，回復正常。

楚輕侯回頭再望那隻大黑貓，已然散落在地上，眨眼間化成了一堆慘白的貓骨，皮毛盡消。

血沒有消失，貓骨在血中仍然不停跳動，只有被佛珠套着的那一截例外。

火龍寨所有人都呆住，連蕭十三也不例外，大法師口誦佛號，突又喝一聲：「火！」

他雖然沒有說清楚，蕭十三却已然知道他的用意，劈手奪過旁邊兩個火龍寨弟子手中的燈籠，飛身向那邊撲去！

一掠即至，蕭十三雙手一搓，兩個燈籠化成兩團火焰，落在貓骨之上。

其中的一團落向頭骨，那頭骨立時燃燒起來，亦同時滾動，牙齒格格的作响，開合之間，發出了一聲聲凄厲已極的「咪嗚」貓叫。

沒有人聽過這麼凄厲的貓叫聲，蕭十三雖然自稱鐵胆，亦不禁有些胆落魂飛的感覺。

那些火龍寨的弟子在蕭十三撲前同時，亦紛紛湧上來，雙手顫抖着將燈籠弄成火團，扔向貓骨。

百數十盞燈籠變成了一團烈火，貓骨在烈火中燃燒，鮮血亦燃燒起來。

一陣陣惡臭在空氣中飄浮，中人欲嘔，幾個火籠寨弟子忍不住嘔吐起來。

貓叫聲不絕，一聲比一聲淒厲，彷彿要叫散所有人的魂魄。

楚輕侯緊擁着蕭紅葉，握劍的右手微微起了顫抖，嘴唇緊抿，看看蕭紅葉，看看那在燃燒着的貓骨，眼瞳中神色複雜之極，也不知道是驚恐還是什麼。

蕭紅葉整個身子都貼着楚輕侯的身子，一些反應也沒有，眼睛閉得很緊，整個人在昏迷中。

蕭十三移步走了過來，雙拳緊握，目光落在那團烈火上，神色亦一樣複雜。

其他人也不例外。

只有大法師，反而閉上了眼睛，不停的喧着佛號，那雖然只有六個字，每一次都好像不同，聽來令人莫測高深，就像是一種神秘莫測的咒語。

貓叫聲終於被佛號壓下去，由尖銳而變得沉鈍，逐漸變得像呻吟一樣。

火光由金黃色變成慘綠色，空氣中的惡臭更強烈。

沒有人再嘔吐，那種嘔吐的感覺已經被一種難言的恐懼壓下來。

貓叫聲終於消失，惡臭已開始淡薄，急風吹過，火焰一陣飛揚，那種慘綠色亦開始轉變，轉回金黃色。

火勢同時弱下來，但仍然在火焰完全熄滅之後，大法師才停下了佛號，停得恰好是時候，他雖然一直閉上眼睛，對火勢的變化竟有如目睹。

然後他緩緩張開眼睛，緩緩走過去，蕭十三不由自主的跟在他身後，看似要說什麼，但始終忍着沒有說出來。

到他們走到去，貓骨與燈籠都已經看不到，只剩下一堆死灰，一點火星也已沒有。

死灰中那些佛珠竟然仍在，非獨沒有被火燒毀，而且更晶瑩，更光亮。

大法師俯身將那串佛珠拿起來，那之上連一點灰塵也沒有。

「我佛慈悲，善哉──」大法師雙掌合什，一聲歎息。

他本來一些也不像一個和尚，這時侯給人的感覺，却是像在看着一個和尚。

蕭十三再也忍不住開口道：「琵琶，這妖貓現在是怎樣了。會不會再復出?」

大法師搖搖頭。「牠現在已只是一堆死灰，不能再成形的了。」

蕭十三目光一落。「你這串佛珠却是一些損傷也沒有。」

「這是火齊珠。」大法師緩緩轉過身來。「只有用這種不懼火的火齊珠才能夠連貓魂也束縛起來燃燒，使得牠永不得超生。」

蕭十三目光轉回。「紅葉怎樣了?」

「沒什麼。」大法師又一搖頭，轉問道：「你們那位請去拿一個罎子來。」

兩個火龍寨的弟子立即奔出去。

蕭十三追問：「拿罎子來幹什麼?」

「將這些死灰放在罎子裏，明天找個人隨便撒散在不同的地方。」

蕭十三恍然道：「你是担心那個留侯將貓灰搜集起來，又有所作爲。」

「有些担心。」

「想不到這個老怪物如此厲害。」蕭十三倒抽了一口冷氣。

大法師搖頭應道：「他的魔力也許還未到這個地步，我只是以防萬一。」

蕭十三道：「是的，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大法師淡然一笑。「凡事小心一些，總不會吃虧的。」

蕭十三目光盯穩在大法師面上，總覺得大法師的笑容後面隱藏一些什麼，她却沒有問，盯了大法師一會，移步到楚輕侯的身旁。

蕭紅葉在楚輕侯懷中仍然是昏迷未醒，額上不住的淌汗。

蕭十三看着不禁歎息起來，接問：「還有氣?」

這一句話出口，連他也不禁苦笑了一聲，他忽然發覺自己的神智也好像有些混亂。

楚輕侯苦笑頷首。「紅葉只是昏迷過去，絕沒有性命危險。」

蕭十三微喟。「你先抱她回樓子裏放好，小心保護着，不要再讓她受驚。」

楚輕侯點頭，抱着紅葉往小樓那邊走去。

勝負之間

鳳鳳翩翩與一羣女孩子當然亦聞聲趕到來，却是在楓林外散開，加強警戒。

看見楚輕侯抱着紅葉出來，她們都大吃一驚，却只是鳳鳳翩翩走了過來，其他的仍然緊守原位，也只是鳳鳳問了一聲：

「紅葉怎樣了?」

楚輕侯搖頭。「她很好，只是受了一些驚嚇，昏迷過去。」

鳳鳳翩翩看得出楚輕侯眼中的憂慮，沒有再問，左右護着走到小樓的門前。

她們沒有跟進去。

楚輕侯抱着紅葉走進小樓，正遇着芸兒出來。

芸兒方醒轉，一看樓中沒有人，樓外楓林却燈火道明，已經嚇一跳，趕忙走出來一看究竟，現在再看見紅葉被楚輕侯抱進來，更就是大驚失色。

「公子，小姐……」

楚輕侯截住了芸兒的說話。「不要緊，我們先上去，讓她在床上躺下。」

芸兒慌忙讓開路，帶着滿腔的疑惑伴着楚輕侯走上去。

×　　×　　×

才將紅葉在床上放好，大法師與蕭十三就來了，蕭十三緊跟在大法師身後，一面的疑惑之色，好像有很多事情要問，却沒有機會開口。

大法師在一旁坐下，細看紅葉一遍，並沒說什麼。蕭十三却已忍不住問：「琵琶，你快與我說清楚，紅葉到底怎樣?」

大法師淡然一笑。「你緊張什麼?」

蕭十三悶哼。「紅葉是我的女兒，怎能不緊張?說──」

大法師沒有說，只是笑容已然收斂起來。

蕭十三接道：「我早就看出，你方才有很多話藏在心裏，只是碍着那麼多人在場，沒有出口。」

楚輕侯亦道：「師父，蕭前輩說的可是事實，弟子也看得出你老人家幾次欲言又止。」

大法師沉聲一歎。

「歎息可不是辦法──」蕭十三急不及待的道：「趕快說出來，我們商量一個應付的辦法。」

大法師歎息着道：「我實在不想說，可是又不能不說，紅葉──」

楚輕侯驚問：「她到底怎樣?」

蕭十三輕喝一聲：「輕侯，別騷擾你師父說話。」

楚輕侯苦笑，大法師目光落在紅葉面上，緩緩道：「紅葉方才的情形，你們都看到的了。」

蕭十三一皺眉。「那到底是什麼回事，紅葉怎麼會變成那樣子?」

語聲一頓，蕭十三轉又問楚輕侯。「輕侯你應該比誰都清楚。」

這句話出口，蕭十三先自一呆，發出了一聲苦笑，他才叫楚輕侯住口，現在却又要楚輕侯說話。

他本來是一個做事很有條理的人，現在却變得非常情緒化。

楚輕侯也想到詳細說出來，對於大法師多少會有些帮助，所以還是說了。

他能够說的其實並不多，但已經足够令蕭十三毛骨悚然，芸兒更就是嚇得面無人色。

大法師還是往常一樣，沒有太大的反應，也沒有打斷楚輕侯的說話。

楚輕侯很快將話說完，接問大法師：「師父，你說這到底是什麼原因?」

大法師道：「你們應該知道。」

蕭十三不耐煩的道：「這時候你還來跟我們打啞謎?」

楚輕侯却突有所悟，失聲道：「師父，莫非紅葉已變成了他們的人?」

「胡說!」蕭十三喝住楚輕侯。

「輕侯並沒有胡說。」大法師一聲長歎。「紅葉雖然還沒有完全變成他們的人，也差不多了，那隻妖貓的目光叫聲能够令她迷失本性，留侯與香奴月奴更就不在話下。」

蕭十三搖頭。「不可能。」

楚輕侯沒有作聲，但面上的神色已顯然同意大法師的說話。

大法師接道：「換句話，只要留侯在附近，又能够接近紅葉，絕對能够控制紅葉的意志，要紅葉做出他要她做的事情。」

蕭十三仍然固執的搖頭。

「也就是說，有這樣的一天，紅葉突然拿刀來砍我們，我們也用不着再去查問什麼原因。」

楚輕侯的面容沉下去，蕭十三脫口又一聲：「不可能!」

大法師苦笑。「紅葉既然可以變成貓一樣撲擊，還有什麼不可能?」

「那……」蕭十三一頓足，閉上了嘴巴。

大法師緩緩接道：「留侯非獨吸去了紅葉的血，還將災禍傳入了紅葉體內。」

蕭十三盯着大法師，一聲不發。

「災禍──」楚輕侯呻吟一聲，若有所悟。

大法師目光轉向楚輕侯。「你是否還記得孤島上那些殭屍。」

「他們已沒有生命，却仍然能動。」

「那是殭屍，胡四相公又不同，是另一種屍。」大法師語聲一沉。「活屍!」

蕭十三眼旁的肌肉顫抖起來，楚輕侯喃喃地道：「他雖然還有生命，却是惟留侯之命是從。」

「紅葉──」大法師這兩個字才出口，就被蕭十三截斷了。

「你說我的女兒已變成活屍?」蕭十三的語聲非常激動。

大法師搖頭。「雖然還未致這個地步，但若是再給留侯將她的血吸去，可就難說了。」

蕭十三只是搖頭。

大法師歎息着道：「在目前，留侯却已經能够令她做出他要她做的事情，對我們來說，已經够危險的了。」

蕭十三無言盯着大法師。

大法師並沒有避開蕭十三的目光，緩緩道：「我知道你很難過，我們同樣很難過。」

蕭十三轉顧楚輕侯!

楚輕侯呆呆的望着蕭紅葉，一派失魂落魄的樣子，蕭十三已能够從他的眼瞳中看到他內心的悲哀。

目光再落到蕭紅葉蒼白的面上，蕭十三終於崩潰，頹然在一旁坐下。

大法師接道：「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難過並不是辦法。」

蕭十三嘶啞着聲音問：「那麼應該怎樣?」

「我們必須盡力阻止留侯甚至月奴香奴蝙蝠再接近紅葉。」

「萬一……」蕭十三欲言又止。

大法師沉聲道：「萬一紅葉變成了活屍，我們只有一個辦法。」

蕭十三楚輕侯的目光一齊集中在大法師面上。

大法師一字一頓的說道：「殺掉!」

「不成!」楚輕侯蕭十三幾乎同時大叫起來!

蕭十三隨即離椅撲到大法師的面前。說道：「怎樣都可以，就是不能殺我的女兒。」

大法師無言，蕭十三繞着他打了一個轉，一面咬牙切齒的道：「紅葉是我的命根子，誰要殺他，先得殺掉我!」

大法師冷靜的道：「這相信沒有人不知道，所以到現在爲止，留侯雖然可以兩次殺紅葉，結果都沒有動手，好像這兩次他用的手段，目的相信不過在恐嚇，並試圖控制紅葉。」

蕭十三一揮手。「這等手段，拿來嚇唬女孩子還可以，嚇不倒我……」

大法師搖頭。「胡四的武功雖然比不上你，也不是一般可及，在留侯手下，還不是變成了一個活死人?」

蕭十三嘿嘿冷笑。「那乾脆將我弄成活死人就是了，那來這許多轉折。」

「萬不得已他也不會動你的，火龍寨的弟子雖然誓死効忠，其他的江湖人未必會服從一個活死人，到他眞的要殺你的時候，他是必亦已面臨絕境，殺你已只不過是一種發洩。」

蕭十三只是嘿嘿冷笑!

大法師微喟。「他當然已經很清楚，只有控制紅葉才能够迫你就範，但……」

蕭十三冷截。「這東西死了一百年也還是這樣沒種，生前相信也不會是什麼英

雄豪傑，天下若落在他手中，也不知會弄成怎樣？」

楚輕侯接道：「當年他的被流放，也許有些冤枉，看他現在的所爲，應該也不會太過。」

「這不管，我們目前要做的，也只是如何將他消滅，不讓他得逞。」大法師轉回話題。「爲了要控制紅葉，他一定會進一步採取行動。」

「那又會怎樣？」

「不知道。」大法師苦笑。「但這樣下去，對於紅葉一些好處也沒有。」

蕭十三恨恨的道：「由現在開始，我會加倍小心保護，絕不會讓他們再接近紅葉。」

大法師苦笑。

蕭十三看了大法師一眼，也知道大法師在苦笑什麼，喃喃道：「難道你一些辦法也沒有？」

大法師尚未開口，楚輕侯突然省起了一件事，道：「師父你那串佛珠……」

「不錯，那串佛珠不是有降魔的作用？」蕭十三眼瞳露出興奮之色。

大法師淡然應道：「降魔也許還未能，但辟邪的作用終究是有。」

「琵琶——」蕭十三懇切地道：「你那串佛珠，可否暫借來掛在紅葉的脖子之上。」

楚輕侯旁邊移上一步，欲言又止，看來亦是要請求大法師這樣做，大法師不等他開口，已自道：「我正有此意。」

蕭十三楚輕侯齊皆喜形於色，大法師却隨又歎了一口氣。「可惜佛珠到底是無情之物，一切還要看紅葉的造化。」

說着他將那串佛珠解下。「輕侯，你替紅葉掛好。」

楚輕侯誠惶誠恐的接過，燈光下看來，那串佛珠晶瑩奪目，觸手溫涼，說不出的舒服。

楚輕侯的心情同時平靜下來，這到底是因爲知道那串佛珠是寶物，還是那串佛珠的確具備一種神秘的力量，却就不知道了。

「師父，沒有了這一串佛珠，你老人家……」

「沒有影响。」大法師截住了楚輕侯的說話，轉向蕭十三。「有些東西，我倒是要立刻來準備。」

「你說好了。」

大法師緩緩站起身子。「我要七七四十九盞燈籠。」

蕭十三一呆。「這麼多燈籠，拿來幹什麼？」

大法師一面移步往外走，一面道：「在楓林與紅葉小築之間佈下一個北斗七星陣。」

「防止那留侯進入。」蕭十三追問。

大法師點頭，蕭十三又問：「是不是佈下了那燈陣之後，留侯就無計可施。」

大法師沉吟着道：「我正要借此，看清楚他的實力。」

蕭十三呆望着大法師，苦笑了一下。「琵琶，我就是從來未見過你這樣缺乏信心。」

大法師淡然道：「無論如何，這比較度你向佛還是要容易。」

蕭十三苦笑道：「現在你若是能够保證紅葉的安全，莫說你只是要我看幾卷佛經，就是要我去做和尚，我也一樣會答應你。」

大法師一步已準備跨出門檻，突然又停下。「留侯要聽的就是這種話。」

蕭十三沉默了下去。

大法師接歎一聲：「口孽！」脚步再舉起。

蕭十三急步追上前去。「琵琶，你看紅葉現在到底是怎樣一種情形？」

大法師頭也不回。「你其實應該看出，她只是方才消耗氣力太多。」

蕭十三點頭。「現在我好像什麼也變得遲鈍起來，再下去，只怕不難會變成白痴。」

大法師回頭望了蕭十三一眼。「這種話不是現在說的，現在我們最好還是多做一些，少說一些。」

蕭十三濃眉一揚。「你還要我怎樣做呢？」

大法師道：「先準備好那些燈，其他的慢一步再說。」

蕭十三一聲：「燈容易……」下面的話還未接上，一聲淒楚已極的怪叫聲就劃空傳來。

大法師面色一變。「又來了——」

楚輕侯那邊亦霍地轉過身手，大法師即時回頭。「無論發生了什麼事情你也不要離開紅葉房間！」

蕭十三亦說道：「外面的事有我們應付。」

楚輕侯點頭，方待說什麼，大法師又喝一聲：「還不快將佛珠替紅葉掛上？」

蕭十三接一聲：「快！」

楚輕侯慌忙扶起紅葉，一面將佛珠掛上去，大法師那邊身形即起，一隻大鵬鳥也似飛身奪窗掠出了紅葉小築。

蕭十三的身形也不慢，離弦箭矢也似「颼」的緊接着射出窗外。

即時又一聲慘叫劃空傳來！

大法師雙臂一振，寬大的衣袖張開，將要落地的身子突然又飛起來，飛投向楓林！

慘叫聲正是從楓林內傳來！

蕭十三同時凌空一個翻身，將下未下的勢子怒龍也似再展，緊隨着大法師撲進楓林之內。

兩人的身形顯著的並不相同，蕭十三一舉手一投足，顯示出一種強烈無比的衝勁，氣勢奪人，大法師顯得很悠閒，但隱約却透露着一股難以言喻的活力，他第一個掠出窗戶，也始終領在蕭十三的前面。

「簌簌」楓葉飛舞中，大法師凌空落下，立時就看見一個火龍寨弟子的屍體。

那具屍體倒掛在一條橫枝之上，猶在不停的搖幌，兩隻脚足踝部份嵌在一個樹椏中，嵌得那麼緊。

屍體的頸部穿了兩個洞，猶在不停滴血，在地上濺開了一朵朵血花。

那膚色已有如白紙一樣。

大法師目光一轉，身形又起，一掠三丈，落在另一株楓林旁！

另一個火龍寨的弟子倒在那裏，脖子上血如泉湧，眼仍然睜大，眼瞳中却沒有絲毫驚懼之色，看表情，竟像是死在極度歡樂之中。

大法師細看了一眼，不由一聲歎息，蕭十三即時一股旋風也似掠來，在大法師身旁停下，雙拳緊握，咬牙切齒的道：「這算是什麼？」

大法師沉聲道：「報復。」

蕭十三問道：「因爲我們毀了他那隻貓？」

大法師道：「爲了示威。」

蕭十三鬚髮俱張，嘶聲道：「却不敢在我面前出現，給我一看他怎樣威風。」

楓林中燈火閃動，十多個火龍寨的弟子隨即疾奔了過來，兵器在手神情緊張。

蕭十三目光一掃，厲聲道：「有什麼發現。」

一個應聲道：「屬下方才看見好像有兩個女人在附近走過。」

「是怎樣的女人？」

「穿的並不是一般常見的衣衫。」

「就是她們，」蕭十三目光暴盛，喝問：「那裏去了？」

「眨眼不見，屬下追前了數丈，也沒有再發現，聽得爺在這兒大叫……」

蕭十三揮手截住，目光一掃。「還有誰看見？」

沒有人回答，一聲慘叫突然從東面傳來，蕭十三怒吼一聲，身形箭矢般射出，大法師雙臂一振，同時冲天拔起來。

無數燈籠火把隨即向東面奔投。

× × ×

夜空被燈火照亮，大法師「簌簌」枝葉中冒出，凌空在樹梢上一個盤旋，不向東，反而向西面掠去。

西面林梢之上隱約有螢火一點閃爍，迅速的向前移動，大法師身形再急，緊追在螢火之後。

雙方的距離迅速縮短，越近，那一點螢火越迷濛，也越大。

再接近，大法師看得很清楚，那不是螢火，只是一個長髮披肩，身材婀娜，裝束遠離這時代的女人！

大法師身形更急，在一條樹幹上一點，凌空疾拔了起來，雙臂一振，露出雙手成爪狀，口一張，發出了一聲獅子吼來！

這一聲獅子吼「轟轟發發」的傳出老遠，周圍楓葉「籟籟」的一陣飛舞，仿如被狂風吹拂，天地亦彷彿爲之震動。

那個女人的身形立時一凝，凌空落下來，沒入飛舞楓葉中。

大法師身形同時撲下，正是撲向那個女人沒入的地方。

吼聲仍然在半空迴盪。

× × ×

楓林中光如白晝，那個女人才落下，混身便已被燈光照得發亮。

碧亮！

她幽然轉過身來，眼瞳射出了碧芒，是月奴！

在她的周圍迅速出現了幾個火龍寨的弟子，他們是聽得吼聲向這邊撲來，非常突然的，發現了月奴的存在。

月奴的落下，事實上一些聲响也沒有發出！

「什麼人！」第一聲叱喝方起，大法師已然落下，落在月奴之前。

「好，琵琶大法師！」月奴嬌笑，這笑容却令人毛骨爲之悚然。

大法師毫不動容，淡然地道：「跟我走——」

「去那兒？」月奴仍然是嬌笑不絕。

「你應該去的地方。」

「跟你走？」月奴重覆大法師這句話，碧光閃爍的眼瞳中露出了一種狡黠的神色。

她本來就是一個已死了一百年的死人，她應該去的地方，當然也就是地獄。

大法師却應道：「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月奴格格的放聲笑起來。「你外表看來雖然一些也不像是一個和尚，說到這種話，却是十分像了。」

大法師接着竟然一聲佛號。

月奴笑得更開心，接道：「你若是與我携手入地獄，我家侯爺非獨不會反對，而且一定會很高興。」

大法師緩緩地道：「我們四個，還有那隻貓，一起走。」

月奴「哦」一聲，搖頭道：「大法師，出家人這樣貪心，怎成啊？」

「你錯了——」大法師笑笑，「我還不是一個出家人，所以就算貪心一點，也還是值得原諒。」

月奴笑問：「我若是不去呢？」

「不去不成。」

月奴嬌笑道：「這要看大法師的手段了。」語聲猶在半空中搖曳，她窈窕的身子突然倒飛而回，撞向站在她後面那些火龍寨的弟子。

大法師急喝一聲：「小心！」疾撲向前去。

兩柄長刀即時向月奴斬下，月奴嬌笑不絕，刀光中一閃而過，左右手一翻，尖長的指甲劃進了那兩個揮刀斬來的火龍寨弟子咽喉。

兩股鮮血「嗤嗤」的射出，月奴凌空一翻而過，那兩個火龍寨弟子同時凌空飛起來，飛撞向大法師。

大法師雙手暴張，「霍霍」的將兩人接下，一看已然氣絕斃命。

月奴人已在兩丈之外，抬手舐了舐指甲上的鮮血，幽然道：「我們一直都不想殺火龍寨的任何人，但是現在不能不殺的了。」

大法師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正邪之間，本來就絕沒有妥協的餘地，他們雖然死了，也不會不瞑目。」

語聲一落，大法師放下手中兩具屍體，緩步向月奴迫近去。

月奴相應一步一步倒退，身形突然一急，裂帛聲中，兩個在後間悄然掩殺上去的火龍寨弟子又喪命在她的指甲下。

其餘人眼都紅了，咆哮聲中，一齊衝殺向月奴。

燈光在幌動，劍影刀光亂閃，氣勢懾人。

可惜月奴並不是活人，一些也不爲所動，嬌笑着靜待他們衝上來。

大法師也就在這時候撲前，搶在衆人之前，繞着月奴疾轉了一圈！

這一轉的迅速實在匪夷所思，帶起了一股強烈已極的旋風。

衆人的去勢竟然全都被擋下，衣衫被

激得「獵獵」的飛揚起來，手中燈籠火把亦有如被狂風吹拂，一陣亂幌。

月奴的身子跟着轉動，尖銳的指甲在燈光之中閃動着令人心悸的寒芒，一再劃向大法師的咽喉！

大法師始終搶在月奴之前，身形猛一頓，同聲吐氣，雙掌疾劈了過去！

月奴銀鈴也似的一陣嬌笑，身子迎着掌風倒飛了出去，雙手一展，指甲又劃向旁邊的火龍寨弟子。

大法師緊追上前，迅速劈出兩掌，震開了那兩個火龍寨的弟子！

月奴嬌笑不絕，退得更快。

她身形的奇詭，實在匪夷所思，腦後更就像長了眼睛也似，眼看就要撞在後面的樹幹上，總能够及時貼着樹幹一轉，轉到了樹幹的另一邊，又繼續飄退！

大法師的去勢如箭離弦，好幾次跟着就要搶在月奴之前，總是被那些樹幹所阻，反而落後。

他一些也不氣餒，掌一拍樹幹，一繞再追上。

楓林中這片刻之間，又多了無數火把燈籠，照耀得與白晝無異。

月奴在燈光中看來是那麼朦朧，稍遠就一股烟霧也似，好像隨時都會飛散，看來並不怎樣的眞實。

但她的殺人，却眞實得很，十隻指甲簡直就像是劍，像是刀，尖銳！鋒利！

大法師一面追，一面要阻止月奴殺人，實在是一件很吃力的事情，他的氣力却彷彿無窮無盡源源不絕，身形始終保持。

月奴的眼中終於露出了驚訝之色，她終於發覺，這一陣追逐，並沒有擺脫大法師，而且距離好像在逐漸縮短。

她並沒有停下，又倒退了三丈，突然停下。

在她的後面，突然出現蕭十三，霹靂暴喝中，一刀疾斬向月奴。

闊大的刀鋒，燈光中閃亮奪目，就像是一道閃電劃破長空，配合那霹靂一喝，更顯得凌厲！

月奴已沒有閃避的餘地，刀光中一分爲二，變成兩爿！

沒有絲毫的聲响，也沒有鮮血激濺，斷口出奇的光滑平整，就像是一具蠟像，突然被斬開兩邊。

蕭十三亦爲之一呆，他實在想不到自己這柄刀那麼鋒利。

大法師一聲「小心」，即時劃空傳了來。

月奴那份成兩爿的身子同時又復合，雙手一探，尖銳的十隻指甲插向蕭十三咽喉。

蕭十三耳聽「小心」，身形巳暴退，刀一轉，「霍霍」的護住整個身子。

月奴仍然投入刀光中，眨眼間被劈成千百片，一片片飛舞空中。

蕭十三看得眞切，目迷五色，刀勢更急勁，周圍的楓葉在刀光中粉碎，月奴的身子亦被斬成粉碎。

沒有血，一滴也沒有。

蕭十三心胆俱寒，周圍的火龍寨弟子亦爲之色變。

大法師沒有變，暴喝聲中，身形淩空盤膝，一股旋風同時激盪起來。

下期預告：

一期完俠義巨型小說：「以牙還牙」 隆中客・著

本故事人物可愛，行文生動，結構精巧，佈局新奇，情節感人，誠是本文作者得意之作。

碎成千百片的月奴，立時被捲進這漩渦之中，滴溜溜的急轉。

眨眼間，那千百碎片又聚合，變成了月奴，她不停的在漩渦中轉上去，無聲的穿過楓葉，飛入了夜空。大法師身形幾乎同時一凝，「一鶴冲天」，緊追上夜空，雙手箕張，又抓向月奴。

蕭十三驚魂甫定，霹靂一聲暴喝，提刀拔身，緊追在大法師的身後。

夜風急吹，楓葉「簌簌」的作响，輝煌的燈光中赤紅如火的楓葉更鮮紅，就像是一片火海，更像是一片血海。

月奴在血海上飄飛，竟然是飄向紅葉小築。蕭十三一見震驚，身形旋展至極限，一心要搶在月奴之前。

大法師更迅速，雙袖展開，一隻大鵬鳥也似，飛越過那片血海。

月奴又發出了那種銀鈴也似的笑聲，混身上下那刹那彷佛多了一層霧氣，整個身子也彷佛要化成霧氣般消散。

大法師這一次竟然追之不及。

再遠，月奴彷佛又化成一點螢火，飛入幽冥。

× × ×

大法師蕭十三的喝叱聲，那些火龍寨弟子的驚呼聲，楚輕侯都聽在耳內。

他不由自主推開了一扇窗戶，往外望去。紅葉仍未醒，楚輕侯目光轉回，不由歎了一口氣。

也就這時候，珠簾在外被掀開，芸兒緩步走進來，她的頭微垂，蒼白的臉上彷佛猶帶餘悸。

楚輕侯應聲望了一眼。

「芸兒，藥煎好了——」

芸兒尚未回答，楚輕侯的眼角已瞥見月奴一縷輕烟也似向這邊飛來。

楚輕侯霍地轉回，右手却轉落在劍柄上，「錚」的劍簧一响，人與劍已呼之欲出！

月奴身形飛快，眨眼掠至，一仰，便要貼着牆壁掠上！

楚輕侯即時奪窗而出，龍泉劍劃起一道奪目的寒芒，凌空疾斬向月奴！

月奴目光一落，一聲驚呼！

楚輕侯從未聽過月奴發出這樣的聲音，那刹那他突然有一種感覺——月奴是眞的恐懼，是眞的驚慌！

龍泉劍那刹那亦發出一種前所未有的光華，就像是黑夜中的流星，閃亮而又輝煌！

（未完）

指壓自療法／指壓的治病原理

蔡大夫・文

指壓是以疾病的預防或治療爲目的，在人體的外表用手指押壓，以促進自然癒治能力、除去疲勞因素、增進健康的理療法。

那麼，爲什麼在人體外表（皮膚）用手指加壓力，就能治療疾病呢？

且說，一個生命體，連繫各器官或諸臟器的重要部位均分布在人體各處。我們指壓上的重點（稱爲指壓點）都菌集着血管、淋巴節、神經、內分泌腺等。這些部位自古以來，或稱之謂「壺」或稱之謂「穴」。「壺」也罷，「穴」也罷，均是我們生命體上很重要的部位，既是血管，神經的分歧點；也是疲勞因素容易累積的場所。肉眼雖然看不清楚，但可以說是人體上的要害。

指壓操作，不單單是加以壓的刺激或者壓的反射；而是當手指壓到正確的指壓點——經穴——的時候，依此部分的狀態，會加以適當的壓力、壓法和壓的次數，於是在富有變化的操作下，身體能獲得好處。

全身血管圖

指壓療法上，最初的施術部位是左前頸部。這兒可以說是最重要的部位。

這個部位是總頸動脈分爲內頸動脈和外頸動脈的頸動脈穴處；這兒便是指壓操作的「第一點位」，要用單手母指壓。施術的時候，你手指會感到脈的跳動。這個部份有個叫做頸動脈小體的特殊神經組織。它會刺激迷走神經的枝脈之抑制神經，反射性地調節血壓。此外，它又跟延髓有關係，是睡眠上很重要的地方，對失眠症而言，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指壓點。因爲這個部位可以使腦的血液循環正常化。我們飯後，常常會想睡，那是爲了消化，血液集中到胃部，供給到腦部的血液減少的關係。頸動脈的英文叫CAROTID ARTERY；而CAROTID的語源是「熟眠」之意，這是多麼令人感到有趣的字眼呀！

指壓的全身操作從前頸部開始到腹部爲止；依身體的狀況在這全身的基本壓點上施予熟練的操作的話，可以促進身體各器官及諸臟器的相互作用，保持其統一及均衡的。

通常要促進身體的指壓治理正常作用，得靠下述的八點相互作用。

（一）皮膚機能要活潑（二）體液循環的促進（三）筋脈組織要柔軟（四）骨骼的矯正（五）神經機能的調和（六）內分泌的調節（七）內臟器官之正常（八）生命力之賦活。

（一）皮膚機能要活潑：

皮膚是從外面包着身體，保護它的外表，有（1）防止細菌從外部的侵入；（2）藉感官防止危險（溫覺、痛覺）；（3）調節體溫（出汗、脂肪等）；（4）排泄作用（汗腺、皮脂腺）；（5）防禦有害光綫；（6）貯藏營養分（水分、脂肪等）的作用。

皮膚是由表皮、眞皮、皮下組織所成；表皮不斷地由眞皮所增殖，而由表面成爲皮垢或污垢脫落。表皮含有米拉林色素，形成膚色。

汗腺佈滿全身、手掌、腋窩和脚底特別多。它會將血液中的老廢物隨着脂肪和汗一起放出體外。至於皮脂腺會存在於有毛的地方。

在指壓操作之下，不但可以提高皮脂腺的機能，使皮膚富有柔軟性的光澤，防止失去潤滑；而且讓毛髮遍滿營養分，賦與光彩，防止脫毛。皮膚是依氣色、浮腫、膿疱等東西，由外表觀看出它的健康狀態。

眞皮到皮下組織充滿着神經末端，尤其是無毛皮的手指指紋部分散布着無數的觸覺小體（邁士那、巴奇尼等）。

此外，皮膚還可以製造荷爾蒙似的，具有活性的某一種有效物質；據說這種物質尤其在手指上引起促進生命力的微動作用。

指壓加給皮膚的直接作用，是促進毛細血管的活潑，使新陳代謝旺盛，補給皮膚的營養，讓生命體有活力，增加它的抵抗力，培養健康體俾能保持年靑，防止老化。

（下期教你如何運用指壓促進體液循環。）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無憂公主

蕭逸·著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海無顏與任三陽進入西藏境內，策馬繼續前進之際，任三陽突被人以繩索套住頸子，掙扎脫身後，即向繩索拋來之處掠去，發現一個蒙面人迎面撲來，兩人交手之下，任三陽不支，海無顏見狀，立刻接戰，這時，雙方勢均力敵，蒙面人知難而退。海無顏亦不追擊。遂與任三陽趕路。是夜，到達沙莫葉，投宿於烏蘇之家，深夜，海無顏獨自外出偵察，驀見宮一刀現身，旋又避去，接着，另一個夜行人出現，被海無顏發覺，夜行人自知行藏敗露，迅速逃遁，海無顏窮追……

月下逢故劍　鬥場遇一刀

「怎麼──」那夜行人道：「咱們有什麼仇？你還要追到底麼？」

分明女子口音，隨着話聲出口，只見對方那個娉婷的影子，輕輕晃了一下，一頭秀髮已自披散下來。

原來方才是束髮喬裝，這一刻落下了長髮，便是一個十足的姑娘人家了。

海無顏一驚之下，不禁呆住了。

其實他們彼此雖說得上久違了，然而憑着過去的相知熟稔，在她一開口說話的當兒，海無顏就該立刻猜出來她的底細！

──這可眞是萬萬沒有想到的事情！

「是……妳！」

「怎麼？」那個姑娘人家上前一步，用着冷峻的口吻道：「很失望是不是？」

「這可好──」似乎所有的女孩子都較伶牙利齒：「幾年不見，連我的聲音都忘了！」

站在海無顏面前的這個人，高高的個頭兒，細細的腰肢，分明美人胚子，海無顏素日何等精銳的眸子，想不到今夜居然會看走了眼，把個嬌滴滴的姑娘人家當成了大男人，可眞是荒唐極了。

偏偏這又是最最不應該唐突的一位主兒！

「幼迪……」

當他這麼輕聲呼喚着對方時，彷彿一下子又重新回到了昔年的無邊歲月，只覺得心眼兒裏說不出的一陣子酸楚，下面的話反倒是一句也說不出來了。

面前的這個姑娘──眉如遠山含黛，眼比澄波還秀──那副含涵着「熱情」「冷酷」像是兩種極端的面頰，給人所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不會輕易忘懷的！

──「燕子飛」潘幼迪──這個曾經在武林中光芒萬丈的名字，也不會因為她的短時銷聲匿跡而被人淡忘的！

風很大，很冷！

尤其是由高處下來，貼着地面吹過來襲在身上，眞像是萬把針扎的那個滋味！

兩個人停立在風裏，都像是被風塑住了，凍住了。

「唉……」這聲嘆息像是出自潘幼迪唇裏，聲音無限凄楚：「也許我們是不該見面的……」

「已經這麼多年了……」

臉上帶着一抹微微的苦笑，她抬起那雙像是含蓄着無限情意的眸子，打量着這個使她痛苦、矛盾的男人，又點了一下頭：「你多珍重吧，我走了！」

說了這句話，她倏地轉過身子。

「慢着！」

海無顏上前一步：「幼迪……你……來了？」

「嗯！」

輕輕啃咬着下唇兒，潘幼迪緩緩的回過身來──

「怎麼，這個地方我不能來？」

「我不是這個意思！」海無顏輕輕哼了一聲──

短暫的沉默，使得他又回到了原來的那種「傲氣」，他一直是不太甘心在女孩面前低頭的。

「妳知道……這個地方很危險！」

「我當然知道！」

說時，潘幼迪輕輕地抱着自己一雙胳

膊：「你指的是布達拉宮那個老喇嘛？」

「不錯！」海無顏道：「他叫扎克汗巴，是一個很厲害，不易招惹的人！」

「啊──？可我也沒有去惹他呀！」

微微笑了一下，她斜過眼來瞧着他：

「我看倒是你在惹他吧！」

「唉！」海無顏看着她，用着深沉的聲音道：「原來妳一直都在跟着我──」

潘幼迪倏地背過了身子──像是默認了，却又似在無言的抗議──

她的委屈太多了，怨太多了，恨更多！這些可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說清的！

「妳這又何苦？又為了什麼？」

海無顏說到後來，頗是自慚的垂下了頭──

她緊緊的咬着牙齒，像是在咒恨着什麼──早已是無可奈何了，恁地又吹起了無限漣漪……

「哼！問得好！」潘幼迪倏地又甩過臉來──

這一剎她面白如霜，秀眉斜挑，眞夠冷的：「為什麼，為什麼？這正是我想要問你的，你倒是問起我來了！」

海無顏揚了一下眉，搖搖頭……着實不敢接觸對方那雙眸子，他氣餒了。

「哼……男子漢，大丈夫……」

連她自己也想不到，這一剎她竟然會用這麼冷而厲的口吻去責罵對方──

「我看你簡直不像是個男人，呸！」

她的眼睛紅了，聲音也抖了：「你……你簡直連我們女人都不如……」

說了這句話，再也忍不住瞳子裏的淚，一串串就像是小顆珍珠似的，洒落向地面。

撻起袖子來，在眼睛上擦了一下，望着冷風大聲的抽搐着，却是難以抑制着泛自心窩的傷楚！

海無顏只是木然的看着她──他的臉色很白。

潘幼迪抽搐了幾聲，用着慣常的堅忍，再一次吞下了心裏的寃氣──

輕輕嘆息了一聲：「這可好，跳崖死了，出家當姑子，天涯流淚……像個沒廟的小鬼似的……這些都不關你的事，只以為你是鐵打的漢子，銅澆的心……這輩子是動不了心了，可又怎麼見了別人，就那股子體貼勁兒……你──海無顏──你眞的是那種人麼？」

抹出了鼻涕，甩向野地裏，在脚後跟上抹了一下手指頭，再一次的打量着他！

他像是負心的人麼？──不！死了她也不能信！

「為什麼？……」再一次的盯着他，臉上表情交織着歇斯底里：「……難道我眼睛瞎了……？我眞是眼睛瞎了？你──死人……你倒是說話呀……」

對海無顏來說，這可眞是破頭兒第一遭──怎麼也不曾想到，一向逆來順受的她，竟然會變了，今夜的這番盛勢凌人暴相，確是他前所未見的！

他又能說什麼？──自己心裏明白，如果能說的話，又何必等到今天！

冷冷的搖了一下頭，他吶吶的道：「我沒有什麼好說的……」微微頓了一下，他接下去道：「正如妳剛才所說，就算你眼睛瞎了吧！」

說了這句話，他那雙深銳的眼睛，含蓄着無限關懷，盯視在潘幼廸臉上──

「幼廸……我對不起妳……把我忘了吧！」

說了這幾句話，他的臉色黯然了。

拱了一下手，他正要轉身離開！

「你別走！」潘幼廸忽然出聲喚住了他──

雖然看不清她臉上激動的表情，却能見噙着晶瑩淚水的那雙眼睛，她前進了一步：「咱們好合好散……只要你把話交待清楚……我撥頭就走！說一輩子不見都行，可是像這個樣，什麼都不說，就想把我給打發走，哼，可沒那麼容易！」

海無顏苦笑了一下道：「我會給妳有所交代的，只是現在還不是時候！幼廸，妳變了！」

「我變了?!」

──聲音裏充滿了忿恚與嘲笑：「我為什麼不變……？天也會變，石頭也會變……我看你才更變了！」

海無顏這一剎臉色變得十分嚴肅──只是在潘幼廸面前，他終不忍發作，苦笑了一下道：「妳住在那裏，我送妳回去吧！」

潘幼廸這一剎面白如紙，她緊緊的咬着牙，聆聽之下，冷笑不語！

海無顏看看無能說動與她，只得輕嘆一聲，掉身自去！

他身子方自轉過來，只覺得頭頂上忽地一股疾風襲過，面前人影一閃，潘幼廸自天而降，不偏不倚，正好堵住了去路，站在距離他面前丈許之外！

海無顏微笑了一下，照樣舉步前進。

潘幼廸嬌叱了一聲：「你敢！」

話聲出口，手腕乍翻，已把那口隨身的「玉翎寶刀」撤到了手上──

一蓬刀光，直逼映向海無顏面頰──

前文曾道及潘幼廸乃是當今最擅施刀的傑出高手之一，當世若談到刀法，似乎也只有不樂島的那位二島主宮一刀，才堪與她一决勝負。

這一剎，正當她氣憤頭上，出刀之快更是出人意外，刀光如銀空閃電，甫一脫離刀鞘，轉騰之間，已臨向海無顏面門正前！

以海無顏之絕世身手，自不會任人之刀劍加項，可是這一次他却是連閃也不閃一下──

强烈的刀光，在潘幼廸神出鬼沒的慣常變化刀法之下，一聲呼嘯，已臨在了海無顏眉睫之上，然而來得快停的也快，就在這一剎，却忽然定住了，刀鋒與面門兩者之間相差不及一吋！

閃爍刀光也照亮了海無顏的臉！

──那張臉上何嘗帶有絲毫懼怕的表情!?緊接着，他那雙冷峻却又似含有深刻情意的眸子，已盯向潘幼廸臉上！

「妳的刀法大有可觀！這一招確實詭異莫測！──只是刀氣顯然不足……這證明妳並不是眞有殺人的意思！」

說了這句話，海無顏再不多說，遂即舉步前進──他每進一步，潘幼廸的刀便情不自禁的向後收回了一些，直到他從容的自眼前離開！

收刀回鞘，潘幼廸已是淚眼闌珊！

×　×　×

海無顏渡過了最長的一夜！

他原是有堅毅實力的人，然而今夜在他偶然的見到潘幼廸之後，一顆心整個的亂了。

往事一幕幕的映向心田，既非鐵石心腸，焉能眞的無情悃——誰又能體會出他內心的無限淒苦?!

「幼廸！幼廸……」心裏頻頻的呼喚着：「我的心跡只怕妳永遠也不會明白……何以今夜逼我思量……?」

心念未完，眼前却又浮起了另一個人的影子——

「無憂公主」朱翠！

這個影子陡然的由心田升起，所帶來的壓迫感覺，似乎較諸潘幼廸更爲强烈！

猝然間，如同當頭响了一聲鳴雷！——忽然間，他似乎才明白到自己遠非早先自我估計的那般强大——强大到可以完全摒棄兒女私情於度外，作一個來去自如，不染微情的頂天立地奇男子……

這一刹間，他才發覺到自己敢情是錯了。

這一念之興，驚得他冷汗涔涔而下——他很明白這個道理，自己設非能做到超然於情慾之外一個無爲隱士，便將不免要面對現實，週旋於潘朱二女之間，作一取捨，即使如此，亦非全策，終得貽笑江湖，淪爲忘情負義之人！天可憐，他却連專情一女的意願都難以達到！

上天似乎有意在捉弄他，竟然安排他在避情於潘幼廸的中途，更加錯誤的結識了朱翠，便使得這其間的感情糾葛更加錯綜複雜……

心底昇起了一股冷意——

海無顏苦笑了一下，多少年以來，自從負傷於「白鶴」高立的奇妙掌力之下，從背後「志堂穴」上現出了那一點「梅花」痕跡之後，他就一直在忍受着這不可思議的傷痛折磨！

這個天底下，還不曾聽說過一個人能在所謂「一心二點三梅花」這般離奇莫測的掌力下逃過活命，有之，他大概就是唯一一個活着的見證了！

正因爲他是唯一活着的一個人，他就得付出「不死」的代價，日受痛苦的折磨……這種痛苦確實使他覺得有時候遠比死亡更悲慘，更痛苦！

因爲「死亡」本身是沒有痛苦的，天底下只有活着的人才能忍受痛苦！

忍受痛苦不是沒有代價的！

海無顏之所以百般求生，無非是期望着有復仇的一天……如今雖然說時機並沒有完全成熟，可是已經接近了，甚至於可以說就要來到了。

也就是這樣到未臨的一刹間，最難忍受！

………

一陣近乎於痲痹的感覺，起自丹田，迅速的汛及全身，在攻心的奇痛之下，他全身簌簌的戰抖不已，一顆顆的汗珠，由兩眉交結之處，滾落下來……

此一刹他全身如棉，彷彿被人把身上的骨頭抽走了一般，如果有人在這時向他侍機出手，他也只有授首等死之一途了！

多年以來，他已習慣了這種痛苦的折磨，也知道如何來忍受它，尤其近來功力大進之後，已能把這種痛苦減低到最低程度，利用他本身所焙煉的內元炁火，漸漸把痛苦消於無形！

約莫有盞茶之久，他幾乎已經癱瘓的身子，才又坐了起來！

能夠焙煉出本身內元炁火，那還是最近一年的事情，這是他久已期盼的內功成果在他堅毅的信心與苦練之下，終於達到了目的！這其中却與「西天盟主」邵一子所賜贈的「鐵匣秘笈」有着微妙的關係！

原來鐵匣秘笈中的薄薄十二頁絹册，記載着當年乾坤二老二天門的武功精髓，邵一子之所以未能得窺其中堂奥，那是因爲他本身功力智慧未能達到閱讀貫通的境界，是以雖懷有如是罕世奇寶，竟未能領會其精妙於萬一，殊爲可嘆！——

海無顏情形可就不一樣了，他原有極爲紮實的武學基礎，智力、學識均過人一等，再加以他精湛的武功造詣，是以這卷二天門秘笈一經到手，只需細心閱讀，身體力行，頓生奇效，只不過其中若干二天門菁英功力，須待他本身功力精進到一定程度之後，才可着手練習，儘管如此，他已是受益不淺了。

子時前後，任三陽翻身下牀，見海無顏榻上盤膝練功，訝然一驚道：「啊——你倒是起得好早！」

海無顏渡過了漫長的一夜，痛楚既失，又復菁華內聚，微微點頭道：「你也該練功夫了！」

任三陽啞然笑道：「比起老弟台你來，鵪這功夫可就不足看了！」

海無顏點點頭道：「我知道，你是練『雷奔氣功』的，倒也不容易了！」

任三陽嘆了一聲道：「不瞞海兄弟你說，鵪這功夫不好也練了有二十幾年了，可就看不出有什麼大長進來，也罷，兄弟你是個大行家，今天鵪就當着你面獻獻醜，也請你指教指教！」

海無顏自收服任三陽之後，這一路相處下來，頗覺他直率憨厚，對他已存好感，聽他這麼說也就不謙虛的點頭答應！

任三陽見狀大爲驚喜，當時抱拳道了聲：「獻醜！」遂即演習起來！

只是他身子微微下蹲，雙手後背各按兩腰，就這樣擺起了老虎步子，每走一步，即深深吐納一次，每到後來吐吸聲音更爲沉重！

這樣，走了三轉，站定抱拳笑道：「獻醜，獻醜，老弟台你多指教！」

海無顏點頭道：「可惜，可惜……」

任三陽一怔道：「怎麼回事?」

海無顏微笑道：「你所練的這種功夫，顯然也是經過名師指教，名曰『上下奔雷』，久練自有奇效，只可惜你未能配合得好，是以久年苦練，猶未能看出大效果來！」

任三陽喘息道：「說的就是了，老弟你多指教！」

海無顏道：「練這門氣功，必須先要由內功調息着手，要到內元有了眞火，再加以吐納配合，便可坎離相濟，而看出大功效了！」

任三陽苦笑道：「老弟台你這麼一說，便可知道是個大行家——不錯，這一點

鵪也不是沒有想到，可是嘿嘿，要練到內元生火，可是談何容易?!」

「那也不盡然，只要你必須神會，明於入手，以你如今功力基礎，不過半年既可達到。」

「啊——!」任三陽精神一振道：「眞的?」

海無顏道：「且把你所練內功字訣報來！」

任三陽呆了一呆，期期未能出口！

海無顏冷笑一聲道：「怎麼，還有什麼忌諱麼?」

任三陽啞然一笑，自己也以爲此一番矜持乃屬多餘，當下忙自抱拳道：「豈敢，豈敢！」遂即拍出了「正、乙、方、圓、烹、浮、散」七個字訣！

海無顏略一閉目，思忖了一下，又自睜開了眼睛！

任三陽期期的道：「怎麼?!」

海無顏微微點頭道：「這麼說，你和四川巴家門倒是頗有淵源了?」

任三陽一驚，笑道：「高明，高明，不瞞老弟台你說，巴家門的七代祖師巴九峯老爺子，就是鵪的親娘舅，鵪們還是親戚呢！」

海無顏道：「這就難怪了，你方才所拍的這七字功訣，想必是得自令堂所傳的了！」

任三陽連連點着頭說道：「正是，正是！」

海無顏冷笑道：「那你方才所練的奔雷氣功，何以又得自陝南的『秦門』?!」

「唉！老弟台！」任三陽張大了嘴道：「鵪算是眞服了你了，鵪本來就是陝南秦門出身呀！」

「這就難怪了！」海無顏微微一嘆：「錯就錯在這裏了！」

任三陽一怔，一時還轉不過話來！

海無顏冷笑道：「你練習令堂所傳授的內功有多久了?」

任三陽想了想道：「噢！那可早了，在鵪還沒有入陝南秦門之前的事了！」

「這就對了！」海無顏冷笑道：「你應該知道，這兩門武功在先天上就是背道而馳的，巴家的五行眞氣與秦門的奔雷功一練中庭一走丹田，雖不能說犯沖，却是格格不入，你竟然如此糊塗，白白糟塌了數十年大好時光，難道你秦門的師父，竟然會沒有發現麼?」

任三陽聆聽之下，登時就呆住了。

過了好久，他才嘆息了一聲道：「你這麼一說，鵪才明白了……其實這件事鵪早就疑心了，只是還拿不準兒，你應該知道，巴家九太爺在時，與秦門有過很深的過節，因爲這樣，鵪就不便向師門提起，唉唉……」

一面說，重重地跺了一下脚，只管兩眼發直，就不再吭聲了，緬懷着過去虛擲了的無限歲月，內心又豈僅僅只是「追悔」而已！

海無顏惋惜的道：「事情既已過去，也就不必再追悔了，即日改正，也還不算太晚！」

任三陽精神一振，遂又氣餒的搖搖頭苦笑道：「還不太晚，鵪今年已七十二歲了！」

海無顏道：「武林中大器晚成的例子多的是，從今天開始，總不爲遲——」

任三陽似乎又被激起了一些信心，眼巴巴的看向他道：「老弟台……鵪可眞是……心裏窩囊透了……」

說到這裏頓得一頓，遂即落下淚來！

却又看向海無顏道：「兄弟……你看鵪該……怎麼辦呢！」

海無顏道：「你不必灰心，你過去多年努力，雖然未臻理想，到底功力尚在，內元根基必然極爲穩固……我們結識一場，總算有緣，我如今也送你一個七字口訣，只要順序練下去，必有奇妙之境！」

任三陽一時老淚縱橫的道：「老弟台，果眞這樣……你可是鵪的大恩人了！」

一面說，深深向着海無顏一連打了幾躬！

海無顏搖搖頭道：「不必這樣，這次你同我出來，果能找到藏寶，造福藏人，也算是助我完成了一件功德，我無以爲報，這七字眞訣，就算是我謝謝你的一番好意吧！」

任三陽嘆息道：「你這麼一說，鵪就更覺得慚愧了！」

即見海無顏嘴唇微動，任三陽連連點頭，臉上現出一番極喜之態——敢情海無顏施展傳音入秘已把那內功中極爲寶貴的「七字眞言」傳授了對方，自此任三陽茅塞頓開，大爲長進，後話不提！

任三陽喜極之下，立刻便要按訣試驗試驗！

海無顏透過幕窻，向外看了一下道：「時間已不對，今天已錯過，明天再開始吧！」

任三陽連連道：「是是是……鵪可眞是越老越糊塗了，兄弟，今天這一天，鵪們得幹點什麼呀?」

海無顏頓了一下，點點頭道：「想不到這個烏蘇家裏竟然是臥虎藏龍之處，也許你還不知道，我們一個最大的勁敵也住在這裏！」

「是誰?」

一聽見勁敵，任三陽顯然嚇了一跳！

「宮一刀！」

這三個字一傳進任三陽耳中，果然令他心頭一驚！

「這麼說……難道不樂島的三位島主全都出動了?」一想到不樂島，任三陽心上就像是壓了一塊石頭那麼的沉重！確是有點心驚肉跳！

海無顏搖搖頭道：「目前情形還不清楚，也許他們不會都出動的……而且白鶴高立那個老怪物的踪影始終還沒現……不過我却有一種預感，他快出來了！」

任三陽問道：「你已經見着了宮一刀了?」

海無顏點點頭：「昨天夜裏！他却沒有看見我！」

任三陽嘿嘿冷笑道：「這個傢伙我是久仰了，一把快刀確是當世無雙，厲害得很！」

海無顏點頭道：「確是如此……所以今後對於他要特別小心，你以前沒有見過他?」

任三陽搖頭道：「沒有，怎麼?……」

海無顏道：「很好，我過去與他照過

臉，雖事隔多年，却難說他不認識我！」

提到了過去，海無顏臉上情不自禁的現出了仇恨的陰影，其實以他今日之實力，自信可以制勝對方，只是他是一個沉得住氣的人，這麼多年都忍過去了，倒也不在乎一時片刻。

——這筆舊賬當然是一定要算的，他却並不急於一時！

× × ×

宮一刀大刺刺的坐在一張籐椅上——

冬日的陽光直直的照射在他身上，他似乎很舒服的在享受着片刻溫暖！

畢竟在這個地方，像今天這樣的天，這樣的陽光是頗爲難得的！

只可惜，他身邊的環境不盡理想，應該說太亂嘈了，那是一片舖有青石板，平整的寬大亭院，四週廻廊環繞，只是却擠滿了人。

人種雜得很，有漢人、蒙古人、哈薩克人、西藏人，當然要以後者所佔的人數最多！

這就是此處主人烏蘇的居處——

他雖是出身藏族，惟早年在中國住過一段很長的時間，已經習慣了漢人的生活，其實包括他那一身相當不錯的武功都是在中原內陸學會的，返藏之後，投身宮廷爲王室效力，家業日大，水漲船高，排場也就跟着大了。

——就拿他現在居住之處的這邊家業來說吧，可就是摹仿着漢族大家富戶的排場來興建的！

烏蘇這個人——黑瘦黑瘦的個子，稱得上「瘦小乾枯」，終年一身黑衫，留着小八字鬍，就像他現在這個樣子——

他併排與宮一刀坐在一塊！

——手裏玩着一對「鐵胡桃」，臉上帶着笑，不時的由鼻子裏「哼哼」兩聲——這也是他的怪習慣之一！

院子裏擺着四個兵器架子，包括大十八般；小十八般兵器，只要能報得上名子的，這裏都有！

沿着院子四週，另外設有長條的板櫈，也都坐滿了人，看樣子這裏像是在舉行什麼武術觀摩大會似的！

瘦小乾枯的主人烏蘇起來說話了，贏得了一陣子掌聲，然後他才又用漢語演說一遍——

大意是今天很榮幸，能够請到了中原第一奇人宮先生來到了這裏，宮先生的武功反正高的不得了，稱得上當世無雙，主人本人既喜武術，家裏會武的朋友也很多，所以特別情商宮先生給大家指教一二，請大家不要客氣，無論是誰，都可以當面向宮先生請教！

這番話一經說完，再次又贏得了滿堂的掌聲，叫好之聲此起彼落，亂成一片！

烏蘇說完話，遂即坐下來，向着宮一刀抱拳赫赫笑道：「宮先生，你看這樣可好？」

宮一刀臉上始終現着微微的笑，說眞的，自從他現身這裏以來，並不曾好好打量過現場各人一眼——

雖然他知道此間主人習武成風，手下衆多食客，凡是精於武功，必蒙上待，所以其中不乏拿刀動劍的朋友，然而老實說，這些並不能提起了他的興趣！

以他今日身份，自視之高，自然還不至於無聊到來這裏爲烏蘇帮閑的地步，當然，他有他的打算！

烏蘇也有烏蘇的打算——

自從他被扎克汗巴逼迫離宮之後，無時無刻他心裏都在想着要建立起一份屬於自己的勢力，他當然知道扎克汗巴此人武功高強，勢力龐大，與他明爭，目前確實還不是時候，但是如果能擁有一份自己的武力，最起碼便使得對方對自己有所顧忌，一旦時機成熟，便可與其一爭短長！

目前這一場比武競技，便是基於他這種心理因素展開的！

宮一刀其人烏蘇並不認識，只是對方所代表的不樂帮，他却不祇一次的聽說過——其實不樂帮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有多大，多少勢力，他壓根兒是一點也不知道，只以爲不過是一羣烏合之衆的強盜罷了。

在烏蘇私心裏想，如果能把這些武功高強的強盜收納到自己手下，要他們爲自己效力，便有足够還可能超過扎克汗巴的實力，一旦「太阿倒持」情形可就不一樣了。

這只不過是烏蘇私下裏的打算罷了，至於事情的發展是否能如其意，那可就不知道了。

眼前的情形是，烏蘇想要見識一下宮一刀的武功，看看他配不配承受自己的抬舉！

烏蘇的手下似乎都到齊了。

當然，現場也有幾個例外的觀衆，因爲偶然的借宿，而趕上了這場熱鬧，像海無顏、任三陽便是兩個例子。

混身在人羣裏，由於衣着的隨便，海任兩個人看起來一點也顯不出特殊——

雖然如此，海無顏仍然防範着，不欲被宮一刀認出本來面目！好在那種連頭帶額子的帽子往頭上一套，露出來的五官巳屬有限，這種情形想要被人認出來，誠然是不可能之事了。

任三陽坐在海無顏身邊，兩隻黃眼不時的向着場子裏瞟着，却見一個黃髮瘦高漢子，歪歪斜斜的巳走進了場子——

「哈！」任三陽向身邊的海無顏道：「這一下有樂子可以看了！」

「怎麼，這個人你認得麼？」

「過去見過！」任三陽很留意的打量着那個黃髮人，冷笑道：「黃髮鬼范江！是一名犯案纍纍的大盜！」

海無顏微笑道：「這就難怪了！」

如非犯了案，官兵捉拿得緊，中原呆不住，誰又會想到逃來西藏安身？

他二人說話之間，這個范江巳來到了場子裏，先是向着四週抱了一下拳，見過了禮，贏得了滿場的掌聲，隨後他遂即向烏蘇、宮一刀面前走過去！

「噢——是范師傅！」烏蘇似乎對這個范江不敢輕視，站起來抱了一下拳：「怎麼，范師傅也要下場子玩玩麼？」

范江哈哈一笑道：「宮一刀的大名，在下久仰了，想不到會在這裏遇見，少不得要討教討教！」

烏蘇因知這個范江身上功夫不弱，想不到他居然主動的第一個向宮一刀挑戰，正是衷心樂意之事，聆聽之下，連連道好

，拱了一下手遂即坐了下來。

宮一刀雖然耳聽了這一番話，却是連范江正眼也不看上一眼。

太陽溫暖的很！

宮一刀直直的伸着兩條腿，讓整個的身子都沐浴在陽光裏！

「黃髮鬼」范江目睹着對方這副形相，不覺有氣，無如心目中對方這個人確實厲害，倒也不敢造次。

「宮兄——在下范江這裏候教了！」

話說出口，范江雙手虛拱，十指箕開，却巳把內力聚集在兩掌十指之間！

宮一刀總算張開了昏昏欲眠的一雙眸子。

他雖然睜開了眼睛，無如那雙眼珠子却就是不向對方瞟上一眼——

范江雖然滾馬江湖，稱得上是老江湖了，但是顯然還不大會說話！尤其是對這位不樂島三島主前後兩次稱呼，聽在對方耳朵裏，直覺的「刺耳」的很！

「宮一刀」「宮兄」都犯了這位三島主的大忌——

「宮一刀」——提名道姓，顯然大不恭敬！

「宮兄」——哼，憑你也配！

就憑這兩聲稱呼，宮一刀巳決計要給對方一個厲害——他故示不屑的連正眼也不瞧對方一眼，其實對方的一舉一動全在他的觀察感應之中。

果然范江被激怒了。

衆目睽睽之下，宮一刀的這種當面奚落，簡直比罵他還厲害！

一旁的烏蘇大是詫異，在他認爲天下豈能有這麼不通情理之人？——

「喂——宮先生！這位范師傅在向你請教呢！」

烏蘇還怕他聽不見，所以特別在旁邊提了這麼一句！

宮一刀鼻子裏輕輕哼了一聲：「我知道了！」

范江臉上倏地泛出了一片青色，一聲怪笑道：「姓宮的這是瞧不起我，既然這樣，我們就手底下見高低吧！」

話聲出口，范江整個人身巳狂撲了過來。

這種近距離的交手，全仗猛狠快準！

范江似乎早巳觀察好了出手的部位！

是以，就在他身子一經撲上的當兒，兩隻手巳如同兩把利刃，分別直向着宮一刀兩脅之間插了下去！

這一手確是出人意外！

身爲主人的烏蘇大吃一驚，啊！地叫了一聲！

現場觀者，也都情不自禁，羣聲大噪起來！

宮一刀坐着的身子，仍然還是坐着，只不過是適時的抬起了他的那一隻獨臂而巳。

看來那只是一個極其簡短的動作——一旋、一推——二式而巳！

再簡單也不過的兩個式子！

只是當受者却並不這麼認爲！

事實上，出手者范江，却遭受到了無比凌厲的反擊——在對方那一旋、一推兩個極簡單的式子裏，他整個身子直如落絮飛花一般地狂飄了出去！

足足飄出了有三四丈遠近！

「噗哧！」一聲，落下去的一雙脚，由於失去了勁頭兒，竟然把蘆蓆頂的羊皮帳篷給踩了個大窟窿！

現場各人似乎還沒看出來是怎麼回事，反覺得范江這種不戰而退的動作好笑，一聲樂情大樂，俱都拍手大笑了起來！

「黃髮鬼」范江可是心裏有數，他淸楚得很，自己如非見機退身得早，只怕這時遞出去的兩隻手巳經廢了。

雖然如此，要想就這樣讓他忍下了這口氣，認敗服輸，那可是太窩囊了。

「好招法——姓宮的，你再接着這個吧！」

話聲出口，就只見這個范江陡地雙臂一振，由陷足的蘆篷裏拔身而起。

這一次他的攻勢是居高臨下，較之先前那一次更見功力——身子一經撲下，右手「雲龍探爪」，直向着宮一刀頭頂上抓按了下來！整個身子却霍地向上收起，全身的勁道俱都集中於右手獨臂之上！

這一掌端的是厲害的緊！

現場各人目睹及此，俱都由不住爆雷也似的喝了一聲彩，在他們判斷，這個宮一刀無論如何是難以逃開了。

那眞是驚險絕倫的一刹！

•說時遲，那時快——

就在范江的這隻手掌眼看着巳將接觸到宮一刀頭頂的彈指間，宮一刀的那隻獨手才霍地舉了起來！

宮一刀神色極爲從容，甚至於連頭也不曾抬一下！

這隻手舉得不疾不緩，五指箕開，只聽見「拍」的一聲，巳和范江的那隻手掌迎在了一塊。

非但如此，雙方分開的五指巳揸在了一團！

活像是場子裏要把式賣藝的，——范江的身子拿大頂也似的立在了空中！

看到這裏，四下裏由不住又是爆雷也似的喝起了一聲好！

宮一刀臉上依然絲毫不着表情，只是舉着他那一隻獨臂！

范江也依然倒立如故！

——他的臉極見猙獰，不過是短短的片刻，他那張黃臉，巳變成了赤紅顏色！

看到這裏，四下裏反倒靜了下來！

大家似乎都充滿了懷疑——這那像是在比武？簡直是在玩把式嘛！

就連任三陽心裏也有些狐疑！

輕輕用胳膊碰了身邊的海無顏一下：「兄弟，這是在幹什麼？」

海無顏微微冷笑了一下：「宮一刀心未免太狠了一點，你難道還沒看出來麼，他在下毒手了！」

「這……」

任三陽實在是看不大出來，彷彿只見那個范江臉上現出極爲痛苦的表情，却不解既然如此痛苦，何不翻身而下？難道說宮一刀手上還有吸力不成？

思念之間，即見「黃髮鬼」范江那張臉巳變成了紫色，大顆大顆的汗珠，由他臉上直淌下來！

任三陽這才吃了一驚，暗忖着不妙，看來宮一刀果然是要下毒手了！

海無顏冷冷一笑，他本不欲顯露身手

，無如救命要緊，當此要命關頭，也就說不得要插手一管了。

心念微動，海無顏探手入懷，已摸出了小小一枚制錢，當下中指微屈，正待以「彈指金錢」的功力，用迂迴出手法，將這枚制錢打出！

無如人同此心，却已有別人爲他代勞了。

一綫細若遊絲的浮光，陡地劃空而至——如非目光精湛之人，簡直萬難看清！

那是一截極爲細小的小小松葉，夾着一股細微的輕嘯，在外人難以察覺的情況之下，陡地飛臨向宮一刀面前！

海無顏幾乎已將彈出的手指，在目睹及此的一瞬，突地止住——

休看宮一刀如此了得之人，在面臨着這枚小小松針的威脅之下，却不能不加以理會！

——先是他面色一怔，那截空出的袖子，竟是無風自起，迎着面前的松針兜了過去！同時之間，右掌向外一吐一揚，嘴裏叱了聲：「去！」

「黃髮鬼」范江的身子，就陡然間被摔了起來，足足飛出了兩丈開外，直向場子正中墜落了下來！

四下裏目睹及此，俱都發出了一聲驚呼，紛紛都自座位上站了起來！

眼看着空中落下的范江，想是力道過於疾猛，身子搖了一下，噗通！摔倒就地，在地上打了個滾兒又站了起來！

「好……姓宮的……你這是……下毒手……」

一面說，他抱着那隻像是癱瘓了的右臂，一副咬牙切齒。痛苦到了極點的表情，却上來了幾個人，趕忙把他摻住！范江一臉痛苦恨惡表情，還想向宮一刀交代幾句體面話，却被身邊人把他硬摻了下去！

烏蘇見狀像是嚇了一跳，趕忙上去，用藏語交代了幾句，要他們扶着范江回去療治——

容得范江被摻下去之後，他才帶出一副敬慕的表情，轉向宮一刀面前，連連抱拳道：「高明高明，果然是名家身手……佩服，佩服——」

宮一刀並沒有立刻回答他的話，只是注目着手指上一根小小的松針。

他當然知道這根松針絕非無故自來，偏偏來得正是時候，就在自己待以「內轉氣波」之功，將范江內臟震碎，使之死於非命的一刹間來到了眼前！

——當時情形確是危機一瞬，宮一刀如果遲緩片刻，必將被這根小小松針射中兩眉「祖竅」之間，由於他本身正在運施氣血之功，休看這一枚小小松針，也能要了他的命，爲此他不得不暫停力斃范江之心，算是放了他一條活命，表面雖然未動聲色，內心却把這個暗中施險之人恨入骨髓！

「好說——」

似乎這才想起了烏蘇的話頭：「老當家的！倒是看不出你這個莊院裏，敢情是臥虎藏龍的地方，失敬，失敬！」

一面說時，宮一刀那雙眼珠子，極其凌厲的已盯向一個角落，身子緩緩地已自位子上站了起來——

「這位朋友，你請出來吧！」

全場各人，俱都由不住順着宮一刀目視處望過去——却聽見「嘻嘻！」一笑，那個角落裏站起了一個人來！

一身半長不短灰襖，外面還罩着一件羊皮褂子——敢情是一個花白頭髮的乾瘦小老頭兒。

任三陽一眼看見，由不住銜口而出道：「是他——？」

海無顏用目光制住了他的衝動，只是冷冷道：「這一下我們更有好戲看了！」

却見這個前被海無顏疑惑爲「紅羊門」唯一傳人的小老頭兒，一面拍打着身上的袍子，一面嘴裏「嗤嗤」有聲的吸着烟，慢慢吞吞地步了出來！

場子裏頓時起了一陣子聳動，包括這裏的主人烏蘇在內，都對來人這個又黃又乾的小老頭大感驚異！

烏蘇固然不認識這個人，現場各人也不認識這個人！

說眞的，他是從那裏來的，大家都不知道！

烏蘇一怔之下，忙自轉臉，向身後側方自己的管事梁威看去！

梁威也傻了。

「咦——朋友你是……？」

一面說，梁威慌不迭的跑過來，攔向對方面前——

在他眼睛裏，像對方這種樣子，燈草人兒似的，不要說上陣比武了，簡直說一陣風就能把他給吹倒了，今天這種場合，他可不願意鬧出人命來。

「怎麼着——？」小老頭翻着他那雙小眼，上下在梁威身上打量不已：「有什麼不對麼？」

梁威嘿嘿一笑，抱了一下拳：「對不起，請恕在下眼生的很，老兄你是……大名怎麼稱呼？」

瘦老頭赫赫一笑，吱吱有聲的又吸了兩口烟：「我是路過這裏，聽說貴處有這個比武大會，所以來看個熱鬧，怎麼着……要是貴處的主人不歡迎，我撥頭就走……又不是上門求事，你問我姓什麼叫什麼幹嘛？」

話聲一落，只見他「噗！」地一聲吹出了烟燼，把那桿十分講究的烟袋桿兒往脖子裏一插。轉身就要離開！

「慢着——」

發聲喚住他的，正是那個今日主賓宮一刀！

瘦老頭原已轉過身子，聽見對方的招喚，才轉過去的身子，遂即又慢慢轉了回來。——

嘻嘻一笑，他向着對方那個梁大管事縮了一下脖子道：「怎麼着，我就知道有人會留我，是不是？」

梁威心裏雖是狐疑，可是宮一刀既然出聲要他留下來，看來必有原因，自己也就不必再多事，當下向着對方拱了一下手，退步離開！

瘦老頭這才與宮一刀照了臉！

「哼哼……」宮一刀那雙銳利的眸子，緊緊盯在對方臉上：「你我冒昧平生，爲什麼暗下毒手了，老朋友……對於這一點，你可有什麼交代？」

「嘻嘻……宮老當家你這是說那裏話……」乾老頭咳嗽了一聲：「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我老頭子這一輩子只知道幹好事，壞事可是一件也沒敢挨，什麼暗下毒手，我可是一點也不淸楚……」

「哼哼……老兄你客氣了……」

宮一刀一面說緩緩抬起了那隻獨掌！

掌心裏平置着剛才險些傷中自己要害的那根小小松針，驀地他朝着掌心用力的吹出一口氣——掌中松針就如同來時一般疾厲，直向着對方那個小老頭兒前額正中飛射了過去！

瘦老頭忽然「啊唷！」一聲，兩根手指像是拿蚊子那麼在面前一捻，已把射向前額的那根松針拈到了手上！

然而，宮一刀畢竟內力驚人！

瘦老人雖是功力精湛，眼前這一手却是始料非及，那根松針原已拿到了手中，却由於後勁兒比前勁兒更大，一時未曾在意，突地由他指縫裏穿出，透着瘦老頭身上的羊皮襖，直竄了過去！

這一手局外人無從體會，當事人却是自己心裏有數！

雖說是並沒有傷着了皮肉，可是以瘦老人今日這樣的身份，却已大大的覺得臉上無光，嘴裏嘿嘿連聲笑了起來。

「宮老當家的！你這是存心要找我老頭子出醜！我看，今天這個架不打也不行了……」

說着，這個老頭兒把那件半長不短的長衫往上拉了拉，向腰帶裏一掖——

「宮老當家的，你就高抬貴手吧！」

說話之間，他身子已緩緩向下蹲了下來，一雙綠荳大小的眸子，一刹間蘊蓄着閃閃精光。

看到這裏，場子裏起了一陣子騷動。

即使是不擅武功的人，這時也都看出來了——敢情這個外貌不濟，語不驚人的小老頭兒，原來竟然也是個練家子！

宮一刀看到這裏，由鼻子裏冷冷哼了一聲，黑眉微微向上揚起，同時右脚後蹬，已把身後那張坐椅踢開一邊，就勢向前面跨進了一步！

瘦老人倏地一聲長笑，聲音似九幽鶴鳴——

「宮老當家的，你看招吧！」

聲出人起，也許是本來就瘦小的關係，這一縱身起來，看來更形輕飄，隨着他張開的兩臂，那樣子簡直就像一隻大鳥。

「呼！」一聲，已臨向宮一刀當頭！

好快的來勢！

看來似乎與方才的那個黃髮鬼范江身手有幾分近似，只是却遠比他更快捷的多了。

像是疾風裏的一片雲，「呼！」一聲襲近，驀地就空一頓，帶起了一陣衣袂飄風之聲，在大片的衣衫影裏，瘦老人的一隻手掌倏地探出，直向着宮一刀當頭拍了下去！

宮一刀身子向下一縮，右脚伸處，施展了一式漂亮的「犀牛望月」，那隻獨掌豎直了，猛地向上穿去，兩隻手掌就形成了對接之勢。然而，兩隻手掌並沒有眞的迎在了一塊。

空中的瘦老人，霍地一收小腹，施展了一手極爲漂亮的戲胸巧翻雲，整個身子霍地向後一收，隨着他落下的奇快疾猛勢子，已來到了宮一刀身後！

（未完）

練功秘訣之十

爬牆功

靈空子

爬牆功者，亦俗稱爲壁虎遊牆者是也，擅此術者，能以背貼牆，用肘踵之力，在牆行動，上下左右，悉隨意旨，其狀頗似守宮之行牆上，守宮俗稱壁虎，壁虎遊牆之名，蓋以此也，練習此種功夫，頗非容易，百人之中，能完全大成者，一二人而已，初練時，須先將全身仰臥，用兩肘兩踵之力，抵住所臥之處，猛力向前一撐，全身即向頭部所對處移動，與拳法中之蜈蚣跳相似，如是按法練習之，約須年餘或至三年，以能仰面扭動如蛇行，純熟靈活爲度，然後更用厚磚砌一堅壁，壁面之磚，凸凹不等，有凹入尺許者，有凸出數寸者，如犬齒之錯落，然後將踵與肘緊按於凸出之磚上，以背貼牆，漸次移動，初時不須一二轉側即脫然而下，但不可畏難思退，日必數行之，習之既久，必有效驗，數年之後，已能於此凸凹不平之牆壁上升下降矣。然後更習左右橫行。既能此則身上逐漸纏鉛行之，遞加如以上各法，至纏鉛數斤而能升降自如後，其功已七八成矣。然後將壁上凸出之磚，逐漸敲去，使壁面凹凸減少，依法習之，直至壁平爲度。至此而去其鉛，則其身竟無異壁虎，而能牆上遊行自如，雖平滑之牆，凡蛇蝎可爬行其上者亦無不能遊行矣，然非勤練十年，不能達此境地也，以上四種軟功，類皆縛鉛練習者，惟鉛之爲物，蝕血最甚，練者往往因用生鉛之故，致損血傷體之病，是功未成而身先損，非練功之道也，故不用鉛則已，若用鉛時，必先用生鉛入豬血中浸漬之，愈久愈妙，使豬血深入鉛質中，然後用之，庶可免於蝕血之患，至有爲久服杞子，可以輕身，久啖黃精，可以歛氣，此則道家之言，非所論於外功也，練功者但知持久勤習而已。

長篇俠義奇情小說

諸葛青雲・文
盧　令・圖

五嶽英豪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令狐楚楚與青、紅二婢由嵩山直趨恒山，到達山脚後，乃照原定計劃行事，令狐楚楚隱在松林內暫避行藏，由聶小青、謝小紅先行，向冷竹坪上趕去，兩人到達坪外，見有一面木牌，上書謝絕訪客等字樣。聶小青乃故意揚言與謝小紅對答，言語中對冷竹坪主人查一溟亦諷亦頌，此時，隱居冷竹坪的查一溟一聽兩人對答，即聲言如來人能追入竹坪內，便以陰沉寶竹相贈。聶小青，謝小紅一聽查一溟如此許諾，知對方已落入圈套，於是兩人便按陰陽妙理，星辰纏度，飄飄舉步，果然把兩儀四象陣，視若無物，輕易進入坪內……

新塚孤墳內　屍骨似成謎

疑眞疑假

「冷竹坪」是片廣約數畝的絕大石坪，坪上除幾間茅屋，及一條自高崖拋落的細細瀑布以外，便只有圍繞的萬竿翠竹。

坪上靠東頭，近竹林處，有株合抱古松，松下有石桌石櫈，桌邊坐着一位丰神若仙的白衣文士。

聶小青、謝小紅知道這白衣文士，定是所謂「冷竹坪主人」，也就是「北嶽派」一代宗主，身爲嚴慕光恩師的「冷竹先生」查一溟！

照年齡計算，這位「冷竹先生」，應該巳花甲以上，年近古稀，但如今看來，却風神秀朗，只似四十來歲的中年人物。

倘若不知底細之人，往往把查一溟，嚴慕光，當作兄弟看待，想不到他們竟是師徒身份。

謝小紅佯作不識，姍姍緩步而前，秀眉雙揚，嬌笑問道：「尊駕就是『冷竹坪主人』麼？」

「冷竹先生」查一溟也深爲謝小紅、聶小青二女的風華神采所驚，細看她們幾眼以後，方點頭答道：「我認爲我是這『冷竹坪』的主人，你們是否覺得有些不服啊？」

謝小紅嫣然一笑道：「未到『冷竹坪』上，確實有點『風月無今古，林泉孰主賓』的不服想法，但到了『冷竹坪』上，這種不服想法，却又淡然消失了。」

查一溟不解其意，軒眉問道：「爲何如此？」

謝小紅伸手一指四外的萬竿翠竹笑道：「我既不是瞎子，又不是痴子，這圍繞『冷竹坪』的萬竿翠竹，分明半出天然，半出人工，天然的不去管它，這人工部份，自然是由你親手培植，加上幾間茅廬，及花草樹石，佈置建造得頗具幽雅韻緻，林內的『兩儀四象多元陣』，更復煞費苦心！故而我們姊妹才消除了這不服之念，認爲你既有耕耘，應有收穫，自稱『冷竹坪主人』，也不算是太過份了！」

查一溟聽了謝小紅的這番話兒，不禁搖頭苦笑。

謝小紅目光一轉，繼續笑道：「提到那座『兩儀四象多元陣』，不知我們猜得到底對不對呢？」

查一溟點頭答道：「你頗有見識，猜得不錯！」

謝小紅伸手笑道：「既然猜得不錯，你應該遵守諾言，把兩段『陰沉寶竹』，給我了吧？」

查一溟指着林中一株特巨特高翠竹說道：「那不是『陰沉寶竹』麼？你們可以自行取去。」

謝小紅順着查一溟的手指看去，只見那竿翠竹雖高約六丈有奇，但竹質仍屬尋常，並非甚麼罕世難得的「陰沉寶竹」？故而看完之後，心中未免有點怙惙起疑，不知查一溟囑咐自己自行取去之語，含意何在？

謝小紅正在微覺疑窘，聶小青却向查一溟嬌笑說道：「『冷竹坪主人』，你眞聰明，用兩段『陰沉寶竹』，插在尋常翠竹以上，確是藏寶妙法，除非知道細底之人，或是被你用話點破，誰也以爲那只是兩截普通竹枝，不會多加注意的呢！」

話音方落，嬌軀巳騰，一式「俊鶻摩空」，平拔四丈！

空中雙掌凝勁下按，身形提氣再復上升，一直升到那竿特巨翠竹頂端，輕輕取下兩段竹竿，然後旋身飄落，柳腰微擰，兩足略一屈伸，便如鸞翔鳳舞，美妙無儔，俏生生，笑吟吟，飄然而落，絲毫不差地，站在原處。

聶小青本就輕功絕世，如今再一蓄意賣弄，全力施爲，身法自更驚人，直把位「冷竹先生」查一溟看得有點發怔。

謝小紅一陣嬌笑說道：「你這位『冷竹坪主人』，好似目空於頂，頗爲驕傲，這等看我青姊則甚，莫非對她這『諸天花而散塵寰』的輕功身法，還有點看不入眼麼？」

查一溟微微一笑，把臉上冷漠神情，緩和不少地，點頭笑道：「我們能有如此功力，我這兩段『陰沉寶竹』，送得也不算寃枉了！」

話音微頓，目光電瞥聶小青、謝小紅二女，又復緩緩問道：「你們兩個女娃，年歲輕輕，武功不俗，却是那派門下？」

這兩句話兒，問得聶小青、謝小紅均自深感驚愕！

因爲她們深知「冷竹先生」查一溟雖然近年幾乎與世絕緣，或許不知主人「蛇蝎美人」，及自己等青紅二婢名頭，但嚴慕光却不會不向他師傅，陳述一切……

自己一着青衣，一着紅衣，對相貌年齡又毫未掩飾，等於把招牌掛在臉上，何況更「紅妹」「青姊」的叫來叫去，查一溟應該一見便知，爲何還要詢問來歷呢？

謝小紅滿腹疑雲，與聶小青對看一眼，微搖螓首，含笑答道：「我們不屬武當，不屬少林，不屬羅浮，不屬雪山，更不屬五嶽之中的任何一嶽，故而我們可以說是根本沒有宗派！」

查一溟因看出這兩個絕美少女，極爲刁鑽，故對謝小紅如此答話，並未感覺意外，只是淡然一笑道：「你們雖然沒有宗派，總不致連姓名也沒有吧？」

謝小紅應聲道：「只要是人便有姓名，我叫謝小紅，那位是我聶小青姊姊。」

她一面答話，一面却妙目凝光地，注視着「冷竹先生」查一溟的神情變化！

誰知查一溟聽了聶小青、謝小紅之名，居然未現絲毫驚奇神色，仍自淡淡說道：「照你們的功力看來，應在武林中頗著聲名，但或許因我久疏世事，對『聶小青、謝小紅』六字，却還是第一次聽到。」

謝小紅從這「冷竹先生」查一溟的說話神情以上，看出他確實對自己及聶小青的姓名陌生，遂心中越發懷疑，暗忖難道嚴慕光不是被他師傅帶走。

不然，他怎會不向查一溟提及有關遭遇。

查一溟話完，謝小紅更揚眉嬌笑說道：「我聶小青姊姊，爲了取那『陰沉寶竹』，曾經略展神功，但我謝小紅，却還未顯身手，你怎麼知道我的功力程度？」

查一溟微笑說道：「一來物以類聚，聶小青既有這等功力，謝小紅也不會差到那裏？二來，你若沒有一些高超見識，也認不出我在竹林中所佈的『兩儀四象多元陣』，而能通行到我『冷竹坪』上……」

謝小紅「咦」了一聲笑道：「你到頗爲精於分析！」

查一溟笑道：「這種小事，有何難測之處？」

謝小紅星目一瞪，嬌聲說道：「你先別自傲，我要考一考你！」

查一溟皺眉問道：「你想考我甚麼，是天文地理，諸子百家，還是金石絲竹，琴棋書畫……」

謝小紅不等查一溟話完，便連搖雙手說道：「不是，不是，我不是考你這些騷人墨客伎倆！」

查一溟笑道：「那你必是想考我拳掌暗器，眞氣內力，或是弓石刀馬，軟硬輕功！」

謝小紅又搖手笑道：「你又把題目猜得大了，或只是因爲你彷彿精於分析，要讓你再分析一件事兒！」

查一溟問道：「甚麼事兒，你不妨說來給我聽聽！」

謝小紅看着聶小青，微笑說道：「我要你分析分析，我們姊妹此來，是偶遊『恒山』？還是特來『北嶽』？」

查一溟略一沉吟道：「你們不像是結伴遊山，應該是有甚事兒，特來『北嶽』的。」

謝小紅點頭笑道：「你眞有一套，竟猜對了，但我還要讓你繼續猜測下去，我姊妹是爲了何事，來到此處？」

查一溟搖頭苦笑道：「這個問題的範圍太廣，令人無從分析，但大概總不外是尋人……」

謝小紅接口嬌笑說道：「你又說對了，我姊妹特上『北嶽』，便是尋人，是要尋找一個欺世盜名的大胡塗蛋！」

查一溟頗覺謝小紅淘氣可愛，遂含笑問道：「你要找的大胡塗蛋是誰？」

謝小紅笑道：「我們找不到他，正要向你請教，因爲這個大胡塗蛋，可能會與你有點關係。」

查一溟愕然道：「他會與我有甚麼關係？你又怎麼……」

謝小紅一本正經地，點頭說道：「你

們在外號方面，略有相同，我便認為你應該認識這大糊塗蛋，因為你叫『冷竹坪主人』，他卻叫『冷竹先生』查一溟！」

聶小青起初以為謝小紅所說的大糊塗蛋，是指嚴慕光，但如今聽到她這等說法，卻不禁大出意外！

她認為謝小紅如此指着和尚罵賊禿的舉措，似嫌過份狂妄，會不會激怒查一溟，生出劇變。

聶小青心中有點担憂，查一溟的心中，卻似啞叭吃黃連般，有苦無法說出。

因謝小紅心靈舌巧，設辭太妙，她不先探問查一溟姓名，卻故意認定「冷竹坪主人」，必與「冷竹先生」相識，而把查一溟罵成了大糊塗蛋！

在如此情況之下，查一溟委實沒有勇氣承認自己就是被稱為「大糊塗蛋」的「冷竹先生」，只好白挨一頓窩囊罵，以打落門牙和血吞的精神，矜持得未現絲毫怒色，淡淡一笑，點頭說道：「你猜對了，我確實認得那位『冷竹先生』，但在指點你們見他之前，卻要先問一問，他為何會被你看成是個『大胡塗蛋』？」

聶小青靜聽至此，方釋憂放心，但對於「冷竹先生」查一溟的涵養功夫，卻也十分欽佩！

謝小紅眞是一位刁鑽古怪的小鬼靈精，她明知「冷竹先生」查一溟外表雖仍平和，但心中必被自己罵得怒火萬丈，故在聞言之下，長嘆一聲說道：「其實那位『冷竹先生』查一溟，本是一位嵌奇絕世的蓋代大俠，但因一事作錯，竟由『蓋代大俠』變成『大糊塗蛋』！故而，我姊妹此來之意，便是想規勸他改過知非，從『大糊塗蛋』，再變為『蓋代大俠』，你既是他的朋友，也該帮我們敲敲邊鼓才是！」

聶小青如今業已猜出謝小紅大繞圈子之意，知道「冷竹先生」查一溟必入彀中了！

她不由暗對謝小紅的機智聰明，及出奇胆識，由衷讚美！

「冷竹先生」查一溟當面受辱，有苦難言，胸中確正怒火高騰，但忽聽謝小紅又把自己捧了幾句，遂盛怒微消地，苦笑說道：「查一溟究竟做錯了甚麼事兒，謝姑娘儘管說出，我一定帮你勸他改過就是了。」

謝小紅心中暗笑，但表面上卻故作蹙眉尋思地，向查一溟問道：「你知不知道那位『冷竹先生』查一溟有個姓嚴的徒弟，外號叫做甚麼……『玉笛……』」

查一溟忍不住地，接口說道：「玉笛金弓神劍手！」

謝小紅嬌笑道：「對了，對了，就是『玉笛金弓神劍手』嚴慕光這不成材的小子，把他師傅成全得由『蓋代大俠』變成『大糊塗蛋』！」

查一溟訝然問道：「嚴慕光作了甚麼壞事？」

謝小紅搖頭笑道：「他倒沒有作甚麼壞事，『玉笛金弓神劍手』七字，在當世武林的年輕人物之中，還算得上是響噹噹的！」

查一溟不解問道：「嚴慕光既然聲名尚好，怎會把他師傅害成大糊塗蛋？」

謝小紅嫣然笑道：「這話得分成兩點來說──。」

查一溟笑道：「我鎭日山居，無所事事，你不妨說得詳細一點。」

謝小紅一面玩弄着手中新得的「陰沉寶竹」，一面緩緩道：「第一點是嚴慕光所獲聲名，只是虛名，他在『玉笛』『金弓』『神劍』三件享名兵刃以上的造詣，應付一般江湖人物，雖然足有餘裕，但若遇出奇高手，卻難免差了火候！如今羣邪猖獗，世刦方殷，常有意想不到的厲害魔頭出現，他師傅在徒弟武功尚未大成之際，便任他遊俠四海，萬一有所失閃，北嶽聲威，便告掃地，豈不是個大胡塗蛋？」

查一溟點點頭，從容地說道：「你說得對呀……」

謝小紅「咦」了一聲，蹙眉叫道：「但查一溟雖然碰過兩次釘子，總是一代宗師身份，在當世五嶽奇人中，算得第一高手，為何他悉心相傳，力加造就的『玉笛金弓神劍手』嚴慕光，卻功力僅在中人以上，不太行呢？」

查一溟嘆口氣道：「所以我說你們錯怪查一溟，他對嚴慕光期之太高，未免督之太切，誰知嚴慕光難耐清虛，竟在功力尚未大成之前，便自潛下『北嶽』，游俠四海！」

謝小紅恍然點頭，向聶小青微笑說道：「青姊，原來嚴慕光未經師允，私自下山，怪不得他那一身功力，雖然傳授頗高，卻嫌火候不到！」

查一溟為自己辯明冤枉，向謝小紅慰然含笑說道：「謝姑娘，你得悉內情以後，應該知道查一溟並不是個『大糊塗蛋』了吧？」

謝小紅嘴角微披，雙眉微揚地，冷笑說道：「但我認為查一溟仍是一個大胡塗蛋！」

查一溟大出意外，臉色鐵青了好大一會，方漸漸和緩地，冷然問道：「謝姑娘，你為何還要這樣說法？」

謝小紅道：「我方才業已說過，嚴慕光使他師傅成為大糊塗蛋的原因，共為兩點，你只替查一溟辯白了第一點，還有第二點呢？」

查一溟無可奈何，只得忍氣說道：「請講，請講！」

謝小紅故意放刁，雙眉高挑，冷冷哼了一聲，說道：「你何必把張臉兒變得這般難看，你是不是不高興聽？我還不高興講呢！」

查一溟功參造化，學究天人，是堂堂一派宗師，如今竟被謝小紅捉弄得有氣難發，有苦難言，只得强裝笑臉說道：「謝姑娘請講，我何曾不高興聽？」

謝小紅微掠雲鬢，冷冷說道：「武林人物，首重門規，嚴慕光既然不奉師命，私自下山，查一溟就該把他逐出門牆，師徒斷義！」

查一溟聞言，搖頭嘆道：「他師傅查一溟與嚴慕光師徒情深，相依為命，怎捨得把他逐出門牆，斷絕多年恩義！」

謝小紅披嘴說道：「既然捨不得趕他出去，就應該設法找他回來，重行授以上乘心法，嚴督用功，俾成大器。」

查一溟臉上顏色略霽，含笑問道：「謝姑娘，你怎麼知道他師傅不是這樣作法

呢？」

謝小紅生恐倘若一上來探詢嚴慕光下落，可能會被「冷竹先生」查一溟嚴詞責叱，或是不予答理？故而才這樣東扯西拉地，轉着圈子設法查問。

如今，她見查一溟，一步一步上了自已圈套，自然芳心中頗覺高興，嬌笑說道：「據我所知，他師傅『冷竹先生』查一溟，根本就聽任嚴慕光浪跡天涯，未曾加以尋找！」

查一溟搖頭一笑說道：「據我所知，並非如此！」

謝小紅笑道：「你講講看！」

查一溟臉上浮現一種奇異神色，雙目中也射出湛湛神光地，發話說道：「他師傅查一溟在發覺嚴慕光私自游俠以後，立即追踪找尋，離開『北嶽』！」

聶小青靜聽至此，略有所疑地，向查一溟問道：「『冷竹先生』查一溟的踪跡，近年來似乎未聞在江湖中出現過呢？」

查一溟嘆道：「這是他師傅的一番苦心，因為查一溟不僅追尋嚴慕光踪跡，並要訪察他挾藝游俠的所行所為，故而易容變服，更改姓名，避免以『冷竹先生』查一溟的身份，難得獲知眞相！」

聶小青「哦」了一聲，點頭說道：「這位『冷竹先生』，倒是用心良苦，怪不得江湖中無人見過他的踪跡！」

謝小紅問道：「查一溟既然如此苦心，他到底找着嚴慕光了沒有？」

查一溟苦笑說道：「乾坤莽莽，人海茫茫，要想在八荒九合之間，尋找一個到處游俠，居無定所的人，其艱難程度，何異滄海撈針，太倉覓粟？可憐查一溟好容易打聽嚴慕光人在『峨嵋』，等他千里迢迢趕去，嚴慕光早已遨遊『北海』！等查一溟再復萬水千山趕到『北海』，嚴慕光卻又西上『崑崙』……」

說到此處，查一溟的雙目之下，居然隱有淚光浮動，語音也略變悽惻！

謝小紅目光何等銳利，見狀之下，含笑問道：「冷竹坪主人，你是以局外人身份，在對我講故事，怎麼有點傷心起來了呢？」

查一溟見自己心緒已被謝小紅看破，遂索性不加掩飾，雙目淚光益顯地，搖頭嘆道：「謝姑娘莫要笑我，常言道：『看三國落淚，替吾人担憂』何況查一溟與我是知己深交，我說到他對徒弟的一番苦心之時，怎麼不有所感觸？」

謝小紅聽得心中也覺微酸，點頭說道：「好，好，好，我不笑你了，請你再往下說！」

查一溟道：「他師各傳渡盡萬水，踏遍千山，總算獲得了一點安慰！」

謝小紅以為話入正題，揚眉問道：「是不是查一溟找着嚴慕光了？」

查一溟搖頭道：「不是，不是，是查一溟聽得江湖人言，嚴慕光行為端正，闖出了『玉笛金弓神劍手』的響亮名頭！」

聶小青點點頭道：「作師傅的，聽得心愛徒兒，在江湖中闖出名頭，就如同農夫見稻熟，園丁見花開般，必有一種欣然滿足之感！」

查一溟目注聶小青連連點頭，含笑說道：「聶姑娘，你這種譬喻，委實太以恰當，查一溟當時的心情，便與老農園丁，一般無二！」

可憐這位「冷竹先生」悽惻半天，才開笑臉，卻又被謝小紅大煞風景地，向他洒下一頭冷水！

謝小紅柳眉微挑，冷笑說道：「老農種出香稻，園丁培出奇花，固然值得自我欣慰，但若所種植出的只是『蟲稻』『凡花』，則恐老農園丁，恐怕反要自悲他們辛苦耕耘的一番心血？」

查一溟笑容立收，臉色森冷地，目注謝小紅，沉聲說道：「謝姑娘，請你慎言，『玉笛金弓神劍手』七字，名雖不高，但頗正大，你似乎不應該把嚴慕光比作『凡花』『蟲稻』！」

謝小紅冷笑說道：「正人俠士，會與『世外八凶』中的『幽靈鬼女』陰素梅，結為夫婦麼？」

查一溟聞言失驚，全身一震，向謝小紅皺眉說道：「謝姑娘，你居然連這種事兒，都會知道？」

謝小紅揚眉說道：「我們若不知此事，又何必不憚千里，遠上『恒山』？」

查一溟訝然問道：「你們竟是為此而來？」

謝小紅點了點頭，朗聲答道：「嚴慕光往昔聲名，確實甚佳，但與『幽靈鬼女』陰素梅結為夫妻一舉，卻是大錯特錯，我們不忍見『香稻』變成『蟲稻』，『奇花』變作『凡花』，才特地遠上『恒山』，來找查一溟那位大糊塗蛋，請他趕緊親自前往『祁連山冰魂谷』魔巢，把嚴慕光救出『幽靈鬼女』陰素梅的脂粉羅網，再好好加以琢磨造就！」

查一溟聽到此處，臉上怒色全收，居然站起身，向謝小紅深深一揖！

謝小紅檢衽還禮，詫然問故？

查一溟道：「我先代我老友查一溟，謝過謝姑娘的俠義心腸！」

謝小紅微笑道：「謝倒不必，只請你趕快轉告『冷竹先生』查一溟，救人如救火，片刻莫遲延！」

查一溟接口道：「謝姑娘且請寬心，查一溟業已去過『祁連山冰魂谷』了！」

謝小紅套問至此。眞相大白，遂微笑揚眉說道：「我想不到『冷竹先生』已然去過，這樣說來，我豈不有點唐突了前輩麼？」

查一溟搖頭笑道：「常言道：『不知者，不怪罪』！謝姑娘既係不悉內情，又復出於義憤，查一溟雖然挨了一頓冤枉罵，當也不會對姑娘有所芥蒂！」

謝小紅揚眉笑道：「這種胸襟，方不愧是『北嶽』宗師，一代大俠！」

聶小青見嚴慕光的下落，業已探出，果如主人令狐楚楚所料，是被冷竹先生查一溟前往「祁連山冰魂谷」中救走，自然芳心暗喜，但因求確實起見，遂仍向查一溟笑問道：「查老人家去救嚴慕光時，『幽靈鬼女』陰素梅必然不肯輕放，他們之間，起了衝突沒有？」

查一溟笑道：「查一溟去時，恰好嚴慕光獨處梅林，未與陰素梅共處，故而他只把嚴慕光訓斥一頓，便極為順利地，將他帶回『北嶽』！」

聶小青見完全證實了心中所想，秀眉

雙展，又對查一溟笑道：「我姊妹還有兩項請求！」

查一溟問道：「甚麼請求？」

聶小紅嬌笑道：「第一項請求是因我紅妹不明事實，未免在言語中，頗對『冷竹先生』查老人家，有所開罪，雖然查老人家海量相寬，但我姊妹以後學立場，仍應晉謁他老人家，當面致歉請罪！」

查一溟聞言，微笑說道：「查一溟不僅性格怪異得時常不近人情，如今又不在『冷竹坪』上，故兩位姑娘不必見他！至於怕他見怪一節，只要我不將謝姑娘所說轉告，不就無事了麼？」

聶小青聽他推說查一溟不在「冷竹坪」，自然秀眉微蹙，無論如何，只得再提出第二項請求，微笑道：「第二項請求是我們姊妹久仰『玉笛金弓神劍手』嚴慕光的英名，如今既到『恒山』，並聽得他脫離脂粉魔窟，要想請老人家一爲引見！」

查一溟雙目之中，神光電閃地，在聶小青、謝小紅身上，來回一掃，驀地狂笑問道：「兩位姑娘，在眞人面前，最好莫說假話！我如今發覺，你們來此，是找嚴慕光，但絕非如聶姑娘所說的，僅是慕名而已！」

聶小青知道瞞不過去，遂笑道：「老人家眼力不差，我姊妹想見嚴慕光大俠，除了慕名以外，確實還有一點小事！」

查一溟問道：「甚麼事兒，可以告訴我麼？」

聶小青應聲答道：「當然可以，老人家知不知道有本武林秘笈，名叫『血神經』的？」

查一溟點頭說道：「這是一冊極爲精緻，並極爲詭異的武學奇書，但也是一件大大不祥之物！」

聶小青笑道：「老人家大概還不知這『血神經』共分兩冊，每一冊上字句，均故意殘缺，非用兩冊合參，無法了解！」

查一溟道：「這種說法，我還是一次聽見！」

說到此處，目光忽然電掃聶小青、謝小紅二女，微感驚訝地問道：「兩位姑娘，你們忽然提起『血神經』則甚？難道嚴慕光竟會與『血神經』有何關係？」

謝小紅笑道：「你知不知道當世武林中有種說法，就是誰能參透『血神經』？誰就會成爲傲視天下的第一之人！」

查一溟問道：「這種說法，和嚴慕光之事，似乎牽扯不上？」

謝小紅揚眉笑道：「怎樣牽扯不上？嚴慕光得了一冊『血神經』，另外一冊『血神經』，却在我主人手內！」

查一溟彷彿想不到以聶小青、謝小紅這等身懷上乘功力的絕美少女，居然還有主人，遂接問道：「你們的主人是誰？」

謝小紅傲笑說道：「我們主人是『蛇蠍美人』令狐楚楚，這八個字兒，你總應該聽到過吧？」

查一溟出人意外的搖頭答道：「孤陋寡聞！」

謝小紅聽了查一溟如此答覆，心中好生不悅！暗想縱令這「冷竹先生」，近年少出江湖，不知「蛇蠍美人」之號，但他帶回嚴慕光後，難道不加盤問？嚴慕光更難道會不曾提及「令狐楚楚」四字？

她心中既然不悅，臉上神色也冷冰冰地道：「你既孤陋寡聞，不知道我主人名號也無所謂，但因兩冊『血神經』，合則成爲罕世秘笈，分則成爲無用廢物，故而我們必須一見嚴慕光，和他談談條件！」

查一溟搖頭說道：「謝姑娘，你和嚴慕光的條件，談不成了！」

謝小紅愕然問故，查一溟淡然答道：「有兩大原因！」

聶小青冷眼旁觀，看出查一溟說話之間，好似蘊含着一種異樣神情，不禁心頭一動，急急問道：「甚麼原因？」

查一溟冷漠漠地答道：「第一點原因是，嚴慕光身邊根本就沒有像你所說的那冊武林異寶『血神經』！」

謝小紅「哦」了一聲，聶小青繼續問道：「第二點原因又是甚麼？」

查一溟神色更冷地答道：「是你們根本無法再與嚴慕光見面！」

謝小紅驚道：「莫非嚴慕光如今不在這『冷竹坪』上？」

查一溟搖頭說道：「你猜錯了，他如今正在『冷竹坪』上！」

謝小紅指着那幾間茅屋問道：「嚴慕光是否人在屋中？」

查一溟搖頭說道：「他不在屋中，他在這『冷竹坪』西面那片密翠浮天的竹林深處！」

謝小紅不解問道：「嚴慕光既在林中，我爲何無法與他見面？」

查一溟道：「我說得不會錯，他不可能再見你了！」

謝小紅「哦」了一聲笑道：「我明白了，定是『冷竹先生』查一溟怕他徒弟再度私自下山，佈置了甚麼神妙陣法？把嚴慕光困在竹林以內！」

查一溟冷笑道：「你猜得不對！」

謝小紅的性情比較急燥，聞言之下，頗爲不耐地，揚眉說道：「我不耐煩猜了，我自己去林中看看，不就明白了麼？」

查一溟臉上神色冷漠到了極處地，搖頭說道：「我勸你莫去看他最好！」

謝小紅傲然說道：「我偏要看，倒看看這位『玉笛金弓神劍手』爲甚麼不能見我。」

語音才住，柳腰巳擺，化成一條紅綫般，射向「冷竹坪」西的竹林深處！

驚人發現

聶小青以爲查一溟定會阻攔，暗想事情既然弄到這等地步，自己祇有出手絆住「冷竹先生」，使謝小紅入林見着嚴慕光，替主人與他辨明誤會再說！

誰知聶小青所料錯誤，「冷竹先生」查一溟絲毫未對謝小紅加以阻攔！

他祇是以一種極爲冷漠，並略帶殘酷的目光遙送謝小紅的紅衣背影，進入竹林之內！

聶小青突然全身一寒，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冷顫！暗想難道林中有甚麼厲害埋伏？否則查一溟的目光，何以如此殘酷？神色何以如此深沉？

聶小青疑念方起，「冷竹坪」西的竹林深處，業巳響起了一聲悲呼，自然是謝小紅所發，她叫

的是：「青——姊快——快來——。」

聶小青以爲謝小紅是中了埋伏，慌忙展開絕頂輕功，香肩微晃，化成一縷青烟，循聲撲去！

「冷竹先生」查一溟端坐未動，臉上神情，是那等冷漠，但口中却喃喃自語說道：「你們要看，便儘管去看，看得越清楚越好！」

聶小青撲進竹林，祇見謝小紅臉色鐵青，兩眼發直地，呆呆站在林內！

聶小青未遑細看林內其他景物，便向謝小紅訝聲問道：「紅妹，你中了甚麼暗算？」

謝小紅兩隻大眼，連眨幾眨，忽然眼淚如斷綫珍珠般的滾滾而落！

聶小青急得頓足叫道：「紅妹，你爲什麼哭？怎不快告訴我呢？」

謝小紅珠淚難忍，抽搐失聲，未答聶小青所問，祇伸手向林深之處一指。

此處繁竹樹密，聶小青分枝拂葉的進前幾步，不由也自哎呀一聲，呆在當地！

原來林際之處，有一塊小小空地，地上有座三尺孤墳，墳前有方墓碑，碑上鐫着「嚴慕光之墓」五字！

謝小紅緩步走來，站在聶小青身後，悲聲叫道：「青姊，你——你想得到麼？嚴相公巳經死了？」

聶小青在看到嚴慕光三尺孤墳的剎那之間，心頭萬緒紛呈，儘量加以鎭靜，歸納，分析，判斷，沉默了好大一會以後，方對謝小紅搖頭說道：「紅妹且慢傷心，我們再找查一溟去！我認爲嚴相公不會死，這座墳頭，也許祇是空墳？」

聶小青的這幾句話兒，使謝小紅心中，又生希望地，揚眉叫道：「對！我們再去找那查一溟問問明白，但願青姊的推測是眞，不然，姑娘怎樣受得起如此嚴重打擊？」

兩人匆匆出得竹林，但「冷竹坪」上，闃然無人，那裏還有那位「冷竹先生」查一溟的半絲踪影？

聶小青、謝小紅二女，秀眉深蹙，搜遍「冷竹坪」，祇在那茅屋之中，尋得一張墨跡未乾的箋紙！

箋上幾行龍飛鳳舞字跡，寫的是：「師巳老，徒巳死，蓋代雄心從茲止！此豸娟娟，終爲禍水！」

謝小紅看完箋紙，大怒道：「糊塗蛋，糊塗蛋，我一點都沒有把他駡錯，這『冷竹先生』查一溟，眞是一大糊塗蛋！蛇蠍美人令狐楚楚對於嚴慕光，眞心相愛，恩厚情深，到如今竟落得個禍水二字？」

聶小青臉色頗爲沉重地，搖頭說道：「紅妹，你應該放得鎭靜一點，這箋上的『此豸娟娟』，也許不是指的『蛇蠍美人』，而是指的『幽靈鬼女』！」

謝小紅目中又自淚光盈盈地，悲聲叫道：「青姊，不管這箋紙上『禍水』二字，指的是誰？但照他語氣看來，嚴慕光嚴相公却像眞死了呢？」

聶小青默然片刻，忽似下了莫大決心，揚眉說道：「紅妹，對於這樁問題，我們不能不報告姑娘！但在報告姑娘之前，必須明確知道嚴相公究竟是眞死？還是假死？」

謝小紅皺眉說道：「查一溟巳經走了，『冷竹坪』上別無他人，我們怎樣才能知道嚴相公之死，是眞是假？」

聶小青銀牙一咬，斷然說道：「我們破開墳棺！」

謝小紅失聲叫道：「破墳開棺？青姊怎的這樣殘忍，使嚴相公死了之後，都不能安定！」

聶小青苦笑說道：「這是無可奈何的舉措，若不能破墳開棺，怎能確知嚴相公的生死？你相信他眞死了麼？」

謝小紅搖頭說道：「我不相信！」

聶小青道：「你不相信，我也認爲內有蹊蹺，故而除了開棺的唯一手段之外，我們還能做些甚麼？」

謝小紅蹙眉說道：「開棺驗屍之事，雖是唯一手段，但却略有顧忌！」

聶小青問道：「有何顧忌？」

謝小紅苦笑說道：「棺內倘若不是嚴相公的屍體，自然無妨，萬一眞是嚴相公的屍體，漫說查一溟責詢起來，我們無言可對，連姑娘也會怪我們對嚴相公太以不敬了！」

聶小青問道：「紅妹有無其他高明辦法？」

謝小紅搖頭道：「我想據實禀告姑娘，由她親自開棺。」

聶小青連連搖手道：「不妥不妥！」

謝小紅投過詢問眼色，聶小青苦笑道：「由我們開棺，棺中倘是嚴相公屍體，我們還可暫時瞞住姑娘，細思良策，使她減少刺激！但若姑娘親自動手，萬一目睹嚴相公屍體，她却如何禁受得住？多半不是自盡殉情，便是傷心得口吐鮮血，暈絕而死！」

謝小紅「哎呀」一聲叫道：「青姊說得對，我眞糊塗，怎會未曾顧慮及此？」

聶小青柳眉微揚，妙目中神光電射地，朗聲說道：「紅妹，我們自幼便蒙姑娘撫教，恩情深厚如天，無論多大的罪孽痛苦，都應該儘量替她分担才是！故而聶小青甘冒大不韙，不顧『冷竹先生』查一溟前輩是否責詢，姑娘是否見怪，决心下手開棺，紅妹只在一旁靜看，不必參與，此事由我一人承担便了！」

謝小紅連搖雙手叫道：「青姊不要這樣說法，我姊妹情如骨肉，有福同享，有禍同當，此事怎能讓你獨自負責？」

語音剛了，便巳搶先閃身，縱進林內，動手挖掘那座令人觸目傷神的「嚴慕光之墓」！

聶小青自然也幫同動手，那消多久？墳內便赫然現出一具六尺桐棺，便秀眉緊蹙地，「呀」了一聲說道：「青妹，事情不妙了呢？」

聶小青回道：「怎麼不妙？」

謝小紅面色頗爲沉重地，緩緩說道：「此事若只是『冷竹先生』查一溟惑人耳目之計，則只消堆座空墳便可，又怎會在墳中眞有棺木呢？」

聶小青想了一想，面色憂鬱地，點頭說道：「紅妹說得有理！」

謝小紅指着那具六尺桐棺，繼續說道：「青姊，你再仔細看看這具棺木！」

聶小青仔細注目，看出這具棺木的木質極佳，絕非凡品，材頭之上，並鐫有「嚴慕光之柩」五字！

聶小青看完之後，默然無語！

謝小紅苦笑說道：「嚴相公若非眞死了，墳內不必有棺，縱然『冷竹先生』查一溟心思周密，防備有人不信此事，挖墳驗棺，則也不會費盡心力地，去搜尋這樣一具不易尋得的上好棺木，空埋其內，看來——。」

聶小青臉色鐵青地，接口叫道：「紅妹不要說下去了，雖然嚴相公看來已是眞死，但事既至此了，我也只好『不到黃河不死心』了！」

謝小紅駭然問道：「青姊仍要開棺，是麼？」

聶小青咬牙說道：「爲了我們研究如何安慰姑娘？使她不致過份悲痛起見，我定要開棺，看個水落石出不可！」

謝小紅點頭說道：「我也主張開棺，但在開棺之前，必須有所準備！」

聶小青問道：「準備甚麼？」

謝小紅微嘆一聲說道：「棺內倘若眞是嚴相公遺體，我們難道聽憑他曝屍露骨不成？」

聶小青愧然說道：「事不關心，關心則亂！古人這些話兒，眞是經驗之談，絲毫不錯！我平素尙能沉靜，今日却被這突然噩耗，刺激得神智昏昏，若非紅妹提醒，我必然莽撞下手，毀壞棺木，眞無法善其後呢！」

謝小紅苦笑說道：「青姊，今日我們姊妹二人，都是忽而糊塗，又忽而明白，必須彼此提醒，才不致莽撞操切，鑄成大錯！」

聶小青點頭說道：「紅妹說得不錯，來來來，我們一同下手開棺，小心一些，莫使棺木損壞！」

謝小紅蹙眉應命，遂與聶小青在一種沉重心情下，動手開棺！

棺蓋才開，棺內便散發出一片中人欲嘔的屍臭氣息！

聶小青、謝小紅屏息忍臭，向棺中注目細看！

這具屍體，死去已有不少時日，却因棺木上佳，故而尙未完全腐盡！

但這種半腐死屍，不僅難於辨識面貌，並比那些盡腐枯骨，及未腐新屍還要猙獰百倍！

聶小青、謝小紅對這屍體面貌，注視良久，也未能認出究竟是否嚴慕光？只可以決定是具男屍而已！

面貌雖已難辨，衣着却太以使她們觸目驚魂，那一襲儒衫，分明是嚴慕光時常所着。

聶小青怔了半天，失聲泣道：「紅妹，大概差，——不——多了？」

謝小紅頓足道：「青姊，你還說甚麼差不多了？你——你來看，這屍體腰下，不是還放着嚴相公那根玉笛，及所用『弧形箭』麼？」

聶小青注目一看，立即與謝小紅重行把棺蓋蓋好，忍不住珠淚狂流失聲痛哭！

因爲武林人物對於慣用兵刄，暗器，視若性命，絕不離身！如今既在棺中殉葬，則那具半腐男屍，雖然面貌難辨，也可斷定是嚴慕光了！

謝小紅一面淚落如珠，幫同聶小青重行釘棺復墓，一面悲聲道：「青姊，嚴相公是眞的死了，我們應該怎麼辦呢？究竟告不告訴姑娘這樁目睹事實？」

聶小青想了一想，搖頭說道：「不能告訴姑娘，因爲姑娘跋涉天涯，費盡苦心地到處追尋嚴慕光相公踪跡，倘若獲知這種驚魂噩耗，可能會禁受不住？」

謝小紅皺眉說道：「我也覺得不能實說，但却該怎麼講呢？」

聶小青道：「我們先埋好嚴相公，然後再細細商量，一定要撒上一個極爲圓滿的瞞天大謊才好！」

謝小紅連連點頭，兩人重復爲嚴慕光堆好墳頭，豎好墓碑，聶小青向謝小紅悽然說道：「紅妹，嚴相公是姑娘的意中情郎，如今死了，我們又曾對他極爲不敬地，挖墳開棺，驚動屍骨，心中難免歉然，不如向他磕個頭兒，陪陪禮吧？」

謝小紅「噗通」一聲，雙膝跪倒，淚流滿頰，悲聲叫道：「嚴相公，我雖然極爲恨你，曾經想把你痛痛快快地，打上一頓，但你既是我主人的情郎，又已死了，我只好委曲一些，向你磕頭陪禮！但願你生爲糊塗人，死作聰明鬼，在九泉有靈，能够知道我們姑娘對你的一片眞情，保佑她莫要過份悲傷才好！」

祝禱過後，果然恭恭敬敬地，向嚴慕光墳前，拜了三拜！

聶小青拜完起身，雙手托腮，坐在一方巨石之上，沉思不語！

謝小紅等了約莫半盞茶時，便自不耐煩地，揚眉叫道：「青姊，你想好主意沒有？」

聶小青皺眉說道：「紅妹莫急，這個主意不好想呢！」

謝小紅道：「青姊，不是我急，是恐怕姑娘要急，我們來了不少時候，她萬一放心不下，親自趕來，豈不一切秘密，都將揭破了麼？」

聶小青被謝小紅一言提醒，覺得她這種顧慮，確有可能，遂緊皺雙眉地，點頭說道：「紅妹慮得有理，我們一面回去，一面思計！」

謝小紅聞言，遂與聶小青一同回轉令狐楚楚所隱身等待的松林之內！

但眼看轉過前面峯角，便是松林，聶小青却仍一籌莫展？

謝小紅急道：「青姊，你若想不出主意？我們見了姑娘，只好說是嚴相公已隨『冷竹先生』查一溟，四海雲遊，不在『冷竹坪』上，來暫時搪塞搪塞！」

聶小青無可奈何地，點頭說道：「這樣也好，但姑娘倘若問起嚴相公與他師傅查一溟，既然不在『冷竹坪』，我們怎知此事？」

謝小紅不等聶小青說完，便自說道：「這個謊兒好圓，我們就說是曾遇山民，眼見他師徒相偕下山行道！」

聶小青方一點頭，忽又目注謝小紅說道：「紅妹，我照你的話兒，先去回覆姑娘，你却趕快回轉『冷竹坪』，把兩樁漏洞，彌補一下，免得姑娘萬一親去遊賞，看出破綻，便將不可收拾！」

謝小紅翻着兩隻大眼，向聶小青問道：「青妹，你要我去彌補甚麼漏洞？」

聶小青道：「第一樁漏洞是『冷竹先生』查一溟在茅屋中所留那張『師已老，

徒已死，萬丈雄心從茲止，此豸娟娟，終爲禍水』的箋紙！紅妹或是把它藏起，或是毀掉，不能留給姑娘看見！」

謝小紅點頭說道：「不錯，這張紙兒，決不能留給姑娘看見，但第二樁漏洞，又是甚麼？」

聶小青搖頭苦笑道：「方才紅妹比我明白，如今怎的又糊塗了，第二樁漏洞，自然是嚴相公的墓碑，你趕緊把它暫時取走，秘密藏好，使嚴相公埋身之處，成爲無主孤墳模樣！」

謝小紅連連點頭，但忽又問道：「青姊，我們必須互相把話套好，才不致漏出破綻，姑娘倘若問我爲何獨留『冷竹坪』？未曾與你同回，你是怎麼答覆？」

聶小青想了一想說道：「我就說出恐姑娘等得着急，先回報訊，紅妹則留在『冷竹坪』上，還要仔細查看一番！」

謝小紅聞言應命，立即重又回轉「冷竹坪」上！

聶小青見謝小紅返回「冷竹坪」，遂緩步繞過脚峯，向松林走去！

世間事往往百密一疏，聶小青與謝小紅用盡苦心，掩飾破綻，但却忘了一個極爲明顯漏洞！

她們忘了她們手中各自多了一根「冷竹先生」查一溟所贈，罕世難得的「陰沉寶竹」！

這時，令狐楚楚果已等得微覺不耐，步出松林，向「冷竹坪」方面眺望。

她見聶小青獨自歸來，不禁訝然問道：「青兒，你爲何去了這久，紅兒怎未回來？」

聶小青故意裝出一副不高興的神色，噘着嘴兒，皺眉說道：「姑娘，你不知道『冷竹先生』查一溟，在『冷竹坪』外佈下多少厲害神妙陣法？我和紅妹，好容易才能進入『冷竹坪』，却均氣個半死！」

令狐楚楚揚眉問道：「是不是『冷竹先生』查一溟老前輩怪僻得蠻不講理？」

聶小青搖頭答道：「那位查老先生是蠻不講理，到還好辦，可惜的是我與紅妹根本沒有方法和他講理！」

令狐楚楚何等聰明？聞言之下，蹙眉問道：「莫非『冷竹先生』查一溟老前輩不在『冷竹坪』麼？」

聶小青點頭說道：「姑娘說得不錯，『冷竹坪』上只有幾間茅屋，及萬竿冷竹，絲毫未見人跡！」

令狐楚楚頓足說道：「我們又是空跑一趟，不知道嚴慕光到底是否被他師傅自『祁連山冰魂峪』中帶走？」

聶小青佯作嬌笑說道：「姑娘，這樁啞謎，總算被我們打破，嚴相公是被他師傅救走，如今正跟隨查一溟老先生雲游四海！」

令狐楚楚得知自己所料不差，又驚又喜地，含笑問道：「冷竹坪既然無人，你們怎會得知此訊？」

聶小青笑道：「我和紅妹，拚命搜索『冷竹坪』周圍，總算遇見一位山民，問出他曾目睹查一溟老先生，率同嚴相公，下山游俠！」

令狐楚楚聞言，滿面安慰神色地，嫣然笑道：「只要他已在他恩師身邊，我便放心的了！目前雖回來遲一步，不曾相逢，但明年清明的『白龍堆』之會，彼此定可見面！」

聶小青心中一慘，暗想除非把「白龍堆」改成「黃土壟」他們才可相逢，主人對於嚴慕光這樣痴情，他日萬一獲知噩耗，却是如何得了？

令狐楚楚心中極爲高興，以致忽略了聶小青臉上的神色變化，只是含笑問道：「青兒，紅兒爲何未曾與你同返？」

聶小青笑道：「紅妹還要在『冷竹坪』上，再復仔仔細細地察看一番，青兒是恐姑娘等得心急，才先行回轉稟報！」

令狐楚楚妙目一翻，含笑說道：「好容易才遊趟『北嶽』，嚴相公雖然業已離開『冷竹坪』，我却還想去看看他們師徒的定居之地！」

聶小青見不出自己所料，令狐楚楚果然要上「冷竹坪」一遊，知道姑娘人極聰明，倘若相攔？必起疑竇，遂毫不遲疑地，含笑說道：「冷竹坪景色清幽，姑娘既然想去，便去看看也好！」

話完，便即轉身引路，陪同令狐楚楚，重向「冷竹坪」上走去。

令狐楚楚目光略轉，忽然注視在聶小青手中的「陰沉竹」上，不禁「咦」了一聲，訝然問道：「青兒，你手中這根竹兒，像是罕世難得的『陰沉寶竹』呢！」

聶小青聞言，陡的一驚，心中暗叫不妙！

因爲關於「陰沉寶竹」之事，自已忘了與謝小紅預先約定怎樣回話，少時萬一兩人所答不同，豈不——。

念猶未了，令狐楚楚又復說道：「青兒，你爲了何事失神？怎的不回答我的話兒？」

聶小青無可奈何，只得隨口編造理由地，苦笑說道：「姑娘看得不錯，這根竹兒，正是『陰沉寶竹』，但怎會到我手中之故，我却有點不好意思說呢！」

令狐楚楚看了聶小青一眼，失笑問道：「青兒怎的這等說法？難道你是偸得來的？」

聶小青笑道：「和偸差不多少，冷竹先生與嚴相公所居茅屋之中，門戶未閉，却放着兩根『陰沉竹』，我與紅妹便一人取了一根！」

令狐楚楚聽得蹙眉說道：「青兒，你和紅兒怎麼都學壞了，爲何隨便拿人家東西？」

聶小青笑道：「茅屋門戶未閉，我們不拿，也可能會被別人拿走，豈不太可惜了！」

令狐楚楚搖頭說道：「寧可被別人拿去，我也不許你們擅取，少時到了『冷竹坪』上你與紅兒把『陰沉竹』歸還原處，並替查老先生把門戶鎖好，將『泰山雙絕』及『嵩山三友』的那封聯名書信，留在桌案之上！」

聶小青雖然覺得自己與謝小紅，好容易才獲得「冷竹先生」查一溟，各贈一根「陰沉寶竹」，如今竟要平白丟掉，未免有些可惜？也無法可想，只好點頭應命！

令狐楚楚一面率領聶小青，施展輕功上峯，一面揚眉說道：「青兒，紅兒許是在『冷竹坪』上，發現了甚麼蹊蹺，不然怎的還未回轉？」

民族英雄軼事

秦中客

班超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班超，他的字號叫仲升，漢朝平陵人。他是班彪的小兒子，班固的弟弟，他小的時候就有很大的志向，他並不注意小小的禮節，他的家很窮，但他却非常有口才，並且很喜歡看書。張明帝永平五年的時候，班固因私自作了一本專門記載國家歷史的書，被抓了起來關在監獄裏；班超知道了以後，便立刻到了京城，上書給皇上，以救他的哥哥，後來班固就出獄了。從此以後，班超也和他的哥哥一樣，侍奉母親在洛陽。

班超住在洛陽，担任官府裏抄寫的工作，他曾經感慨的說：「大丈夫應該有些大志向，尤其應該效法傅介子，或張騫等人在異域立下的大功勞，而得到高的官位，怎麼能夠永遠永遠停留下來担任抄寫的工作呢？」因爲他對抄寫的工作不感興趣，而且實在厭倦。他的朋友們都恥笑他。班超很憤怒的說：「你們這些小人怎能了解大丈夫的志向啊？」班超後來有了這麼大成就，決不是偶然的。

班超上書援救他的哥哥，書中充滿了壯烈的氣概，所以給明帝的印象非常深刻。當他的哥哥升爲蘭台的令史以後，明帝曾經問班超最近的生活情況，班固都一五一十地告訴。於是明帝也任命班超爲蘭台的令史，這只是一種買弄筆墨的工作，班超覺得工作起來十分不自在，等不了多久，班超便又假藉理由辭職了。

在那個時候，北方的匈奴勢力很大，常常欺侮西方的小國家，侵略干擾邊疆，若是想消滅匈奴一定要和兩方的小國聯合起來，打斷匈奴右邊的勢力，才能長久的安定邊疆。明帝十五年，爲了想要重新恢復漢朝的偉大功業，於是就派了竇固帶領大軍遠方去打匈奴，命令班超爲隨着軍隊的參謀，另外帶領一支軍隊，攻打伊吾。有一次和匈奴大戰在蒲類海，打了個大勝仗。從此班超放棄了抄寫的工作，而達成帶兵和匈奴作戰的願望了。

竇固因爲班超作戰立了大功，十分喜歡他，便派班超和郭恂去管理西方的國家，以便斷絕匈奴和西方國家的聯絡。

班超這次出行只帶壯士三十六個人隨行。班超最先到達西方的鄯善國，在開始的時候，鄯善國非常恭敬地對待他們，不久，匈奴的大使也來了，鄯善國怕匈奴，對班超他們的態度忽然冷落起來，班超非常地生氣。當知道了匈奴的去處以後，班超召集了壯士三十六人一同喝酒，並向他們說：「各位兄弟和我都是在別的國家中，如果想要立下大功勞，想求得功名的話，便要勇敢一些；現在匈奴的大使才到達幾天，王廣便對我們無禮，如今鄯善國想把我們抓起來送給匈奴，然後餵給狼吃，你們說該怎麼辦？」壯士們說：「現在處在這麼危險的地方，不論生或死都跟隨着您！」班超看見他們都非常勇敢，便又鼓勵他們說：「不進入老虎穴中，怎麼能捉到小老虎呢！現在唯一能做的，只有利用天黑用火來攻打匈奴的大使，他不知我們有多少人，一定會十分恐懼，一下就可將他們消滅，消滅他們，那麼鄯善國一定會害怕，如此一來，一切都不必担心了。」大家都一致同意他的決定。

那天晚上天剛亮的時候，班超帶着三十六人偷偷地走到匈奴的營帳中，約定好了放火時間。命令十個人打鼓大叫，其餘的人則拿着武器守在營房的兩邊，一看見火燒起來，便一同鼓噪起來。匈奴的士兵十分害怕，向外面亂跑，匈奴的大使和士兵被殺的有三十多人，其他的都被燒死！

班超等到鄯善國王王廣來到，便拿起匈奴大使的頭來，告訴他不准再和匈奴來往。王廣十分害怕，願意順服漢朝，並用自己的兒子當做人質。

班超對鄯善國的做法，不但鄯善國表示非常驚怕，連西方的各國也很恐懼。

班超帶着鄯善國王子回到了竇固的軍中，竇固十分高興，立刻向皇上報告，明帝很欣賞班超，命令他爲軍中的司馬，再度到西域去，竇固想加多班超的部下，班超不要，說：「三十人很够了，如果有了麻煩，人多了反而會不好。」

班超二次進入西方，到了于闐，其國王是王廣德，在南方稱王，這時正恰匈奴的人也在，所以他對班超十分冷淡。于闐王聽了巫神的胡說，向班超要馬，班超不理會他，巫神來了，便將他殺了，用來恐嚇王廣德，並罵他無禮，王知道班超以前的所做所爲，很是害怕，因此殺了匈奴的大使，投降了。班超於是統治他的人民，而南方的各國也都平定了。

南方平定以後，又轉向了北方。

這時北方有龜茲國，倚恃匈奴，打敗了疏勒，殺掉了該國國王，而以龜茲人兜題作國王。第二年班超秘密地進入了疏勒，先派人勸兜題投降，他不聽，乘他不防備的時候，殺了他，召集起疏勒的人民，宣佈龜茲的罪惡。於是另外又立了王兄的兒子爲王，疏勒的百姓十分高興這件事。

明帝死了後，北方各國乘漢朝不備都紛紛叛亂了，如焉耆殺漢人陳睦，龜茲也攻打疏勒。班超聯合疏勒兵，守住城池，雖然沒有援兵，也和龜茲作戰了一年多。當時章帝是即位，叫班超回國。他走的時候，疏勒人有些自殺了，他們以爲班超走了，疏勒便不安全了，一定會再受到龜茲的攻打。他經過于闐時，國王和百姓都抱着班超的馬脚苦苦哀求，說：「漢朝如同我們的父母，您不可以離開。」他因此大受感動，於是決定不回去。

班超在西方共三十一年，歸國時已經七十歲了。

聶小青也因謝小紅處理那兩椿漏洞，不需這麼久時間，心中覺得有些詫異，遂含笑說道：「姑娘，我們走得快些，趕去看看！」

令狐楚楚點頭提氣，功力驟加，宛如絕世飛仙，憑虛舉步！

她們主僕二人，這一增加功力，那消多久，便趕到了「冷竹坪」上！

但「冷竹坪」上，居然未曾見有謝小紅的踪跡？

這一來，連聶小青都深覺奇異，暗暗着慌，柳眉雙蹙地，「咦」了一聲說道：「紅妹那裏去了？莫非出了甚麼事兒？」

令狐楚楚搖頭說道：「紅兒最愛生事，莫要管她！她若從別路前往松林，不見我們之時，定會來此尋找！」

她一面說話，一面便自緩步走入那間茅屋以內。

聶小青心中一跳，因爲她不知謝小紅爲何失踪，萬一「冷竹先生」查一溟所留那張「師已老，徒已死——」的箋紙，未被謝小紅取去，則令狐楚楚只一寓目，立即定將發生不可收拾的滔天大禍！

她正在愁腸百結，担憂萬分之際，令狐楚楚已自書桌以上，取起一張箋紙，注目視看！

聶小青幾乎「哎呀」一聲，叫出口來，眼前微覺發黑，芳心騰騰亂跳，險些急得暈了過去！

但令狐楚楚看完箋紙，神情上居然沒有太大變化！

聶小青見狀微愕，大着胆兒道：「姑娘，這是一張甚麼箋兒？」

令狐楚楚「咦」了一聲，伸手把箋紙遞過，並向聶小青含笑問道：「青兒，你們方才來此之時，不曾發現這張箋紙？」

聶小青接過一看，不禁心內立寬，原來這張箋紙，並非查一溟所留，上面兩行龍飛鳳舞字跡，寫的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

聶小青看完，向令狐楚楚問道：「姑娘，你看了這兩句話兒好像頗爲高興？」

令狐楚楚點頭笑道：「我當然高興！第一，這十四個字兒，是嚴慕光親筆，足見你們所獲他是被查老前輩救出陰素梅魔窟之訊，十分正確！第二，他已承認與陰素梅的那段糾紛，屬於失足之恨，頗有悔意！」

令狐楚楚越是往好處猜想，聶小青的心中，便越覺得難過！但却不得不順着他的口風，佯笑說道：「姑娘說得極是，嚴慕光相公既有悔恨失足之心，則以後的一切事兒，就容易辦了！」

令狐楚楚緩步出室，長嘆一聲說道：「以後的事兒，以後再說！目前我因確知嚴慕光業已安然脫離魔窟，心中極爲高興，且把『冷竹坪』暢遊一番，藉這雄奇幽秀的『北嶽』山光，洩却心頭積鬱！」

聶小青無法勸阻，只好點頭稱是，隨侍在令狐楚楚身邊，陪她眺覽景色！

走來走去，無可避免地，走到嚴慕光的墳前！

令狐楚楚面色忽變，目光凝注墳頭，彷彿有所疑慮？

聶小青心頭又在卜卜亂跳，竭力鎮靜，裝出一副毫不在意的神情問道：「姑娘，這『冷竹坪』周圍，豹隱層巒，螺堆列嶂，景色則實不錯，你怎麼不去欣賞，老看着這座墳頭則甚？」

令狐楚楚微嗔說道：「青兒，我一向喜愛你胆大心細，今日却怎如此粗心？你難道不曾看出這座墳頭，內有蹊蹺？」

令狐楚楚這幾句話兒，聽得聶小青在芳心狂跳之外，又沁出一身冷汗！只得硬裝糊塗到底，說道：「姑娘，青兒委實變糊塗了！我到如今還看不出這座墳頭，有甚值得注意之處？」

令狐楚楚看了聶小青一眼，緩緩說道：「我覺得這墳頭有三點可疑之處，推斷出墳中所埋，定非尋常人物？」

聶小青越聽越覺花容失色，銀牙微咬下唇，竭力矜持，提心吊胆地靜聽令狐楚楚加以分析！

令狐楚楚說道：「第一點可疑之處是『冷竹坪』乃『冷竹先生』查一溟，及嚴慕光，師徒二人居住清修的『北嶽』武林聖地，怎會允許不相干的尋常人物，埋葬於此？」

聶小青暗叫糟糕，主人令狐楚楚目光犀利，心思靈敏，她所提出的第一點疑問，便使自己難於將其駁倒！

雖然難駁，也不能胡扯一番，聶小青遂作嬌憨地，揚眉笑道：「姑娘，會不會有人乘查老先生與嚴相公江湖行道，『冷竹坪』暫無人踪之際……」

令狐楚楚不等聶小青話完，便自搖手叱道：「青兒簡直胡扯，有誰會先來探聽出查一溟師徒已離『冷竹坪』，行道江湖，再大費心力地，把具死屍搬上『恒山』，埋葬在這『冷竹坪』旁的竹林之內？」

聶小青連自己都覺得自己胡扯得不成理由，不禁玉頰微紅，耳根一熱，粉頸低垂，默然無語。

令狐楚楚繼續說道：「第二點可疑之處是這座墳頭，爲何沒有墓碑？」

聶小青想不到自己已命謝小紅移去墓碑，主人反倒因此生疑，趕緊面含嬌笑，接口說道：「這樁問題容易解答，定是墳內人在江湖上結仇甚衆，才爲了死後安靜，不欲立碑賈禍！」

令狐楚楚面色略霽，微微笑道：「青兒這一次的意見，與我相同，但也由此可知墳內所埋之人，具有極不凡的身份！」

聶小青此時心中一面叫苦，一面盤算，倘若主人令狐楚楚疑懷難解命自己動手挖墳，却是如何應付。

念猶未了，令狐楚楚又復說道：「第三點可疑之處是這座墳頭，既無墓碑，爲何又曾新近遭人挖掘過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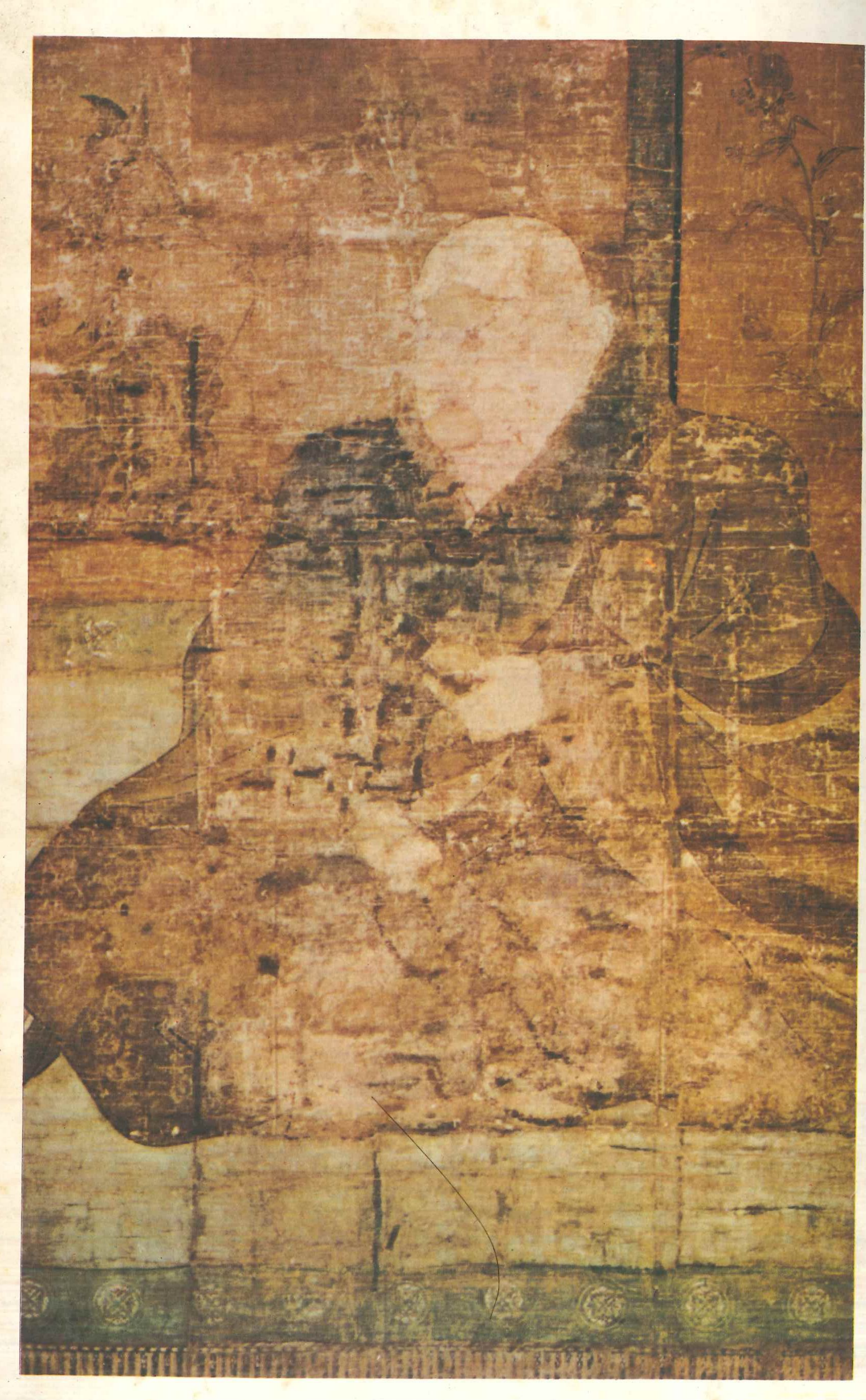
聶小青因對主人令狐楚楚所提三項疑點，無一能駁，竟然靈機大動，想出一條以攻爲守的妙策，高挑雙眉，嬌聲含笑說道：「姑娘，你說的不錯，我也深覺這墳中所埋之人的身份，太以可疑，我來把墳挖開，看個究竟好嗎？」

以攻爲守，本是妙計，但聶小青如今用來，却變爲弄巧成拙！

令狐楚楚出於聶小青意外地，點頭笑道：「這個主意極好，青兒趕緊動手，把這墳頭挖開，看個究竟？」

聶小青聞言，宛如晴天霹靂，震響當頭，驚得心魂欲碎！

日本的國寶之 後白河法皇畫像



後白河天皇創建了蓮華王院之後，院政更由他親自管理，雖然當時盛行寺造造佛，但仍以白河天皇爲代表，因此白河天皇善根之多，擧國馳名，全民景仰。

但又不敢形諸神色，只好咬緊銀牙，低頭答道：「青兒遵命！」

聶小青心驚胆戰，慢慢動手挖墳，令狐楚楚却因不知其中奧妙，神色悠閒地，含笑觀看。

墓中棺木，已現一角，聶小青正自芳心如絞，六神無主之際，驀然聽得「冷竹坪」上傳來一陣厲聲狂笑。

聶小青正愁無法解決目前的天大難題，現聞厲笑之聲，遂趕快把墳土略爲歸原，問令狐楚楚道：「姑娘，我們不必再挖墳了，死人骨頭，有何好看？還是去看看是甚麼人物，敢到『冷竹坪』上撒野？」

令狐楚楚微一點頭，曼聲道：「何方朋友，光臨『冷竹坪』頭？」

這時，「冷竹坪」上，站着一位胖大灰衣僧人，及一位瘦小枯乾的黃衣老叟，彷彿是剛從「冷竹先生」查一溟所居的茅屋之中走出。

令狐楚楚認不得這黃衣老叟及灰衣僧人，對方也認不出她就是名滿乾坤的「蛇蠍美人」令狐楚楚！

黃衣老叟瞥見竹林以內，走出這樣一位天姿國色的絕代佳人，不禁雙眉微挑，向灰衣僧人笑道：「五弟！想不到『冷竹先生』查一溟在這『冷竹坪』上，竟會有女主人出現，我們就問她一問也好？」

灰衣僧人點了點頭，合掌當胸，唸了聲佛號答道：「貧僧智通。」

黃衣老叟也向令狐楚楚笑道：「老朽艾天澤，姑娘與『冷竹先生』查一溟，是怎樣稱謂？」

令狐楚楚妙目中電射奇光，掃視了智通和尚，及自稱艾天澤的黃衣老人一眼，軒眉笑道：「原來是『世外八凶』中的『白骨彌勒』，及『八臂殃神』！查老前輩是我師執長者，因事離山，兩位遠上『北嶽』，有何見教？」

「世外八凶」中排行第三的「八臂凶神」艾天澤，聽到令狐楚楚對「冷竹先生」查一溟，稱爲師執長者，遂起了輕視她是後生小輩之心，神色一傲，冷然問道：「你叫甚麼名字？能不能代查一溟担當一切？」

令狐楚楚嫣然一笑說道：「天大的事兒，我也敢担當！我叫令狐楚楚！」

這時，聶小青已自林中走出，默然無語地，侍立在令狐楚楚身側！

「令狐楚楚」四字，震驚得「百臂殃神」艾天澤，及「白骨彌勒」智通和尚，傲氣全消，訝然問道：「姑娘是名滿乾坤的『蛇蠍美人』麼？」

令狐楚楚笑道：「蛇蠍美人這個外號不好，我打算設法換上一個！」

「百臂殃神」艾天澤向「白骨彌勒」智通和尚，看了一眼，雙眉微挑，轉面對令狐楚楚說道：「令狐姑娘既然願代查一溟担當一切，我們要向你請教一件事！」

令狐楚楚揚眉問道：「甚麼事兒？你儘管請講！」

艾天澤臉色頗爲沉重地，發話說道：「查一溟前些時曾把一位少年人，帶到『冷竹坪』上！」

令狐楚楚點頭笑道：「那少年人是他徒弟，師傅帶領徒弟回山，是天經地義之事，還勞動你們前來追問則甚？」

艾天澤冷然一笑，搖頭說道：「令狐姑娘，你弄錯了，我所說的少年人，名叫羅靜石，外號人稱『南荒玉霸王』，不是查一溟的徒弟！」

令狐楚楚搖搖頭詫道：「南荒玉霸王羅靜石？漫說『冷竹坪』上，決無此人，我也不曾聽說過武林之中，有這麼一號人物？」

艾天澤皺眉說道：「羅靜石資質極好，年歲輕輕地，便已名滿南荒，得稱『玉霸王』之號，我們有事到處尋他，因聽人言，羅靜石曾與『冷竹先生』查一溟同行多日，可能已返『恒山』，故而特地趕來，誰知竟連查一溟也不在此？」

令狐楚楚笑道：「查老前輩是與他弟子嚴慕光，一同江湖行道，此處也不曾見着甚麼『南荒玉霸王』羅靜石的踪影，艾朋友所獲傳聞，可能有錯誤呢！」

艾天澤知道以「蛇蠍美人」令狐楚楚身份，決不會故作謊言，遂頗爲惶惑地，雙眉緊蹙說道：「此事是我一位知友相告，不致有誤，但照事實看來，却又顯然不確，倒把我弄得糊塗了呢？」

令狐楚楚笑道：「艾朋友最好還是再仔細打聽打聽。」

艾天澤無可奈何地，點頭說道：「羅靜石既不在此，我弟兄也只好另處打聽，但却仍煩令狐姑娘，向『冷竹先生』查一溟，轉告一語。」

令狐楚楚明知自己在短期之內，也未必見得着「冷竹先生」查一溟，但却不得不點點頭，笑道：「艾朋友要我轉告甚麼話兒？」

艾天澤一雙鷹目之中，精光電閃說道：「那位『南荒玉霸王』羅靜石，身後有極大來頭，請令狐姑娘轉告『冷竹先生』查一溟，千萬不可對其傷損分毫，否則武林之中，必將立遭重劫。」

令狐楚楚秀眉連軒，含笑說道：「這幾句話兒，我一定設法替艾朋友轉到，但却想先向艾朋友請教一下，你所說『南荒玉霸王』羅靜石身後的極大來頭是誰？」

艾天澤想了一想，點頭說道：「我便告知令狐姑娘也好，但令狐姑娘芳齡較輕，也許不曾聽說過『長笑天王』四字？」

令狐楚楚微驚道：「這『長笑天王』四字，不是那位既叫『恨地無環鬼見愁』，又叫『千影神魔』公孫爲我的另一別號麼？」

艾天澤笑道：「絲毫不錯，令狐姑娘委實博聞足佩！」

令狐楚楚微笑說道：「古往今來，一身而乘三外號者，能有幾人，我怎會不知道他？但這位公孫爲我，好像聽說於十來年前，因獨斬一條牛頭孽蛟，中了沼澤奇毒，死於關南荒古森林中，艾朋友如今却提他則甚？」

艾天澤雙眉一挑，含笑道：「江湖傳說確實如此，但艾天澤年前遨遊南荒，却在『哀牢山』的古森林中，見着這位一身有『長笑天王』、『恨地無環鬼見愁』及『千影神魔』等三外號的公孫爲我！」

令狐楚楚訝然說道：「公孫爲我情性高傲無比，又身懷蓋代武學，他既然未死，怎肯長隱南荒，不會叱咤風雲，睥睨宇內？」

（未完）